引用姓氏

漢

董氏 仲舒
孔氏 安國 子國
司馬氏 遷 子長
京氏 房 君明
劉氏 向 子政
揚氏 雄 子雲
班氏 固 孟堅
馬氏 融 季長
服氏 虔 子慎
荀氏 爽 慈明 一名諝
鄭氏 玄 康成
宋氏 衷 仲子 一作忠
虞氏 翻 仲翔
陸氏 績 公紀
王氏 肅 子雍
姚氏 信 德祐
王氏 弼 輔嗣
翟氏 子玄 未詳世次見荀爽九家易今附於此

晉

干氏 寶 令升
范氏 長生 蜀才 一名賢
韓氏 伯 康伯

齊

沈氏 驎士 雲禎

北魏

關氏 朗 子明

隋

王氏 通 仲淹 文中子

唐

陸氏 玄朗 德明
孔氏 穎達 仲達 一作沖遠

房氏 喬 玄齡
侯氏 行果 李鼎祚集解作侯果
陸氏 贄 敬輿
韓氏 愈 退之
王氏 凱沖
崔氏 憬
李氏 鼎祚
陸氏 希聲 君陽遯叟
劉氏 蛻 復愚
以上二人未詳世次見李鼎祚集解今附於此

宋

王氏 昭素 酸棗

句氏微
代氏淵 仲顏
范氏仲淹 希文
劉氏牧 長民
胡氏瑗 翼之 安定
王氏逢 會之
石氏介 守道 徂徠
歐陽氏脩 永叔 廬陵
蘇氏舜欽 子美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邵子雍 堯夫 康節

王氏安石 介甫 臨川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張子載 子厚 橫渠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蘇氏軾 子瞻 東坡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楊氏繪 元素
陸氏佃 農師
沈氏括 存中
晁氏說之 以道 嵩山

龔氏原 深父 括蒼
薛氏溫其
盧氏
集氏 以上三人未詳世次見房審權義海今附於此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廣平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尹氏焞 彥明 和靖
郭氏忠孝 立之 兼山
耿氏南仲 希道 開封
李氏元量

閻氏彥昇
李氏彥章 元達
李氏閎 去非 小舟
張氏浚 德遠 紫巖
劉氏子翬 彥沖 屏山
鄭氏剛中 亨仲
沈氏該 守約
朱氏震 子發 漢上
郭氏雍 子和 白雲
程氏迥 可久 沙隨
鄭氏東卿 少梅 合沙

鄭氏汝諧 舜舉 東谷
楊氏萬里 庭秀 誠齋
蘭氏廷瑞 惠卿
馮氏當可 時行 縉雲
王氏宗傳 景孟 童溪
林氏栗 黃中
袁氏樞 機仲 梅巖
鄭氏樵 漁仲 夾漈
朱子 熹 元晦 紫陽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李氏舜臣 子思 隆山
項氏安世 平父 平庵
易氏祓 彥章 山齋
趙氏彥肅 子欽 復齋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黃氏榦 直卿 勉齋
董氏銖 叔重 磐澗
陳氏埴 器之 潛室
楊氏簡 敬仲 慈湖

蔡氏淵 伯靜 節齋
李氏過 季辨 西溪
馮氏椅 儀之 厚齋
毛氏璞 伯玉
柴氏中行 與之
眞氏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趙氏汝騰 茂實
趙氏汝楳
李氏心傳 微之 秀巖
劉氏彌邵 壽翁 習靜
錢氏時 子是 融堂
饒氏魯 仲元 雙峯
稅氏與權 巽父
潘氏夢旂 天錫
楊氏文煚 彬夫 釋褐
徐氏幾 子與 進齋
翁氏泳 永叔 思齋
丘氏富國 行可 建安
吳氏綺 終畝
田氏疇 與齋 雲開
徐氏直方 立大 古爲

陳氏友文　隆山
王氏應麟　伯厚　深寧叟
吳氏應回
鄭氏湘鄉
陳氏
劉氏
董氏
楊氏
鄭氏

以上五人未詳世次或失其名字今附於此

金

單氏渢

元

雷氏思　西仲
許氏衡　平仲　魯齋
李氏簡　蒙齋
王氏申子　巽卿　秋山
熊氏朋來　與可
胡氏方平　師魯　玉齋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龔氏煥　幼文　泉峯
胡氏允　潛齋
齊氏夢龍　覺翁　節初

胡氏一桂　庭芳　雙湖
鮑氏雲龍　景翔　魯齋
徐氏之祥　麒父　方塘
胡氏炳文　仲虎　雲峯
張氏清子　希獻　中溪
熊氏良輔　任重　梅邊
萬氏善　明復
余氏芑舒　德新　息齋
龍氏仁夫　觀復
黃氏瑞節　觀樂
董氏眞卿　季眞　番陽

保氏八　公孟　善庵
俞氏琰　玉吾　石澗

明

梁氏寅　孟敬　石門
蔣氏悌生　仁叔
薛氏瑄　德溫　敬軒
劉氏定之　主靜　保齋
胡氏居仁　叔心　敬齋
蔡氏清　介夫　虛齋
邵氏寶　國賢　二泉
林氏希元　懋貞　次厓

陳氏琛 思獻 紫峯
余氏本 子華
金氏貢亨 汝白
豐氏寅初 復初
葉氏良佩 敬之
姜氏寶 廷善 鳳阿
楊氏時喬 宜遷 止庵
歸氏有光 熙甫 震川
趙氏玉泉
沈氏一貫 肩吾 蛟門
錢氏一本 國瑞 啓新
唐氏鶴徵 元卿 凝庵
高氏萃 君禹 紫溪
蘇氏濬 君禹 紫溪
顧氏憲成 叔時 涇陽
鄭氏維嶽 孩如
姚氏舜牧 虞佐 承庵
潘氏士藻 去華 雪松
高氏攀龍 存之 景逸
許氏聞至 長聖
焦氏竑 弱侯 漪澗
陸氏銓 君啓

來氏知德 矣鮮 璽唐
章氏潢 本清
江氏盈科 楚餘 綠蘿
方氏時化 雨若
楊氏啓新 文源
趙氏光大
陸氏振奇 庸成
繆氏昌期 當時 西谿
方氏應祥 孟旋
陳氏仁錫 明卿
張氏振淵 彥陵
谷氏家杰 拙侯
喬氏中和 還一
何氏楷 玄子
黃氏淳耀 蘊生 陶庵
錢氏志立 爾卓
趙氏振芳 胥山
徐氏在漢 天章 寒泉
顧氏象德 善伯
錢氏澄之 幼光
吳氏曰慎 徽仲 敬齋
葉氏 爾瞻

汪氏 砥之
程氏 敬承
張氏 雨若
孫氏 質卿
吳氏 一源
汪氏 咸池
盧氏 中庵
郭氏 鵬海
游氏 讓溪

以上十人未詳世次或失其名字今附於此

御纂周易折中

綱領一 此篇論作易傳易源流

周禮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陸氏德明曰。宓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隋書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漢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淄川楊何。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及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焉。施讎傳易授張禹及琅邪魯伯。禹授淮陽彭宣及沛戴崇伯授太山毛莫如及琅邪邴丹。後漢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其子軼。孟喜父孟卿善爲禮春秋。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繁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爲易章句。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後漢注丹雒陽鴻任安皆傳孟氏易。梁丘

賀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傳子臨臨傳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及沛鄧彭祖齊衡咸後漢苑升傳梁丘易以授京兆楊政又潁川張興傳梁丘易弟子著錄且萬人子鮪傳其業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房爲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東海殷嘉及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由是前漢多京氏學後漢戴馮孫期魏滿並傳之費直傳易授琅邪王璜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

軍大義畧同唯京氏爲異向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范氏後漢書云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康成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於世而王氏爲世所重其繫辭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韓康伯注續之○孔氏穎達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依

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按周禮大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康成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康成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康成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繁而無用今所不取按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

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也○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

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爻統子業故也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但言文王也○其象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今亦依之○晁氏說之曰漢

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彖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

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朱子門人問伏犧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邪抑伏犧已自畫邪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犧已有畫矣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犧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犧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

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所筆受也某嘗以爲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呂氏祖謙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康成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爲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爻下辭謂之象爻辭多文王後事故諸說皆以爲爻辭出於周公大象卦畫是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觀卦畫則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小象釋周公之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皆象之傳也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耳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注六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自鄭康成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諸卦皆然○稅氏與權曰按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國辛巳并爲八篇號古周易繕寫而藏於家巽巖李文簡公紹與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東萊呂成公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迺謂編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與然成公則議晁生并上下經爲非而文公易本義則篇第與汲公吻合○王氏應麟曰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

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爲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

綱領二 此篇論易道精蘊經傳義例

司馬氏遷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班氏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

也○王氏弼曰夫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象乎○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

乾壯惡首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觀爻思變變斯盡矣○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爲說滋漫難可

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縱復或值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按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爲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無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上無陰陽定位亦以明矣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

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爲陽位卑爲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無常分事無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無常主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無終始卦不可無六爻初上雖無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爲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凡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辨一爻之義者也故履卦六三爲兌之主以應於乾成卦之體在斯一爻故象敘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指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訟之九二亦同斯義一卦之體必由一爻爲主則指明一爻之美以統一卦之義大有之類是也卦體不由乎一爻則全以二體之義明之豐卦之類是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王氏通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孔氏穎達曰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亨毒羣

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周簡子云不易者常體之名變易者相變改之名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作易所以垂教者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人道之興。必繇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周子曰。聖人之精。

畫卦以示。聖人之縕。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縕。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邵子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告以君子之義。○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豪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大抵

卦爻始立義既具。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前既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傳序云。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子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

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其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

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

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朱子曰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有大闔闢小闔闢今人說易都無著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寫出來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而圖

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自伏犧而下。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

人因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大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自伏犧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卽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易如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

作龍德而隱。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箇影像在這裏。無所不包。○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蓍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

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

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犬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自取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

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最好○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犬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義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作麼○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珓筊相似耳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又云如左氏所載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卻自別推一法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爲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

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叩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謬於所之也○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

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辭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易中都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蔡氏元定曰。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

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坤二畫。○許氏衡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或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遠君之位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卦爻六位。惟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多得免咎。無才而得

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

事之已成乎。胡氏一桂曰。上下體雖相應。其實陽爻與陰爻應。陰爻與陽爻應。若皆陽皆陰。雖居相應之位。則亦不應矣。然事固多變動在因時。故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應而失者。亦有以無應而吉者。有以無應而凶者。斯皆時事之使然。不可執一而定論也。至若比五以剛中上下五陰應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陽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上下五剛亦應之。又不以六爻之應例論也。○六十四卦皆以五爲君位者。此易之大畧也。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而有君義者。斯易之變不可滯於常例。○胡氏炳文曰。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爲貴。然茲事也。請論心之初。善不善。皆自念慮之微處充之。即是此善之最大處。蓋有一豪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吳氏澄曰。時之爲時。莫備於易。程子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夫子傳六十四象。獨於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於乾之乾。終於未濟之未濟。則四千九十六時。各有所值。引而伸。觸類而長。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而吾之所以時其時者。則一而已。○薛氏瑄曰。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耦。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蔡氏清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義。此有隨時而順之者。有隨時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時時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之時。又或兼取應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應與時位兼取者。有僅取其一二節者。又有取一爻爲衆爻之主者。大槩不出此數端。

綱領三 此篇論讀易之法及諸家醇疵

王氏通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繫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劉炫問易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程子曰。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者。皆臨時參考。須先看

卦。乃看得辭。○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易須是默識心通。只窮文意徒費力。○朱子曰。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箇字便是一箇道理。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又曰。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爻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已是文王周公自說出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爻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以上論讀易）○孔氏穎達曰。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幾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

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程子曰。邵堯夫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陳圖南先生。邇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尹氏焞曰。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朱子門人問當朞曰。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

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爲分四十八卦爲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爲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

始正其誤至立跱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先天圖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授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只作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詩書畧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漫漫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作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及○問易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卽是不可裝定作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爲事以終始言之則爲時以高下言之則爲位隨所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豈可裝定作人說○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

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唯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粗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作兩樣○王氏應麟曰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晉衍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爲先見象數方說得

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荀王爲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爲盡善。以上論諸家說易

義例

時

消息盈虛之謂時。泰否剝復之類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訟師噬嗑頤之類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謙咸恆之類是也。又有以象言者。井鼎之類是也。四者皆謂之時。

位

貴賤上下之謂位。王弼謂中四爻有位。而初上兩爻無位。非謂無陰陽之位也。乃謂爵位之位耳。五。君位也。四。近臣之位也。三雖非近。而位亦尊者也。二雖不如三四之尊。而與五爲正應者也。此四爻皆當時用事。

故謂之有位。初上則但以時之始終論者爲多。若以位論之。則初爲始進而未當事之人。上爲既退而在事外之人也。故謂之無位。然此但言其正例耳。若論變例。則如屯泰復臨之初。大有觀大畜頤之上。皆得時而用事。蓋以其爲卦主故也。五亦有時不以君位言者。則又以其卦義所取者臣道。不及於君故也。故朱子云。常可類求。變非例測。

德

剛柔中正不中正之謂德。剛柔各有善不善。時當用剛。則以剛爲善也。時當用柔。則以柔爲善也。惟中與正。則無有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

必中中則無不正也六爻當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則吉者獨多以此故爾

應比

應者上下體相對應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連之爻也易中比應之義惟四與五比二與五應爲最重蓋以五爲尊位四近而承之二遠而應之也然近而承者則貴乎恭順小心故剛不如柔之善遠而應者則貴乎強毅有爲故柔又不如剛之善夫子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夫言柔之道不利遠可見剛之道不利近矣又可見柔之道利近剛之道利遠矣

夫子此條實全易之括例

凡比與應必一陰一陽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剛應剛以柔應柔則謂之無應以剛比剛以柔比柔則亦無相求相得之情矣

以此例推之易中以六四承九五者凡十六卦皆吉比曰外比於賢小畜曰有孚惕出觀曰利用賓于王坎曰納約自牖家人曰富家益曰中行告公從井曰井甃无咎漸曰或得其桷巽曰田獲三品渙曰渙其羣元吉節曰安節亨中孚曰月幾望皆吉辭也惟屯需與蹇則相從於險難之中故曰往吉曰出自穴曰來連既濟則交儆於未亂之際故曰終日戒亦皆吉辭

以九四承六五亦十六卦則不能皆吉而凶者多如離之焚如死如棄如恆之田无禽晉之鼫鼠鼎之覆餗震之遂泥皆凶爻也大有之匪彭睽之睽孤解之解拇歸妹之愆期旅之心未快小過之往厲必戒雖非凶爻而亦不純吉惟豫之四一陽而上下應噬嗑之四一陽爲用獄主豐之四爲動主以應乎明大壯之壯至四而極未濟之未濟至四而濟皆卦主也故得吉利之辭而免凶咎

以九二應六五者凡十六卦皆吉蒙之子克家師之在師中泰之得尚于中行大有之大車以載蠱之幹母盡而得中道臨之咸臨吉而无不利恆之悔亡大壯之貞吉睽之遇主于巷解之得黃矢損之弗損益之升之利用禴鼎之有實皆吉辭也惟大畜之輿說輹則時當止也歸妹利幽貞則時當守也未濟曳輪貞吉則時當待也亦非凶辭也

以六二應九五亦十六卦則不能皆吉而凶吝者有之如否之包承也同人之于宗吝也隨之係小子失丈夫也觀之闚觀可醜也咸之咸其腓凶也皆非吉辭也屯之屯如邅如遯之翬用黃牛蹇之蹇蹇匪躬既濟之喪茀勿逐則以遭時艱難而顯其貞順之節者也惟比之自內也无妄之利有攸往也家人之在中饋貞吉也益之永貞吉也萃之引吉无咎也革之已

日乃孚征吉也漸之飲食衎衎也皆適當上下合德之時故其辭皆吉夫子所謂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者信矣

自二五之外亦有應焉自四五之外亦有比焉然其義不如應五承五者之重也

以應言之四與初猶或取相應之義三與上則取應義者絶少矣其故何也四大臣之位也居大臣之位則有以人事君之義故必取在下之賢德以自助此其所以相應也上居事外而下應於當事之人則失清高之節矣三居臣位而越五以應上則失勿二之心矣此其所以不相應也然四之應初而吉者亦惟以

六四應初九耳蓋初九爲剛德之賢而六四有善下之美故如屯賁之求婚媾也頤之虎視眈眈也損之使遄有喜也皆吉也若九四應初六則反以下交小人爲累大過之不橈乎下解之解而拇鼎之折足是也

以比言之惟五與上或取相比之義餘爻則取比義者亦絶少其故何也五君位也尊莫尚焉而能下於上者則尚其賢也此其所以有取也然亦惟六五遇上九乃取斯義蓋上九爲高世之賢而六五爲虛中之主故如大有大畜之六五上九孔子則贊之以尚賢頤鼎之六五上九孔子則贊之以養賢其辭皆最吉若以九五比上六則亦反以尊寵小人爲累如大過之老婦得其士夫咸之志末夬之莧陸兌之孚于剝皆是也獨隨之九五下上六而義有取者卦義剛來下柔故爾若初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則非正應而相比者或恐陷於朋黨比周之失故其義不重

此皆例之常也若其爻爲卦主則羣爻皆以比之應之爲吉凶焉故五位之爲卦主者不待言矣如豫四爲卦主則初鳴而三盱剝上爲卦主則三无咎而五无不利復初爲卦主則二下仁而四獨復夬上爲卦主則三壯頄而五莧陸姤初爲卦主則二包有魚而四包无魚此又易之大義不可以尋常比應之例論也

卦主

凡所謂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則卦之所由以成者無論位之高下德之善惡若卦義因之而起則皆得爲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時得位者爲之故取於五位者爲多而他爻亦間取焉其成卦之主卽爲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之善而兼得時位者也其成卦之主不得爲主卦之主者必其德與時位參錯而不相當者也大抵其說皆具於夫子之彖傳當逐卦分別觀之

若其卦成卦之主卽主卦之主則是一主也若其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則兩爻皆爲卦主矣或其

成卦者兼取兩爻則兩爻又皆爲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兩象則兩象之兩爻又皆爲卦主矣亦當逐卦分別觀之

乾以九五爲卦主蓋乾者天道而五則天之象也乾者君道而五則君之位也又剛健中正四者具備得天德之純故爲卦主也觀彖傳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者皆主君道而言

坤以六二爲卦主蓋坤者地道而二則地之象也坤者臣道而二則臣之位也又柔順中正四者具備得坤德之純故爲卦主也觀彖辭所謂先迷後得主得朋喪朋者皆主臣道而言

屯以初九九五爲卦主蓋卦惟兩陽初九在下侯也能安民者也九五在上能建侯以安民者也

蒙以九二六五爲主蓋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應之九二在下師也能教人者也六五在上能尊師以教人者也

需以九五爲主蓋凡事皆當需而王道尤當以久而成彖傳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指五而言之也

訟以九五爲主蓋諸爻皆訟者也九五則聽訟者也彖傳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亦指五而言之也

師以九二六五爲主蓋九二在下丈人也六五在上能用丈人者也

比以九五爲主蓋卦惟一陽居尊位爲上下所比附者也

小畜以六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蓋六四以一陰畜陽故彖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五與之合志以成其畜故彖傳曰剛中而志行

履以六三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蓋六三以一柔履衆剛之間多危多懼卦之所以名履也居尊位尤當常以危懼存心故九五之辭曰貞厲而彖傳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泰以九二六五爲主蓋泰者上下交而志同九二能盡臣道以上交者也六五能盡君道以下交者也二爻皆成卦之主亦皆主卦之主也

否以六二九五爲主蓋否者上下不交六二否亨斂德辟難者也九五休否變否爲泰者也然則六二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

同人以六二九五爲主蓋六二以一陰能同衆陽而九五與之應故彖傳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大有以六五爲主蓋六五以虛中居尊能有衆陽故彖傳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謙以九三爲主蓋卦惟一陽得位而居下體謙之象也故其爻辭與卦同傳曰三多凶而惟此爻最吉

豫以九四爲主卦惟一陽而居上位卦之所由以爲豫

者故彖傳曰剛應而志行
隨以初九五爲主蓋卦之所以爲隨者剛能下柔也
初五兩爻皆剛居柔下故爲卦主
蠱以六五爲主蓋諸爻皆有事於幹蠱者至五而功始
成故諸爻皆有戒辭而五獨曰用譽也
臨以初九九二爲主彖傳所謂剛浸而長是也
觀以九五上九爲主彖傳所謂大觀在上是也
噬嗑以六五爲主彖傳所謂柔得中而上行是也
賁以六二上九爲主彖傳所謂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
柔是也
剝以上九爲主陰雖剝陽而陽終不可剝也故爲卦主

復以初九爲主彖傳所謂剛反者是也
无妄以初九九五爲主蓋初九陽動之始如人誠心之
初動也九五乾德之純如人至誠之無息也故彖傳
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指初也又曰剛中而應指
五也
大畜以六五上九爲主彖傳所謂剛上而尚賢者是也
頤亦以六五上九爲主彖傳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是
也
大過以九二九四爲主蓋九二剛中而不過者也九四
棟而不橈者也
坎以二五二陽爲主而五尤爲主水之積滿者行也
離以二五二陰爲主而二尤爲主火之方發者明也
咸之九四當心位心者感之君則四卦主也然九五當
背位爲咸中之艮感中之止是謂動而能靜則五尤
卦主也
恒者常也中則常矣卦惟二五居中而六五之柔中尤
不如九二之剛中則二卦主也
遯之爲遯以二陰則初二成卦之主也然處之盡善者
惟九五則九五又主卦之主也故彖傳曰剛當位而
應與時行也
大壯之爲壯以四陽而九四當四陽之上則四卦主也
晉以明出地上成卦六五爲離之主當中天之位則五

卦主也故彖傳曰柔進而上行
明夷以日入地中成卦而上六積土之厚夷人之明者
也成卦之主也六二六五皆秉中順之德明而見夷
者也主卦之主也故彖傳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
家人以九五六二爲主故彖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
乎外
睽以六五九二爲主故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
乎剛
蹇以九五爲主故彖傳曰往得中也蓋彖辭所謂大人
者即指五也
解以九二六五爲主故彖傳曰往得衆也指五也又曰

乃得中也。指二也。
損以損下卦上畫。益上卦上畫爲義。則六三上九。成卦之主也。然損下益上。所益者君也。故六五爲主卦之主。
益以損上卦下畫。益下卦下畫爲義。則六四初九。成卦之主也。然損上益下者。君施之而臣受之。故九五六二爲主卦之主。
夬以一陰極於上爲義。則上六成卦之主也。然五陽決陰。而五居其上。又尊位也。故九五爲主卦之主。
姤以一陰生於下爲義。則初六成卦之主也。然五陽皆有制陰之責。而惟二五以剛中之德。一則與之相切

近以制之。一則居尊臨其上以制之。故九五九二爲主卦之主。
萃以九五爲主。而九四次之。卦惟二陽而居高位。爲衆陰所萃也。
升以六五爲主。彖傳曰。柔以時升。六五升之最尊者也。然升者必自下起。其卦以地中生木爲象。則初六者巽體之主。乃木之根也。故初六亦爲成卦之主。
困以九二九五爲主。蓋卦以剛揜爲義。謂二五以剛中之德。而皆揜於陰也。故兩爻皆成卦之主。又皆主卦之主。
井以九五爲主。蓋井以水爲功。而九五坎體之主也。井以養民爲義。而九五養民之君也。
革以九五爲主。蓋居尊位。則有改革之權。剛中正。則能盡改革之善。故其辭曰大人虎變。
鼎以六五上九爲主。蓋鼎以養賢爲義。而六五尊尚上九之賢。其象如鼎之鉉耳之相得也。
震以二陽爲主。然震陽動於下者也。故四不爲主。而初爲主。
艮亦以二陽爲主。然艮陽止於上者也。故三不爲主。而上爲主。
漸以女歸爲義。而諸爻惟六二應五。合乎女歸之象。則六二卦主也。然漸又以進爲義。而九五進居高位。有

剛中之德。則九五亦卦之主也。
歸妹以女之自歸爲義。其德不善。故彖傳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是六三上六成卦之主也。然六五居尊下交。則反變不善而爲善。化凶而爲吉。是六五又主卦之主也。
豐以六五爲主。蓋其彖辭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六五之位。則王之位也。柔而居中。則日中之德也。
旅亦以六五爲主。故彖傳曰。柔得中乎外。又曰止而麗乎明。五居外體。旅於外之象也。處中位。爲離體之主。得中麗明之象也。
巽雖主於二陰。然陰卦以陰爲主者。惟離爲然。以其居

中故也巽之二陰則爲成卦之主而不得爲主卦之主主卦之主者九五也申命行事非居尊位者不可故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五也兌之二陰亦爲成卦之主而不得爲主卦之主主卦之主則二五也故彖傳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渙以九五爲主蓋收拾天下之散非居尊不能也然九二居內以固其本六四承五以成其功亦卦義之所重故彖傳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亦以九五爲主蓋立制度以節天下亦惟居尊有德者能之故彖傳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中孚之成卦以中虛則六三六四成卦之主也然孚之

取義以中實則九二九五主卦之主也至於孚乃化邦乃居尊者之事故卦之主在五小過以二五爲主以其柔而得中當過之時而不過也既濟以六二爲主蓋既濟則初吉而終亂六二居內體正初吉之時也故彖傳曰初吉柔得中也未濟以六五爲主蓋未濟則始亂而終治六五居外體正開治之時也故彖傳曰未濟亨柔得中也以上之義皆可以據彖傳爻辭而推得之大抵易者成大業之書而成大業者必歸之有德有位之人故五之爲卦主者獨多中間亦有因時義不取五爲王位者不過數卦而已自五而外諸爻之辭有曰王者皆非以其爻當王也乃對五位而爲言耳如隨之上曰王用亨于西山則因其係於五也益之二曰王用享于帝則因其應於五也升之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則因其承於五也皆其德與時稱故王者簡而用之以荅乎神明之心也又上爻有蒙五爻而終其義者如師之上曰大君有命則因五之出師定亂而至此則奏成功也離之上曰王用出征則因五之憂勤圖治而至此則除亂本也皆蒙五爻之義而語其成效如此易中五上兩爻此類最多亦非以其爻當王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一

本義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文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衰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閒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本義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而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程傳 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天也健也而无息之謂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乾道成男 乾知大始 乾以易知 易則易知 易知則有親 有親則可久 可久則賢人之德 成象之謂乾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闔戶謂之乾 乾坤其易之縕耶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繫辭下傳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 變通者趣時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者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乾以九五爲主蓋乾者天道而五則君位也 乾以九五爲卦主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大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首出庶物者主君道而言 乾元用九 天德不可爲首也 見羣龍无首吉 天下治也

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 下也 見龍在田 時舍也 終日乾乾 行事也 或躍在淵 自試也 飛龍在天 上治也 亢龍有悔 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 乾始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 大矣哉 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 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 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 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 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 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爲言也 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 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 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 易曰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雖危无咎矣 或之者疑之也 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弗違 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

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義廣矣大矣 集說 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人故謂之卦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畫以象三才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也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下之能事故六畫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性健而其體以健爲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 朱子語類 乾只是健坤只是順純陽所以健純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 問乾者性命之理 曰乾健也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又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 問本義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恐當於大象言之 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 問元亨利貞曰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 又云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知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

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雜卦傳 乾剛

爲圜爲君爲父爲玉 爲金 乾天也故稱乎父 乾爲天爲首 乾爲馬 乾爲寒 乾爲冰 乾爲大赤 乾爲良馬 乾爲老馬 乾爲瘠馬 乾爲駁馬 乾爲木果 乾戰乎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乾健也 乾以君之 戰乎乾 乾以九爲卦主蓋乾者天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大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首出庶物者主君道而言 乾元用九 天德不可爲首也 見羣龍无首吉 天下治也

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 下也 見龍在田 時舍也 終日乾乾 行事也 或躍在淵 自試也 飛龍在天 上治也 亢龍有悔 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 乾始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 大矣哉 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 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 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 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 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 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爲言也 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 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 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 易曰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雖危无咎矣 或之者疑之也 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弗違 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

主張也○胡氏炳文曰元亨利貞諸家便作四德解惟本義以爲占辭大通而至正此天道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爲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況他卦乎○蔡氏清曰成形之大者爲天坤卦亦曰陰之成形莫大於地可見不可就以乾坤當天地凡至健者皆爲乾凡至順者皆爲坤此乾坤所以足應萬用而彖傳之言所以爲專以天道明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也○林氏希元曰乾德剛健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則有立健則有爲人而有立有爲則志至氣至本立道生事無不立功無不成不見難難無能阻止如乾旋坤轉如雷厲風行何天之衢殆不足以擬之是不惟亨而且大亨也中者不偏不倚正者無過不及體用之分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可見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在人容有不正者故聖人因以爲戒

案乾坤之元亨利貞諸儒俱作四德說惟朱子以爲占辭而與他卦一例其言當矣然四字之中雖只兩意實有四層何則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人能至健則事當大通然必宜於正固是占辭只兩意也但易之中有言小亨者矣有言不可貞者矣一時之通其亨則小惟有大者存焉而後其亨乃大也是大在亨之先也硜硜之固固則非宜惟有宜者在焉而後可以固守也是宜在貞之先也其在六十四卦者皆是此理故其言元亨者合乎此者也其但言亨或曰小亨者六乎此者也其言利貞者合乎此者也其言不可貞勿用永貞或曰貞凶貞厲貞吝者反乎此者也乾坤諸卦之宗則其亨無不大而其貞無不宜文王繫辭備此四字故孔子推本於天之道性之蘊而以四德明之實所以發文王之意且以爲六十四卦詳畧偏全之例非孔子之說巽乎文王之說又非其釋乾坤之辭獨異乎諸卦之辭也學者以是讀朱子之書庶乎不謬厥旨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本義 彖卽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集說 九家易曰乾者純陽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爲大故曰大哉元者氣之始也○朱子語類云乾元只是天之性不是兩箇物事○又云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又云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生意則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蔡氏清曰天地閒凡大者皆爲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是如此有生之後當然之序亦如此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原無始字義也此以有萬物資始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於萬物資始處見也

案彖傳者孔子所以釋文王之意先釋名後釋辭其釋名則雜取諸卦象卦德卦體有兼取者有但取其一二者要皆以傳中首一句之義爲重如屯則剛柔始交而難生蒙則山下有險皆第一義也釋辭之體尤爲不一有直據卦名而論其理者有雜取卦象卦德卦體者蓋辭生於名就文王本文觀之則據卦名而論其理者正也然名既根於卦則辭亦不離乎卦雜而取之一則所以盡名中之縕以見辭義之有所從來一則以爲二體

六爻吉凶之斷例而見辭義之無所不包也惟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八卦不釋名者八卦之名文王無改於伏羲之舊而其德其象相傳已久不待釋也惟坎加習字有取於重卦之義故特釋之其釋辭則亦雜取德象與其爻位如釋乾元亨利貞之辭則以天言之者其卦象也以九五言之者其爻位也釋坤辭以地釋坎辭以水釋震辭以雷則皆卦象也釋坎以剛中釋離以柔中釋艮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釋巽曰剛巽柔順釋兌曰剛中柔外則皆爻位也先明乾卦則諸卦可通矣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集說楊氏萬里曰案言元利貞而獨不言亨者蓋雲行雨施即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即形之亨也○俞氏琰曰前言萬物此言品物萬與品同與異與元爲稟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謂之萬

亨則流動形見而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集說朱子語類云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爲始不貞則無以爲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又云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蔡氏淸曰謂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者如御車之御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百穀堅實了方喚作正性命○又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總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相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又云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又云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又云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爲元也○項氏安世曰推其本統言之則曰乾元極其變化言之則曰乾道始乎乾元終乎大和萬物出於元入於元此元之所以爲大也○胡氏炳文曰以二氣之分言則變者萬物之出機元亨是也化者萬物之入機利貞是也以一氣之運言則變者其漸化者其成先言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即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謂之各正則命之稟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蓋大和者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矣○薛氏瑄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然凡言體用不可分而爲二○蔡氏淸曰各正保合雖合爲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

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大和乎○林氏希元曰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大和是貞向之資始於元流形於亨者今則各效法象各成形質而性命於是乎各正既而愈斂愈固生意凝畜而不滲漏化機內蘊而不外見則大和於是保合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程傳卦下之辭爲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程傳象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象故其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

集說朱子語類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乾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已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又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又曰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林氏希元曰伏羲所畫乾卦其義所該者廣不止天道文王元亨利貞之繫只是箇占辭原無他意夫子贊易則專以天道來發明乾義又將元亨利貞之辭分爲四德以發明乾義以天道明乾義他無所見只在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上見得○又曰元亨利貞本旨在卦辭者與諸卦一般至吾夫子分爲四德而後世之言天道者因之此夫子所以爲道德之宗也又如仁字首見於尚書只作愛人說至夫子始作心德說以此立教仁道始行於世○又曰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遂與成如何分別論語遂事不諫註云遂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也則知遂是方向成之勢而貞則成矣故曰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

案乾者健也彖辭但言至健之道大通而宜於正固以爲人事之占而已夫子作彖傳乃推卦象卦位以發明之以卦象明之者乾之象莫大於天也以卦位明之者乾之位莫尊於五也以天之元亨言之其以一時統四時之德者莫如元至於澤流萬物則亨也以君之元亨言之九五以一位統六位之德是亦天之元矣澤流萬民是亦天之亨矣其言六位又言六龍者蓋以切飛龍在天之義言四德之終始寓於六爻之中而獨九五備衆爻之德處在天之位如乘駕六龍以御於天路則能行雲施雨與天之雲行雨施同也又以天之利貞言之

萬物成遂性命正而大和洽者利貞之候也以君之利貞言之九五一爻爲卦之主上下五陽與之同德如大君在上萬民各得其性命之理以休養於大和之化是亦天之利貞矣其言庶物言萬國者又以切利見大人之義以德位之所統言之則曰庶物以功化之所及言之則曰萬國首出則爲物所覩至於咸寧而臻乎上治矣乾之爲義無所不包夫子舉其大者故以天道君道盡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

程傳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

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集說游氏酢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以爲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爲地勢坤○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彊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爲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胡氏炳文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蔡氏淸曰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胷中義理無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自君子自彊不息至愼辨物居方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林氏希元曰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而有象傳文言諸作矣見得易理無窮又合二體之象作傳以發明之○何氏楷曰健而無息之謂乾中庸言至誠無息者通之於天也自彊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爲法天事耳始於不息終於無息故中庸於無息之下文而推原之曰不息則久自彊之法何如曰主敬君子莊敬日強

案象傳釋名或舉卦象或舉卦德或舉卦體大象傳則專取兩象以立義而德體不與焉又象下之辭其於人事所以效動趨時者既各有所指矣象傳所謂先王大人后君子之事固多與象義相發明者亦有自立一義而出於象傳之外者其故何也曰象辭文辭之傳專釋文周之書大象之傳則所以示人讀伏羲之易之凡也蓋如卦體之定尊卑分比應係例詳密疑皆至文王而始備伏羲畫卦之初但如說卦所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而已因而重之亦但如說卦所謂八卦相錯者而已其象則無所不像其義則無所不包故推以制器則有如繫傳之所陳筮之卜筮亦無往不可以類物情而該事理也夫子見其如此是故象則本乎羲名則因乎周義則斷以己若曰先聖立象以盡意而意無窮也後聖繫辭以盡言而言難盡也存乎學者之神而明之而已矣此義既立然後學者知有伏羲之書然後可以讀文王之書此夫子傳大象之意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本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程傳乾坤卦爻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集說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問亨者嘉之會曰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云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

處便是利○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又云貞者事之幹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爲事之幹○又云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幹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爲正而固守之○項氏安世曰善也嘉也義也皆善之異名也在事之初爲善善之衆盛爲嘉衆得其宜爲義義所成立爲事此一理而四名也故分而爲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比而爲二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混而爲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義之和和謂能順之也事之幹幹謂能立之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本義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程傳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所以能幹事也集說李氏鼎祚曰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元爲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通爲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養南方火也利爲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爲事幹以配於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

者信主土土居中宮分王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載○朱子語類云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又曰本義云以仁爲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湊到此故謂之嘉會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又云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又云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元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

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嘉美也會猶齊也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者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踈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如版築之有楨幹○胡氏炳文曰體仁有以存諸中嘉會則美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有以守於中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則由用以及理也○董氏眞卿曰朱子謂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幼時聞先君子之言曰北方天氣之終始有分別之義故北字篆文兩人相背至於四端五臟四獸屬北方者皆兩東西南三方者各一四時爲冬亦與春爲交接四德爲貞亦貞下起元十二辰爲亥于六十四卦爲坤復○林氏希元曰君子克己復禮使仁充乎中而見乎外中之所存無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則君子之身渾是一箇仁非體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又曰利者義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者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踈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如版築之有楨幹○胡氏炳文曰體仁有以存諸中嘉會則美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有以守於中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則由用以及理也○董氏眞卿曰朱子謂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幼時聞先君子之言曰北方天氣之終始有分別之義故北字篆文兩人相背至於四端五臟四獸屬北方者皆兩東西南三方者各一四時爲冬亦與春爲交接四德爲貞亦貞下起元十二辰爲亥于六十四卦爲坤復○林氏希元曰君子克己復禮使仁充乎中而見乎外中之所存無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則君子之身渾是一箇仁非體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又曰利者義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程傳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胡氏炳文曰性情只是一箇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昉於此釋家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俞氏琰曰性言其靜也情言其動也物之動極而至於收斂而歸藏則復其本體

程傳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語類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攝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

之象又將爲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元起於貞貞下蓋有元繼焉動生於靜靜中蓋有動存焉貞而元靜而動終而復始則生生之道不窮若但言性而不言情則止乎貞純乎靜而已矣不見貞下起元靜中有動之意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義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矣程傳 乾始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集說 程子曰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朱子語類云明道說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跡處爲貞○項氏安世曰物既始則必亨亨則必利利之極必復於元貞者

元之復也故四德總以一言曰乾元又曰乾始而四德在其中矣以八卦言之震其元也故爲出巽則既出而將相見也故爲齊離則其亨也故爲相見坤則既相見而將利之也故爲役兌則其利也故爲悅乾則既悅而將入於貞也故爲戰坎則其貞也故爲勞艮自貞而將出爲元也故爲萬物之所終始合而言之曰太極而八卦備矣其乾之謂乎○俞氏琰曰乾始即乾元也元乃萬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衆美之會也○林氏希元曰上既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即彖傳統天之說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一元之所統何也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偏利乎天下又收斂於內不言其所利是皆乾始之所爲也不其大與蓋萬物歸根復命之時造化生物之功不復可見韓琦詩云須臾慤滿三農望斂却神功寂若無亦是此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本義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集說 喬氏中和曰剛者元也健者亨也中者利也正者貞也元亨利貞實以體之剛健中正也一爻之情六爻之情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本義 旁通猶言曲盡其情也集說 胡氏炳文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

以下則爲九五而言也○蔡氏清曰六爻發揮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蓋上文每條俱是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曰六爻發揮可見只是爲時乘六龍設矣即彖傳六位時成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 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程傳 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集說 張氏清子曰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集說 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爲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

乃聖人之德澤也案貞元爲體亨利爲用然卽體卽用不相離也卽用卽體未嘗二也故復釋之曰乾元者始也然卽始而亨之理已具不待亨而後知其亨也利貞者成也事之成者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而豈在外哉蓋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理之宜歸於一性之德故其始而必亨也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及其終也利及天下而所性無加焉又何利之可言此乾元所以統天而其德所以爲大也由此觀之乾之德於其元亨也見其動直而剛焉不息而健焉於其利貞也見其裁制而中焉確字而正焉於其一元之妙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見其不累於功利之雜駁而純粹不滯於聲臭之粗而至精焉天道如此王道亦然王者之道其發之也剛其行之也健其裁之也中其處之也正要以體天地生生之心能使仁覆天下而莫知爲之者如精金美玉而無疵如太虛浮雲而無迹非如霸者小補之功雕虞之效也卦惟九五全備斯德故六爻發揮固所以旁通乎乾之情矣而惟九五則兼統衆爻之德以處崇高之位其象爲飛龍在天者蓋如乘六龍以御天也龍而在天有不興雲致雨而使下土平康者乎夫當其膏澤溥施卽乾之美利利天下也及乎蕩蕩平平大化無跡又非乾之不言所利者與夫子之發明天德王道於是爲至

初九潛龍勿用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程傳爲初

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集說沈氏驥士曰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旣尙潛伏故言勿用○孔氏穎達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崔氏憬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焉潛隱也龍下隱地潛德不彰是以君子韜光待時未成其行故曰勿用○朱子語類問程易以初二三四爻作辭說何以見得如此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此易之本指也聖人爲象傳象傳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先通得易本指後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李氏舜臣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之健其潛見惕躍飛亢者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跡也○梁氏寅曰夫易者潔淨精微之教也故其取象皆假託其物而未涉於事包含其意而各隨所用然乾純陽之卦而取象於龍則其意多爲聖人而發者故夫子於文言皆以聖人事明之今觀之六爻則象之所示占之所決夫人可用也獨聖人乎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在聖人則方居側微也在君子則遯世无悶也在學者則養正於蒙也以是而推其用何不可哉朱子以象占言易而不欲以事論懼人之泥而失之也○林氏希元

曰龍不止陽物乃陽物之神靈不測者故象乾之六爻蓋乾卦六爻皆得乾道不比他卦故文言以聖人明之則是龍也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本義陽謂九陽氣在下君子象之

集說胡氏炳文曰大抵潛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程傳處微未可用也

文言曰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程傳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集說孔氏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集說穎達曰心以爲樂已則行之心以爲憂已則違之身雖逐物推移心志守道確乎堅實其不可拔○游氏酢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吳氏澄曰樂則行之釋上文无悶二句憂則違之釋上文不易不成二句樂者謂无悶也行之謂爲之也憂者謂非其所樂也違之謂不爲也不求見於世不求知於人者此其所樂也則爲之易乎世成乎名者此非其所樂也則不爲○蔣氏悌生曰行道而濟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隱遯者非聖人所願欲也故曰憂則違之雖然其進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嘗枉道以徇人也故曰確乎其不可拔○蔡氏清曰遯世无悶二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遯世无悶二句此三句明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

集說吳氏蔣氏兩說不同而皆可通

潛龍勿用下也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集說陸氏銓曰微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程傳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德成未著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德者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吳氏澄曰隱而未見者潛之象行而未成是以欲其弗用也○蔡氏清曰言君子之所以爲行者以成德爲

行也夫既以成德爲行初九德已成矣則日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以見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義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程傳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集說鄭氏康成曰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干氏寶曰二爲地上在地之表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故曰利見大人○孔氏穎達曰陽處二位故曰九二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爲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初之與二俱爲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以人事託之言龍見在田之時猶似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先儒云若夫子敎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蔡氏清曰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程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集說陸氏希聲曰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於民聖人見於世則敎化漸於物故曰德施普也○梁氏寅曰德施普正孟子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所謂德施豈必博施濟衆乃謂之施乎蓋聞其風而興起者無非其德之施也

文言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程傳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九二也程傳以龍德而處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

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庸常也常言之信實爲善於世而不自伐其功德能廣博而變化於世俗初爻則全隱遯避世二爻則漸見德行以化於俗也○朱子語類云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斁敎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又云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陸氏九淵曰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閑邪存其誠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李氏舜臣曰乾書一實則誠坤書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囊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項氏安世曰稱中正

者二事也二五爲中陰陽當位爲正稱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當位言也○又曰以在下卦又非陽位故不爲中位而爲中德文言兩稱君德明非君位也此又稱龍德之中明非龍位之中也○馮氏椅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何氏楷曰道止於中中寓於庸庸者常也平無奇之名言必有物無苟高也惟其信無擇言矣行必有則無苟難也惟其謹無擇行矣信謹誠也天德也一實焉而已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爲時用也程傳隨時而止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本義言德施普及

程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已被其化程傳下見其文明而化之○集說蘇軾曰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程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而化之○集說蘇軾曰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聖人在下雖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程傳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業說朱子語類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道者伊傅也集說採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得闊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吳氏澄曰理具於心而散於事物事物之理有一未明則心之所具有一未盡必博學周知俾萬理皆聚而無所闕遺故曰學以聚之辨剖決也既聚矣必問於先知先覺之人以剖決其是否故曰問以辨之寬猶曾子所謂弘張子所謂大心也居謂居業之居問既辨矣必有弘廣之量以藏蓄其所得故曰寬以居之仁者心德之全天理之公也既有以居之矣心德渾全存存不失應事接物皆踐其所知而所行無非天理之公故曰仁以行之○又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之以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貯所已知於仁行之先寬之所居即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即問之所辨者○林氏希元曰學聚問辨是知工夫寬居是把義理放在胸中詳翫深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深時也故亦屬之行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程傳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程傳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集說鄭氏康成曰三於三才則何以爲教作易之義也集說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孔子穎達曰以陽居三位故稱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在憂危之地故終日乾乾言終竟此日健健自彊不有止息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諸儒並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盡○龔氏原曰三居下體之上當危懼之時惟自彊不息戒謹恐懼可以免咎○楊氏時曰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

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朱子語類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爲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有此心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常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但當著此爻便用兢兢戒惕○胡氏炳文曰凡卦爻有占無象象在占中有象無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與占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皆占辭也而象在其中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集說項氏安世曰三以自脩故曰反復四以自試故曰進退

文言曰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以在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謂无咎也程傳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三所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脩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懈也進德則知至將進也脩業則知終存義也○程子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呂氏大臨曰忠信進德如有諸己又知所以充實之也脩辭立其誠正名是事行其實以稱之也所立卓爾而欲從之知至至之也於德有先見之明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知終終之也於分有當安之義也○朱子語類云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眞實底道理○又云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見發生若把

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始那弟之德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作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忠信進德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又云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又云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脩業事也然繼於心者

所以見於事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哉○又云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眞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到極處此眞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又云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幾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又云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寸○又云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忠信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處靜故曰陽實陰虛○俞氏琰曰德與忠信皆主於心者也業與辭皆見於事者也事已成謂之業脩業者業未成則脩而成之也居業業已成則居而守之也辭言辭也脩謂脩省非脩飾也誠即忠信也立其誠謂立其誠意而不爲私意所汨撓也若但以脩飾言辭爲心則僞矣君子閑邪存其誠則無一念之不正也脩辭立其誠則無一言之不實也○蔣氏悌生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時字正解爻辭終日之義見聖人省察之心無少間斷也○蔡氏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件事俱著一箇心爲之主惟心之所主者一於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而其於事也又處置恰好如其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之謂立誠而業之見於外者脩矣○又曰誠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脩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二者總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直內之事脩辭方外之事○又曰閑邪之外再無存誠工夫故承之曰存其誠脩辭之外再無立誠工夫故承之曰立其誠誠即忠信向也誠存於心而今則見於事而誠有立矣○又曰中庸章句云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其所存所發有未實也所存之實即主忠信也所發之實即脩辭立其誠也合進德脩業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又曰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爲在下位矣亦有位在下者則九三又爲居上位矣若於初二必不兼言居上位若於九五必不兼言在下位此亦當知○林氏希元曰忠信是此心眞實如孝則眞實是孝弟則眞實是弟實心爲善則善心日以充長善念日以彰著此之謂進德實心爲善乃誠也若辭不脩語孝弟俱是空言無實事則此誠終於消散不聚集矣何由立又何績業可居故工夫又在脩治言辭上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必有物凡吐口言語皆是實事無一句虛妄乃脩

辭也脩辭則行成孝成箇孝弟成箇弟吾心之誠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業脩而可居非立誠之外又有居業工夫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所至忠信以至之則善心日長神智日開道之壺奧理之玄妙爲吾所當至者一時雖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與幾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脩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止終是終身居止而不移居之所以終之也脩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也可與存之而不失矣義者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也○鄭氏維嶽曰不曰所以脩業而曰所以居業蓋脩辭立誠即是脩矣既脩則有可居矣猶之屋然脩者方在營構既成則可居也○楊氏啓新曰心之存諸中者純乎忠信而不妄則心無外馳而得於己者日進而不已言之見於事者致其脩省而有實則事皆實理而體諸身者安安而不遷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脩業也 集說林氏希元曰事所當爲之事也前章之進德脩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當爲之事而不止息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本義時當然也程傳隨時而進也

案與時偕行。即上乾乾因其時之義言終日之間無時不乾乾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乾 二九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程傳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集說虞氏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孔氏穎達曰上不在天。謂非五位。下不在田。謂非二位也。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戒懼不息。得无咎也。○吳氏澄曰九三居下乾之終。接上乾之始。九四居上乾之始。接下乾之終。當重乾上下之際。故皆曰重剛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絶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程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唯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歷試。集說干氏寶曰躍者。暫起之言。○孔氏穎達曰時也 或疑也。躍。跳躍也。言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或也。躍於在淵未即飛也。○程氏迥曰初與二既皆稱龍。此爻雖不稱龍。即上文知其爲龍也。亦猶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九四不言羊知藩決不羸。即羊也。○李氏過曰躍者未飛而習飛者也。○林氏希元曰本義進退未定之時。通承上文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三句說。蓋以爻與位言。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是進退未定也。以上體言四居上之下。居上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亦進退未定也。以上下二體言。四初離下體入上體。是爲改革之際。亦進退未定也。故總承之曰進退未定之時。○又曰或躍在淵。將進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進。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是謂隨時進退。○陳氏琛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乾 三一

曰九四以陽居陰。本非躁進之資。又居上之下。適當改革之時。是其欲進以有爲。而商度之未決。蓋將待時而出見可而動也。有如龍之或躍在淵焉。其象如此。占者誠能隨時進退。則其進也非貪位。退也非沽名。可以投事幾之會。可以免失身之辱。何咎之有哉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進。適其時也 集說石氏介曰進不必進也。程傳量可而進。時則无咎也 是承或躍在淵言。非決其疑也。蓋曰如此而進斯无咎耳

文言曰。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

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程傳或躍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 集說項氏安世曰進退上下不敢自必相離非道也 時而動所謂自試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厲而四猶疑之 俞氏琰曰上與進釋躍字下與退釋在淵之義无常无恒釋或之義非爲邪非離羣欲及時以申進无咎之義 林氏希元曰可上而不上疑於以隱爲高可進而不進疑於遯世離羣及時之時上進之時也欲及時是應非爲邪離羣句无咎得時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本義未遽有爲隨時自試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凡飛者必先躍所以作其飛沖之勢今鳥雛習飛必跳躍於巢以自試其羽翰四之躍亦猶是也此以試釋躍 俞氏琰曰試釋躍字與中庸日省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而自試其所學蓋欲自知其淺深也 谷氏家杰曰人見者淺自見者眞必自家試之而後可決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本義離下而上程傳離下位而升上 集說趙氏汝楳曰變革之時程傳位上下革矣 集說二爲下至四革而爲上卦革則道亦革此專釋上下卦之交 俞氏琰曰革者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變天道更端之時也 林氏希元曰此道字輕看猶云陽道陰道九四離下體而入上體是乾道改革之時也故或躍而未果又下本義改革之際正是取此人都不察妄爲之說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本義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 程傳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 集說孔氏穎達曰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三之與四俱爲人道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或之者疑之也此夫子釋經或字經稱或是疑惑之辭欲進欲退猶豫不定故疑之也九三位卑近下向上爲難危惕憂深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彌近前進稍易故但疑惑憂則淺也 李氏鼎祚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也 張氏振淵曰或之者據其迹疑之者指其心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詳審耳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爲程傳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程傳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 集說揚氏雄曰龍之潛亢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占 鄭氏康成曰五於三才爲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焉飛之象

也○干氏寶曰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孔氏穎達曰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爲萬物所瞻覩故天下利見此居上位之大人○朱子語類云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此說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胡氏炳文曰九五以天德居天位剛健而純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謂與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之事矣○林氏希元曰此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他卦九五不同蓋乾是純陽至健之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純在人則聖人也故本義特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以別於他卦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造猶程傳大人之爲聖人之事也集說徐氏幾曰大人造者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文言曰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聖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上則人皆見之程傳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

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集說孔氏穎達曰物感應故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以結之也○又曰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地體疑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朱子語類云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閒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眞箇龍虎若是眞箇龍虎必生風致雲也○又云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項氏安世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爲同聲同氣之義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爲各從其類之義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程傳得位而行上之治也集說蘇氏濬曰上治猶言治下盛治五帝三王皆治之上者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程傳正位乎上位當天德矣集說

張氏振淵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大人即釋文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惑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程子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程傳大人與天地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與天地合其德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禍淫也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尊而遠者尚不違況小而近者可有違乎○程子曰若不一本則安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王氏宗傳曰先天而天弗違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爲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後天而奉天時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集說王氏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郭氏雍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亢也○朱子語類云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程傳盈則變有悔也　集說谷氏家杰曰亢不徒以時勢言處之者與時勢俱亢方謂之盈不可二字

聖人深爲處盈者致戒

文言曰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聖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程傳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有位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集說谷氏家杰曰以有位謂之貴以有輔謂之賢人在下位其貴而又无位高而又无民賢人在下位而又无輔者何俱以亢失之也故動而有悔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程傳窮極而災至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程傳時既極則處集說朱氏震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時者亦極矣則无悔偕極則窮故有悔也○林氏栗曰此節上下卦相應初四爲始初潛藏四乃革矣革潛爲躍也二五爲中二文明五乃天德矣言德稱其位也三上爲終三與時偕行上偕極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集說孔氏穎達曰言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程傳極之甚爲亢至於亢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集說李氏鼎祚曰再稱聖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集說人者歎美用九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朱氏震曰亢者處極而不知反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兩言之○胡氏炳文曰陽極則剝乾上則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乎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陳氏琛曰進極必退存極必亡乃理勢之自然也知其如是則隨時變通而處以是道之當然有收斂而無施張有舍棄而無係吝如此則不至於有悔矣然此唯聖人能之蓋聖人樂天知命達理而能權也常人則明不足以見幾心不免於物累故不能也

總論范氏仲淹曰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於其內得位於其外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言之○饒氏魯曰一爻有一爻之中如初則以潛爲中二則以見爲中三則以乾惕爲中四則以或躍爲中卦有才有時有位不同聖人使之無不合乎中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程傳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之意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集說朱子答廣士朋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爲撰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

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爲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又語類云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林氏希元曰用九本是陽爻之通例然於乾卦六爻之後發之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又曰或疑无首之吉剛而能柔則吉也牝馬之利順而能健則利也剛而能柔與順而健者性體自是不同而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何也曰乾變之坤雖爲坤之所爲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爲乾之所爲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終不可同於坤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於乾之元亨聖人不敢人卽所變之卦以考其占而別著自此至彼之象占者正以其有不可同耳

案爻辭雖所以發明乎卦之理而實以爲占筮之用故以九六名爻者取用也爻辭動則用不動則不用卦辭則不論動不動而皆用也但不動者以本卦之象辭占其動者則合本卦變卦之象辭占如乾之六爻全變則棄本卦而觀變卦而乾坤者天地之大義乾雖變坤未可純用坤辭也坤雖變乾未可純用乾辭也故別立用九用六以爲皆變之占辭此其說亦善矣以理揆之則凡卦雖全變亦無盡棄本卦而不觀之理不獨乾坤也故須合本卦變卦而占之者近是如此則乾變坤者合觀乾辭與坤辭而已坤變乾者合觀坤辭與乾辭而已但自乾而坤則陽而根陰之義也自坤而乾則順而體從之義也合觀卦辭者宜知此意故立用九用六之辭以發之蓋羣龍雖現而不現其首陽而根陰故也永守其貞而以大終順而體健故也此亦因乾坤以爲六十四卦之通例如自復而姤則長而防其消可也自姤而復則亂而圖其治可也固非乾坤獨有此義而諸卦無之也聖人於乾坤發之以示例爾然乾雖不變而用九之理自在故乾元無端卽无首之妙也坤雖不變而用六之理自在故坤貞能安卽永貞之道也陰陽本自合德者交易之機其因動而益顯者則變易之用學易者尤不可以不知

彖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程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集說谷氏家杰曰一歲有首矣然春卽臘之底朔卽晦之極渾渾全全要之莫知所終引之烏有其始更無可爲首也用九者全體天德循環不已聖人之御天者此也

案此不可爲首與不可爲典要語勢相似非戒辭也若言恐用剛之太過不可爲先則天德兩字是至純至粹無以復加之稱非若剛柔仁義倚於一偏者之謂尙恐其用之太過而不可爲先則非所以爲天德矣程子嘗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卽不可爲首之義如所謂不可端倪不可方物亦此意也

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它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程傳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集說朱子語類問乾元用九天下其用則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坤道成女坤作成物　坤以簡能　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程傳　用九之道天之則也

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集說　蘇氏軾曰天以无首爲則　吳氏澄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限節而無過無不及者也　張氏振淵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也元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於元乾之所爲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谷氏家杰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用九者有變而無常之意天道不是變換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聖人不是變換焉能使仁義禮智各有其節用九正天之準則不過處故曰乃見

總論朱子答萬正淳曰大抵易卦之辭本只是各著本卦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茍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述各明其義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下坤上

本義　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而二則地之事坤以六二爲卦主蓋坤者地道也陰之成形有功則可大　可大則賢人之業效法之謂坤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閫戶謂之坤　乾坤其易之縕耶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繫辭下傳　夫坤隱然示人簡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其易之門耶　坤陰物也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說卦傳　坤以藏之　致役乎坤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坤順也　坤爲牛　坤爲腹　坤地也故稱乎母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

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爲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程中正四德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者具備得坤德傳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之純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集說　王氏弼曰至順而後乃亨故惟利於牝馬之貞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爲

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干氏寶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孔氏穎達曰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地之爲體亦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牝對牡爲柔故云利牝馬之貞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無以見坤之德馬雖比龍爲鈍而亦能遠象地之廣育也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陰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爲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以陰不可先唱猶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崔氏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安於承天之正故言安貞吉也○張氏浚曰君造始臣代終人臣立事建業以有爲於下失朋儻之助有不能獨勝其任者矣故西南以得朋爲利若夫立於本朝左右天子苟非絕類忘私其何以上得君心合德以治天下哉然則得朋臣之職也喪朋臣之心

臣道而也坤者　臣道而二則臣之位也又柔順中正四者具備得坤德之純故爲卦主也觀彖辭所謂先迷後得主得朋喪朋者皆主

交爲聚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雜卦傳坤柔

也以是心行是職非曰今日得之明日喪之也但見君德而莫或有專事擅權之咎曰東北喪朋○朱子語類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亦不足以配乾矣○項氏安世曰牝取其順馬取其行順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貞者終此而已柔順者多不能終唯牝馬爲能終之君子有攸往此一節總包下文也先迷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爲爲主利言利在爲臣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爲迷主利言利在爲臣之主夫爲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天先妻後嘗子曰乾健行故爲馬坤亦爲馬者坤乾之要之主後而止則無以承天之施而成其化育之功此爲馬坤亦爲貞坤之德也○胡氏一桂曰元亨利牝馬之施而成其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又曰案辭胡氏所推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俞氏琰曰坤順乾之健故其占亦爲元亨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安之所以得吉也○喬氏中和曰坤惟合乾故得主得主故西南東北皆利方得朋喪朋皆吉事妻道也臣道也妻從夫臣從君而已矣

案後得主當以孔子文言爲據蓋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居先則無主故迷居後則得其所主矣利字應屬下兩句讀言在西南則利於得朋在東北則利於喪朋也得朋喪朋正與上文得主相對蓋事主者惟知有主而已朋類非所私也然亦有時而宜於得朋者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於是而得朋正所以終主之事是得朋即得主也惟東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告成之候稟令歸功已無私焉而又何朋類之足云故必喪朋而後得主也爲人臣者而知此義則引類相先不爲阿黨聯孤特立不爲崖異故易卦之爻有曰朋盍簪者有曰朋至者有曰以其彙以其鄰者皆得朋之義也有曰朋亡者有曰滇羣者有曰絕類上者皆喪朋之義也斯義也質之文王卦圖孔子彖傳而皆合故自此卦首發明之而六十四卦臣道準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本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集說呂氏大臨曰乾之體大矣坤之效乾之法至乾子語類云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蔡氏淸曰若徒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則疑於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敵矣今曰乃順承天非惟可以見坤道无成有終之義而乾坤之合德以共成生物之功者亦於此乎見之不然乾有乾四德坤有坤四德而名實混矣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 集說崔氏憬曰含育萬物爲弘光疆謂配乾也 集說崔氏憬曰含育萬物爲弘光故曰品物咸亨也○游氏酢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無所不容弘言無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無所不著大言無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林氏希元曰無所不包可見其弘無所不達可見其大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是物隨坤亨而亨也變萬言品者與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一般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程傳資生之道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集說邵曰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朱子語類云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趁押韻後故說在此○又云程傳云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龔氏煥曰坤先迷後得而亦有元亨者坤之元亨承乾而已故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又曰德合无疆品物咸亨坤之利貞乃坤之德故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此亦先迷後得之意坤所以能承乾之元亨以爲元亨者以其柔順利貞也○熊氏良輔曰君子攸行合聯下文先迷之上不必以韻爲拘當時夫子只是從頭說下來○蔡氏清曰以象言則爲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義言則爲柔順利貞本義謂馬行地之物者明龍之能飛乎天而爲乾之象也○林氏希元曰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健云爾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貞也象辭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夫子以四德解故爲之說如此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集說程子曰東北喪朋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項氏安世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丘氏富國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從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西南爲後於坤爲得地故往西南則與類行東北爲先於坤爲不得地故往東北則必喪朋○王氏申子曰馬而非牝則不順而非地之類牝而非馬則不能配乾而行地无疆此坤之柔順利貞也故君子行坤之道者先乎陽則迷而失後乎陽則順而得以陰從陰循與類行以陰從陽然後有慶○林氏希元曰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解先迷蓋陰本居後今居先是失道故迷也後順得常

是以順解得常蓋陰本居後居先爲進居後爲順故得其常道也○金氏賁亨曰喪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則有得主之慶○何氏楷曰君子攸行雖趁上韻然意連下文釋卦辭君子有攸往也君子之行以陽剛爲主以陰抗陽故迷而失道以陰順陽故得所主而不失其常蓋陽爲主陰承之此天地不易之常理也得朋者合羣陰以從陽後代終也喪朋者斂羣陰以避陽先无成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本義安而且貞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地之德也程傳乾之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

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貞豈能應地之道蓂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疆集說孔氏穎達曰萬物資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集說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於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奉於天以其廣厚故能載物有此生長之德合會无疆凡言无疆者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二是長久无疆也自此以上論坤元之德也包含弘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此二句釋亨也牝馬以其柔順故云地類以柔順爲體故行地无疆不復窮已此二句釋利貞故上文云利牝馬之貞是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者重釋利貞之義是君子之所行兼釋前文君子有攸往也先迷失道者以陰在物之先失其爲陰之道後順得常者以陰在物之後陽唱而陰和是後順得常乃與類行者以陰而造坤位是乃與類行乃終有慶者以陰而詣陽初雖離羣乃終入有慶善也安謂安靜貞謂貞正地體安靜而貞正人若靜而能正即得其吉應合地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程傳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集說朱子語類云高下相因只是順然之德容載庶物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林氏希元曰地勢坤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載物蓋坤之象爲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地之形勢高下相因頓伏相仍地勢之順亦惟其厚耳不厚則高下相因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順惟其厚故能無不持

載故君子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羣黎百姓倚我以爲安鳥獸昆蟲草木亦倚我以爲命使褊心凉德其何以濟而天下之望於我者亦孤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集說朱子語類云坤至柔而動也方謂生物有常集說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問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方有體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吳氏澄曰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藏之藏氣故曰至柔然其氣機一動而闢之時乾陽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剛即六二爻辭所謂直也乾運轉不已而坤體蹟然不動故曰至靜然其生物之德普徧四周無處欠缺故曰方方即六二爻

辭所謂方也乾之九五不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爲乾元之大坤之六二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元之至何氏楷曰乾剛坤柔定體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卽能翕受而發生之氣機一動不可止遏屈撓此又柔中之剛矣乾動坤靜定體也坤固至靜矣及其承乾之施陶冶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靜中之方矣柔靜者體也剛方者用也

後得主而有常

本義程傳曰主下集說趙氏汝楳曰坤無乾以爲始就當有利字開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地後生後得主也先陽後陰乃天地生生之常理○余氏芑舒曰程子以主利爲一句朱子因之故以文言後得主爲闕文然象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非闕文也○俞氏琰曰坤道之常蓋當處後不可攙

先也攙先則失坤道之常矣唯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集說王氏宗傳曰惟其動剛故能德應乎乾亨義而成萬物化育之功惟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順萬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後得主而有常則申後順得常之義含萬物而化光則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義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本義復明順承天之意○程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集說俞氏琰曰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琰曰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卽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卽乃順承天之謂

案動剛釋元亨也氣之發動而物生也德方釋利貞也形之完就而物成也柔靜者坤之本體其剛其方乃是乾爲之主而坤順之以行止者故繼之曰後得主而有常釋先迷後得主也含物化光謂亨利之間致養萬物其功盛大釋西南得朋也承天時行謂順承於元至貞不息陰道終始於陽釋東北喪朋也蓋孔子旣以坤之元亨利貞配乾爲四德則所謂西南東北者卽四時也故用象傳所謂含弘光大者以切西南又用所謂乃順承天行地无疆者以切東北欲人知四方四德初非兩義此意象傳未及故於文言發之○又案乾爻惟九五

剛健中正得乾道之純故象傳言乘龍御天首出庶物卽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也坤爻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文言言動剛德方含物承天卽六二直方大之義也象傳於乾五曰位乎天德於坤二曰地道光也明乎乾坤之主在此二爻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旣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

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　程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集說陰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疑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倘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集說王氏應麟曰乾初九復也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

○陰陽之義以在人身者言之則心之神明陽也五官百體陰也以人之倫類言之則君也父也夫也陽也臣也子也妻也陰也心之神明以身而運君父之事以臣子而行夫之家以婦而成是皆天地之大義豈可以相無也哉然心曰大體五官百骸則曰小體君父與夫謂之三綱而尊臣子與妻主於順從而卑自其大小尊卑之辨而順逆於此分善惡於此生吉凶於此判矣誠使在人身者心官爲主而百體從令在人倫者君父與夫之道行而臣子妻妾聽命焉則陰乃與陽合德者而何惡於陰哉惟其耳目四肢各逞其欲而不奉夫夫官臣子妾婦各行其私而不稟於君父則陰或至於干陽而邪始足以害正在一身則爲理欲之交戰而善惡所自起也在國家則爲公私之迭乘而治亂所由階也故孔子文言以善惡之積君父臣子之漸言之意深切矣然則所謂陽淑陰慝者豈陰誠慝哉順於陽則無慝矣所謂扶陽抑陰者豈陰必抑哉有以化之斯不必抑之矣此爻所謂履霜堅冰其大指如此推其源流則堯舜禹危微之傳大學中庸謹獨之戒與夫春秋名分之防莫不相爲表裏六十四卦言陰陽之際皆當以是觀之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程傳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馴循順也若鳥獸馴伾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於履霜而遂以堅冰爲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於始○丘氏富國曰乾初九小象釋之以陽在下坤初六小象釋之以陰始疑聖人欲明九六之爲陰陽故於乾坤之初畫言之○胡氏炳文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本義古字順愼通用案此當辨之於微也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集說呂氏祖謙曰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著力○張氏振淵曰天道有陽必有陰原相爲用然陰之爲道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坤道可謂至順矣而順之變反爲逆故聖人深著其順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極其逆之禍立君父之大防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程傳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循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集說王氏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集說通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孔氏穎達曰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

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爲○沈氏該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直也至靜而德方方也含萬物而化光大也坤之道至簡也至靜也承天而行順物而成初無假於脩習也是以不習无不利也○朱子語類云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蔡氏清曰乾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蓋乾孔子以爲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人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惟九五一爻足以當之若坤之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一全坤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惟六二之柔順中正爲獨得坤道之純○又曰直不專主靜只是存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唐氏鶴徵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無德以乾之德爲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无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惟以乾之德爲德故不習而无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

案乾爲圜則坤爲方方者坤之德與圜爲對者也故曰至靜而德方若直則乾德也故曰夫乾其動也直大亦乾德也故曰大哉乾元今六二得坤德之純方固其質也而始曰直終曰大者蓋凡方之物其始必以直爲根其終乃以大爲極故數學有所謂線面體者非線之直不能成面之方因面之方而積之則能成體之大矣坤惟以乾之德爲德故因直以成方因方以成大順天理之自然而無所增加造設於其間故曰不習无不利習者重習也乃增加造設之意不習无不利即所謂坤以簡能者是也若以不習爲無藉於學則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豈無所用其心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集說王氏安石曰六二之動者六二之德動而後可見也說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王氏宗傳曰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盡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項氏安世曰乾以九五爲主爻坤以六二爲主爻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

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卽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卽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卽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不習无不利卽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蔡氏淸曰地道是直方地道之光是直方而大處直方而大卽便不習无不利○葉氏爾瞻曰直以方看一以字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存乎內者直是以見乎外者方也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坤　叁一

本義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行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何假於習　程傳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旣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疑集說孔氏穎達曰君子用敬以直內內謂心也爲疑乎集說用此恭敬以直內心義以方外者用此義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萬物皆得所宜○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謝氏良佐曰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爲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朱子語類云敬以直內是持守功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功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又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毫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又云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卽解大字敬而無義則作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也○黃氏榦曰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

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脩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脩終日乾乾雖進脩夫德業而所以進脩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王氏應麟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功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胡氏炳文曰乾九三明誠並進也坤六二敬義偕立也主敬是爲學之要集義乃講學之功○薛氏瑄曰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又曰敬以直內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蔡氏淸曰正是無少邪曲義是無少差謬○又曰此正義二字皆以見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義直卽主忠信方卽徙義直卽心無私方卽事當理故直內以動者言爲當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義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集說王氏弼曰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爲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爲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爲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楊氏簡曰无成无終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臣之道也○胡氏炳文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主

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惟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三爻其辭獨詳焉○俞氏琰曰坤道固宜靜而有守或有王事則動而從之弗違也无成謂持美以歸於君不居其成功也有終謂職分居此則當終其勞也○蔡氏清曰六陰三陽亦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陸氏振奇曰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爲始也是即安於後得主之貞者與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集說呂氏祖謙曰傳云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適鋤適生適匿適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雖强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王氏申子曰含非含藏終不發也待時而後發也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必其知之光大也淺暗者有善唯恐人不知豈能含晦哉

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傳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生說宋氏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天也妻道亦然集說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終天功臣終君事婦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王氏申子曰三非有美而不發特不敢暴其美惟知代上以終其事而不居其成功猶地代天生物而功則主於天也○俞氏琰曰既曰地道无成而又曰代有終何也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則坤之所以爲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蔡氏清曰以從王事以含章之道而從王事弗敢成也即是含章之道用於從王事者也○谷氏家杰曰文言有終此言代有終則并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也○何氏楷曰乾能始萬物而已必賴坤以作成之故曰代有終正對乾之始而言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程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集說劉牧曰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知也○俞氏琰曰咎致罪譽致疑唯能謹密如囊口之結括則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程傳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程傳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隔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集說張氏浚曰括囊蓋內充其德待時而有爲者也漢儒乃以括囊爲譏豈不陋哉陽舒陰閉故孔子發天地閉之訓夫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是出也括囊之愼庸有害乎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嗣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程傳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爲柔順或爲文明或爲暗弱在坤則爲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蠲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集說

孔氏穎達曰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爲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朱子語類云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項氏安世曰陰以在下爲正陽以在上爲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二下非陽之位故乾之九二爲在下而有陽德者上非陰之位故坤之六五爲在上而兼陰德者黃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屬陰也

案易中五固尊位但聖人取象未嘗卦卦皆以君道言之雖九五儼然況六五乎故小過之六五則言公離之六五則言王公大槩居尊貴之位者與卦義相當則發其所當之義程子之說朱子蓋議其非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不過也內見於外也程傳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爲元吉集說谷家杰曰黃裳是中德之發爲文治也象又推本於在中謂文豈由外襲者哉文德實具於中故也中具於內曰黃中中見於外曰黃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即美在其中意

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

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集說蔡氏清曰通理即是黃中釋黃字之義也集說蔡氏清曰通理即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無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黃中而必并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

正位居體

本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

案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正位即禮也此言正位居體者備言以禮居身爾禮以物躬則自卑而尊人故爲釋裳字之義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程傳黃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集說朱子語類云二在下方是就功夫上說如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蔡氏淵曰黃中通理釋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黃中正德在內通理文無不通言柔順之德蘊於內也正位居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柔順之德形於外也美在其中黃中通理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也二五皆中二居內卦之中其發見於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於外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蔡氏清曰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爲中裳爲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於中爲中形於外爲順理一而已天下無有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林氏希元曰文言既分釋黃裳了又恐人認爲二物不知歸重處故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順乃本於中與象傳文在中附錄胡氏炳文曰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般附錄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敬以直內則胸中洞然表裏如一是即所以爲黃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無不合理是即所以爲通理五之黃中通理本於直內方外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案乾爻之言學者二於九二則曰言信行謹閑邪存誠也於九三則曰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也坤爻之言學者二於六二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於六五則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分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則乾二之存誠即乾三之忠信皆以心之實者言也乾二之信謹即乾三之脩辭立誠皆以言行之實者言也在二爲大人則以成德言之由其言行以窺其心見其純亦不已如此也在三爲君子則以進學言之根於心而達於言行見其交脩不懈如此也坤二之直內即坤五之黃中皆以心之中直者言也坤二之方外即坤五之正位皆以行之方正者言也二言直而五言中直則未有不中者中乃直之至也二言方而五言正乃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蔡氏淵曰黃中通理釋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黃中正德在內通理文無不通言柔順之德蘊於內也正位居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柔順之德形於外也美在其中黃中通理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也二五皆中二居內卦之中其發見於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於外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蔡氏清曰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爲中裳爲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於中爲中形於外爲順理一而已天下無有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林氏希元曰文言既分釋黃裳了又恐人認爲二物不知歸重處故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順乃本於中與象傳文在中附錄胡氏炳文曰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般附錄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敬以直內則胸中洞然表裏如一是即所以爲黃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無不合理是即所以爲通理五之黃中通理本於直內方外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案乾爻之言學者二於九二則曰言信行謹閑邪存誠也於九三則曰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也坤爻之言學者二於六二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於六五則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分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則乾二之存誠即乾三之忠信皆以心之實者言也乾二之信謹即乾三之脩辭立誠皆以言行之實者言也在二爲大人則以成德言之由其言行以窺其心見其純亦不已如此也在三爲君子則以進學言之根於心而達於言行見其交脩不懈如此也坤二之直內即坤五之黃中皆以心之中直者言也坤二之方外即坤五之正位皆以行之方正者言也二言直而五言中直則未有不中者中乃直之至也二言方而五言正乃

則未有不正者正乃方之極也二居下位不疑所行而已五居尊又有發於事業之美此則兩爻所以異也在乾之兩爻誠之意多實心以體物是乾之德也坤之兩爻敬之意多虛心以順理是坤之德也而要之未有誠而不敬未有敬而不誠者乾坤一德也誠敬一心也聖人所以分言之者蓋乾陽主實坤陰主虛人心之德必兼體焉非實則不能虛天理爲主然後人欲退聽也非虛則不能實人欲屏息然後天理流行也自其實者言之則曰誠自其虛者言之則曰敬是皆一心之德而非兩人之事但在聖人則純乎誠矣其敬也自然之敬也其次則主敬以至於誠故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而以乾坤分爲聖賢之學者此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程傳陰從陽者也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程傳然盛極則抗

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集說孔穎達曰卽說卦云戰乎乾是也戰于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侯氏行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亥窮陰薄陽所以戰也故說卦云戰乎乾是也○李氏開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馮氏椅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胡氏炳文曰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程傳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集說趙氏汝楳曰乾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坤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乾至上而窮則災坤至上而窮則戰戰則不止於悔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本義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言陰陽皆傷也○此程傳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以上申象傳之意程傳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

色謂皆傷也集說干氏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卦成於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黃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蔡氏淵曰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無頃刻而息聖人爲其純陰而或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俞氏琰曰玄者天之色黃者地之色血言玄黃則天地雜類而陰陽無別矣故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陰陽相戰雖至於天地之雜亂然而天地定位於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黃○鄭氏維嶽曰謂之曰戰陰與陽交戰也交戰而獨曰龍戰者是時陰處其盛嫌於无陽也故獨稱龍爲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云耳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爲敵也當其雜也玄黃似乎莫辨而不知卽雜之中玄者是天黃者是地斷斷不可混淆定分原自如此

用六利永貞

本義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是傳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元亨云程傳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坤之所用用此衆爻之六坤是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永長也貞正也言長能貞正也○朱子語類云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是說二用變卦○胡氏炳文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顧氏憲成曰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蓋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貞是以坤承乾蓋乾者

坤之君也○何氏楷曰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貞故言用六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本義初陰後陽故大終程傳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集說荀氏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程氏迥曰貞也集說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朱子語類云陽爲大陰爲小陰皆變爲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俞氏琰曰坤體本小變爲乾則其用大故曰以大終也○陸氏振奇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爲統坤重貞以貞爲安○程氏敬承曰陽之極不爲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固如此

☳震下
☵坎上

序卦傳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雜卦傳 屯見而不失其居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爲雨陽初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若已成澤則爲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雜未亨泰之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義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雲爲雨爲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中穿地始出而未申

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爲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大亨之道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程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集說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問筮曰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何也曰成卦之主皆就於筮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又問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曰然若是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趙氏汝楳曰卦辭總一卦之大義爻辭則探卦辭之所指因六爻之象之義析而明

屯以初九在下能建侯以安民者也

之如吉无不利則亨利之義磐桓班如幾不如舍小正皆勿用有攸往之義初之建侯郎顯卦象利建侯之辭爲初而發餘卦放此　胡氏炳文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艮乾坤交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初以一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利貞爲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蔡氏清曰屯蹇雖俱訓難而義差異困亦不同屯是起脚時之難蹇是中間之難困則終窮而難斯甚矣　又曰利貞勿用有攸往二句一意故彖傳只解利貞　又曰本義所謂以陽下陰及初九之象傳所謂以貴下賤皆是主德言非以位言也故曰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屯　一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集說朱氏震曰震者乾交於坤一索得之剛柔始交也坎險難剛柔始交而難生也　張氏清子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而承上接下之辭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爲屯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本義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集說朱子語類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卽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本義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程傳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也程傳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天造草昧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無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屯　二

集說孔氏穎達曰草謂草創昧謂冥昧言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如在冥昧之時也於此草昧之時王者宜建立諸侯以撫恤萬方之物而不得安居無事　王氏安石曰難生也動乎險中也此雲雷之時也故曰雲雷屯卒至於雷雨之動滿盈然後能免乎險而屯難解大亨貞要屯之終而爲言也　朱子語類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爲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　蔡氏清曰草雜亂則不定矣故下云天下未定昧晦冥則不明矣故下云名分未明名分不獨謂君臣上下如父子夫婦昆弟之類皆是也立君統治者君臣人道之綱也　何氏楷曰震之未動坎氣爲雲雲上雷

下鬱結而未成雨所以爲屯動則雲化爲雨雷上雨下屯之鬱結者變而爲解而未亨者果大亨矣

案本義以動乎險中釋大亨貞雷雨之動以下釋建侯程傳則以動乎險中屬上句總釋卦名而以雷雨之動滿盈一句釋大亨貞今觀屯辭雲雷解辭雷雨則屯之時值未解也夫子欲明元亨之義故變雲雷言雷雨以見屯之必解則觀其動也而屯之元亨可知矣然動者亨之機爾其醞釀絪縕以滿盈其氣又足以見貞固之義程傳說可從

故王氏何氏同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本義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

程傳 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

難經緯編緝之也

集說 李氏舜臣曰坎在震上爲屯以雲方謂營爲也 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爲解以雨澤既沛無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者乃所以散屯而雲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 項氏安世曰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經以象雷之震綸以象雲之合 馮氏椅曰雲雷方作而未有雨有屯結之象君子觀象以治世之屯猶治絲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解其結而使就條理也 吳氏澄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紛亂屯之時必欲解其鬱結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義 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也

程傳 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集說 語類問利建侯曰豕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爲民歸往之象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項氏安世曰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爲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爲地道之爻屯以初九爲主故爻辭全類卦辭其曰磐桓利居貞則勿用有攸往也又曰利建侯無可疑矣 胡氏炳文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爻言磐桓主爲侯者而言宜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緩 蔡氏清曰居貞者以時勢未可進而不遽進也爻之磐桓即卦所謂屯也爻之利居貞即卦辭所謂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利建侯又作象看而占在其中如子克家例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傳 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以陰爲本陰自爲貴乎

集說 王氏弼曰不可以進故磐桓也故雖磐桓

志行正也　楊氏萬里曰磐桓不進豈眞不爲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故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　王氏申子曰初磐桓有待者其志終欲行其正也況當屯之時陰柔者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必從之以爲主而初又能以貴下賤大得民心在上者果能建之以爲侯則屯可濟矣故利　胡氏炳文曰乾坤初爻提出陰陽二字此則以陽爲貴陰爲賤陽爲君陰爲民陰陽之義益嚴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己爲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程傳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回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集說張氏浚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以義如此　也若太公在海濱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是爲女貞　朱子語類云耿氏解女子貞不字作許嫁

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案易言匪寇婚媾者凡三屯二賁四睽上也本義與程傳說不同學者擇而從之可也然賁之爲卦非有屯難睽隔之象則爻義有所難通者詳玩辭意也如邅如乘馬班如與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文體正相似其下文皆接之曰匪寇婚媾然則屯如邅如及賁如皤如皆當讀斷蓋兩爻之自處者如是也乘馬班如及白馬翰如皆當連下匪寇婚媾讀言彼乘馬者非寇乃吾之婚媾也此之乘馬班如謂五賁之白馬翰如謂初言匪寇婚媾不過指明其爲正應而可從耳此卦下雷上雲雷聲盤回故言磐桓邅如者下卦也雲物班布故言班如者上卦也四與上皆言乘馬班如五之爲乘馬班如則於六二言之此亦可備一說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程傳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其患難合也十數之終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而不舍必致羞吝程傳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於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如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集說朱子語類問即鹿无虞曰虞只

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妄行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卽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然難考據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程傳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卽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卽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集說楊氏簡曰夫无虞而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集說卽鹿者心在乎禽爲禽所蔽雖无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窮也○蔡氏淸曰從字重是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徇物也

案象傳有單字成文者如此爻窮也下爻明也是卽起例處餘卦放此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

程傳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其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集說胡氏炳文曰凡爻例上爲往下爲來六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也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

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傳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必待人求於已然後往而應之非君子性脩智明其能與於斯乎○俞氏琰曰彼求而我往則其往也可以爲明矣如不待其招而往則是不知去就之義謂之明可乎○蔣氏悌生曰指從九五凡退下爲來進上爲往案傳義皆謂己求人也胡氏俞氏蔣氏皆作人求己而己往從之於求而往三字語氣亦叶又易例六四應初九從九五皆有吉義故作從初從五俱可通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

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次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免於凶程傳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集說項氏安世曰屯不以九五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集說爲主者建侯以爲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動乎險中故爲濟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五能主事則不屯矣○魏氏了翁曰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還國立君之事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爲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

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趙氏汝楳曰我方在險德澤未加於民下焉羣陰蒙昧未孚唯當寬其政教簡其號令使徐就吾之經理乃可得吉若驟用整齊振刷之術人將駭懼紛散凶孰甚焉故新國用輕典○梁氏寅曰小正者以漸而正之也小正則吉者以在於其位而爲所可爲也大正則凶者以時勢既失而不可以強爲也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可無愼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集說谷氏家杰曰施字當澤字澤屯而不施即未光非謂得施而但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 程傳六以陰柔居屯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程傳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 集說梁氏寅曰屯之極乃亨之時也而上六陰柔無應不離於險是安有亨之時哉坎爲血卦又爲加憂泣血漣如之象也

案卦者時也爻者位也此聖經之明文而歷代諸儒所據以爲說者不可易也然沿襲之久每局於見之拘遂流爲說之誤何則其所目爲時者一時也其所指爲位者一時之位也如屯則定爲多難之世而凡卦之六位皆處於斯世而有事於屯者也夫是以二爲初所阻五爲初所逼遂使一卦六爻止爲一時之用而其說亦多駁雜而不槩於理此談經之敝也蓋易卦之所謂時者人人有之如屯則士有士之屯窮居未達者是也君臣有君臣之屯志未就功未成者是也甚而庶民商賈之賤其不逢年而鈍於市者皆屯也聖人繫辭可以包天下萬世之無窮豈爲一時一事設哉苟達此義則初自爲初之屯德可以有爲而時未至也二自爲二之屯道可以有合而時宜待也五自爲五之屯澤未可以遽施則爲之宜以漸也其餘三爻義皆倣是蓋同在屯卦則皆有屯象異其所處之位則各有處屯之理中間以承乘比應取義者亦虛象爾故二之乘剛但取多難之象初不指初之爲侯也五之屯膏但取未通之象亦不因初之爲侯也今曰二爲初阻五爲初逼則初乃卦之大惸而易爲衰世之書豈聖人意哉六十四卦之理皆當以此例觀之庶乎辭無窒礙而義可得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程傳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漣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集說楊氏簡曰何可長者惟深憫之亦覩其變也變則庶乎通矣

案象傳凡言何可長者皆言宜速反之不可遲緩之意如楊氏之說

䷂ 坎下艮上

程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

序卦傳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雜卦傳 蒙雜而著

蒙以九二六五爲主蓋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應之九二在

則不告利貞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程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程傳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下師也能教人者也六五在上能尊師以教人者也

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難剛中然居陰集說朱子語類云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項氏安世曰待其求而後教之則其心相應而不違致一以導之則其受命也如響胡氏炳文曰有天地卽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俞氏琰曰瀆與少儀毋瀆神之瀆同不告與詩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義同初筮則其志專一故告再三則煩瀆故不告蓋童蒙之求師與人之求神其道一也林氏希元曰童蒙不我求則無好問願學之心安能得其來而使之信我求而誠或未至則無專心致志之勤安能警其惰而使之聽待其我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卽入矣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啓而卽通矣此蒙者所以得亨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程傳山下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程傳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

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筮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　集說朱子語類云蒙以養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會有聖功○胡氏炳文曰程傳云亨道卽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豈無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志未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俞氏琰曰聖者無所不通之謂童蒙之時便當以正道涵養其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古之人舍德之厚比於赤子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時情竇

未開天眞未散粹然一出於正所謂赤子之心是也涵養正性全在童蒙之時若童蒙之時無所養而失其正則他日欲望其作聖不可得矣○林氏希元曰養蒙發蒙原非二事對前日之蒙言則曰養利貞之語實蒙上文如咸恆利貞之例非發蒙之後又別出養蒙之義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程傳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集說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德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王氏宗傳曰不曰山下有水而曰山下出泉云者泉者水之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矣○眞氏德秀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民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徐氏幾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蔡氏清曰果行育德是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則致羞吝矣戒　程傳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占者當如是也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

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矣　集說王氏安石曰不辨之於蚤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不懲之於小則蒙之難極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　王氏宗傳曰所謂刑人者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曉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懼欲有所縱而不敢爲然後漸知善道可得而化之也當是時也夫苟說其桎梏而不豫以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故於發蒙之初用刑人則以爲利用說桎

梏則以爲吝也○胡氏炳文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案二王氏之說則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只是一正一反口氣正如師出以律失律凶之比爾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集說項氏安世曰刑之於小所以脫之於大在其中矣集說此聖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至其極也用師擊之猶爲禦而不寇蓋聖人之於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爲一卦之主也與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程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則如是而吉也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閫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集說楊氏萬里曰五求二二匪求乃人子克治其家也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王氏申子曰包蒙者包衆蒙而爲之主也納婦者受衆陰而爲之歸也此通一卦而言也五尊也父也二卑也子也處卑而任尊者之事子克家之象也此以應五而言也○胡氏炳文曰初爻統說治蒙之理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治蒙只在陽爻而九二爲治蒙之主○梁氏寅曰陽剛明陰柔暗故陰爲蒙者而陽爲發蒙者卦惟二陽而九二以剛居中爲內卦之主與五相應當發蒙之任盡發蒙之道非九二其誰哉二中而不過爲能包蒙言其量之有容也以陽受陰是爲納婦言其志之相得也居下任事爲子能克家言其才之有爲也其占如是吉可知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本義指二五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程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集說王氏弼曰童蒙求於陽

晦求於明。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行在不順。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趙氏汝楳曰。人致蒙者多端。故亨蒙非一術。有不被教育而蒙者。初是也。有不能問學而蒙者。四是也。有性質未開而蒙者。五是也。如三則自我致蒙。聖人戒之曰。勿用取女。或發之。或擊之。教亦多術。勿取非絕之。不屑之教也。○林氏希元曰。六三又別取一義。意因二爻取納婦一事。故發此象。

案金夫本義不黏爻象。程傳以爲九二。然九二發蒙之主。若三能從之。正合象辭童蒙求我之義。不應謂之不順。蓋易例陰爻居下體而有求於上位者。皆凶。王氏之說近是。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本義順當作愼。蓋順愼古字通用。荀子順程傳女之。如邪僻不順。墨作愼。墨且行不愼。於經意尤親切。程傳此其行不可取也。集說熊氏良輔曰。蒙小象凡三順字。只是一般。不必以不順爲不愼。蓋六三所行不順。故勿用取之。

六四。困蒙。吝。

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程傳四以陰柔而蒙閉。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集說王氏弼曰。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故曰吝也。○胡氏炳文曰。初與三比。二之陽。五比上之陽。初三五皆陽位。而三五又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所居皆陰。困於蒙者也。蒙豈有不可救者。不能親師取友。其困而吝也。自取之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本義實。叶韻。去聲。程傳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實。○項氏安世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王氏申子曰。陽實陰虛。獨遠實者。謂於一卦之中。獨不能近陽實之賢。故困於蒙而無由達也。

六五。童蒙。吉。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程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集說陸氏績曰。六五陰爻。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胡氏炳文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於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於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童蒙純一未發。以聽於人。居尊位而能以童蒙自處。其吉可知。○蔡氏清曰。柔中居尊。純一未發。此童蒙字。與卦辭童蒙字小不同。蓋卦辭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蓋有安己之心。而無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無再三之瀆。信乎其吉矣。程傳童取未發而資於人者也。此語最切。○又曰。宋敦文閣直學士李椿有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辭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辭

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爻之通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集說胡氏一桂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程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集說楊氏簡曰。擊其蒙。治之雖甚。不過禦其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擊之至於太甚。而我反失乎道。是擊之者又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吳氏澄曰。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於蒙也。能包之。治之以寬者也。上九剛極不中。其於蒙也。乃擊之。治之以猛者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程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序卦傳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雜卦傳 需不進也。

總論項氏安世曰。六爻之義。初常對上。二常對五。三常對四。觀之則其義易明。初用刑以發之。上必至於用兵以擊之。二為包而接五。則五為童而巽二。三為見二而失身。則四為遠二而失實。大約諸卦多然。終始見於初上。而曲折備於中爻也。○蔡氏清曰。詳觀蒙卦六爻。在蒙者便當求明者。在明者便當發蒙者。而各有其道。然要之不出卦辭數句矣。故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若三四則自暴自棄。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吳氏曰慎曰。治蒙之道。當發之。養之。又當包之。至其極乃擊之。刑與兵所以弼敎。治蒙之道備矣。

䷄ 乾下坎上

程傳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程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

需以九五為主。蓋凡事皆當需。而王道尤當以久而成。彖傳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指五而言之也。

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得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項氏安世曰需非終不進也抱實而遇險有待而後進也凡待者皆以其中有可待之實也我實有之但能少待必有光亨之理若其無之何待之有故曰需有孚光亨光亨者不可以盈必敬慎以終之故曰貞吉信能行此則其待不虛其進不溺故曰利涉大川有孚光亨貞吉者需之道也利涉大川者需之效也○胡氏炳文曰需而無實無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無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林氏希元曰凡人作事皆責成於目前其間多有阻礙而目前不可成者其勢不容於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於中誠不免於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許多暗

昧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遇事勢之未可爲即安於義命從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焉以厚覬望則其待也出於眞實而非虛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無滯礙不亦光明豁達乎然使心安於需而事或未出於正則將來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於正而無行險僥倖之爲則功深而效得特動而事起向者之所需而今皆就緒矣故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本義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王氏申子曰需者坎險在前須而後不困窮矣　集說進也惟剛則內有所主故能需惟健則動不可禦故能濟○蔡氏淸曰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者蓋陰柔不能寧耐乾剛則沈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本義　以卦體及兩程傳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象釋卦辭　程傳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集說谷氏

家杰曰此卦合坎乾成需惟乾易而知險故曰剛健曰正中見有天德者能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本義　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雨事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　程傳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無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胡氏瑗曰飲食者所以養身也宴樂者所以寧神也是亦樂天知命居易俟時耳○朱子語類云需待

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吳氏澄曰宴者身安而他無所營作樂者心愉而他無所謀慮也飲食則素其位而宴樂則不願乎外也○谷氏家杰曰雲上於天而後可以雨君子有爲於前而後可以待治不然不幾於坐廢乎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程傳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難在於坎郊郊者境上之地去水遠也恆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保守其常所以无咎○梁氏寅曰需下三爻以

去險遠近爲吉凶初以陽處下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之象郊荒遠之地也而君子安處焉故云利用恆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怡然若將終身焉集說孫氏覿卿曰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乃能用常也或爲才能所使或爲意氣所動或爲事勢所激雖犯難而不顧耳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有何事更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坎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集說孔氏穎達曰沙是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集說水旁之地去水漸近故難稍近而小有言但履健居中以待要會終得其吉也○胡氏炳文曰初最遠坎利用恆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爲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本義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程傳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集說楊氏簡曰衍在中者言胷中寬衍平夷善處者也初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夫如是終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程傳泥逼於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集說王氏申子曰泥則切近水矣險已近而又以剛用剛而進逼之是招致寇難之至也○龔氏煥曰郊沙泥

之象視坎水遠近而爲言者也易之取象如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本義外謂外卦敬愼不敗發明占程傳三切逼上體之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程傳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愼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集說朱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愼毋失其宜耳集說子語類問敬愼曰敬字大愼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哭跌便是愼愼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項氏安世曰寇雖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之則至我敬愼而無失則雖與之遇亦無敗理○丘氏富國曰坎險在外未嘗逼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

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程傳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集說朱子語類問程傳釋穴物之所安曰穴是陷處坎陷○楊氏啓新曰剛者能需柔亦能需何也剛柔皆有善惡剛之需猶乾之健而知險也柔之需猶坤之簡而知阻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程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集說楊氏簡曰六四入險而傷然不言吉凶至於凶也何也能需而退聽故也易之爲道無所不通雖如四之入險而傷其處之亦有道六與四皆柔故有順聽之象○吳氏澄曰謂六四柔順以聽從於九五也○胡氏炳文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於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程

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集說鄭氏維嶽曰繫辭曰需者飲食之道也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需于酒食以治道言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爲近功者須待之義也○喬氏中和曰九五之貞吉也豈徒以酒食云哉險而不陷中自持也

案需之爲義最廣其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於淺近之功聖學之以寬而居德而不入於正助之弊卦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盡需之道者故象傳特舉此爻以當象辭之義而大象傳又特取此爻爻辭以蔽需義之全蓋繼屯蒙之後既治且教而所謂休養生息使之樂樂而利利漸仁摩義使之世變而風移者其在於需乎觀需之卦而不知此爻之義但以諸爻處險之偏乎一義者樂之則需與蹇困何異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中正而盡其道也集說梁氏寅曰言以中正見其飲宴者非耽樂也○張氏振淵曰內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德惟中正所以需合於貞而得吉中正卽字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處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本義九三與下二陽需極而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程傳需以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爲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爲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無爭奪之意敬之集說胡氏炳文曰入于穴險極而陷之象速則吉也○主召客之辭三人乾三陽之象下三陽非皆與上應也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獨不言需險之極無復有需也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無復能需惟入於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於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無處險之道也○薛氏瑄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谷氏家杰曰三居下卦之終而示之以敬上居上卦之終而又示之以敬則知處需者貴敬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本義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程傳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以陰而在上也不當位謂以陰位言不當位也然能敬愼以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也集說呂氏祖謙曰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愼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犬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是少錯○蔡氏淸曰雖不當位謂其陰居險極正與困上六困於葛藟未當也一般

序卦傳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雜卦傳訟不親也

訟

蔣氏悌生曰需待也以剛健之才遇險陷在前當總論容忍待時用柔而主靜若不度時勢恃剛忿躁而驟進取敗亡必矣初九去險尚遠以用恒免咎九二漸近險象言敬愼不敗六四已傷於險以柔而不競能出自穴上六險陷之極亦以能敬終吉然則需待之時能舍忍守敬皆可以免禍需之時義大矣

坎下乾上

程傳訟序卦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强所以訟也

訟以九五爲主蓋諸爻皆訟蓋也九五則聽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本義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程傳訟之道必必有爭辨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辨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

不利涉集說孔氏穎達曰窒塞也惕懼也凡訟之體不大川也集說可安與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終凶者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故利見大人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利涉大川。胡氏瑗曰夫者由中之信人所以興訟必有由中之信而爲他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興訟然雖已有信實而爲人之窒塞亦須恐懼兢慎而不敢自安則庶幾免於凶禍又中道而止則可以獲吉也大川謂大險大難也凡歷險涉難必須物情相協志氣和同則可得而濟也今訟之時物情違忤而不相得欲濟涉險難必不可得。朱子語類云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爲加憂之象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卦辭如此辭極齊整

者也象傳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亦指五而言之也

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項氏安世曰利見大人或不與之校如直不疑或爲之和解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爲之辨明如仲由皆訟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險之道利在同心此豈相爭之時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集說毛氏璞曰上剛下險以此言之險而健以一人言之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程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室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爲室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爲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

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集說孔氏穎達曰剛來而得中輔嗣必以爲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於下象者則稱來故賁卦云柔來而文剛是離下艮上而稱柔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二也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中故稱來若於爻辭之中亦有從下卦向上卦稱來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下卦三陽然需上六陰爻陽來詣之亦是非類而稱來也○劉氏牧曰剛來謂二也性本剛好勝而訟也來居柔能屈其性也處中位不失中道也○王氏安石曰象言乎其才也訟有孚窒惕中吉此言九二之才也終凶此言上九之才也利見大人言九五之才也不利涉大川言一卦之才也○蔡氏淸曰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已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君子之所樂成者哉謂之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

案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皆虛象也先儒因此而卦變之說紛然然觀泰否卦下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云者文王之辭也果從何卦而往何卦而來乎亦云有其象而已耳故依王孔註疏作虛象者近是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程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集說吳氏澄曰水行而下天行而上其行兩相背戾是違行也○胡氏炳文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林氏希元曰訟不興於訟之日而興於作事之始作事不豫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於其始而謀之看事理有無違礙人情有無違拂終久有無禍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爲則訟端無自起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集說王氏弼曰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爲訟先雖不能不訟而必辨明也○楊氏簡曰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胡氏炳文曰初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小有言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程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卽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旣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旣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集說王氏申子曰止訟於初者上也訟於訟之初卽以訟不可長爲

戒○俞氏琰曰彖傳云訟不可成蓋言訟之通義而不欲其成爻傳云訟不可長蓋言初爲訟端而不欲其長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本義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程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也集說荀氏爽曰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無害也○王氏弼曰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

以免災邑過三百竄而據強災未免也○項氏安世曰一家好訟則百家受害言三百戶无眚見安者之衆也○俞氏琰曰九二以剛居柔故不克訟逋逃也既逋則近已者皆無連坐之患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案三百戶无眚傳義皆用王氏說荀氏項氏俞氏則以爲所居之邑託以安居義亦可從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本義掇自取也程傳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集說項氏安世曰上兩句皆是爻辭下之言易得也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句法○王氏申子曰知義不克歸而逋竄猶可免禍若不知自反則禍患之至如掇拾而取之矣案稱二剛來而得中而爻義乃如此蓋彖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之用以言之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程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常而不出則善也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集說虞氏翻曰道終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胡氏瑗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從王事守其本位本祿而已故獲其吉也○徐

氏幾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無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李氏簡曰或從王事无成者謂從王事而不以成功自居也夫訟生於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訟又起於矜功而伐善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舊德而終又獲吉也○胡氏炳文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毋位過其德食必稱德而食故寧德浮於食毋食浮於德食猶食邑之食九二邑人三百戶食之最約者也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處於分之小僅可无眚三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守其分之常雖厲猶吉○楊氏啓新曰食舊德安其分之所當得是不與人競利也或從王事者分之所不得越是不與人競功也蓋不必訐告訐之風乃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訟也○徐幾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也

案本義是戒人以不可從王事也但此爻與坤三之文大同小異不應其義差殊故諸家之說可以與本義相參而楊氏尤爲明暢也徐氏即以訟不可成爲解亦可備一說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程傳守其素分雖從上之自主事則无成功也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集說喬氏中和曰三食舊德其卒也斯謀斯猷皆我后之德從王事而无成何以訟爲故從上吉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本義卽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程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卽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卽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集說龔氏原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故復而卽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楊氏簡曰九剛四柔有始訟終退之象惟不安於命故以人力爭訟今不訟而卽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程傳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集說丘氏富國曰二沮於勢四屈於理此二之美所以止於无眚而四之貞所以爲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程傳以中正治訟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集說王氏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也○王氏弼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故訟元吉○趙氏汝楳曰大人在上平諸侯萬民之訟至於見遯畔遯路而息爭吉孰大焉○俞氏琰曰九五以剛明之德居尊而又中正冢辭所謂大人是也訟之有理者見之必獲伸矣元吉乃吉之盡善者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程傳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集說楊氏啟新曰盡下而聽不偏因事求情而斷合理此之謂大人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榮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程傳以

序卦傳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雜卦傳師憂

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集說王弼曰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胡氏炳文曰上九以剛極處訟終卦所謂終凶者也故設此以戒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況終必見褫乎個益上九曰莫益之偏辭也集說蔡氏清曰亦不

總論丘氏富國曰九五居尊爲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援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厚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

☷坎下
☵坤上

程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以九二六五爲主蓋九二在下丈人也六五在上能用丈人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程傳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亦必如是也程傳師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集說王氏弼曰興役動衆無功罪也故吉乃无咎○朱子語類云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作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作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程傳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

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程傳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无咎也 集說游氏酢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無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無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胡氏炳文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地中有水水聚於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程傳地中有水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集說陳氏琛曰地中有兵非師之象乎君子觀師之象必容保其民必畜其兵衆焉蓋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必制田里教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爲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於此矣苟平時誨之無其方則緩急誰復爲之用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 程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義及行師之道任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集說王氏弼曰爲師之以律失律則散○程子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胡氏炳文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僥幸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傳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集說蔡氏清曰不曰否臧否臧之爲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程傳師卦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二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它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然師

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闕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行論曾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集說大役重無功則凶故吉乃无咎王三錫命者以其有功故王三加錫命○朱子語類云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胡氏炳文曰卦辭師貞丈人吉无咎爻在師中吉无咎卽卦辭意也中則無過不及所以爲貞在師而中所以爲丈人故師六爻惟九二吉无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集說干寶曰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丘氏富國曰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谷氏家杰曰不曰威而曰懷見王者用師之本心

六三師或輿尸凶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集說王氏申子曰三不中不正以柔居剛覆敗必矣是小人之才弱志剛者而居二之上是二爲主將三躐而尸之也凡任將不專偏裨擅命權不出一者皆輿尸也軍旅何所聽命乎其取敗必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作帥六三居二之上有權不歸一之象凶之道也衆所不一必无成功九二既

六四師左次无咎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程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集說吳氏澄曰按兵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集說吳氏澄曰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程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師之常也楊氏時曰師以右爲主常也左次則失常宜是以左記楊氏時曰師以右爲主常也左次則失常无咎左次矣然四以柔順之資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退而左次未爲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程傳五君位輿師之主也故言輿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故貞凶也往卽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朱子語類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爻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胡氏炳文曰長子卽象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蔣氏悌生曰輿尸程傳訓衆主朱義訓撓敗但訓作衆主則與長子帥師爲反對其義尤切禽在山林固無事於獵取今入於田則害我禾稼敢而執之宜也長子帥師可也又使弟子衆主之是自取凶咎也○蔡氏淸曰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中行是九二居中也使不當謂六三失位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程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尊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趙氏汝楳曰大君六五也周官軍將皆命卿開國者出封爲諸侯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承家者大夫之采邑○又曰知勇之人不能皆全材用於戎行有將帥節制於上未見其害今爲國爲家有民人有社稷則不可屬之小人○胡氏炳文曰初師之始故紀其出師而有律

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師而賞功。六爻中將兵將將代罪賞功靡所不載。末曰小人勿用。則又戒辭也。雖然。亦在於謹其始焉耳。曰丈人。曰長子。用以行師者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於用小人矣。○林氏希元曰。小人立功。不得不一例賞以爵邑。若一例賞以爵邑。又恐播惡於衆。不若於行師之初不用之爲愈也。故象傳謂其必亂邦。象辭於師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辭。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師之始既言之。師之終而復言正戒人當謹於其始也。

案小人勿用。非既用而不封。亦非既封而不用。乃是從初不用。所謂丈人吉弟子凶者。自其出師之始而已然也。胡氏林氏之說。皆合卦意。但此處小人勿用。小人二字。又似所包者廣。蓋非專論在師立功之人。乃是謂亂定之後建官惟賢。不可復用小人。恐爲他日之亂本爾。如解卦難既平矣。必曰小人退。既濟卦三年克之矣。又必曰小人勿用。皆此意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本義　聖人之程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戒深矣。

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集說楊氏簡曰師之終功人特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成大君有命所以賞功也。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開國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於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爲將帥。幸而成功。則難於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可。○胡氏炳文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懷邦亂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邵氏寶曰。弟子輿尸。戒於師始。小人勿用。戒於師終。始無弟子。則終無小人。即使有之。或賞而不封。或封而不任。不任亦不用也。

序卦傳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雜卦傳　比樂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本義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六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

程傳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寧。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

比以九五爲主　蓋卦惟一陽居尊位。上下所比附者也。

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集說郭氏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得臣位者爲師馮氏椅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卦義各有在也胡氏一桂曰六十四卦惟蒙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貴原者蓋發蒙之道當視其初筮之專誠顯比之道當致其原筮而謹審所以不同也胡氏炳文曰原筮本義讀如原蠶原廟原田之原義皆訓再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也无咎所比者之占凶比人者之占分言也蒙比卦辭特發兩筮字以示占者之通例筮得蒙卦辭蒙求亨者與亨蒙者皆可用筮得此卦辭爲人所比與求比者皆可用顧其所處所存者何如耳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

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

彖曰比吉也

本義此三字疑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

本義此以卦體釋卦名義程傳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集說孔氏曰比吉也者言相親比而得吉也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下順從者謂衆陰順從九五也朱子語類云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楊氏啓新曰下順從以卦體言實則兼上下衆陰不曰上下而曰下者以九五爲主也至不寧方來則曰上下應前是尊上之辭後是卑衆之辭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本義亦以卦體釋卦辭剛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象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

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元集說胡氏炳文曰凡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本義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閒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閒者也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程傳夫物相親比而无閒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比人程傳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

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集說張氏浚曰水行地上小大建萬國以下比其民親諸侯以上比其君若身使臂使指小大相維順以聽命制得其道也○朱子語類云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比天下之道○馮氏當可曰地上之水異源同流畎澮相比以比於川九川相比以比於海如萬國諸侯大小相比而方伯連帥率之以比於天子也○胡氏炳文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民自相合而無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集說鄭氏汝諧曰五爲比之主初最遠而非其應何以有吉義蓋爲生於應物之先而誠出於志之未變故以信求比何咎之有盈充也缶素器也居下而位卑擴吾之信以充之雖遠而非其應終必應而有它吉矣有它吉者非期於必得而得之也○胡氏炳文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它吉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它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它彼則戒其有它何之心此則許其有它至之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程傳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集說蔣氏悌生曰爻辭有孚凡兩更端及盈缶等語也象傳皆畧之直舉初六爲言可見比之要道在乎始先此義與卦辭後夫凶之意相發明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程傳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集說梁氏寅曰二與五爲比由內而比外者也自失也凡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爲之戒者此曰貞吉爻之本善也言自內比外而得其正是以吉也○谷氏家杰曰自內之所有者以比之達不變塞也即此是正故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本義得正則不程傳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矣　程傳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集說朱氏震曰六二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柔也恐其自失也二處乎內待上之求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曰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程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集說王氏弼曰四自外比二爲五應皆非己親故曰比之匪人○朱子語類云初應四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趙氏彥肅曰初比於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無是三者之義將不能比五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程傳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集說下卦爲內而二體亦各有內外四與五同體而言外比者亦所以比五也○李氏過曰二與四皆比於五二應五在卦之內故言比之自內四承五在卦之外故言外比之外內雖異而得其所比其義一也故皆言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己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則吉也程傳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罔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集說朱子語類問伊川解顯比王用

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警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旆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警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又云邑人不誡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胡氏炳文曰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為陰所比也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梁氏寅曰九五陽剛中正為比之主陽剛則明而不暗中正則公而不私此其所以為顯比也以象言之如田狩而用三驅失前禽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此上之比下也固顯比也比下既得其道則雖私屬亦喻上意而不待告誡此下之比上也亦顯比也上下

之相比同一顯明之道又安有不吉乎○林氏希元曰顯與隱對光明正大而無隱伏回曲闇昧褊窄者顯也隱伏回曲闇昧褊窄而不光明正大者隱也王者以父母天下為職生養教誨但知吾分所當為盡其道而為之至於民之感恩與否則聽其在彼初不屑屑焉暴其私恩小惠違道干譽以求百姓之我親此其施為舉措何等光明正大而豈有隱伏回曲闇昧褊窄之病故謂之顯比譬如王者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禽獸向我而入者取之背我而前去者則失之初不求於必得至於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焉夫王用三驅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誡者王化之行凡此皆吉之道也王者能如九五之顯比則亦王道得而王化行矣○陸氏振奇曰三驅失禽置失得於勿恤者狀治平之王心邑人不誡泯知識於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案本義解邑人不誡謂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似以為求所失之前禽也然語類只作有聞無聲之意尤為精切

蓋言王者田獵而近郊之處略不驚擾耳本義係朱子未脩改之書故其後來講論每有不同者皆此類也大抵爻意是以田獵喻王者睟睟之氣象前禽失而不追邑人居而不誡遠去者若不知有王者之親乃所以為親之至也近附者若不知有王者之尊乃所以為尊之至也顯比之世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所謂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者又如此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中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誡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集說富國曰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胡氏炳文曰師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程傳六居上比之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集說

序卦傳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雜卦傳 小畜寡也

王氏弼曰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爲時所棄宜其凶也○王氏申子曰五以一陽居尊四陰比之於下故象傳曰下順從也而上六孤立於外而不從豈非後夫之象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本義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程傳** 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集說** 楊氏簡曰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於其初及終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則有終無始何以能終故曰无所終也○蔣氏悌生曰即卦辭後夫凶之義

䷈ 乾下巽上

程傳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惟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柔巽之道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本義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

小畜以六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蓋六四以一陰畜陽故彖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五與之合志以成其

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程傳** 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集說** 胡氏瑗曰陰陽交則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而陰氣不能固敝則不雨若陰氣雖能固敝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猶若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蒸而爲水也自我西郊是雲氣起於西郊之陰位必不能爲雨也○程子語錄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

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張氏浚曰臣之誠意雖通於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曰密雲不雨西郊陰位自我西郊言陽氣未應也○朱子語類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爲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丘氏富國曰乾本在上之物今在巽下則爲柔所畜故曰小畜但六四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其志而不能固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則止止極則行故小畜亦有亨義密雲陰氣也自二至四互兌屬西方故曰西郊四以柔居柔故有此象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也小畜以柔爲主不能固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林氏希元曰小畜有二義一是以小畜大一是所畜者小亦惟以小畜大故所畜者

畜故彖傳曰剛中而志行

小其歸一而已矣問天氣屬陽地氣屬陰今以陰畜陽反以天氣爲陰地氣爲陽何也曰以兩儀之分言則位乎下而氣上騰者爲陰位乎上而氣下降者爲陽自四象之交言則陰之騰上者又爲陽陽之下降者又爲陰此蒙引之說也可以發朱子之所未發

案此卦須明取象之意則卦義自明象言密雲不雨者地氣上騰而天氣未應以其雲之來自我西郊陰倡而陽未和故也蓋以上下之陰陽言之則地氣陰也天氣陽也以四方之陰陽言之則西方陰也東方陽也陰感而陽未應乃卦所以爲小畜之義象傳尚往謂陰氣上升施未行謂陰氣未能成雨而降也以人事擬之則是臣子志存國家未能得君父和合之象諸家或以地氣上升者爲陽天氣下應者爲陰故於象傳尚往亦屬陽說惟張氏以爲天氣未應者於卦義極相合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四上下謂五陽程傳言成卦之義也以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象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集說胡氏瑗曰小畜卦有二義六四以一陰得位體無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五陽皆應之是小者能畜矣三陽在下而並進四以一陰獨當其路是小有所畜也此二義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也內健而外巽健陽倘可亨也程傳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程傳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其氣猶上進也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集說王氏逢曰四以陰盛有密雲之雲不能成雨也西郊陰地臣之類也○楊氏時曰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四以陰居陰柔得位也爲一卦之主而上下應之以陰畜陽也陽大而陰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而進一陰體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程傳乾之剛健

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項氏安世曰陰陽之理畜極則亨畜之小者雖未遽亨及其成也終有亨理以六爻言之一柔得位五陽應之能係其情未能全制之也故爲小畜以二卦言之健而能巽不激不亢其勢必通二五皆剛中同心同德其志必行故有亨理凡陰閉之極則陽氣蒸而成雨密雲不雨者陰方上往未至於極也自我西郊者方起於此未至於彼也此皆言所畜之小然謂之尚往則非不往謂之未行則非不行亨固在其中矣此於人事爲以臣畜君終當感悟之象○蔡氏清曰本義其氣猶上進也當以既雨既處來照看此句全就雲雨說不然用不得氣字

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攙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集說一過草木皆爲屈橈過後則旋復其舊是能畜而不能久也有氣而無質故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無咎而吉也程傳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文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集說王氏申子曰復反也初以陽剛居健體志欲上行而爲四得時得位者所畜故復然初剛而得正雖爲所畜而復如自守以正不爲所畜者故曰復自道言雖爲彼所畜而吾實自復於道也○龔氏煥曰復自道此復字與无往不復不遠復之義同謂復於在下之位而不進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位居最下爲陰所畜知幾不進而自復其道焉何咎之有九二牽復亦謂與初九牽連而內復也易及諸經無有以復爲上進者○俞氏琰曰復謂返於本位也以初九之剛往應六四之柔而受其制豈不失其道而有咎今也返而以正道自守故能轉咎而爲吉○何氏楷曰天地閉氣化人事皆有陰畜陽之時陽既爲陰所畜便不宜過剛躁動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於下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以无咎爲吉也

案傳義皆以復爲上進沿王弼舊說也以大畜初二爻比例觀之則王氏龔氏諸說爲長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傳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爲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集說張氏浚曰能反身以歸道其行已必不悖於理是能自畜者也故曰其義吉

九二牽復吉。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程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牽誠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集說王氏申子曰二所乘之初爲陰所畜亦既復矣所承說之三又爲陰所畜說輻而不進矣二以陽處陰居下得中上又無應故不待畜即與同類牽連而復是不自失其中者也自能審進退而不失其中故吉○何氏楷曰與初相牽連而復居於下故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亦者承上爻義程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

故雖强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又集說楊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衆復發明其在中之美集說程氏萬里曰初安於復故爲自復二勉於復故爲牽復能勉於復故亦許其不自失○俞氏琰曰往而不復則不能不自失既復矣則亦不自失也云亦者承上爻之義以初九之不失而亦不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程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驅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集說項氏安世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桜輻車輹也說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無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胡氏炳文曰大畜九二輿說輹輹與輻或據左氏傳註以爲通用何也曰說文輹車下橫木非輻也大畜九二說輹剛而得中自止而不進也小畜九三說輻剛而不中止於陰而不得進也說輹可復進說輻則不可以行矣案九三比近六四故有夫妻之象過剛不能自制其動雖有六四比近畜之不能止也進不利於行故曰輿說輻退不安其室故曰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程子曰說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也三自爲也程傳夫妻反目三自爲也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故致反目也集說項氏安世曰下卦三陽皆爲巽所畜者也初九止之於初不施畜止而自復於道無過可補此畜之最美者也九二已動而後牽之牽而後復畜而後止已用力矣以其在中而未遠故亦不至於失道亦之爲言猶可之辭也九三剛已過中而後畜之四當其上其勢必至於相拂如人已升輿輻說係而止之夫不行正妻反目而爭之故曰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處中異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程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有其德則无咎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於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集說項氏安世曰以陰畜陽以小包大能無憂乎獨特與五有孚故能離其血惕去而出之以免於咎臣之畜君必信而後濟非與上合志不可爲也案此爻程傳之說獨明蓋惟此爻與彖意合者以其爲卦之主故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傳 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集說 郭氏忠孝曰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惟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王氏宗傳曰但云惕出則血去可知蓋謂恐懼猶免則傷害斯遠矣舉輕以見重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本義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程傳 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攣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集說 朱子語類云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案此爻之義從來未明今以卦意推之則六四者近君之位也所謂小畜者也九五者君位也能畜其德以受臣下之畜者也四曰有孚是積誠以格其君五亦曰有孚是推誠以待其下上下相孚而後畜道成矣故四曰上合志者指五也五曰以其鄰者指四也四與五相近故曰鄰又鄰卽臣也書曰臣哉鄰哉是也富者積誠之滿也積誠之滿至於能用其鄰則其鄰亦以誠應之矣故象傳曰不獨富也以誠感誠之謂也大抵上下之閒不實心則不能相交故曰富以其鄰不虛心則亦不能以相交故曰不富以其鄰所取象者本於陽實陰虛而其義一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程傳 有孚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惟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本義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 程傳 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集說 楊氏時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雨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陰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爲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爲正則厲矣月邇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此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小畜以陰畜陽爲主其極必疑陽故戒之如此○項氏安世曰上九居畜之極畜道已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

尚往者今既處矣彖之所謂亨於是見之載者積也畜至於上其德積而成載則所畜大矣然以小畜大非可常之事也婦道貞此而不變則爲危君子過此而復行則爲凶蓋月望則昃陰極則消自然之理也○王氏應麟曰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疑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

案此爻亦以畜道既成言之耳楊氏說最完善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程傳 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集說 楊氏簡曰既畜而通矣而既又往致其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順也坤上六曰陰疑於陽亦此也凶道也

繫辭下傳 履德之基也 履和而至 履以和行

序卦傳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雜卦傳 履不處也

䷉ 兌下乾上

程傳 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履以六三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蓋六三以一柔履衆剛之間多危多懼卦之所以名履也居尊位尤當常以危懼存心故九五之辭曰貞厲而彖傳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程傳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其咥齧所以能亨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後處○李氏簡曰履禮也行之以和故能進退履衆剛而不見傷禮之用和爲貴其是之謂乎○胡氏炳文曰程傳訓履爲踐爲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於尾字爲切諸家多以兌爲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爲虎本夫子象傳意也不咥人亨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梁氏寅曰履者踐履也人之於禮亦踐行其天理者故履爲禮也夫虎剛猛之獸乾三陽虎之象也上爲虎之首則四爲虎之尾兌履乾之後履虎尾之象也虎咥人者也然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卑遜何往而不亨乎然和非阿容也說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傳曰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蔡氏清曰八卦惟兌爲至弱惟乾爲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於至健者之後自是危機故獨以履名卦而象傳復取其德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本義 以二體釋卦名義

集說 王氏申子曰履以六三成卦三之象下迫於二陽之進上躡乎三陽之剛○胡氏炳文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案王氏胡氏二說不同然當兼用其義乃備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以卦德程傳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釋彖辭程傳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說集說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游氏酢曰卦以一柔進退履眾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無處矣○項氏安世曰以兌說而應乎乾則所行無忤履雖危而不傷莊周曰虎媚養己者順也惟柔順而說則履虎尾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胡氏炳文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此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爲主而眾爻應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程傳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無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夫履是也集說張氏浚曰九五履乾正位光明德盛而輝光也集說曰剛中正剛健不息體大中至正之道以君臨天下履帝位而不疚也君臨天下者其可危爲大蓋人君以一身撫馭海內使所履一不正而蹈於非禮則政令紀綱弛於上讒賊寇攘起於下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是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本義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上至於公卿曰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曰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集說類問履如何都作禮字說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王氏應麟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何氏楷曰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

初九素履往无咎。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程傳履不處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程傳履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集說故氏炳文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案本義與蔡氏皆曰居履之初不爲物遷蔡氏則曰素者無文之謂蓋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爲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其卽素履往无咎與。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賁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

其素集說李氏心傳曰素履往即中庸所謂素位而行也集說程氏大昌曰素履者也獨行願即中庸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集說梁氏寅曰行於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嶮九二以剛居中是履道而得其平坦者也持身如是不輕自售故爲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集說谷氏家杰曰初之素而曰行願二之坦而曰不亂可見其身之履皆由於志之定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程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

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集說耿氏南仲曰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初九不中則爲跛九二不正則爲眇履六三不中又不正故跛眇兼焉歸妹履皆兌下也○王氏申子曰三以陰居陽以柔履剛謂其明耶則衆陽而獨陰謂其不明耶則又居於陽眇能視之象也謂其能行耶則衆剛而獨柔謂其不能行耶則又履乎剛跛能履之象也是體暗而用明才弱而志剛者也而又不中不正故不自度量而一於進敢於蹈危而取禍如履虎尾而受咥人之凶也若不顧強弱勇猛直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爲于大君之事則可然象亦主三而言曰不咥人亨此曰咥人凶何也蓋象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與位而言所以不同○吳氏澄曰象通指一卦而言則上九虎之首也虎口實而合有不咥之象此專據一爻而言則三爲兌之上畫也兌口虛而闕故有咥人之象○胡氏炳文曰凡卦辭以爻爲主則爻辭與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曰咥人是也卦書不咥人兌三爻說體自與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

案武人爲于大君王氏之說得之蓋三非大君之位且爲于兩字語氣亦不順也王氏冕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即此句之意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程傳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 集說王氏申子曰三質暗才弱本不足以有爲以也 當履之時一陰爲主適與時遇是以不顧其位不當勇於行而履危蹈禍斯道也唯武人用之以爲王事一於進以行其志之剛則可故文辭於咥人凶後言之用各有當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程傳九四陽剛而乾體雖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集說王氏弼曰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集說王氏弼曰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王氏宗傳曰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愬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無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終吉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朱子語類云履三爻正是踐他虎尾處四上踐五亦爲虎尾之象○胡氏炳文曰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以剛居柔所以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正而危爲戒深矣程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集說項氏安世曰六三於彖辭爲亨者以下卦言之有和說之德也於本文爲凶者資本陰柔履位不正宜其凶也九五於彖辭爲不疚者以上卦言之有剛健中正之德也於本文爲厲者以剛行剛志在夬決其理雖正其事則危也凡彖多言卦德凡文多論文位○王氏申子曰履之卦義履剛也履剛之道尚柔不尚剛也五雖中正以履帝位然以剛居剛是一於尚剛者也夬履謂決於行也一於任剛決行而不顧則於中正之道豈能无咎乎若貞固守此危道也故曰貞厲

案凡象傳中所贊美則其爻辭無凶厲者何獨此爻不然蓋履道貴柔九五以剛居剛是決於履也然以其有中正之德故能常存危厲之心則雖決於履而動可無過舉矣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其所以履帝位而不疚也與凡易中貞厲有厲有以常存危懼之心爲義者如噬嗑之貞厲无咎夬之其危乃光是也然則此之貞厲皆從此例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本義傷於剛決

程傳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程傳上處履之終於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集說王氏弼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梁氏寅曰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觀之於始則誠僞未可見惟觀之於終然後見也故視其所履以考其善若周旋无虧則其吉大矣是又也豈非動容周旋中禮而爲盛德之至與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程傳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集說林氏希元曰在上履之終也言於履之終而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解元吉

總論項氏安世曰一陰一陽之卦在下者爲復姤在上者爲夬剝其義主於消長也在二五者陽在二爲師之將在五爲比之主陰在二爲同人之君子在五爲大有之君子其義主於得位也在三四者陽在三則以剛行柔爲勞謙在四則以剛制柔爲由豫陰在三則以柔行剛爲履在四則以柔制剛爲小畜其義主於用事也大抵用事之爻在下者爲行己之事在上者爲制人之事○又曰履之六爻皆以履柔爲吉故九二爲坦坦九四爲愬愬終吉上九爲其旋元吉皆履柔也六三卦辭本善終以履剛爲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僅能无咎五不免於厲皆履剛也是故初則懼其失初心之正而敕之以保其素五則懼其恃勢位之正而敕之以謹其決蓋剛者喜動而好決任剛而行者後多可悔之事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二

䷊坤上乾下

序卦傳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雜卦傳否泰反其類也

程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陰氣上交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汙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概故言吉亨則泰之可包矣劉牧曰往來者以內外卦言之由內而之外爲往由外而復內爲來蔡淸曰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就造化之本不可相無上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通則決然內陽而外陰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程傳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所以得名爲泰者由天地氣交而生萬物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也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就卦文釋小往大來吉亨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更就人事之中釋小往大來吉亨也○項氏安世曰泰否象皆具三義第一段以重卦上下爲義於陰陽二氣無所抑揚但貴其交而已第二段以卦體內外爲義雖在內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內輕外

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程傳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所以得名爲泰者由天地氣交而生萬物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也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就卦文釋小往大來吉亨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更就人事之中釋小往大來吉亨也○項氏安世曰泰否象皆具三義第一段以重卦上下爲義於陰陽二氣無所抑揚但貴其交而已第二段以卦體內外爲義雖在內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內輕外

則已於陰陽有所抑揚矣第三段以六爻消長爲義至此則全是好陽而惡陰以陽長陰消爲福則不止於抑揚而已否象依此推之大抵諸卦皆然如小畜之象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是統論六爻五陽一陰也健而巽却以兩卦言之剛中而志行又以九二九五兩爻言之故象之義無所不備不可以一說通也○丘氏富國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王氏應麟曰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皐伊而不仁者遠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喬氏中和曰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必欲絕而去之有是哉善養身者化痰邪爲氣血善治國者化盜賊爲良民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本義 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程傳 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裁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裁成是截作段子輔相是佐助他天地之化他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作

春夏秋冬四時○蔡氏淵曰氣化流行他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遶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王氏申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所以爲泰人君象之裁成其道輔相其宜此天地之間所以無一物之不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本義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 程傳 初以陽交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放此 程傳 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

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集說 劉氏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朱子語類云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洞林亦如此作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林氏希元曰程傳曰茹根之相牽者以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推之乃別茅之根非本茅之根也蓋一陽進而二陽與之相連猶一茅拔而別茅之根與之相連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傳 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集說 楊氏萬里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本義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程傳 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

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含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包含寬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以含容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集說胡氏炳文曰若有包容而無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龔氏煥曰初九以其彙九二則欲其朋亡何也初九在下之賢則欲其引類而進九二大臣所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者故欲亡其朋類惟亡其朋類則能用天下之賢若獨私其朋則天下之賢有不得進用者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案此爻以夫子象傳觀之須以包荒兩字爲主蓋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矣然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於中道曾論所謂寬信敏公者意蓋相似也四者以寬爲本故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案傳只舉包荒非省文以包下蓋包荒是治道之本然包荒而得合乎中道者以其正大光明明闇無私是以有馮河之決有不遐遺之照有朋亡之公以與包荒相濟而中道無不合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本義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往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難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集說項氏安世曰无平不陂爲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爲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撫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然後彼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徐氏直方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

則無怠之可乘貞則無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爲無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

案天地際只是言乾坤交接之際也自卦言之外卦爲陰往自爻言之外卦又爲陰來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程傳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集說沈氏該曰四處上體在近君之位三陽既進樂與賢者共之志同願得是以不富以鄰不戒而孚也○趙氏彥肅曰從六五下賢其心休休焉者也○李氏簡曰陰氣上升陽氣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則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乎下四當二卦之交故發此義○俞氏琰曰翩翩降以相從之貌易以陰虛爲不富六四陰爻故曰不富○何氏楷曰此正陰陽交泰之爻也翩翩羣飛而下貌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鄰指五上四能挾其並居之鄰相從而下者以三陰皆欲求陽故不待教戒而能以之下孚乎陽也

案傳義皆以此爻爲小人復來然以彖傳上下交而其志同觀之則四五正當君相之位下交之主兩爻象傳所謂中心願也中以行願也則正所謂志同者也爻辭不富與謙六五同皆言其謙虛而不自滿足爾沈氏趙氏以下諸說義皆可從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

程傳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集說李氏簡曰爻言不富象言失實是皆不以富貴也

騭人而有虛中無我之意也鄰類也謂五與上也故四五皆稱行願在下卦之初則明以彙交於上在上卦之初則明以鄰交於下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俞氏琰曰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爲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也願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蓋出其本心故曰中心願也○何氏楷曰失實即不富之謂不富而其鄰從之者以三爻皆不富而欲資於陽故也不待期約而相孚各出於其中心之所願欲也○王弼以陰居上爲失實而傳義從之考易中皆以陰陽分虛實不因乎上下也故凡陽爻爲實爲富陰爻爲

虛爲不富則失實之爲解不富明矣失實猶言實若虛也四五皆虛中以下交其視勢位與才德皆若無有然者大學所謂無他技孟子所謂忘勢是也李氏俞氏何氏之說蓋合經指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本義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程傳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

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集說項氏安世曰帝女下嫁之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集說禮至湯而備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下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湯稱天乙或者亦稱帝乙乎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傳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集說王氏宗傳曰中以行願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程傳掘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集說朱子語類問泰卦命爲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集說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

守之道可也案貞者常也爻義言當此之時只可告邑未可用師若守常而用師則吝非以告邑爲可吝也總論劉氏定之曰泰取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義重初與四相交泰之始也故初言以其彙如茅之連茹四言以其鄰如鳥之連翩二與五相交泰之中也故五言人君降其尊貴以任夫臣二言大臣盡其職任以荅夫君三與上相交泰之終也故三言平變而爲陂上言城復于隍蓋君子進而小人退所以致泰也君委任而臣效忠所以致泰也抑天運之循環泰極而否有必然者而保泰之意隱然有不容不恐懼焉則平陂城隍其旨嚴哉○吳氏曰愼曰初四以氣類言二體之始也三上以時運言二體之終也二五以主泰言二體之中也

序卦傳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雜卦傳 否泰反其類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程傳 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乾上坤下

程傳 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本義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程傳 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為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崔氏憬曰。否不通也。於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呂氏大臨曰。否閉塞而不交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言否閉之世。非其人者。惡直醜正。不利乎君子之守正。○王氏宗傳曰。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與

否以六二九五為主。蓋否者上下不交。六二否亨。儉德辟難者也。九五休否。變否為泰者也。然則六二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

君子如枘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無也。今也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故也。蓋小人之心。同乎已者則利之。異乎已者則不利也。夫惟彼已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喬氏中和曰。君子以正自居。隱見隨時。無入而不自得。何不利之有。亦小人不利於君子之貞耳。於是而君子往。小人來。而天地否矣。由否而之泰焉。天也。由泰而之否焉。人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程傳 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集說 胡氏瑗曰。內柔而外剛者。小人之體也。語曰。色厲而內荏。外有嚴厲之色。內有柔在之心。此所以反君子之道也。○李氏過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吳氏綺曰。六十四卦。獨乾坤泰否四卦言陰陽。乾坤陰陽也。惟泰否二卦。內外皆得乾坤之全體。故亦以陰陽言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

祿。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不得以祿位榮之。程傳天地不相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辟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

集說王氏弼曰。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拔茅茹以類貞而不諂則吉亨。○胡氏瑗曰。否之初。是小人道長。君子不可用之時也。時既不可用。則必引類而退守以正道。不可求進。然後得其吉而獲亨也。○王氏宗傳曰。否之初六。雖有其應。然當此之時。上下隔絕而不通。故初六無上應之義。惟其以彙守吾正而已。吉亨。泰之時爲然也。初六以其類貞而亦吉且亨者。謂身以伸道。故無往而不吉。亦無往而不亨也。吉謂免禍亨。謂伸道也。○王氏應麟曰。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爲。否之貞吉。潔其身以有待。案聖人雖許小人改過。恐無繫以吉亨之辭之理。程傳及諸家作君子守道者近是。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本義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程傳文以六自守於下。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程傳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集說王氏弼曰。志在於君。故不苟進。○胡氏瑗曰。君子之志。未嘗不在致君澤民也。雖當此否塞之時。引退守正。不苟務其進。俟時而後動者。亦志在致君澤民而已。○郭氏雍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卦象以內爲小人。而文以初爲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無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祿之徒。聖人無取焉。○王氏宗傳曰。時方否塞。故以彙守正於下。若反否而爲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彙征矣。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初六之象曰。志在君。以言行止雖繫於時。而君子之志於君。亦無往而不在也。案此爻本義主小人說。故欲其以愛君爲念。然卦象雖分別大小。而爻辭則皆繫以君子之義。朱子嘗答陳亮書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道義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亦所以報不報之恩。豈必進爲而攄世哉。正此象傳之意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程傳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

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已屈道。承順於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集說楊氏簡曰。小人者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露。承而不敢拂。故吉。若夫大人則否而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本義。言不亂於小人之羣。程傳。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二當上下不交之時。五雖正應。無由而通。包承小人之常態也。乃若大人則不以非道求合。身雖否而道亨。又豈務爲包承之事。以雜亂於羣流之中而不自知耶。

六三。包羞。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程傳。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爲。集說游氏酢曰。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當至可羞恥也。集說否之世而不去。忍恥冒處。故謂之包羞。○郭氏雍曰。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與。○楊氏簡曰。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舍正從邪。有愧於中。故曰包羞。是謂君子中之小人。自古此類良多。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程傳。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集說王氏申曰。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程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集說項氏安世曰。泰九三於无咎之下言有孚。否九四於无咎之下言疇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泰之三。知其將變。能修人事以勝之。使在我者无可咎之事。然後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无可咎之事。則不獨爲一已之利。又足爲衆賢之祉也。是二者苟有咎焉。其禍可勝言哉。○又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胡氏炳文曰。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爲否易。故於內卦卽言之。否變爲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傳。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行其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繫辭下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集說朱子語類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傳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本義否者也其占爲先否後喜程傳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集說孔氏穎達曰處否之極否道已終能傾毀其否故曰傾否也否道未傾之時是先否已傾之後其事得通故曰後有喜也○王氏宗傳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胡氏炳文曰以陰柔處泰之終故不能保泰而泰復爲否以陽剛處否之終故幸能傾否而否復爲泰否泰反復天乎人也○何氏楷曰先否後喜即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意正與其亡其亡之君心相似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程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集說何氏楷曰則字要歸到之上六則不能變也人事謂否極則當思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責成於人之意

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雜卦傳同人親也

☰乾下 ☲離上

程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

相大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又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彼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程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程傳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

五爲主二應之

同人以六二九五與之

蓋六二以一陰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應故彖傳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於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集說孔氏穎達曰同人謂和同於人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無所不同用心無私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辟故利君子貞也○胡氏炳文曰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與人大同亨道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集說項氏安世曰同人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一柔爲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之以柔爲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爲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焉此乾之所以爲大與案傳義皆以乾爲專指九五然若專指二五之應恐不得謂之同人于野矣蓋乾者陽爻之通稱一陰虛中與五陽相應此卦所以爲同人也不言上下應者蓋陰陽居上體而爲卦主則可言上下應如此如小畜如大有

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蔡氏清曰大人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若我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則彼之悖矣吾何計哉然同我者已億萬而不同者僅一二亦不害其爲大同也○林氏希元曰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同人于野則物無不應人無不助而事無不濟故亨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必所同者合於君子之正道乃爲于野而亨且利涉使不以正雖所同滿天下竟是私情之合不足謂之于野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謂六二乾謂九五　程傳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

同人曰

本義衍程傳此三字　集說孔氏穎達曰稱同人文程氏夏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

是也若在下體則但言應而已蒙師履及此卦是也

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案上專以乾行釋于野涉川者但取剛健無私之義也下釋利貞則兼取明健中正之義蓋健德但主於無私而已必也有文明在於先而所知無不明有中正在於後而所與無不當然後可以盡無私之義而爲君子之貞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程傳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雜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

失其方也集說虞氏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和而不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九居同人之外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集說王氏弼曰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者也無應於上心無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王氏應麟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胡氏炳文曰同人與隨皆易源於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傳出門同人於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集說林氏希元曰出門同人是解同人于門明于咎之集說出門爲出門也言出門外去同人無私繫而能同人者也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又誰得而咎之○何氏楷曰同人于門傳以出門同人釋之加一出字而意愈明

六二同人于宗吝

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二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

爲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爲私也集說馮氏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蔡氏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吝者蓋卦是就其全體上取其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矣曰于宗吝以見其利于野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程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吝也集說姜氏寶曰必出門然後无咎若于宗則門內之人而已此所以吝也案凡易例九五六二雖正應然於六二每有戒辭比之自失萃之志未變是也在同人之卦其應尤專故曰吝道言若同於情之專而不同於理之正則其道可吝亦因占設戒之辭爾非與卦義異也但在卦則通言應

衆陽而不專指九五之應在爻則偏言與五位相應而因以發大公之義各不相悖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二以陽居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强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特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決朱子語類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至凶也集說只是伏於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胡氏炳文曰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本義言不程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不能行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案敵者應也若艮言敵應中字言得敵皆謂應爻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吉程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是能改過而得吉也程傳亦與五爲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集說朱子語類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返底道理蟠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項氏安世曰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弗克攻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

案卦名同人而三四兩爻所以有乖爭之象者蓋人情同極必異異極乃復於同正如治極則亂亂極乃復於治此人事分合之端易道循環之理也卦之內體自同而異故于門于宗同也至三而有伏戎之象則不勝其異矣外體自異而同故乘墉而弗克攻大師而克相遇漸反其異也至上而有于郊之象則復歸於同矣三四兩爻正當同而異異而同之際故聖人因其爻位爻德以取象三之所謂敵剛者敵上也四之所謂乘墉者攻初也蓋既非應則不同不同則有相敵之象矣以爲爭六二之應而應與九五相敵相攻卦意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程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閒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强程傳九五同於二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程傳而爲三四二

繫辭上傳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强也九五君位而文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曖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曖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集說楊氏萬里曰師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小○胡氏炳文曰同人九五剛中正而有應故先號咷而

後笑旅上九剛不中正而無應故先笑後號咷○吳氏曰愼曰案程傳論九五非人君大同之道本義不用此意何也蓋六二爲同人之主著于宗之吝所以明大同之道也至五則取其中正而應故未合而號咷既遇而笑樂非以其私也故象傳明其中直象傳與其中正而應本義謂其義理所同豈得以私曖病之哉案居尊位而欲下交居下位而欲獲上其中必多忌害閒隔之者故此爻之號咷鼎九二之我仇有疾亦論其理如此蒙說易者必欲求其爻以實之則鑿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直謂理直故不勝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集說董氏銖曰雖大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强也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强至用大師然

遇亦以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閒之故也案易凡言號者皆寫心抒誠之謂故曰中直言至誠積於中也當同人之時二五正應必以相克而後相遇者因外卦以反異歸同取象無他旁取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程傳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集說楊氏時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於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言之則于野無曖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無應不同乎人人

亦無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蔡氏淵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在卦上猶未出乎卦也故止曰郊○梁氏寅曰上無所係應而同人于郊則所同者遠亦無私矣然猶未能極乎遠故不能吉亨止於无悔而已象傳言志未得蓋其所同者未能周於天下是其志之未遂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程傳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集說蔡氏淵曰未及乎野非盡乎大同之道者也故曰志未得案卦外有野象于野曰亨而此又但曰无悔則知郊去野猶一閒而大同之志未得也孔子可謂善讀周公之文矣

序卦傳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雜卦傳大有衆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者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乃總論同人一卦之義去初上而言二有同宗之吝三有伏戎之禍四有不克之困五有大師之患是處同人之世無大通之志則必用師矣○楊氏文煥曰同人于野則亨于門則无咎于門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同人是也○衆氏寅曰同人之道以大同而不私爲善故卦之諸爻或比或應皆爲同於所近無大吉者蒙言同人于野則能絕其私與而廓然大公此其所以亨也以一卦觀之由內而至外初爲同人于門至近也二爲同人于宗亦近也至上而同人于郊則遠矣然未如野之尤遠也同人于野豈非超出於家邑之外乎二爲同人之主而不能大同故其有應者乃所以爲吝初上雖无咎无悔然終不若于野之亨也聖人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同人 大有 三七

䷍ 乾下離上

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大有以程傳大有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六五爲主蓋六五以虛中居尊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得尊位而五陽應之故爲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程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上下應之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其義者如此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集說鄭氏汝諧曰陽爲大陰爲小一陰居尊而爲五陽所歸所有者大也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沖虛不自滿者能有之六五明體而虛中所以爲大有所以爲元亨若直以大有爲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丘氏富國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案比以九居五親大有之六五爲優矣然比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衆也大有之應之者五陽也則賢人之衆也賢人應之所有孰大於是哉故大有之柔中雖不如比之剛中而比之吉无咎則不如大有之直言元亨也彖辭直言元亨更無他辭者惟此與鼎卦而已皆以尚賢養賢之故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大有 三八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程傳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集說蘇氏軾曰謂五也大者皆見有所以爲大有也○郭氏忠孝曰柔得尊位大中謙以居之不自滿假者也以一柔而應五剛所謂所寶惟賢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其惟帝臣不如是不足以爲尚賢也○楊氏萬里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項氏安世曰一陰在下勢不足以有衆能推所有以同乎人者也故名曰同人一陰在上人同乎我爲我所有者也故名曰大有彖於同人曰應乎乾明我應之也於大有曰上下應之明人應我也履卦柔在下亦曰應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

上下應之此可以推卦例矣○胡氏炳文曰或曰小畜亦五陽一陰之卦主巽之一陰則曰小此主離之一陰則曰大何也曰巽之一陰在四欲畜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逆而難離之一陰在五而有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之通例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程傳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豐升鼎也惟升之彖誤隨他卦

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集說王氏弼曰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元者善之長也集說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項氏安世曰同人大有兩卦皆以離之中爻爲主而以乾爲應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爲主故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爲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者應其命也履兌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案卦辭未有不根卦名而繫者兌柔中居尊能有衆陽是虛心下賢之君而衆君子皆爲之用其亨孰大於是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程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大有大有衆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集說王氏弼曰

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天德休物之命○司馬氏光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無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楊氏萬里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咎戒占者程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宜如是也程傳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

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集說胡氏炳文曰。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於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傳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集說陸氏振奇曰。保終之道。愼於厥始。必有克艱於初。而後有天祐於終。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末見大有焉。○黃氏淳耀曰。无交害者。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過此而有交。則有害矣。安得不愼終如始。而一以艱處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集說王氏弼曰。任重而不危。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程傳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集說郭氏雍曰。道積於中。無所往而不利。如大車之不可敗也。○吳氏曰。愼曰積中不敗。與詩言不輸爾載相似。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享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古文無享字。亨享烹並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

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程傳公當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爲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爲不順。是小人有則爲害也。集說方氏應祥曰。爻言小人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傳言小人害。弗克則必至於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集說沈氏該曰以剛處柔謙以自居而懼以戒其盛得明哲保身之義故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本義晳明貌程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集說梁氏寅曰謂之明辨而又謂之晳者見其明智之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程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處中爲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集說俞氏琰曰既有誠信以接下而人信之又有威嚴以自重而人畏之爲大有之君而剛柔得宜如此故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程傳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附錄孔氏穎達曰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釋厥孚交如之義由己誠信發起其志以己之交接也易而无備者釋威如之吉之義所以威如者以己不私於物惟行簡易無所防備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

案孔氏之說亦有理蓋言威如則疑於上下相防矣故申之曰易而无備明乎過惡揚善順理而行非有所戒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程傳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爲踐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爲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集說郭氏雍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繫辭上傳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九者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也○鄭氏汝諧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尚賢也五獲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於終可驗也易之取義若是者衆小畜之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言六四之畜陽至上而爲貞厲之婦幾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而言則上九陽也不得爲婦與月說易者其失在於泥爻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尚賢歸之於上九也易之所謂尚者上也五尚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於上九見之○王氏宗傳曰六五以一柔有五剛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繫辭傳所謂又以尚賢則上九是也祐之自天吉无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無替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於尚賢也○胡氏炳文曰小畜上九畜之終也其占曰厲曰凶承六四言也大有上九有之終也其占吉无不利承六五言也小畜一陰畜衆陽故其終也如彼大有一陰有衆陽故其終也如此君臣大小豈不明哉蓋五之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順也尚上九之一陽尚賢也所以其終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案傳義皆以履信思順尚賢爲上九之事然易中以上爻終五爻之義者甚多如師之大君有命離之王用出征解之公用射隼皆非以上爻爲王公也蒙五爻而終其義爾郭氏鄭氏王氏之說皆與卦意爻義合胡氏爲恪守本義者於此獨從郭氏諸說則亦未允於心故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傳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爲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爲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乘據權位惟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集說項氏安世曰象傳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趙氏汝楳曰大有極於尊賢五能尊上此大有所以上吉也君之大有極於尊賢

序卦傳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

繫辭下傳謙德之柄也謙尊而光謙以制禮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程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而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

程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後伸也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異達理故樂天而不亨乎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集說馮氏椅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爲剝復象也一陽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位而居下體謙之象也故其爻辭與卦同傳曰三多凶而惟此又最吉

謙以九三爲主蓋卦惟一陽得

者爲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案傳義釋卦名皆不取九三之義實則成卦之由在於九三以豫卦反觀可見也夫子彖傳所以不舉者因周公爻辭與彖辭同則三爲成卦之主其義易見爾馮氏之說可相補備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本義言謙之程傳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集說項氏安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三乾也降在下卦是下濟而光明也坤地道處勢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濟與卑皆釋謙字光明與上行皆釋亨字自人事言之尊者行之則有光卑者行之則不可踰即地道卑而上行也始雖謙下終必高明是有終也自天道虧盈以下皆極言謙之必有後福質之於天地神人之心以明有終之義也○丘氏富國曰凡卦以一陽爲主者彖傳皆以剛言復曰剛反豫曰剛應師比曰剛中剝曰變剛謙主九三而彖不言剛者謙無用於剛也用剛則不能謙矣三有剛而不用此其所以爲謙也○蔡氏淵曰下濟而光明艮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謂艮陽止乎上陰不得而掩之故光明卑而上行坤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本義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益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程傳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異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集說崔氏憬曰君子至誠於謙恆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爲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朱門之家鬼瞰其室泰椶非馨明德惟馨是其義矣滿招損謙受益人之道也○劉氏牧曰降卑接下名譽益隆故其道光顯辟貌卑遜而志行剛正故雖卑退而不可踰○朱子語類云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言害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問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又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聖人九卦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蔡氏淸曰如日沒而升中而昃月晦而弦盈而蝕之類天非有意於虧之益之也若論至無心處則雖人道惡盈好謙初亦何容心於好惡哉在我者有以感召其好惡耳可不愼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程傳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

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家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施。朱子語類問裒多益寡是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集說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馮氏椅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象與六爻無此意。○蔡氏淸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此與上本義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不同。上所謂謙者主山言。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內充而外欲也。○楊氏敬新曰。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多。下人之心常寡。不裒而益之。則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間。不得其平。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遜順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多者裒之。則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益之。則視人不見其不足。而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矣。茲其爲君子之謙與。

案諸說皆說向謙本義上惟馮氏以爲推說。亦可相備。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本義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程傳初六以柔順處謙之下。爲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爲謙謙。未見其失也。

集說荀氏爽曰。初最在下。故曰謙謙。○胡氏一桂曰。涉川貴於遲重。不貴於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一失。故吉。○胡氏炳文曰。謙主九三。故三文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爲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況平居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集說孔氏穎達曰。牧養也。解謙謙君子之義。恆以謙卑自養其德也。○王氏宗傳曰。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之所。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方也。○張氏栻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俞氏琰曰。文辭謙謙句點。文傳乃以君子綴於謙謙之下。謂謙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謙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集說蘇氏軾曰。雄鳴則雌應。故易所以爲謙者三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繫辭上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程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爲之也集說胡氏瑗得者言君子所作所爲皆得諸心然後發之於外故此謙謙皆由中心得之以至於聲聞流傳於人而被至正之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本義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程傳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矣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懿德如此其有功勞可尊乎難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也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集說王氏弼曰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無陽以分上位而位止於下所謂勞而能謙者也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吳氏曰愼曰諸儒皆以君子有終爲句然據初六謙謙君子則此爻當勞謙君子爲句象傳明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傳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集說吳氏澄曰萬民服謂言其令名者爲善之故也俞氏琰曰爻辭本以勞謙句點爻傳又以君子二字屬之言勞而能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如是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集說梁氏寅曰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可謂謙矣无不利矣然處近君之地在功臣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也世之人臣固有執柔守正不與物競者矣然或闇於事理辭受失宜無功而受其祿無實而處其名若是者失謙之道矣不可以不戒也案无不利撝謙本義作兩句程傳作一句觀夫子象傳則程說近是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義言不程傳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爲過六五或用侵伐是也惟四以處近君之地撝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集說朱子語類云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程傳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有是德則如其占也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

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集說楊氏萬里曰五以君上之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則其臣鄰翕然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胡氏炳文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處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傳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集說何氏楷曰侵伐非黷武以其不服不得已而征之正以釋征伐用謙之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程傳六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爲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集說時氏曰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邑國私於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朱氏震曰征邑國者非侵伐也克己之謂也君子自克則誠誠則物無不應有不應焉誠未至也○朱子語類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曰老子言大國下小國則取

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何氏楷曰所征止於邑國毋敢侵伐亦謙之象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程傳謙極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集說項氏安世曰六二鳴謙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鳴謙象以志解之然則凡言鳴者皆志也志有憂有樂皆寓於鳴當豫之時人志以從上爲樂當謙之時人志在下不以上爲樂也○谷氏家杰曰上之鳴謙外雖有聲譽而其心則欿然不自滿足志猶未得也志未得正是謙處○何氏楷曰志

繫辭下傳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序卦傳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雜卦傳
謙輕而豫怠也

未得者上居謙之極方自視欿然而固以其謙爲未足如益贊於禹滿損謙益之意
象傳意言上六之鳴謙由其中心之志欲然不自滿足故也是以雖可用行師而但征其邑國蓋始終自治之意亦猶同人之上其志未得者乃未能遂其大同之心故亦欿然而未足也無同人之上之心則未極乎大同之量矣無謙之上之心則未極乎謙德之盛矣谷氏何氏之說獨見大意

總論王氏弼曰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無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哉○胡氏一桂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無凶上三爻皆利而無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

豫以九四爲主卦惟一陽而居上位卦之所由以爲豫者故象傳曰剛應而志行

☳震上 ☷坤下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旣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遍暢和豫故爲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其占利以建侯行師也

程傳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集說孔氏穎達曰謂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利建侯以順而動故可以行師也○丘氏富國曰屯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無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程傳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胡氏炳文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故二者皆繫之豫

案彖傳中凡稱卦德皆先內而後外而其文義又各不同其曰而者兩字並重如訟之險而健既險又健也小畜之健而巽既健又巽也大有剛健而文明既剛健而又文明也其曰以者則重在上一字如同人文明以健重在文明字此卦順以動重在順字其或以下一字爲重者則又變其文法如復卦動而以順行之類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

程傳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惟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集說吳氏曰愼曰順所無事也天地如之猶云天且弗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豫利建侯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故豫利行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極言之而程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　集說項氏安世曰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聖人有時而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吳氏澄曰專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蔡氏清曰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耳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無用言用未嘗無義各就所切而言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崇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薦有殷奠謂　集說荀氏爽曰樂者聖人因人之豫而節之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其和可以感鬼神而況於人乎○鄭氏康成曰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萬物乃豫也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克其德而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胡氏炳文曰本義云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為義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

初六鳴豫凶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程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　集說石氏介曰四為豫之主初與之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欲以至於凶形於聲鳴豫之甚也○蘇氏軾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己無以自樂而恃其配以為樂不得不凶○王氏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龔氏煥曰豫之初六即謙上六之反對故謙上六曰鳴謙豫初六曰鳴豫謙之上六應九三故鳴其謙豫之初六應九四故不勝其豫以自鳴謙而鳴則吉豫而鳴則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窮謂滿極程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集說楊氏簡曰位之在下未為窮也豫而鳴其志窮矣○趙氏汝楳曰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而競躁如此

繫辭下傳
子曰知幾其神乎
君子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介如石焉
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

是志已先窮自
取其凶者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程傳遯豫之道故則失正故豫之諸如是則正而吉矣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迷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知幾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其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完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迅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集說王氏宗傳曰凡人之情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衆豫之事如將浼己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而獲吉也○丘氏富國曰豫諸爻以無所係應者爲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無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無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閒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集說黃氏淳耀曰中正卽介石意是推明所以不終日之故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程傳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悔之遲則必有悔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爲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集說郭氏忠孝曰處豫之道戒在不能自立而優游無斷睢盱上視而悅之非介于石者也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胡氏炳文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之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又必有悔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傳自處不當失中正集說王氏申子曰此爻與六二也是以進退有悔集說相反盱則不能介于石遲則不能不終日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程傳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九四也爲動簪聚也又速也程傳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爲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盡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

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爲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集說侯氏行果曰爲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參之固括也○耿氏南仲曰九四爲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循簪之總衆髮以安其冠若自疑則衆斯睽矣未聞疑事而有功者也○梁氏寅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處近君之地以剛而能柔衆陰之所順附此所謂大有得也然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臞大之度不爲物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蔡氏清曰九四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朋盍簪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自古以聖哲之資而居元臣之任者如舜則舉八元八凱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諸賢之益聖人命辭之意深矣哉○何氏楷曰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謂古冠服無簪按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即弁服之笄是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程傳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集說喬氏中和曰剛四以陽剛爲羣陰所應故其志得以大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爲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爲常不死之象卽象而觀占在其中矣程傳時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五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恆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爲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貧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

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集說王氏宗傳曰當逸豫之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於己故得恆不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恆不死宜也夫當豫之時而不唯不得以縱其所樂而不爲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何氏楷曰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於沈溺必戰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恆而不死所謂生於憂患者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豫 卷二

程傳貞而疾由乘剛爲剛所逼也集說楊氏時曰居豫之時無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救正之故以正爲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鄭氏汝諧曰二與五皆不言豫二靜晦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若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是以終未亡而常存○胡氏炳文曰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於豫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於憂患而死於逸樂以六五之中蘧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繫辭下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豫 卷二

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程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廣遷善之門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惟言渝之无咎集說王氏應麟曰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朱貞疾與成有渝兩爻之義亦相爲首尾如人之耽於逸樂而不能節其飲食起居者是致死之道也苟使縱其欲而無病則將一病不支而亡也無日矣惟其常有疾也故常能憂懼儆戒而得不死也然所責乎憂懼儆戒者以其能改變爾向也耽於逸樂昏冥而不悟殆將習與性成矣今乃一變所爲而節飲食慎起居則可以復得其性命之理豈獨不死而已乎故於五不言无咎而於上言之所以終卦義而垂至戒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告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集說胡氏瑗曰何可過甚至於情蕩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長如此乎言能渝變則可以无咎也○王氏申子曰豫至於上極矣極則不可以久速渝可也

䷧ 震下兌上

程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爲卦兌上震下兌爲說震爲

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爲雷兌爲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以爲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爲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爲詳備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爲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程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集說孔氏穎達曰剛謂震也柔謂兌釋卦名義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胡氏瑗曰震以動其性剛兌以說其性柔今震在兌下是剛來而下於柔也猶聖賢君子以至剛之德至尊之位至貴之勢接於臣下於民故賞罰號令一出於上則民皆說而隨於下也○王氏逢曰上能下下之所以隨上貴能下賤賤之所以隨貴隨之義剛下柔也○王氏宗傳曰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之義來下於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者也物安得不隨之乎動而說此有所動而彼無不說之謂也彼無不說則亦無不隨矣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爲泰否故隨蠱無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於卦變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蔣氏悌生曰程傳謂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語錄云但當言動而說不當言說而動凡卦體卦德皆從內說出去案王氏說最足以破卦變之支離得易象之本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本義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釋卦所以爲隨。

集說程傳卦所以爲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集說孔氏穎達曰大亨貞正無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廣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

遠以利天下豈取諸隨。

序卦傳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雜卦傳隨无故也。

爲主蓋卦之所以爲隨者剛能下柔也。

初五兩爻皆剛居柔下故爲卦主。

從也。○喬氏中和曰剛下柔而陽隨陰。以我隨物。則物自隨我。而動罔不說。此大亨之正道也。人同此心。天下有不隨之者哉。

隨時之義大矣哉。

本義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程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程傳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集說翟氏玄曰。晦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朱子語類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伏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震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愛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程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昵。集說孔氏穎達曰。人心靦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集說所主謂之官。渝。變也。初九無應。無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能渝變也。唯正是從。故貞吉也。所隨不以私。見善則往隨之。以此出門交。獲其功。○房氏喬曰。出門有功。先擇後交。○石氏介曰。陽在二陰之下。以剛下柔。就不從之。故出門則人從之。○朱子語類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張氏清子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爲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無偏也。故必變而從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則有功而無失矣。○俞氏琰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交爲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攀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攀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

案陽爲陰主。故曰官。夫陽爲主而陰隨之者。正也。今以剛而下柔。是其變也。故曰官有渝。然當隨而隨。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故可以得吉。而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集說俞氏琰曰卦以陽爻爲主爲主者故不當隨陰然以正從正則隨道之人而陽亦不當隨陰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案九五六二之應同也在比萃則吉在同人則吝在隨則係小子而吝亦可知矣所以然者皆因卦義而變卦義以剛下柔柔必係之故推之爻義而知其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生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生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于之隨也集說吳氏曰陰隨陽三之上無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王氏弼曰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己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於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陸氏希聲曰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以承陽爲順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程傳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集說黃氏淳耀曰人之取舍係乎志三志既係於四則所舍必在於初矣在二則因係以明其弗兼在三則因舍以堅其所係案此爻何以知其志舍下以無剛來下之則必從上之剛矣四近而初遠故也卦義以剛下柔而此爻以柔從剛於時義則不合而不失乎陽唱陰隨之常理故聖人個嘉其志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程傳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

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之乎集說虞氏翻曰謂獲三也○王氏弼曰處說如是乎集說之初下據二陰二求係己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於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於臣道故曰貞凶雖違常義心存公誠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爲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

於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爲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足以使天下無疑焉斯无咎○徐氏幾曰六三九四相比相從三言有得者得乎四也四言有獲者獲乎三也○龔氏煥曰隨卦諸爻皆以陰陽相隨爲義三四皆無正應相比而相隨者也然六三上而從陽理之正也九四下爲陰從固守則凶若心所孚信在於道焉以明自處何咎之有

案郭氏徐氏龔氏之說皆與卦意爻義相合龔氏尤簡明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集說袁氏樞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案義者謂卦義也卦義剛下於柔而四剛爲柔隨且處近君之地尤有招納之嫌故曰其義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程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爲隨善之義集說楊氏萬里曰九五以陽剛居兌之中正爲一卦說隨之主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王氏應麟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程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案當隨之時居尊位而有正中之德則所孚者皆善矣初五皆言吉而五尤吉以其正中故爾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程傳上六以柔順而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縶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

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爲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集說呂氏祖謙曰。拘係而不乃爲善也。施於他則過矣。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詩言投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項氏安世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享帝也。

案卦之初剛下於二柔。則九五之剛。亦下於上柔也。而諸儒說兩爻義。皆不及此。故於九五孚嘉。以爲應六二。猶可。而於上六拘係。則說得全無根據矣。凡易中五上二爻。六五下上九。則有尚賢之義。大有大畜頤鼎是也。九五近上六。則有比匪之義。大過咸夬兌是也。然九五上六相比不正。之私情。必於兌體取之者。爲其以相說而動。易入於不正也。獨此卦雖亦兌體。而卦以剛下柔爲義。則九五上六有相隨之義。非不正也。故於九五曰孚于嘉。所以別於兌之孚于剝也。於上六則不曰係小子。亦不曰係丈夫。而但曰拘係之。下乃云王用亨于西山。明乎其所係者王也。凡易爻言王用亨者三。皆謂王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也。非謂其爻爲王也。蓋賢人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簡。故使之主祭。則百神享之而天受之。又以見王者之克當天心。無有大於用賢者爾。此爻與蠱上義正反對。當隨之時。則拘係而不去。當蠱之時。則高尚而不事。各惟其宜而已矣。此豈糜於祿而彼豈遯乎世哉。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窮極也。

程傳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案上窮則有高亢之意。在人如絕世離羣。往而不返者是也。卦之陰爻皆云係。至上六獨曰拘係之。故夫子發明其義以爲因上六之不易係也。

總論王氏宗傳曰。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無所係。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無所係者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上則曰拘係之。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也。

䷑ 巽下艮上 蠱

程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文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隨也。蠱事訓事。蠱乃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在山下遇則物亂是爲蠱。蠱象蠱之義。壞亂也。莊文爲蠱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交。下甲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

序卦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雜卦傳蠱則飭也

蠱以六五爲主而功始成故繫之曰幹蠱者至五而功始成故繫之曰幹蠱皆有事戒辭而用變也

使至於速壞聖程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人之深戒也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集說馬氏融曰十日之中惟稱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爲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孔氏穎達曰蠱者事也有事

營爲則大得亨通有爲之時利在拯難故利涉大川也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爲之時不可因仍舊令故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又曰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集氏曰先甲三日殷勤告戒後甲三日丁寧宣布

案二體則陽卦居上陰卦居下六位則剛爻居上柔爻居下六十四卦中亦惟此卦陰陽剛柔不相交尊卑上下不相接則隔絕而百弊生萬事隳矣亦此卦名蠱之第一義也壞極則有復通之理但當弘濟艱難而不可狃於安維始慎終而不可輕於動故以利涉大川先甲後甲爲戒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程傳以卦變及二體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程傳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爲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集說集氏曰巽而止者巽而不爲因循至壞者也○朱子語類云剛上柔下巽而止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又云艮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象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俞氏琰曰巽固進退不決苟非艮之止亦未至於蠱惟其巽而止所以蠱也巽則無奮迅之志止則無健行之才於是事事因循苟且積弊而至於蠱故曰巽而止蠱蓋以卦德言致蠱之由非飭蠱之道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程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集說楊氏萬里曰蠱壞矣而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元亨而天下治何也蓋亂爲治根蠱爲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朱子語類云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胡氏炳文曰諸卦皆言往有功蠱獨曰

往有事蠱者事也事雖已治不可以無事視之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即當爲自新之圖後事方始而尚新即當致丁寧之意亂之極而治之始雖天運然也亦人事致然也○龔氏煥曰蠱卦辭言先甲後甲巽卦辭言先庚後庚事壞而至蠱則當復始甲者事之始故蠱象傳以先甲後甲爲終則有始也事久而有弊不可以不更庚者事之變故巽爻辭以先庚後庚爲无初有終也夫事之壞而新之是謂終則有始事之弊而革之是謂无初有終終則有始如創業之君新一代之法度也无初有終如中興之主革前朝之弊事也○俞氏琰曰往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往有攸濟不可處之於無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蠱之時止而不動則天下之事終於不宜坐視其弊而弗救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程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集說李氏舜臣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爲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於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楊氏文煥曰振萬物者莫如風育萬物者莫如山○李氏簡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可也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俞氏琰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於山下爲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

○沈氏一貫曰風遇山而回物皆擾亂是爲有事之象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案諸家以振民育德俱爲治人之事與傳義不同考其文意似爲得之蓋治已不應後於治人而蒙之果行育德亦施於蒙者之事也若漸之居賢德善俗爲治已治人則語次先後判然且居與育亦有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程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終吉也程傳在下而爲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

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大法也集說蘇氏軾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胡氏炳文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爲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程傳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

盡誠於父事。集說項氏安世曰幹父之蠱。述若不順意吉之道也。集說則承之也。述隨時而遷。久則有敝。何可承也。孝子之於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楊氏簡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張氏清子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楊氏啓新曰。前人以失而致蠱。未必無悔。過之心。幹父之蠱。乃承考之意。而置之無過之地也。此聖人以子之賢善歸之於父。爲訓之義大矣。

案意承考。釋考所以无咎。如楊氏之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

之。程傳九二陽剛。爲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也。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集說蘇氏軾曰。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爲之難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楊氏時曰。或曰卦以五爲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五也。○蔣氏悌生曰。九二以陽剛而承六五之陰柔。有母子之象。但戒以不可貞。則與幹父小異。然以巽順而得中道。亦善幹蠱者也。○楊氏啓新曰。子於承順。故戒以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集說吳氏曰愼曰。爻曰不可貞。所以戒占者。傳曰得中道。則是本爻象言其能不至於貞者也。貞則非中道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程傳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巽體。得正。故无大咎。程傳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集說趙氏汝楳曰。二三之剛。三有餘於幹。初四五之柔。四不足於幹。重剛之才。易失於太過。則小悔固所宜也。然蠱由以亨。何大咎之有。○胡氏炳文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爲尚。初六六五柔而居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爲六四之過於柔而吝。不若九三之過於剛而悔。故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於剛。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集說蔡氏清曰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程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集說朱子語類云此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集說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劉氏彌邵曰強以立事爲幹急而委事爲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爲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集說趙氏汝楳曰六五德位適剛柔之中用以幹蠱宜有休譽用譽則蠱之亨可知○熊氏良輔曰諸爻稱幹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於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鄭氏維嶽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於親幹蠱而親不失於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集說趙氏汝楳曰謂重柔之往未得遂其有事之志斯其爲幹蠱者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五居尊位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爲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爲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程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集說項氏安世曰六五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蠱者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鄭氏維嶽曰既曰蠱矣何德之可承夫使人不曰承敝而承德若不知其爲前人之蠱然者

案程傳謂九二承以剛中之德然凡言承者皆就父子之繼而言故初之意承考此之承以德文義相似也不以事承考而以意承考不承父以事而承父以德父之德著則譽亦彰矣承以德正釋用譽之意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程傳上九居蠱之終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

序卦傳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雜卦傳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集說石氏介曰在卦之上而無所承身退者也在外卦而心不累於內志之高者也○胡氏炳文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於父母有不可自遂於事之外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爲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爲僻○張氏振淵曰陽剛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當事者以幹蠱爲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爲事故不曰無事而曰高尚其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

集說陸氏銓曰士何事尚志志可則也正是高尚其事

臨以初九九二爲主蠱傳所謂剛浸而長是也

䷒兌下坤上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可大之義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爲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爲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本義臨進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爲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爲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程傳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鬱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集說張子曰臨言有凶者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爲之戒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過中之戒也○朱子語類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凡相逼近者皆爲臨也○程氏

迥曰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王氏應麟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胡氏炳文曰諸家臨字訓近訓大只見上臨下不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迫於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迫於柔也蓋復者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臨者二陽皆來而迫於陰也故復亨而臨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無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集說王氏應麟曰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胜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

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張氏清子曰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剛浸而長遯者臨之反也臨彖曰剛浸而長遯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小利貞浸而長易不爲小人謀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案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皆釋卦名也蓋剛浸而長則陽道方亨有說順之德則人心和附剛中得應則上下交而志同此其所以德澤及於天下而足以有臨也此亦如泰之取義兼交泰與消長兩意見正道之盛大故夫子釋之曰臨者大也若但以臨爲陵逼小人之義則於卦爻之辭多有所難通者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程傳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說說乃和也夫象云決而和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程傳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若以類言之則陽長之卦至其終末皆有凶也○陸氏振奇曰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答八月七日說者多鑿陸氏之說最爲得之蓋陽數窮於九則退而生少陰之八陰數窮於六則進而生少陽之七七八者陰陽始生之數也若拘拘於卦氣月候之配則震既濟之七日與夫三日三年十年之類皆多不可通者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本義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

程傳澤之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爲无疆之義

集說王氏弼曰相臨之道莫若悅順不窮无疆之義

程傳威制得物之誠故物無違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劉氏牧曰岸高於澤俯臨之也○胡氏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俞氏琳曰臨有二義以爻之陰陽言則爲大臨小以象之地澤言則爲上臨下○蔡氏清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也教人以善謂之忠味忠之

一字方見此之所謂教思者○又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可見君子教思之无窮民吾同胞以至鰥寡孤獨皆吾弟兄之顚連無告者也必使皆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君子之容保民无疆也

案臨者大也澤上有地澤之盛滿將與地平大之義也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蓋言王澤之盛大所以淪浹之深而漸被之廣者

初九咸臨貞吉

本義卦唯二陽偪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 程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

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爲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集說李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爲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集說李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程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有行正臨初正與屯同 集說吳氏曰愼有守正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所不利也 集說蔡氏清曰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剛中則貞無待於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未詳 程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案君子道長天之命也然命不于常故象言八月有凶而傳言消不久君子處此惟知持盈若虛所謂大亨以

正天之道者則順道而非順命矣以二爲剛長之主卽卦主也故特發此義以與象意相應凡天之命消長爲而已方其長也則不順命不受命知盈不可久而進不可恃也及其消也則志不舍命知物不可窮而往之必復也易之大義盡在於斯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 程傳二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深矣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集說蘇氏軾曰樂而受之謂之甘○胡氏

炳文曰。象唯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二陽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爲甘。故无攸利。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

案臨卦本取勢之盛大爲義。因其勢之盛大。又欲其德業之盛大。是此卦爻之意也。初二以德感人。故曰咸。以德感人者。蓋以盛大爲憂。而未嘗樂也。六三說主德不中正。以勢爲樂。故曰甘臨。夫态情於勢位。則何利之有哉。然說極則有憂之理。既憂則知勢位之非樂。而咎不長矣。此爻與節三不節之嗟。正相似。皆兌體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程傳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說李氏簡曰。六三不中不正。處不當位。雖甘說此位。亦安足以有臨乎。能知而憂之。強勉自改。則過咎不長也。

案三之爻位不當。而四之爻位當。故其德有善否。然三之所處位高勢盛。不可甘也。而甘之。此其所以爲不當也。四之所處與下相親。最切至也。而能至焉。此其所以爲當也。是爲借爻位之當不當。以明所處位之當不當。易之例也。

六四至臨无咎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程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四以上臨下。其與下體最相親。故曰至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於此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集說鄭氏汝諧曰。其位在上下之際。臨之切至也。凡上之臨下。惟患其遠而不相通。四既近於下。其所處之位至當。是以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程傳五以柔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集說王氏申子曰。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故知臨爲大君之宜。六五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剛中之賢。不自用其知。而兼衆知。爲知之大。是宜爲君而獲吉也。○胡氏炳文曰。臨是以己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己而任人。所以爲知。所以爲大君之宜。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集說沈氏該曰。能以其知行中者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序卦傳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雜卦傳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爲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集說語類朱子云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厚之義良上九亦謂之敦良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楊氏啓新曰處臨之終有厚道焉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者也如是則德厚而物無不載道久而化無不成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程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集說張氏振淵曰志在內即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將天下國家置在度外雖有些小德澤終是淺薄案此志在內當與泰初志在外反觀同是天下國家也自初言之則爲外自上言之則爲內伊尹躬耕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可謂志在外矣堯舜憲期倦勤而念不忘民可謂志在內矣

䷓ 坤下巽上 觀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爲觀於下則爲觀於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偏覆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衆觀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爲義觀以九五上九爲主象傳所謂大觀在上是也

本義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程傳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爆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集說朱子語類云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或問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又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褻瀆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象辭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妊

曰當以彖辭爲定○馮氏椅曰卦疊艮之畫有門闕重複之象故取象於觀○龔氏煥曰易之名卦以陽爲主在陽長之卦固主於陽而言在陰長之卦亦主於陽而言主於陽而言者所以扶陽也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四陽之卦有曰小過者何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梁氏寅曰盥而不薦設辭以見其潔清之至而不輕自用耳猶中庸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於未言動之時故聖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無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時所以化民者尤有不言之妙焉蓋其篤恭之極如臨大祭而孚誠之念存於中顒然之容見於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從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蔡氏清曰平菴項氏云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已無爲耳愚謂恭已二字則說得無爲二字難通無爲者聖人德盛而民自化不

待有所爲非不輕自用意也無爲豈可用心乎雖堯舜亦不能自期於無爲至於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則是觀之極致聖人之能事是則所謂無爲者○林氏希元曰盥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耳盥而不薦就祭祀上說則有孚顒若亦是就祭祀上說爲觀之意則在言表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程傳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天下也集說趙氏彥肅曰大觀在上統謂二陽中正以觀天下獨舉九五○楊氏啓新曰順以宅心堯舜之溫恭克讓文王之嚴栗懿恭是也巽以制事通人情酌物理隨物付物因時制宜者也巽德之制也非巽何以使萬事各得其宜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本義釋卦辭

程傳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集說虞氏翻曰孚信顒有威容貌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義也○朱氏震曰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洗手而後酌酒洗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盥者未祼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爲敬順之貌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莫不有敬順之心也○王氏申子曰觀示天下之道其誠意精一常如始盥之時則觀感之下莫不從化蓋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

程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集說虞氏翻曰聖人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故設教而天下服矣○王氏弼曰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楊氏時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無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一聖人以神

道設教所謂神道設教意而已誠意天德也○朱子語類云聖人以神道設教卽是盥而不薦之義○又云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有教人自然觀感處○吳氏澄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妙天道於不測其應捷如影響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楊氏啓新曰聖人設教誠於此動於彼不顯之德篤恭之妙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而其動物之妙不變之感有非人所能測者故曰神道設教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

民也設教集說九家易曰風行地上草木必偃故以省爲民觀也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劉氏牧曰風行地上無所不至猶來萬國之聲詩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本義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又以觀瞻爲義皆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豪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集說王氏弼曰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吝者也故以近尊爲尚遠之爲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集說王氏申子曰卑下而無遠見在凡民爲可恕在君子爲可羞

六二闚觀利女貞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程傳二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爲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爲利也集說胡氏炳文曰初位陽

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茫然無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也占曰利女貞則非丈夫之所爲可知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爲醜也程傳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集說郭氏忠孝曰男女吉凶不同故恆卦爲男之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

自審。程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集說孔氏穎達曰。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能順也。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爲童觀。近則未爲觀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故曰觀我生進退也。○劉氏牧曰。自觀其道。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朱子語類云。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敎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王氏申子曰。三處下之上。上之下。故有進退之象。君子進退。常觀乎時。今不觀乎時而觀我生者。蓋九五方以陽剛中正觀示天下。則時不待觀也。但觀吾之所有以爲進退可也。○胡氏炳文曰。他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爲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

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進可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爲而爲之進退。本義謂占者宜自審。蓋當進退之際。惟當自審其所爲何如耳。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蔡道。卽進退之道。量而後入。則不失乎進退之道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本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程傳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集說劉氏定之曰。九五大君觀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已所爲以儀型天下。初居陽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居陰而去五遠。所觀最明。故曰觀光。就賓王。蓋諸爻皆不明如女子。惟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最明。故曰觀光賓王。取義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

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於王朝也。集說揚氏簡曰。言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是焉。則得无咎也。程傳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苟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爲。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五居尊。爲觀之主。四海之內。由我而化。我敎化善。則天下有君

子之風敎化不善則天下蓄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者則无咎也○朱子語類云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王氏申子曰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以觀天下此君子之道也天下皆仰而觀之在五又當觀己之所行必一出於君子之道然後可以立身於無過之地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程傳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集說胡氏瑗曰觀流則可以知源觀影則可以知表觀民則可以知己政之得失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耳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集說王氏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爲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可不愼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

案上九觀其生似只是承九五之義而終言之爾蓋九五正當君位故曰我上非君位而但以君道論之故曰其辭與九五無異者正所以見聖人省身察己始終如一之心故象傳發明之曰志未平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然以人觀其德位未可忘戒懼也程傳雖用爲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集說陸氏希聲曰民之善惡由我德也平謂安寧也化其志未平憂民之未化也。

總論朱子語類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問觀六爻一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 震下離上 噬嗑

程傳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大觀也噬嗑也噬合也口中有物閒之嚙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噬必嚙之則得噬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閒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閒也无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閒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閒於其閒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閒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

噬嗑下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序卦傳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合也

雜卦傳噬嗑食也

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程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

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閒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集說李氏舜臣曰噬嗑震下離上天地生物有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卦象各有所指鼎井大過棟橈小過飛鳥若此類者遠取諸物也艮背頤頤噬嗑頤中有物若此類者近取諸身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本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釋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二象卦變釋卦辭 程傳物間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集說崔氏憬曰物在頤中隔其上下因齧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於上下之間有亂羣者當用刑去之故言利用獄○石氏介曰大凡柔則

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剛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爲上行○朱氏震曰六五柔中不當位也施於用獄無若柔中之爲利蓋人君止於仁不以明斷稱以皐陶寧失不經曾子哀矜而勿喜之言觀之則不在明斷審矣○趙氏汝楳曰體卦之畫則寬嚴胥濟體卦之德則明清善聽體卦之象則獄不淹宿噬以剛動而能嗑象言利用獄疑當以剛能斷制而聖人歸之六五之柔其哀矜惟艮之義乎大君在上三又而後制刑德雖柔於獄則利○俞氏琰曰噬嗑倒轉爲賁亦有頤中有物之象而以爲賁何耶曰凡噬者必下動賁無震故不得爲噬嗑也夫頤而中虛則無事於噬而自可合今有物焉則窒塞矣苟不以齒決之烏得而合故噬已則嗑嗑則窒者去而上下亨通故文王曰噬嗑亨孔子添一而字蓋謂噬而嗑之則亨不噬則不嗑不嗑則不亨也

繫辭下傳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程傳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金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集說侯氏行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敕法以示萬物也○項氏安世曰陰陽相噬而有聲則為雷有光則為電二物因噬而嗑故曰雷電噬嗑○徐氏幾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敕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張氏清子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蔡氏清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薛氏瑄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用法貴乎威明金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體用法貴乎明愼金用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程傳）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者小傷而无咎也（程傳）小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俞氏琰曰校獄具也初在下趾象也滅沒而不見也以剛物加於著屨之足而沒其趾故曰屨校滅趾懲之於小戒之於初則不進於惡故无咎○姜氏寶曰滅沒也言屨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程傳）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集說）胡氏炳文曰下卦為震之動也動則進於惡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本義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程傳）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雖傷而終无咎也（程傳）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集說）孔氏穎達曰六二處中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集說）得位是用刑者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噬過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胡

氏炳文曰噬而言膚腊肺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耳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初剛未服不能無傷然始雖有傷終可服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乘剛者釋噬膚滅鼻之義以其乘剛故用刑深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於義爲无咎也 程傳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 集說胡氏炳文曰肉因六柔取象腊嗑之非有咎也因三剛取象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比之二難矣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傳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案此亦借爻位之不當以明其所處之難爾非其所行有不當也若所行有不當則施之刑獄其失大矣安得无咎又豈獨小吝而已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本義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閒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 集說陸氏績曰金矢者剛直也噬在噬嗑四最爲善 集說肺雖難終得申其剛直也

楊氏時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以爻言則居近君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王氏宗傳曰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爲強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強梗者也肉之附骨者謂之胏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然三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無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丘氏富國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象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胡氏炳文曰離爲乾卦故爲乾胏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

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无咎。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集說方氏應祥曰慮聽訟者之心有所未光故以利艱貞爲戒。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本義噬乾肉難於齕而易於腊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程傳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

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集說朱子語類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曰亦是文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難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李氏過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胡氏炳文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一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訟則出矣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四於訟獄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于庶獄是也○谷氏家杰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而後出入罔不得其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以執法爲道也五先貞而後厲者雖出入無不得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既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以好生爲德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集說趙氏汝楳曰釋象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釋象以位言此以事言六五以柔用獄行以正厲其无咎者得用獄之當者也○林氏希元曰得當即是得用刑之道不就爻位說若果是說位得中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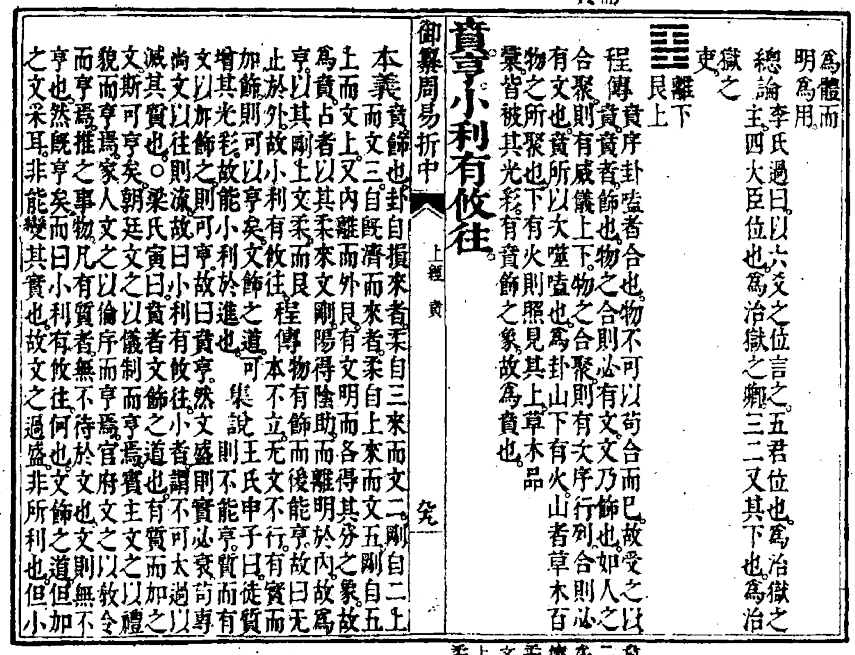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聞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集說郭氏雍曰初上滅字或以爲刑獨孔氏訓沒屨校桎其足桎大而滅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沒耳也或以滅耳爲則滅鼻爲劓滅趾爲刖書註劓則輕刑刖則重刑故漢斬趾同於棄市方初九小刑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程傳人之尊暗不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集說胡氏炳文曰上卦爲離滅耳言其不能如離之明也○林氏希元曰聰字單言則包明與明並言則聰又

繫辭下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序卦傳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雜卦傳賁无色也

賁以六二上九爲主象傳所謂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是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賁 究

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程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棄說王氏申子曰徒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加飾之則可亨故曰賁亨然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尚文以往則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質也○梁氏寅曰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敎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無不待於文也文則無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能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盛非所利也但小

象曰賁亨

本義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

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集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賁 一百 一

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張氏振淵曰離德文明莫掩則無徑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艮德止而不過又有不盡飾之象焉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飾不可務爲盡飾以戕其本眞故曰小利有攸往

張氏振淵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二者皆以質爲主亨與小利有攸往皆指文而言之故柔來而文剛者見剛當以柔濟之而後可通也剛上文柔者見柔當以剛節之而柔之道不可純用以行也何氏張氏質文之說極明又案剛上文柔而曰分者本於內之誠實以爲節文之則乃是由中而分出者故曰分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程傳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

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也胡氏允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王氏應麟曰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何氏楷曰止者限而不過之謂一文之一止之而文成禮以節文爲訓即此意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本義極言賁道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

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大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程傳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果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愼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集說王氏弼曰處賁之時止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朱子語類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於旬時他

須有許多時日與周禮秋官同意○蔡氏淵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文飾而沒其情矣○何氏楷曰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其明察而緣飾以沒其情民且有含冤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寃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程傳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與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程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程傳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也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集說王氏弼曰得其位而無應三亦無應則不能自飾陰必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純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賁其須○蔣氏悌生曰六以二居中故有賁須之象須於人身無損益於軀體但可爲儀表之飾周旋揖讓進退低昂皆隨面貌而動使人儀象者文采容止可觀故象曰與上興也○何氏楷曰

須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大抵剛爲質柔爲文文不附質焉得爲文故二必賁其須以從三五必賁于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質左文之意於此可見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程傳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集說侯氏行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也之象也上無其應三亦無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無應可相與而興起也○袁氏樞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也○沈氏一貫曰上無正應而從乎三故曰與上興貴從陽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三處文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程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鹿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集說胡氏炳文曰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爲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爲陷溺之濡矣俞氏琰曰九三處六二六四之間故曰賁如濡如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潘氏士藻曰三本剛正特慮其爲二陰所陷溺未免有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何氏楷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賁之盛者也曰濡如者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然受物之飾恐爲物溺

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爲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集說蔡淵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沈氏一貫曰下三爻皆取離義至三而文明極矣有溺質之象惟永貞則濟之以艮止故吉而莫之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程傳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故不爲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矣

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雖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集說朱子語類云六四白馬翰如言此始爲其間隔耳交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胡氏炳文曰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緩○俞氏琰曰髮白爲皤馬白爲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氏註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之變文返於質故其象如此○梁氏寅曰六四在離明之外爲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之舍車爲在下而無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蘇氏濬曰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賁者也以實心而求於初不爲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

一白賁之風而已（案程傳沿註疏之說本義又沿程傳之說皆以爲初四相賁而爲三所隔故未得其賁而皤然也然朱子語類以無飾言之則已自改其說矣故以後諸儒皆以皤白爲崇素返質之義實於卦意爲合又案易中凡重言如者皆兩端不定之辭故屯如邅如者欲進而未徑進也此三爻賁如濡如者得陰自賁又慮其見濡也此爻賁如皤如者當賁之時既外尚乎文飾而下應初剛又心崇乎質素兩端未能自決象傳謂之疑者此也白馬翰如指初九也已有皤如之心故知白馬翰如而來者匪寇也乃已之婚媾也凡言匪寇婚媾皆就上文所指之物而言屯二睽上與此正同）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程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寇讎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親故无怨尤也（集說朱氏震曰純白無僞誰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郭氏雍曰四雖自飾亦有皤如之質猶丘園之賁虛已待物之象也初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四雖懷疑終何尤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本義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程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集註朱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爲吉也（集說子語類問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又云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疎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爲淺從貝則爲賤從金則爲錢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意○問六五是在艮體故安止於丘園而不復外賁之象曰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胡氏炳文曰不賁於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潘氏士藻曰五居中履尊下無應與而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于丘園之象○何氏楷曰比於上九剛陽之賢受賁于上九者也丘園指上上陽剛而處外乃賢人隱丘園之象據象曰剛上文柔則六五乃上所賁者又所謂賁于丘園猶曰受賁飾於丘園也按昏禮納幣一束束五兩注十端爲束束白戔戔其儀文雖薄然終與上合志而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集說方氏應祥曰於文勝之時而爲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非自喜也

案傳於五位多言有慶慶大而喜小也此爻居尊而返樸崇儉亦可以易俗移風而但曰有喜者且就一身無過言爾如无妄五損四兌四之例皆以無疾爲喜若推其用則化成天下慶在其中矣

上九白賁无咎。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集說朱子語類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王氏申子曰上以陽剛爲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極當賁道之終止文之流於終終則返而質矣故賁道成而無咎無咎故无咎○熊氏良輔曰白賁云者終歸於無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胡氏炳文曰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蔣氏悌生曰六五上九皆敦尚質素以白爲賁素以爲絢之意上九處無位之地高尚其事不尚華飾以質素爲賁甘受和白受采其賢於五采彰施遠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程傳曰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集說朱子語類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項氏安世曰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爲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爲虛文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故曰與上興也二與上交而成卦二以上爲主猶須以陽爲主也深明文之與質未嘗相離故不言吉凶吉凶繫於質也上九分剛主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爲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爲文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上得志也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故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案項氏以與上興爲上九不如指九三言爲當

總論丘氏富國曰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輸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龔氏煥曰賁之爲言飾也謂飾以文華也然以六爻考之初之舍車而徒五之丘園上之白賁皆質實而不事文華者也四之皤如賁於初二之賁須附於三惟三之賁如濡如乃賁飾之盛而即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於文也如是則古人之所賁者未始事文華也亦務其本實而已本實既立文華不外焉徒事文華不務本實非古人所謂賁

䷕ 坤下艮上

序卦傳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雜卦傳剝爛也

程傳剝序卦責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有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積剝之象也

剝以上九爲主陰雖剝陽而陽終不可剝也故爲卦主

剝不利有攸往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程傳剝者羣陰長盛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異言辭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本義以卦體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爲柔也集說陳氏友文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養非淺謂以侵蝕之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程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集說虞氏翻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君當厚錫於下然後得安其居○劉氏牧曰山以地爲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爲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司馬氏光曰基薄則牆頹下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朱子語類云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程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滅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陰剝陽柔變集說俞氏琰曰陰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之消陽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爲剝牀而先以牀足滅於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唯宜順時而止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

俞氏之說是以蔑字屬上句讀蓋自象傳滅下看出亦可備一說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傳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集說虞氏翻曰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及於上故曰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本義辨牀幹也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矣程傳而上剝至於辨愈滅於正也凶益甚矣集說俞氏琰曰既滅初之足於下又滅二之辨於中則進而上矣得此占者若猶固執而不知變則其凶必也

本義言未大盛程傳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集說崔氏憬曰辨當在第足之間是牀穢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吳氏澄曰若六三之剝之唯其有與也○龔氏煥曰六二陰柔中正使上有陽剛之與則必應之助之而不爲剝矣惟其无與所以雜於羣陰之中而爲剝若三則有與故雖不如二之中正而得无咎

案崔氏吳氏龔氏之說皆得文意六三不中正而辭優於二故聖人以未有與失上下明之

六三剝之无咎

本義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程傳衆陰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集說荀氏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無剝咎所以勸也害意是以无咎○王氏弼曰與上爲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胡氏炳文曰剝之三卽復之四復六四不許以吉剝六三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案王氏程子皆以剝之无咎連讀言此乃剝時之无咎者也玩本義似以剝之爲剝去其黨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本義上下謂四陰程傳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集說王氏弼曰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漢之呂強是也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丘氏富國曰上謂四五下謂初二蓋去四陰而獨從剛故曰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本義陰削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程傳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以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程傳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程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利也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張子曰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無剝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熊氏良輔曰卦本爲陰剝陽而陽凶爻則以剝陽而見凶故五則以順上爲无不利三則以應上爲

无咎而上則有碩果得輿之象焉○張氏振淵曰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則告陽以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剝陰長已極不可制矣則教陰以從陽之道曰以宮人寵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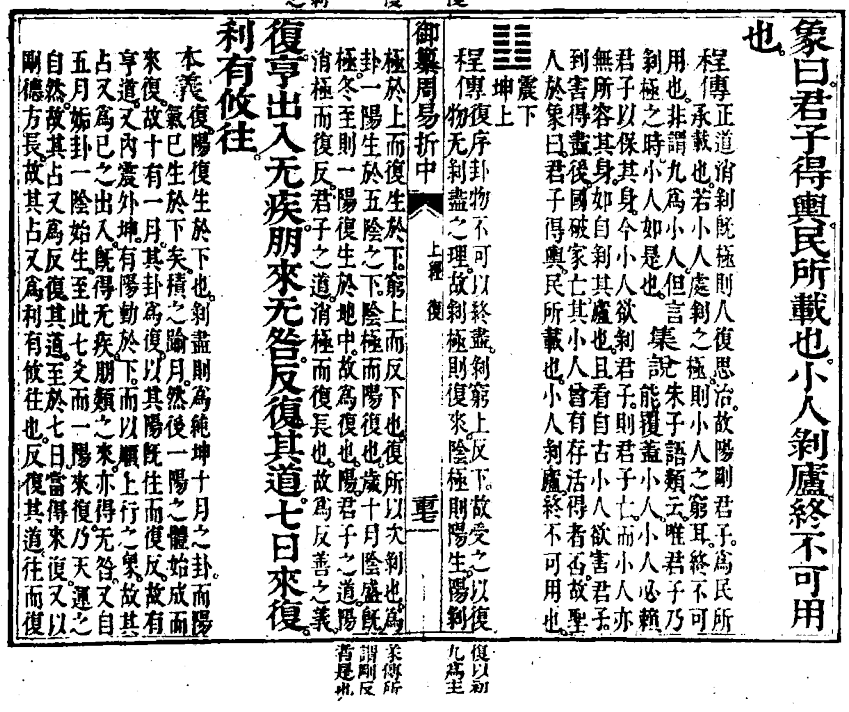
程傳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案五以陰居尊取后妃之象而爲貫魚以宮人寵則豈有妒害瀆亂以剝其君之尤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本義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程傳諸陽俱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

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集說程子曰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中無間之理乎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楊氏文煥曰貫魚者衆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胡氏炳文曰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碩果專以象言得輿剝廬兼占而言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蔡氏清曰易固爲君子謀然其爲君子謀者亦所以爲小人謀也觀小人剝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無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姑爲是抑彼以伸此也○喬氏中和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無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此剝之所以復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程傳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唯君子乃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集說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震下 ䷁坤上

程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九爲至復以前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復 卷一

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

利有攸往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爲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小而辨于物復以自知序卦傳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雜卦傳復反也

繫辭下傳復德之本也復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復 卷一

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 程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 集說房氏喬曰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出入无疾害之者喜陽氣之復朋來无罪咎之者欲衆陽漸進之意○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夬次姤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曰八月○朱子語類云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胡氏炳文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往來其數如此○林氏希元曰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有爲於天下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而泰重彖征○張氏振淵曰反復其道猶云反復計其程道也此二句正見天運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耳

彖曰復亨剛反。

本義剛反則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本義以卦德集說孔氏穎達曰復亨者以陽復則亨。故本義而言集說以亨連復而釋之也。剛反動而以順行者。既上釋復亨之義又下釋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理。潘氏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豪之不以順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本義陰陽消息集說侯氏行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陰升天運然也集說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天之運行也。豳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月爲日明矣。

利有攸往剛長也。

本義以卦體而言既集說項氏安世曰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本義生則漸長矣。剛長也。易之意凡以爲君子謀也。○丘氏富國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陽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程傳復亨。謂剛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程傳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集說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張子曰復言見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發乎微情發乎顯。○朱子語類云天地以生生爲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動之機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又云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濂溪就回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意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只是所指地頭不同。王弼之說。與濂溪同。○胡氏炳文曰天地生物

之心。即人之本心也。皆於幾息而復萌之時見之。○俞氏琰曰。天地之心。謂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無乎不在。聖人於剝反爲復。靜極動初見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非謂惟復卦見天地之心也。或謂靜爲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爲天地之心。亦非也。○吳氏曰。愼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所謂仁也。復之一陽初動。仁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案天地之心。在人則爲道心也。道心甚微。故曰復小而辨於物。於是而惟精以察之。惟一以守之。則道心流行而微者著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其精也。知之未嘗復行。是其一也。夫子以初爻之義當之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所以執中而已矣。二五皆中。故二則休復而吉。五則敦復而无悔。初爻之外。惟此兩爻最善。三則頻復而厲者。所謂人心危而難安也。四之中行而獨者。所謂道心微而難著也。然皆能自求其心者也。至於上六則不獨微而且迷。不獨危而且敗。迷而以至於敗。則所謂天君者。不能以自主矣。故夫子荅之曰。反君道也。堯舜相傳之心學。皆於復卦見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本義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程傳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集說劉氏牧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陽來而復。復來也。而天下昭融乎。○蘇氏軾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案曰剛反。又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耶。案曰雷在地中。復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耶。○朱子語類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善端之萌。亦甚微。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楊氏啟新曰。閉關靜以養陽。施命動以制陰。王者於姤復用意深矣。

繫辭下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本義 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祗宜音祇。抵也。王肅云適也。義亦同。无祗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祗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貳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祗。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韋經音辨並見衣部。集說楊氏時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

元吉。○俞氏琰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復。復之最先者也。故不至於悔而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程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集說王氏弼曰。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脩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

六二。休復吉。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程傳。二雖陰爻。處中正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傳。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陽為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所以吉也。○張氏栻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遠。上無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至四但言從道。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至切也。○俞氏琰曰。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脩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為仁矣。二之吉。蓋以親近初九而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集說郭氏忠孝曰。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復也。日月至焉而已。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閒矣。○趙氏汝楳曰。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程傳。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集說孔穎達曰。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已獨應初。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繆氏昌期曰。中。即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憬然自覺。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而已。惟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集說郭氏雍曰剝六三乃復六四反對其義相類在剝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集說項氏安世曰臨以上六爲敦臨民以上九爲敦艮而不復故復至五而極也卦中復者五爻初最在先故爲不遠五最在後故爲敦○蔡氏淵曰敦厚也坤象復

主初陽五雖與初無係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也可以无悔○李氏簡曰初九陽剛君子之道也相應相比者復之易二與四是也遠而非應者復之難六五所以稱敦復敦復者厚之至也不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復是以无悔○胡氏炳文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可无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與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本義考成也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集說王氏安石曰能以中道自考則動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李氏簡曰中以自考非自有降衷之性則亦不能成此德也○梁氏寅曰中以自考言以其有中德故能自考其善不善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集說徐氏幾曰上六位高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無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楊氏啟新曰心爲天君以

其國君言喪失其本心也○何氏楷曰坤本先迷今居其極則迷之甚矣言迷復即昏迷而不知所復之謂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衆動徇物必至喪天君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凶也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集說楊氏啟新曰人君能役羣動而反以羣動役與心之道相背馳者也總論胡氏炳文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無轉易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序卦傳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雜卦傳无妄災也

☰震下 ☰乾上

程傳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本義无妄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程傳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而不利有所往也程傳无妄者至誠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

无妄以初九九五爲主蓋初九陽動之始如人誠心之初動也

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合正理之來而爲主於內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以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佑可行乎哉集說王宗傳曰初九之剛乾一索於坤而得之是以爲震而无妄之外體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爲主其在无妄則內體也故曰爲主於內○趙氏彥肅曰剛自外來寄象爾其實天之所賦我固有也○胡氏炳文曰外卦爲乾震之剛自乾來也无妄釋元亨利貞與臨同命卽道也无妄之往程子以爲无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初也又曰則中而應五也

然二字已兼無所期望之意矣○胡氏居仁曰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爲過眚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吉无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无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違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程傳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

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

妄而又往。本義只順上文本意解。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何氏楷曰。震初一剛。其所從來。即乾之初畫。无妄外乾內震。初九得外卦乾剛初爻。以爲內卦之主。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案。象言剛來柔來。未有言自外來者。則王氏諸家謂指外卦乾體者信矣。在卦爲震。得乾最初之畫。在人爲吾心得天最初之理。此所以爲无妄也。天理非由外鑠我者。此特指卦象言之。見自乾來之意。趙氏之說是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得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程傳。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脩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集說。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朱子語類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曰。然。一物與他一個无妄。○俞氏琰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于思之說。蓋本於此。○蔡氏清曰。物與无妄者。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爲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集說。蘭氏廷瑞曰。初則當行。終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不妄。則吉。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胡氏炳文曰。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本義於此曰。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主字最有力。蓋妄者誠之反也。誠之主如此。妄自然无矣。如此而往。其吉固宜。○何氏楷曰。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是之謂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也。

程傳。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

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集說程子語類問程傳爻辭恐未明曰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傳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傳言不計利○陳氏埴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爲穫而耕不爲畬而菑凡有所爲而爲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爲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爲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則又似以穫畬爲私意三說不免自相抵捂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無耕穫菑畬之私心○胡氏炳文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諸家以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惟本義以爲始終無所作爲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無所作爲自始至終絕無計功謀利之心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林氏希元曰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穫不菑畬之理爲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絕無營爲計較之心焉耳○何氏楷曰人之有妄在於期望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即望有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畬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

妄何氏說與傳義頗異質諸夫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訓則於理尤長且象傳以未富釋之正謂其無望穫之心未必以耕爲可廢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程傳未者非必之辭臨卦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穫畬是以其富也集說豐氏寅初曰未猶非也富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集說謂利也不於力耕之際遽有望穫之心乃仁人不計功謀利而天德全矣其行之所以利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焉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也程傳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於擾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爲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爲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集說關氏朗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災○朱子語類云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胡氏炳文曰匪正有眚人自爲之也无妄之災天實爲之也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與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程傳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集說豐氏坊初曰邑人之災所謂无妄之災然無故被誣者反已無作君子求其无妄而已禍福聽之於天悉置度外也

九四可貞无咎

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程傳四剛陽而居乾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程傳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集說胡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集說氏炳文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不可貞則專訓固字而無正字之義九四陽剛健體下無應與可貞正守之而其占不可有爲也○何氏楷曰四剛陽而居乾體本自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則无咎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義有猶程傳貞固守之則无咎也集說蘇氏軾曰固有之者生而性之非外掠而取之也○王氏宗傳曰正者人之性也非外鑠我者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故曰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程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

案勿者禁止之辭言无妄矣而偶有疾則亦順其自然而氣自復勿復用藥以生他候如人有无妄之災則亦順其自然而事自平勿復用智以生他咎也凡易中言勿者皆同義此爻之疾與六三之災同然此曰有喜者剛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程傳人之有妄理必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備曰少嘗之也集說林氏希元曰既无妄而復藥則爲以无妄之疾試无妄之藥反爲妄而生疾矣然則所處既當於理豈可因非意之事而改圖乎○錢氏志立曰九五陽剛中正本無致疾之道而有疾焉此无妄之疾也惟守正安常以處之疾且自去而試之

藥焉則必以吾之常者爲非而悉反其道斯紛紛召疾之方至矣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本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程傳 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集說龔氏煥曰无妄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集說 龔氏煥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循是理則吉拂是理則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理而動者也四可貞无咎守是理而不動者也三有災五有疾不幸而遇無故非意之事君子亦聽之而已守是理而不爲動者也或動或靜惟理是循所以爲无妄上九居无妄之極不可有行若不循理而動則反爲妄矣其有眚而不利也宜哉○何氏楷曰象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程傳 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窮極而爲災害也集說 趙氏玉泉曰无妄无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之行宜無災矣但處時之窮則有其德而無其時故有災也○何氏楷曰无妄之行猶象傳所云无妄之往上九乾之窮與乾亢龍義同故二小象亦同以其意於行故曰眚以其時位使然故曰災

總論 胡氏炳文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爲震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 艮下 乾上

序卦傳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雜卦傳 大畜時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義 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爲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故其占又爲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程傳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

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尊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聚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象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集說 朱子語類云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傳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胡氏炳文曰不家食是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爲二不必泥而一之也

大畜以六五上九爲主彖傳所謂剛上而尚賢者是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本義以卦德釋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卦名義程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集說鄭氏汝諧曰畜有三義以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集說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蘊畜之大者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故象傳兼此三者言之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本義以卦變卦辭程傳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本義體釋卦辭程傳爲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集說郭氏忠孝曰大

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故曰剛上而尚賢○朱子語類云能止健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不家食吉養賢也

本義亦取尚賢之象集說梁氏寅曰養賢者亦取尚賢之象自剛上而言則謂之尚賢所以盡其禮也自不家食而言則謂之養賢所以重其祿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本義亦以卦程傳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本義體而言程傳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象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集說胡氏炳文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尚賢止健之義六爻中皆可見然夫子釋卦必以剛健篤實一句居首者蓋莫大於天德剛健者天德也人欲畜其天德非篤實則不能篤實者論語所謂重大學所謂靜中庸所謂闇雖至於達天德而必有以固其聰明聖智故篤實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如艮爲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義最大故首發之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程傳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

之以畜成其德集說楊氏時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乃大畜之義也集說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世之學者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亦烏用學爲哉○丘氏富國曰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張氏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之氣皆天也

初九有厲利已

本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

相止集說蔡氏清曰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之義戒之云進則有厲惟利於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程傳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輿說輹

本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程傳二爲六五所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傳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二以剛而居中能度其宜見其說不可自說其輿輹而不行也故曰中无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程傳上九之陽亦上

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愼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集說項氏安世曰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九二以剛居柔無勢故爲豶豕九三純乾故爲良馬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傳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他卦陰陽應爲得此則爲畜他卦陰陽敵爲不胥與此則爲合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

集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大畜下

卦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卦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

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脩政於此是猶患豕牙而豶其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集說呂氏大臨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居健之始其健未著若童牛然禁於未發以牿閑之及其長也無所用其健豈特不暴而已安於馴柔可駕而服故有喜也九二居健之中其健已具若豕之牙漸不可制六五居尊守中能以柔道殺其剛暴之氣若豶豕然其牙雖剛莫之能暴可以養畜而無虞故有慶也○項氏安世曰喜者據己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爲大善故四爲元吉五獨得吉而已○蔡氏淸曰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都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旣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張氏浚曰剛在上爲何何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集說謂勝其任○王氏宗傳曰豕傳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也下之三陽由已上進故九三曰良馬逐又曰上合志也此賢者之道所以亨也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音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之責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盛於斯也○吳氏澄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大畜者一陽上

於外而三陽藏畜於內畜極則散止極則行故上九雖艮體至畜之終則不止而行也○胡氏炳文曰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惟畜之極而通豁達無礙如天衢然此不徒爲仕者之占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蔡氏淸曰觀畜極而通之意則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伸也

案何字程傳以爲誤加本義以爲發語而諸家皆以荷字爲解義亦可從蓋剛上尚賢之義則是賢路大通卦所謂不家食者此已取艮主之義則能應天止健卦所謂涉大川者此已故天衢者喻其通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時之通也雜卦云大畜時也正謂此也吳氏引商頌之詩者語意尤近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程傳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說路自我而四達矣故曰何天之衢亨象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崇俊艮以列庶位推轂賢路使天下無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天下至於無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就盛於此○沈氏該曰何天之衢尚賢也大畜之時已獨居上五以柔尚之畜盛德而處上止衆賢而聚王庭以天衢之亨爲已之任畜道至此賢路不塞其道盛矣故曰道大行也○呂氏祖謙曰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何氏楷曰備於身之謂德達於世之謂道道可大行其亨可知象所謂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者此也

總論胡氏炳文曰此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蔡氏淸佩曰卦象兼取畜止畜聚二義大象專取畜聚義六爻專取畜止義初九進則有厲惟利於已知難而止者也九二處得中道能說輿而不行時止而止者也九三與上合志其進也如艮馬之馳逐此畜極而通之象然猶以艱貞閑習爲戒者慮其可進而銳於進也六四當大畜之任能止惡於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牿則大善之占也六五制惡有道得其機會故其象爲豶豕之牙其占雖吉然比之於四則有間矣或問六四元吉傳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也曰論爲力之難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上九之亨畜極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爲象蓋行雨施天下平也

序卦傳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者養也

雜卦傳頤養正也

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震下艮上

程傳頤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養人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亦以六五上九滿主實傳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是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程傳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所以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集說朱子語類云養須是正則吉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林氏希元曰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性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觀其所養之道如大學聖賢之道正也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求其口實如重道義而略口體正也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皆正則吉不正則凶○陳氏琛曰集義以養

其氣寡欲以養其心守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聖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窮而不屑於嘑蹴達而不至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陸氏銓曰觀頤即考其善不善自求口實即於已取之而已矣

案陸氏說與傳義異蓋云觀其所養者以自求養而已如所養者德乎則當自求其所以養德之道如所養者身乎則當自求其所以養身之方與夫子彖傳語意尤合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本義釋卦辭程傳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集說李氏舜臣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正則吉也

本義而贊之程傳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

正而已矣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集說趙氏汝楳曰聖人之於萬民豈時爲大故云時能家與之衆而人與之矣其急先務者亦曰養賢而已賢得所養則仁恩自及於百姓矣

案卦有曰尚賢養賢者皆是六五上九相遇大有大畜頤鼎是也此卦頤爲養義而六五又賴上九之養以養賢以及萬民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程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愼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集說朱子語類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然也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馮氏椅曰法雷之動以愼其所出法山之止以節其所入○趙氏汝楳曰雷之聲爲言語山之養爲飲食言語飲食出入乎頤者也○俞氏琰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曰愼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已者皆所當愼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程傳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象占如此程傳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耳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爲朶動其集說王氏弼曰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郝曰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凶莫甚焉○蘇氏軾曰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任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無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爲陰之所致也故凶○鄒氏汝諧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於人者也動而求養於人者必累於口體之養故雖以初之剛陽未免於動其欲而觀朶頤也○何氏楷曰初與上陽剛之德同而吉凶不同者初爲動之主附錄項氏安世曰頤卦上爲止之主養道宜靜故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程傳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集說楊氏簡曰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朶頤則失其所謂貴矣 俞氏琰曰孟子云養其

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又云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今初九陽德之大本有可貴之質。乃內捨其大而外觀其小。豈不爲人所賤。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本義求養於初則顚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程傳專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顚倒。故云顚頤。顚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顚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顚頤則拂經不獲

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集說項氏安世曰。二五得位得中。而不能自養。反由頤於無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皆爲拂經。上民體。故爲于丘。○黃氏幹曰。頤之六爻。只是顚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顚。求養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顚頤。當爲句。拂經于丘頤爲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是求於上以養己。故凶。六四顚頤。固與初爲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顚而吉。六五拂經。是比於上。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貞而亦吉。

○項氏黃氏說。深得文意。可從。本義雖從程傳以征凶屬之。丘頤。然至其解象傳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則曰初上皆非其類也。則亦以征凶總承兩義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程傳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集說張子曰。履邪好動。繫說於上。不但拂頤之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楊

氏時曰。頤正則吉。六三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頤之正也。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何利之有。○鄭氏汝諧曰。三應於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於三。蓋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於人者。必無所不至。是謂拂於頤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傳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道大悖義理也。集說項氏安世曰。拂頤貞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三字當連讀。頤之卦辭曰頤貞吉。三之爻辭曰拂頤貞凶。卦中惟此一爻與卦義相反。故曰道大悖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顚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

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程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顚倒也故曰顚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顚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

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　集說蘇氏軾曰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皆養德也於四爲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初九爲吉○游氏酢曰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爲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爲顚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顚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朱子語類問音辯載馬氏曰耽耽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吳氏澄曰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爲象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林氏希元曰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繼則禰有所得而遽自足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傳顚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吉孰大焉　集說谷氏家杰曰養逮於下則上施光是養賢及民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集說丘氏富曰豫五不言豫以豫由乎上也頤五不言頤以頤由乎上也○林氏希元曰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於人故其象爲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濟如涉大川終不可

程傳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集說張氏清子曰五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程傳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集說王氏宗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凝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集說王氏弼曰以陽

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李氏舜臣曰豫九四曰由豫者即由頤之謂也由豫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由頤在上則過中而嫌於不安故厲○丘氏富國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能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集說王氏宗傳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項氏安世曰六五上九二爻皆當以小象解之六五之居貞非自守也貞於從上也故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九之厲吉非能自吉也得六五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程傳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

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坎上巽下

程傳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蓋九二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

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檩。集說。王氏宗傳曰。天下之事。固有正理。豈可過耶。然古今固有所謂非常之事者。以理而論。亦無非君子之時中。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爾。○朱子語類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合當如此作。便是合義。○胡氏一桂曰。或疑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意。○胡氏炳文曰。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無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無不可爲之事。以占言也。○何氏楷曰。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其義皆訓中也。即屋之脊檁。惟大過是以

棟橈是以利有攸往。惟有攸往。是以亨。翼傳乃字當玩卦辭言棟。緊指二三四五言也。又辭專及三四者。舉中樞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程傳。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集說。俞氏琰曰。大過。謂陽之過也。在人事則泛言萬事大者之過。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

棟橈。本末弱也。

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上下二陰衰弱。陽初末。謂上。弱。謂陰柔。程傳。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剛迹始致本末之弱。本小者過。陰過也。集說。何氏楷曰。剛既弱。剛亦不能獨支本末弱。卽大過之象。乃棟所由橈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本義。又以卦體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集說。朱氏震曰。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於理也。以過爲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沈痼。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視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大過之時。君子過越常分。以濟弱。能達乎時中矣。○項氏安世曰。棟橈二字。以六爻之象言之。中四爻強。初上二爻弱。有棟橈之象。此禍變之大者也。利有攸往亨。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剛雖大過。而得時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說。不失人心。故利於有行。雖遇大變而可

以亨。此才略之大者也。巽而說之下加行字者。能以巽說而行。是以利有攸往也。○又曰。先言亨。後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者。明亨因於往也。故彖曰。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則不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程傳。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集說。胡氏炳文曰。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過也。其理正。小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過二字屬人。

繫辭上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程傳澤潤養於木者也乃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程傳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集說劉氏牧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趙氏汝楳曰獨立如巽木无悶如兌說○李氏簡曰君子進則大有爲獨立不懼可也或退而窮居則堅貞不移遯世无悶可也皆大過之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愼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程傳初

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愼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愼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愼之道也愼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愼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愼斯道推而廣之事之始不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集說胡氏瑗曰爲事之始不可以免咎況居大過之時是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易於有爲必當過分而愼重然後可也苟於事始愼之如此則可以立天下之大功興天下之大利又何咎之有哉○朱氏震曰茅之爲物薄而用重過愼也過愼者愼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於愼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其誰咎之○趙氏玉泉曰當過時而陰居巽下是以過愼之心任事謹始慮終無所不至如物措諸地又藉之以白茅焉如是則視天下無可忽之事者舉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身無過動行無敗謀何咎之有案胡氏朱氏趙氏說極於卦義相關蓋大過者大事之卦也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爲基故聖人於初之發義任重大者棟也基細微者茅也棟支於上茅藉於下故繫傳云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正對棟爲重物重任而言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傳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愼而已集說錢志立曰以卦象論之初與四應而在下初者四之本也本弱而藉茅則敬愼之至以善處者故四之棟不至於

傾也

案高以下爲基剛以柔爲本柔在下對剛在上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程傳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之功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一得中居柔

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集說司馬氏光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楊氏時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衆橈則木之強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項氏安世曰二五皆濱於澤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焉過則木枯也○王氏申子曰大過諸爻以剛柔適中者爲善初以柔居剛二以剛居柔而比之是剛柔適中相濟而有功者也其陽過也如楊之枯如夫之老其相濟而有功也如枯楊而生稊如老夫得女妻言陽雖過矣九二處之得中故无不利○胡氏炳文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程傳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集說王氏申子曰老夫而女妻雖過乎常然陰陽相與以成生育之功則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程傳夫居大過之時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程傳過之甚也集說王氏申子曰老夫而女妻雖過乎常然陰陽相與以成生育之功則无不利也○項氏安世曰全卦有棟橈之象而九二乃獨有之蓋九二當剛過之時獨能居柔而用中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不過故无不利也卦體本以中太強而本末弱是以爲橈九三以剛居剛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爲過故棟愈橈而不可輔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

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集說俞氏琰曰卦有四剛爻而九三過剛慎曰九三棟橈自橈也所謂太剛則折故象有取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

以有輔也集說楊氏時曰棟居中而衆材輔之者也九三以剛居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此棟之所以橈也○項氏安世曰全卦有棟橈之象而九三乃獨有之全卦有利往之象而九二乃獨有之蓋九二當剛過之時獨能居柔而用中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不過故无不利也卦體本以中太強而本末弱是以爲橈九三以剛居剛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爲過故棟愈橈而不可輔也

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他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集說劉牧曰大過之時陽爻皆以居陰爲美有應則有它吝○李氏過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無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胡氏炳文曰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吳氏曰愼曰三四居卦之中皆有棟象三橈而四隆者三以剛居剛四以剛居柔一也三在下四在上二也三於下卦爲上實下虛四於上卦爲下實上虛三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程傳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集說稊之象也九五承於上近末也生華之象也○何氏楷曰生稊則生機方長生華則洩且竭矣二所與者初初本也又異之主爻爲木爲長爲高木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又兌之主爻爲毀折爲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折理無久生已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集說蘇氏軾曰稊者顯而復繫反其始也華者盈而卑發速其終也○項氏安世曰二五皆無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初本也故爲稊稊者木根新生之芽也過而復芽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故爲華木已過而生華故無久生之理也○王氏申子曰木枯而華是速其枯老婦士夫是過乎常而爲柔邪所惑○何氏楷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未甚過者也又在卦初故過以相與可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陰陽相比祇以爲醜其相反如此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滅木上之所以之象而取涉義集說錢氏志立曰澤之滅木上之所以滅頂也雖至滅頂然有不容不涉卽不得不過者孔子所以觀卦象而有獨立不懼之思也

說卦傳 雨以潤之 勞乎坎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坎陷也 坎爲

案此爻程傳以爲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爲殺身成仁之君子本義之說同比程傳爲長然又有一說以爲大過之極事無可爲者上六柔爲說主則是能從容隨順而不爲剛激以益重其勢故雖處過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如東京之季范李之徒適足以推波助瀾非救時之道況上六居無位之地委蛇和順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弗非也此說亦可並存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傳 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集說 蘇氏軾曰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義則不可咎也

總論 馮氏椅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慎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龔氏煥曰大過本爲陽過若復以陽居陽則愈過矣故諸爻以陽居陰者皆吉以陽居陽者皆凶與大壯諸爻取義畧同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大過 坎

䷜ 坎下坎上

習坎 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程傳 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

坎以二五二陽爲主而五尤爲主水之積滿者行也

豕 坎爲耳 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序卦傳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雜卦傳 離上而坎下也

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義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程傳 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於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

○胡氏瑗曰此卦在八純之數其七卦皆一字名獨此加習字者何也蓋乾主於健坤主於順若是之類率皆一字可以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爲險難重疊之際君子之人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故聖人特加習字者此也○蘇氏軾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呂氏大臨曰習坎八卦乾健坤順震動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於坎獨以習坎爲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所有事也○薛氏溫其曰坎非用物以習爲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張氏浚曰習安行不息之稱習坎險可出矣夫陽陷於陰非出險則功無自與曰習坎求以出險也○鄭氏汝諧曰服習溫習皆有重義水離至險而習乎水者出入乎水而不能溺然則習乎險難者斯能無入而不自得也○李氏舜臣曰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胡氏炳文曰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爲占惟此

御纂周易折中 上經 坎

則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事之亨也此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心亨之象○章氏潢曰六十四卦獨於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眞如一陽陷於二陰之內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吳氏曰愼曰陽陷陰中所以爲坎中實有孚所以處險有孚則誠立心亨則明通心之體靜而常明如一陽藏於二陰中也心之用動而不息如二陰中一陽之流行也一陽者流行之本體二陰者所在之分限流而不踰限動而靜也限之而安流靜而動也有孚心亨之義發於習坎至矣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

本義釋卦集說孔氏穎達曰釋習坎之義險難也若險名義集說孔氏穎達曰釋習坎之義險難也若險難不重不須便習今險難既重是險之甚者若不便習不可濟也故注云習坎者習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程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言內實而行有常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胡說朱子語類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胡氏炳文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俞氏琰曰坎水流水也晝夜常流流則不盈故曰水流而不盈水之流迂迴曲折不知更歷幾險而終至於海茲非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梁氏寅曰流而不盈時止則止也盈而後進時行則行也坎以能止爲信以能行爲功時止時行其君子處險之道與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本義以剛在中心亨之象程傳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如是而往必有功也程傳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程傳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

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集說王氏應麟曰下陽舉而號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感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俞氏琰曰時用謂有時乎用而非用之常也

案彖辭發習險之義彖傳又發用險之義習險者練習於艱難之事而無所避立身之大本也用險者自然有嚴峻之象而不可干禦物之大權也天之崇窿不可升地之脩阻不可越此天地用險之著者在人則所謂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皆此意也其大者則又莫如王公之設險守國蓋用天之道而刑賞之威莫敢以干犯因地之利而河山之固莫敢以窺伺險之用豈不大哉大抵八卦之德皆有其善坎之德險難微與諸卦不同然以其用言之則亦與諸卦之德同歸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 洊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程傳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集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集說司馬氏光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說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蘇氏軾曰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陸氏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王氏宗傳曰坎者水之科也故以水洊至爲

習坎之象上坎既盈至於下坎此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也盈科而後進不舍其晝夜之功也君子德行貴其有常而教事貴於習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俞氏琰曰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義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集說張氏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失正道也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初六之謂

又如張氏說習坎兩字纔不虛設時俗所謂機深禍轉深者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程傳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集說朱氏震曰君子處險當以正道乃可出險初六不正不能出險失道而凶也○錢氏志立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出險之道若小人行險以僥倖則爲初六上六失道之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本義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集說楊氏

時曰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陳氏仁錫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爲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後爲流水也

案楊氏陳氏之說極是凡人爲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雖涓涓而有源乃行險之本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傳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集說郭氏雍曰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未出中也○許氏聞至曰君子不爲險困者非能遽出於險之外也但能心安於險之中而已人在險中思旦夕出於險者求其大得君子第從其小者而求之所謂有孚心亨者以此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程傳六三在坎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之意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於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窞朱子語類云險且枕只是前後皆險來之意似與需之六四義足相發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程傳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於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本義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

案險且枕傳義與王氏分爲三說王氏以爲戒處險者順聽之意似與需之六四義足相發

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程傳六四陰柔而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閒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雖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

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多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欲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案說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

各得其所皆無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崔氏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比五而承陽脩其潔誠進其忠信則終无咎也郭氏雍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爲失禮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無他焉以誠爲主故也○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聖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自閒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而終无咎惟睽坎之時爲然○何氏楷曰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樏簋副是也

案簋貳之說何氏得之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程傳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本无貳字今從之樽酒簋貳實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集說王氏弼曰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姜氏寶曰觀孔子小象以樽酒簋貳爲句則晁氏之說以貳用缶爲句者非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祇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集說朱子語類云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俞氏琰曰坎不盈以其流也象傳云水流而不盈是也不盈則適至於既平故无咎何氏楷曰祇適也猶言適足也言適於平而已即象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集說如程傳說則不盈爲未能盈科出險之義與象傳異指矣須以俞氏何氏之說爲是蓋不盈水德也有源之水雖涓微而不舍晝夜雖盛大而不至盈溢惟二五剛中之德似之此所以始於小得而終於不盈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程傳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集說朱子語類云水之爲物其在坎只大不稱其位也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者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項氏安世曰水流而不盈謂不止也坎不盈謂不滿也不止故有孚不滿故中未大凡物盈則止水盈則愈行故坎有時而盈水無時而盈也○陸氏振奇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陳氏仁錫曰水流不盈纔盈便橫流泛溢五爻曰不盈象曰未大以五有中德故不咎然自大未大明其所以不盈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程傳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王氏弼曰四執寘於思過之地自脩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吳氏澂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與終不得者不能得其道也如悔罪思愆是謂得道則其困苦幽囚止於三歲矣聖人之教人動心忍性以習於險者雖罪皆已成而猶不忍棄絕者如此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程傳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日十有日三歲其事也陷於獄至於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集說朱氏震曰上六無出險之才歲險極之時如是也愚按人陷於穽阱之中坐而肯過雖上罪也不過三歲得出矣妄動求出則陷之愈深雖三歲豈得出哉

蔡氏煥曰坎卦本以陽陷爲義至爻辭則陰陽皆陷陷不以陽陷於陰爲義矣二小得五既乎是陽之陷爲可出初與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歲不得則陰之陷反爲甚易卦爻取義不同多如此

☲離下 ☲離上

序卦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

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說卦傳

日以烜之 相見乎離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離麗也

離爲雉 離爲目 離再索而得女 故謂之中女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爲科上槁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序卦傳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雜卦傳

離上而坎下也

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亨而畜牝程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牛則吉也程傳離麗矣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爲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集說王氏弼曰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郭氏忠孝曰乾爲馬坤爲牝馬坤爲牛離爲牝牛象之宜也朱子語類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吳氏澂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胡氏炳文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吳氏曰愚曰坎性就下下不已則入坎窞離性炎上炎之盛則突如焚如坎陷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亨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突畜牝牛胡氏吳氏之說爲切蓋離明也高明柔克則用明而不傷矣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本義 釋卦名義 程傳 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集說 安世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為文又為明 齊氏夢龍曰龜山楊氏云火無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項氏齊氏說則是陽麗乎陰而以為陰麗乎陽者非矣惟張子正蒙之說得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 程傳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變通則可以言易矣 集說 項氏安世曰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 胡氏炳文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釋有孚亦曰水流而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曰畜牝牛吉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本義 作起 程傳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集說 王氏弼曰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也 孔氏穎達曰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為照臨 朱子語類云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只是一箇明兩番作 徐氏在漢曰繼明者無時不明也照于四方者無處不照也惟其無時不明所以無處不照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本義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 陽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 集說 孔氏穎達曰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集說 身處離初故其所履踐恆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得避其禍而无咎 王氏弼素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 胡氏瑗曰錯然者敬之之貌也居離之初如日之初生於事之初則當常錯然警懼以進德脩業所以得免其咎 馮氏當可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於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於初動之時故戒其初 趙氏彥肅曰能敬則動與物交皆天理也不能敬則役於物而生咎矣日出而作故發此象 胡氏一桂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履錯然王氏馮氏胡氏之說爲是蓋錯雜者處應物之初也敬者養明德之本也人心之德敬則明不敬則昏於應物之初而知敬其即於咎者鮮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愼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集說徐氏在漢曰敬以直內坤之德也履錯之敬是體坤之德所謂畜牝牛吉者也咎不期遠而自遠故曰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本義黃中色柔離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集說王氏弼曰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也劉氏牧曰離爲火之象焰猛而易熾九四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得中離之元吉也郭氏雍曰離之六爻二五爲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中正者惟六二盡之黃爲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故言元吉其義與坤六五相類俞氏琰曰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爲最吉六二蓋離之主爻也楊氏啟新曰畜牝牛而利貞六二得之明而不失其中正故曰黃離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集說

郭氏忠孝曰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黃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一卦之美其惟六二乎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本義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集說荀氏爽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朕同集說梁氏寅曰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夕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君子值此之時則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是固不假於歌矣而亦何至於嗟乎案梁氏之說獨得爻義蓋日昃者喻心之昏非喻境之變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案日昃喻心德之昏也心德明則常繼昏則不能以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程傳九四離下體而升上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程傳九四離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燥之勢氣焰如焚然故曰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統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至集說章氏潢曰明之於火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燥暴其害若此○何氏楷曰

三處下卦之盡似日之過中四處上卦之始似火之驟烈

案離明德也繼明者所謂有緝熙于光明其明不息也與繼世之義全無交涉因先儒有以明兩爲繼世者故程傳用說九四爻義於經意似遠章氏何氏謂燥暴驟烈者得之不能以順德養其明之過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程傳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案突如其來如書所謂昏暴者是也非人不容之自若无所容爾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集說蔡氏淵曰坎離之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坎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劉氏定之曰坎者陰險之卦惟剛足以濟之沈潛剛克也離者陽躁之卦惟柔足以和之高明柔克也二五同歸於吉以柔而然也

案惟六二爲得明德之正三之歌嗟四之突來則明德昏而性情蕩忿慾仍而災患至矣能返之者其惟哀悔之心乎五有中德又適昏極將明之候故取象如此三之嗟樂過而悲也五之嗟自怨自艾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集吉趙氏彥肅曰明極故憂深憂深故禍弭又麗於尊位故致吉也○蔡氏清曰味離王公也之詞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程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

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案上九承四五之後有重明之象故在人心則爲克已而盡其根株在國家則爲除亂而去其元惡詩云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櫱莫遂莫達此爻之義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雜卦傳咸速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一

䷞ 艮下兌上

程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恆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恆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恆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集說丘氏富國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恆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則咸感之義微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則恆久之義悖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恆與

咸之九四當心位心者感之君則四卦主也然九五當背位爲咸中之艮感中之止是謂動而能靜則五亦卦主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本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爲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 程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

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集說胡氏炳文曰。咸感也。感曰咸。咸皆也。無心之說。感也無心於感者。無所不通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正。汎言感之道。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當如是也。

彖曰。咸。感也。

本義釋卦名義。集說劉氏牧曰。卦以咸名。而彖傳以感釋其義者。聖人之微旨。欲明感物之無心也。

○張子曰。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丘氏富國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唯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王氏應麟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程傳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交上而剛交下。柔上變剛而成艮。剛下變柔而成兌。陰陽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怒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集說王氏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為禮。取女之所以為吉也。○馮氏當可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王氏申子曰。止而說者。謂艮止不動。而意氣自相和說。乃所謂感。不止而動。則是出於作為。非感也。故六爻皆欲其靜。○蔡氏清曰。卦體卦德卦象三段意。皆歸於咸之一字內。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者。義蓋從此而出。故本義以通釋卦名卦辭。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感之義。程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通釋卦名卦辭。

程傳天地之理。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集說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鄭氏汝諧曰。天地萬物雖異位。其氣則一。聖人億兆雖異勢。其誠則一。觀其所感而其情可見者。感生於情也。情出於正。然後知感通之理。○張氏清子曰。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於其所感而觀之。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本義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程傳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集說 崔氏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呂氏大臨曰澤居下而山居高然山能出雲而致雨者山內虛而澤氣通也故君子觀物之上物情交感者亦以虛受也○郭氏雍曰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故也○胡氏炳文曰以虛受人無心之感也○陳氏琛曰山上有澤澤以潤而感乎山山以虛而受其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則虛其心以受人之感焉蓋心無私主有感皆通若有一豪私意自蔽則先入者爲主而感應之機窒矣雖有所受未必其所當受而所當受者反以爲不合而不之受矣○何氏楷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至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末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而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吳氏曰愼曰虛者咸之貞也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虛而已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所謂以虛受人也

初六咸其拇

本義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程傳 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議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集說 子語類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說動然才動便不吉○蔡氏淸曰咸其拇辭意若曰感以其拇也諸爻皆同○又曰本義云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此卽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所謂無心之感者皆謂此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程傳 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集說 虞氏翻曰志在外謂四也○孔氏穎達曰與四相應所感在外○俞氏琰曰初與四感應以相與則志之所之在於外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程傳 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集說 雖凶而居則故可以居而獲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程傳 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集說 顧氏象德曰

吉者蓋能順理以爲感不爲躁動害也居非專靜特不安動而已。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吝蓋記王氏宗傳曰九三處下體之上所謂股也艮體然以陽居陽又有應在上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夫股隨上體而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爲主於內而其所秉執者在於隨上體而動焉則躁動而失正矣故曰往吝。

案執其隨本義以爲隨下二爻程傳以爲隨上然隨之爲義取於順行相從則以三爲隨四者近是諺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蓋四者心位也心動則形隨之而三直股位與四相近而相承故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證之艮卦以三爲心位六二亦曰不拯其隨可見也夫心固身之主也然心動而形輒隨之亦非制外養中之道推之人事則如臣子之詭隨容順皆是也以三之德不中正故如此。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程傳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程傳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脢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陽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盧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曰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

繫辭下傳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

集說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楊氏時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心無不該不可以位言也○朱子語類問咸九四傳說處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此語曰敬心之貞也○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之病○又云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孺公溥無所私係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彼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我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胡氏炳文曰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貞吉悔亡無心之感也何思何慮之有憧憧往來私矣○林氏希元曰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盡吾所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往來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切切然不能放下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又曰貞者施己之感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己之感其應者亦感其不應者亦感無一人之不感亦無一人之不應故吉而悔亡憧憧往來者

施己之感必人之應也惟必人之應則私己之感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而其應之亦惟其感者即應不感者則不應矣故朋從爾思蓋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黨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 感害言不正而程傳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集說 陸氏九淵曰咸九四一其言感通爲尤至曰貞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與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

膠焉溺焉之一偏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无悔也。程傳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可以无悔也。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集說孔氏穎達曰。馬融云。脢背也。鄭康成云。而无悔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王氏宗傳曰。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爲容悅之道。五或以其近己也。比而說之。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向。則無親狎之悔矣。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程傳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爲其存心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集說李氏鼎祚曰。末。猶上也。五比於上。故咸其脢。志末者。謂五志感於上也。○朱氏震曰。卦以初爲本。上爲末。○王氏宗傳曰。謂五有咸其脢之象者。以其志意之所向。在於一卦之末。故欲咸其脢。以背去之也。○何氏楷曰。謂五志在與上相感也。繫辭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大過象傳本末弱。末指上六可知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故其象如此。程傳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遏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者。所以爲舌。皆所用以言也。集說王氏弼曰。輔頰舌者。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郭氏忠孝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爲詳而其成終有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艮終於止耶。觀艮其輔言有序。爲可知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本義滕。騰。程傳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集說王氏弼曰。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

總論鄭氏汝諧曰。卦言感應之理。六爻皆不純乎吉。何也。卦合而言之。爻析而言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全也。六爻之所感不同。咸之偏也。自初至上。皆以人身爲象。圜於有我。安能無所不感乎。○易氏祓曰。咸。感也。感以心爲主。而偏體皆所感之一。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脢。上咸其輔頰舌。皆感其偏體者也。所感出於心。故皆以咸字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間。其位在心。故不言咸而言所感之道。○丘氏富國曰。咸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初在下體之下爲拇。二在下體之中爲腓。三在下體之上爲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爲心。五在上體之中爲脢。上在上體之上爲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龔氏煥曰。咸以人身取象。與艮卦相類。但咸感艮止。感者動而止者靜。故咸諸爻不如艮吉多而凶少。

☶巽下
☳震上

繫辭下傳 恆德之固也 恆雜而不厭 恆以一德

序卦傳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雜卦傳 恆久也

程傳 恆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受之以恆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恆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咸而震巽爲恆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故爲恆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恆之義也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本義恆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恆其占爲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程傳恆者常久也恆之道可以亨通恆而能亨乃无咎也恆而不可以亨非可恆之道也爲有咎矣

恆者常也中則久也中則常矣卦六五之柔中九二之剛中則二卦主也

如君子之恆於善可恆之道也小人恆於惡失可恆之道也恆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恆謂可恆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恆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集說朱子語類云恆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古字作亟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徐氏幾曰恆有二義有不易之恆有不已之恆恆利貞者不易之恆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恆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林氏希元曰惟其不易所以不已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本義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程傳恆者長久之義也卦才有此四者成恆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交上而柔交下也二交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恆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恆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恆之道集說鄭氏汝諧曰咸與恆皆剛柔相也卦所以爲恆也應咸無心恆有位也有位而剛柔相應其理也無心而剛柔相應其私也能識時義之變易斯可言易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本義恆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常久亦以正而已程傳恆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恆宜得其正矣失正則非可恆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恆之正道也不恆其德與恆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恆久之道人能恆於可恆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也程傳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集說

朱氏震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恆非一定而不變也隨時變易其恆不動故利有攸往○朱子語類云恆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恆矣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常○趙氏汝楳曰所貴於攸往者謂事雖有終我行不已則終者復有始所以體天地之道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恆程傳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恆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集說蘇氏軾曰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程子語類云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箇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龔氏煒曰利貞久於其道體常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盡變也體常而後能盡變盡變亦所以體常天地萬物所以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陳氏琛曰即其恆久之理而觀之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大氣渾淪充塞而太極爲之綱維主張氣有參差而理無不一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特其聲色貌象常久如此而其德性功用亦亘萬古而不易少有變易則爲怪異不祥矣此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皆有恆也

案釋利貞云久於其道則居所不遷之謂也釋利有攸往云終則有始則動靜不窮之謂也然兩義並行初不相悖動靜雖不窮而所謂居所不遷者未嘗變也然則天地之道恆久不已與終則有始之義一而已矣下文天地日月即根此意而申明之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恆久不已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者終則有始也日月爲之體四時爲之用四時者日月之所爲合之皆天地之道也聖人久於其道如日月之得天而久照化天下而成之如四時之變化而久成此恆道之大者也推而廣之則凡在天地之間者其情皆可見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程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恆之象以常久其德而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集說呂氏大臨曰雷風雖若非常其所以相與則恆○胡氏炳文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者爲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

案說此象者用烈風雷雨弗迷說震象者用迅雷風烈必變皆非也雷風者天地之變而不失其常也立不易方者君子之歷萬變而不失其常也存雷者天地震動之氣也恐懼脩省者君子震動之心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本義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恆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程傳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正亦凶而无所利矣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

浚深之也浚恆謂求恆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恆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恆安其處者也柔徵而不恆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徵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集說陸氏希聲曰常其道日以浸深初爲常始宜以漸爲常而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於其道之義不可以爲常故貞凶○胡氏瑗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敎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求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王氏宗傳曰初巽之主也當恆之初而以深入爲恆故曰浚恆猶之造事也未嘗有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猶之爲學也未嘗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夫造事而欲其有所成爲學而欲其有所造固所當然然望之太深責之太遽俱不免於無成而已故凶而无攸利也○王氏申子曰恆久也天下可久之事豈一朝夕所能致者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處恆之初是方爲可久之計者而遽爲求深故曰浚恆非急暴而不能恆則必苟且而不可恆矣貞固守此以爲恆取凶之道也何所利哉

案此爻義陸氏胡氏二王氏俱與傳義異於卦義尤爲精切可從蓋凡事漸則能久不漸則不能久矣孟子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程傳居恆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恆之宜也集說朱氏震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恆上居震極以震動爲恆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郭氏雍曰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恆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王氏申子曰可恆之道以久而成始而求深是施諸己則欲速不達施諸人則責之太遽者也故凶○蘇氏濬曰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正是此意

九二悔亡

本義以陽居陰本當有悔程傳在恆之義居得其正則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恆久於中也能恆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集說程氏迥曰大壯九二解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案恆者常也中則常矣卦惟此爻以剛居中大壯之壯戒於太過而四陽爻惟二得中解利西南貴處後也而卦惟初六爲最後此皆合乎卦義而甚明者故直繫以吉占而辭可畧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恆久於中也人能恆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集說胡氏炳文曰九二獨提能久中諸爻不中故不久可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程傳也貞吝者正而不恆爲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恆處而不處不恆之人也其德不恆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恆以爲恆豈不可羞吝乎集說蘇氏軾曰咸恆無完爻以中者用之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無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恆其德○王氏申子曰人之爲德過乎中則不能恆三過乎中矣且以剛居剛而處巽之極過剛則躁巽則不果是無恆者也案易所最重者中故卦德之不善者過乎中則愈甚睽歸妹之類是也卦德之善者過乎中則不能守矣復中孚之類是也況恆者庸也常也惟中故庸未有失其中而能常者也三上之爲不恆振恆者以此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程傳人既无恆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恆處非其據豈能恆哉是不恆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案此无所容與離四相似皆謂德行無常度自若无所容非人不容之也

九四田无禽

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程傳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恆久如田獵而无禽獸集說胡氏瑗曰常久之道必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集說本於中正九四以陽居陰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爲治則敎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是猶田獵而无禽可獲也案浚恆者如爲學太銳而不以序求治太速而不以漸也田无禽者如學不衷於聖而失其方治不準於王而垂其術也如此則雖久何益哉韓愈與侯生釣魚之詩即此田无禽之喻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程傳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集說王氏弼曰恆非其位雖勞無獲也案爻既以田爲喻則非處非其位也乃所往者非其位耳謂所動而施爲者不得其方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恆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恆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恆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恆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恆也集說朱子語類問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子之義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恆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丘氏富國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蓋二以剛中爲常而五以柔中爲

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以柔爲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傳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集說項氏安世曰九二以剛中爲常故悔亡則爲凶也六五以柔中爲恆在二可也在五則夫也父也君也而可乎婦人從夫則吉夫子從婦則凶矣○楊氏敬新曰爻辭只曰婦人吉象傳又添一貞字明恆其德貞爲婦人之貞也

上六振恆凶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恆之極處震之終恆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恆之象程傳六居恆之極在震之終恆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所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恆以振爲恆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恆其凶宜矣集說王氏弼曰夫靜爲躁君安節以此爲恆其凶宜矣集說王氏弼曰夫靜爲躁君安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恆無施而得也○王氏申子曰振者運動而無常也居恆之終處震之極恆終則變而不能恆震極則動而不能止故有振恆之象在上而動無恆其凶宜矣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程傳居上之道必有恆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恆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集說王氏安石曰終乎動以動爲恆者也曰大无功也集說以動爲恆而在物上其害大矣○王氏申子曰此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於功生事之過乎故聖人折之曰大无功言振擾於守恆之時決無所成也

總論丘氏富國曰恆中道也中則能恆不中則不恆矣恆卦六爻無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而取中焉則恆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恆者故浚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恆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恆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恆而上振恆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知恆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爲恆故不能制義而但爲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爲恆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恆之道豈易言哉○李氏舜臣曰咸恆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遯亂下艮上乾

序卦傳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雜卦傳遯則退也

程傳遯序卦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恆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二成卦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遯也

遯之爲遯以二陰則初惟九五又主卦之主也然遯之道貴乎則九五又主卦之主也故其傳

遯亨小利貞

本義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

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程傳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未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 集說朱子易說問遯小利貞。本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集說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曰。經文固無此例。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案小利貞之義。傳義說各不同。據易例。則似傳說爲長。蓋至於三陰之否。則直曰不利君子貞矣。遯猶未至於否。但當遜避以善處之。不可過甚以激成其勢。故曰小利貞也。

本義 以九五一程傳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爲之理也。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釋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集說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又曰釋所以能遯而致亨之由。艮由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於二。非爲否亢。遯不否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遯而得亨。○郭氏忠孝曰。聖人進退皆道。無入而不自得。雖遯亦亨也。與時行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爲遯之義也。○朱子語類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吳氏曰愼曰。非以剛當位而應爲猶可亨。惟其當位而應。能順時而遯。所以亨也。與時行。謂時當遯而遯。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本義 以下二陰 集說胡氏瑗曰。君子所以不得大有爲之時義。○張氏清子曰。二陽爲臨。二陰爲遯。遯者臨之反對也。臨之彖曰剛浸而長。遯之彖則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

遯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 陰方浸長。處之爲難。 程傳 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故其時義爲尤大也。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集說郭氏雍曰遯之小利貞睽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爲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程傳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集說石氏介曰不惡而嚴外順而內正也尚惡則小人憎不嚴則正道消○張子曰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以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意也○楊氏時曰天下有山其藏疾也無所拒然亦終莫之陵也此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之

象也○郭氏雍曰君子當遯之時畏小人之害志在遠之而已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是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不惡則不疾矣○俞氏琰曰君子觀象以遠小人豈有他哉不過危行言遜而已遜其言則不惡不使之怨也危其行則有不可犯之嚴不使之不遜也此君子遠小人之道也

案天下有山以山喻小人以天喻君子似未切蓋天下有山山之高峻極於天也山之高峻者未嘗絕人而自不可攀躋故有不惡而嚴之象楊氏之說蓋是此意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本義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程傳它卦以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集說陸氏績曰陰氣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孔氏穎達曰遯尾厲者爲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爲後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朱子語類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無災某竊以爲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王氏申子曰遯往遯也故遯以初爲後在前者見幾先遯初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故遯而在後危厲之象也既已處後然位居卑下不往即遯也若又有所進往則危厲益甚矣○楊氏敬新曰卦中以二陰爲小人至爻中則均退避之君子蓋皆遯爻則發遯義也

案易例多取初爻爲居先何獨遯而取在後之義曰因卦義而變者也初於序則先然於位則內也遯者遠出之義也故以外卦爲善初居最內豈非在後者乎或曰明夷之初九居內何以爲先幾乎曰明夷則以上卦爲內以上六爲主故也是以六四入左腹而六五當內難也如是則初又爲最遠與遯之義正相反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程傳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危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案程傳以不遯爲免災朱子以晦處勿有所行爲免災故朱子嘗欲劾韓侂胄占得此爻而止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程傳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集說吳氏綺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龔氏煥曰五爻皆言遯惟六二不言者二上與五應雖當遯時固結而不可遯者也故有執用黃牛之革之象謂其有必遯之志似未必然○蔡氏清曰就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蓋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　附錄孔氏穎達曰處中居內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爲所遯之主物皆棄己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無能勝已解脫而去

案此爻傳義說亦不同吳氏龔氏則暢程傳之說謂六二爲五正應如肺腑之臣義不可去其子所謂我不顧行遯是也蔡氏則申本義之說謂處遯以中順之道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亦與不惡而嚴之義合至孔氏則別爲一說謂其能羈縻善類而不使去執如雅詩執我仇仇之執於經文執之兩字語氣亦自恰合也故竝存其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程傳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志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集說侯氏行果曰上時不隨物遯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矣○蔡氏清曰謂自固其志不可榮以祿　附錄孔氏穎達曰固志者堅固也遯者之志使不去己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本義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程傳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耳故其占如此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曏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爲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爲无咎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三無應於上與二相比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即是有疾憊而致危厲也親於所近係在於下施之於人畜養臣妾則可矣大事則凶故曰畜臣妾吉○胡氏

瑗曰爲遯之道在乎遠去九三居內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陰不能超然遠遯是有疾病而危厲者也畜臣妾吉者言九三既不能遠遯然畜羣小以臣妾之道即得其吉蓋臣妾至賤者也可以遠則遠之可以近則近之如此則吉可獲也○蘇氏濬曰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繫也蓋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惑人畜之法止有不惡而嚴嚴以杜其押侮之奸而不惡以柔其忿戾之氣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憊而吉耳

案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然則不遠不近之間豈非不惡而嚴之義乎故當遯之時有所係而未得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則可矣胡氏蘇氏說明白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

也。

程傳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睚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集說張氏清子曰。當遯而係。故有疾而厲。至於憊事乎。集說乏也。惟當以剛自守。止下二陰而畜之以臣妾之道。然後獲吉。又豈可當大事乎。

案不可大事。言未可直行其志。危言危行也。與象小貞吉。大象不惡而嚴之意。皆相貫。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情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程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

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睚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集說張子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念怒成仇。則私溺為慮矣。○朱氏震曰。好者情之所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舍所好而去。故吉。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

案好者。惡之反也。好遯。言其不惡也。從容以遯。而不為忿戾之行。孟子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正好遯之義也。小人否者。即孟子所謂小丈夫者也。○又案君子吉。小人否。若以小人與君子相敵者言之。則否字解如泰否之義。謂好遯者身退道亨。在君子固吉矣。然豈小人之福哉。自古君子退避。則小人亦不旋踵而覆敗。是君子之遯者。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遯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義與剝上小人剝廬之指正同。蓋易雖不為小人謀。而未嘗不為小人戒也。本義以小利貞為戒小人之辭。似與此意亦合。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程傳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集說俞氏琰云。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爻傳不及吉字。蓋謂惟君子為能好遯。小人則不能好遯也。既好遯。則遯而亨。其吉不假言矣。

九五。嘉遯。貞吉。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程傳九五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象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集說龔氏煥曰。嘉遯貞吉。即象傳所謂遯正而已。集說而亨也。五當位而應。與時偕行者也。

案此爻雖不主君位。然居尊則亦臣之位高者也。凡功成身退者。人臣之道。故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非遯之嘉美者乎。嘉之義比好又優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傳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集說張子曰居正處中能而已矣正其志故獲貞吉案君子之志不在寵利故進以禮而退以義所謂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集說王氏弼曰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絶去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矯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姜氏寶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上與二陰無應無係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程傳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集說侯氏行果曰最處外極無應於內心無疑戀超世高舉安時無悶故肥遯无不利○趙氏汝楳曰四陽之中三係於陰四五應於陰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則疑慮盡亡蓋无有不利者矣○李氏心傳曰无所疑也此及升之九三並言之此決於退彼決於進時之宜耳

總論項氏安世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執革爲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也

繫辭下傳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序卦傳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雜卦傳 大壯則止

䷡ 乾下震上

程傳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爲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大壯利貞

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之爲壯以四陽而九四當四陽之上則四卦主也

本義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程傳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之義集說項氏安世曰剛則不爲物欲所撓故大也其動也壯使以血氣而動安得壯乎案大者謂陽也大者壯謂四陽盛長也此句正釋卦名之義剛以動故壯一句非正釋卦名乃推明卦之善以起辭義耳凡曰故者皆同義順以說故聚明以動故豐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本義釋利貞之義程傳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

一事集說朱子語類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也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胡氏炳文曰心未易見故疑其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情則可見矣故直書之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即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無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本義自勝程傳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集說張子曰克己反禮語類云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項氏安世曰君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勿履而已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於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於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程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於進者也在下而用如此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集說王氏弼曰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剛申子曰卦雖以剛壯爲義然爻義皆貴於用柔蓋以剛而動剛不可過也趾在下而主於行初乾體而居剛用剛是壯於行而不顧者也在上猶爲過況在下乎其凶必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言必窮困程傳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集說王氏申子曰居下而用壯任剛而決行信乎其窮而凶也

九二貞吉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也程傳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集說王氏弼曰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則可以學易矣履謙不亢是以貞吉○易氏祓曰爻貴得位大壯則以陽居陰爲吉蓋慮其陽剛之過於壯也故二與四皆言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程傳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集說孔氏穎達曰以其居中履謙行不違禮故得正而吉也

案卦言大壯利貞惟九二剛德則爲大健體則爲壯而居中則爲處壯之貞乃卦之主也故傳言以中明大壯之貞在於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程傳九三以剛居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劉氏牧曰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壯若固其壯則危矣○胡氏瑗曰九三處下卦之上當乾健之極以陽居陽是強壯之人也以小人乘此則必恃剛強陵犯於人雖至壯極而不已是用壯者也君子則不然雖壯而不矜雖大而不伐罔而不用其壯也小人居強壯之時動則過中進則不顧是猶剛很之羊雖藩在前亦觸突而進以至反羸其角凶之道也○郭氏雍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勝己之私是以勿用壯於外也以用壯爲正則危矣羊很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角用壯而厲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爲用也先儒或爲羅網之罔失之矣○項氏安世曰既曰小人用壯又曰君子用罔勖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者恐人以用剛居剛爲得正也

案京氏以下諸家說用罔與傳義異以夫子小象文意參之諸說近是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程傳在小人則爲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以罔困集說項氏安世曰君子用罔說者不同然觀於事靡所顧憚也

集說爻辭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辭又象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義也○楊氏簡曰九三益進勢雖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爲意焉唯小人則自嘉已勢之壯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罔無也言君子之所用異乎小人之用也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龔氏煥曰大壯本以四陽盛長而得名九三又以陽居陽而過剛壯而又壯者也用壯如此是小人之所爲而非君子之道故曰君子用罔象釋之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語意與遯九四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同蓋遯之九四卽大壯九三之反對皆君子小人並言○俞氏琰曰孔子恐後世疑爻辭有兩用字以爲小人之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剛長盛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四陽剛長盛之甚也然居四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爲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

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集說王氏弼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進也輹與輻同集說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爲美○鄭氏汝諧曰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故必正吉則悔亡羣陽並進非二陰之所能止藩決不贏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輹其行健也○朱子語類云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却是有可進之象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俞氏琰曰爻剛位柔不極其壯故因占設戒曰貞吉悔亡三以九四之剛在前如藩籬之障而不能進故觸而受羸四以六五之柔在前如藩籬剖破而無俟乎觸故不羸曰藩決不羸而不及羊承九三之辭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程傳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

困其力也尚往集說項氏安世曰九四以剛居柔有能其進不已也正之吉無過剛之悔貞吉悔亡四字既盡之矣又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者恐人以居柔爲不進也故以尚往明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本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占如此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程傳羊羣行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

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胡氏炳文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獨不言壯案壯之道貴乎得中九二方壯之時以剛處中壯之正也至六五則壯已過矣又以柔處中則無所用其壯矣故雖喪羊而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傳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集說王氏

曰剛柔者所以立本變通者所以趨時方其趨時則位正當而有咎凶位不當而無悔者有矣大壯之時得中而處之以柔能喪其很者也案位當位不當易例多借爻位以發明其德與時地之相當不相當也此位不當不止謂以陰居陽不任剛壯而已蓋謂四陽已過矣則五所處非當壯之位也於是而以柔中居之故爲喪羊于易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程傳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尚可以得吉也程傳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

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攩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集說朱子語類云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易氏祓曰三前有四故爲觸藩四前遇陰故爲藩決上六前無滯礙而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也然能艱則吉此易之所以備勸戒也

案五與上皆陰爻而當陽壯已過之時五循曰喪羊而上反曰遂羊觸藩何也蓋易者像也羊之觸也以角卦似兌有羊象而上六適當角位故雖陰爻而亦云觸藩也陰柔不至於羸角但不能退不能遂而已艱則吉者知其難而不敢輕易以處之也故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雜卦謂大壯則止是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程傳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愼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胡氏炳文曰臨六三壯上六皆无攸利長乃吉也集說皆曰咎不長蓋六三之憂上六之艱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也○俞氏琰曰人之處事以爲易則不詳審以爲艱則詳審向也既以不詳審而致咎今詳審而不輕率則其咎不長也

總論項氏安世曰有以事理得中爲正者有以陰陽當位爲正者剛以柔濟之柔以剛濟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各當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壯之時義其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當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當位而皆不利又於九二九四爻辭明言貞吉於初九九三爻辭明言征凶貞厲聖人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釋之於九二則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於六五則曰位不當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易之時義屢遷如此

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雜卦傳晉晝也

䷢ 坤下離上 晉

程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爲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爲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爲進故爻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爲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程傳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蕃庶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原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集說郭氏雍曰晉卦取名之義與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

晉以明出地上成卦六五爲離之主當中天之位則五卦主也

故彖傳曰柔進而上行

案易有晉升漸三卦皆同爲進義而有別晉如日之方出其義最優升如木之方生其義次之漸如木之既生而以漸高大其義又次之觀其象辭皆可見矣

彖曰晉進也

本義釋卦名義集說俞氏琰曰晉以日之進言與升漸木之進不同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雖亦有進義而無明盛之象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本義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程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謂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賁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集說一卦名晉而五爻爲主故言柔進而上行也郭氏雍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爲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項氏安世曰三女之卦獨離柔在上爲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謂之上行異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皆不得爲上行也主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義昭明之也程傳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集說胡氏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俞氏琰曰明德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自有此德而自明之也人德本明人欲蔽之不能不少昏昧其本然之明固未嘗息知所以自明則本然之明如日之出地而其昭著初無增損也大學所謂明明德所謂自明與此同旨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惟得正則吉

氏申子曰六十四卦離上者八專取六五一爻以爲成卦之主者二晉大有也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晉則曰柔進而上行是專以康侯之晉者當此一卦之義矣吳氏曰愼曰晉咸彖傳文意正同卦象數句在卦名之下卦辭之上是既用以釋卦名而即以之釋卦辭故用是以二字接下案離之德爲麗爲明是明與麗皆離也順而麗乎大明蓋以順德爲本而爲大明所附麗則明者離而麗者亦離矣若曰以順而附麗於大明則麗字乃爲坤所借用其義不亦贅乎火之爲物不能孤行也必有所附麗日畜牝牛吉明附於心之明不可孤行也必有所附離曰畜牝牛吉明附於順也睽旅之彖亦然皆以說止爲主而明附之也此文義之誤不可不正

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集說王氏安石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處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爲。或急於退。則慙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此罔孚而裕於退也。朱子語類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胡氏炳文曰。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程傳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集說劉氏曰。君子之於正。不可以人之容有爲之兆者。集說不見知而改其度。張氏振淵曰。獨行正。是原所以見摧之故。大凡君子處世。枉己易合。直道難容。惟正所以見摧。然安可因摧而自失其正正與交互相發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案未受命與臨九二同。臨晉皆君子道長向用之卦也。然君子無急於乘勢趨時之意。當其臨也。至誠感物。如忘其勢。當其進也。守道優游。若將終身然。故一則曰未順命。一則曰未受命。

本義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柔和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居尊者皆其類也。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居尊者。皆其類也。於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集說胡氏炳文曰。小過六二曰。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

案二五相應者也。以陰應陽。以陽應陰。則有君臣之象。以陰應陰。則有妣婦之象。不曰母而曰王母者。禮重貶穆。故孫祔於祖。則孫婦祔於祖姑。蓋以貶穆相配。易文以相配喻相應也。此明其爲王母。而小過只言妣。蒙上過其祖之文爾。○六五卦之主。而二應之。故有受福之義。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程傳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集說楊氏時曰。六二以柔順處乎衆陰。而獨無應。是不見知也。故晉如愁如。然居中守正。素位而行。鬼神其福之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何氏楷曰。爾雅云。父之妣爲王母。小過六二過妣。即此言王母。二五德同位應。二受介福。以其履中得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程傳三不得

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二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集說吳氏曰慎曰初罔孚未信也三衆允見信也信於下斯信於上故弗信乎友弗獲於上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集說李氏過曰初之罔孚衆未允也二之愁如猶有悔也三德乎於衆進得所願而悔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 程傳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其志而主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 案此卦以象辭觀之則九四以一陽而近君康侯之位也參之爻義反不然者蓋卦義所主在柔則剛正與時義相反當晉時居高位而失靜正之道乖退讓之節貪而畏人則非鼫鼠而何貞厲者戒其以持祿保位爲常而不知進退之義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集說陸氏希聲曰履非其位固其寵祿鼫鼠之志竊食黍稷而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

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集說劉氏牧曰陽爲躁動以陰居之能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皆曰悔亡 石氏介曰以道自任得之自是失之自是晉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 胡氏炳文曰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此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於所當爲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 案象辭言康侯之被遇而傳以柔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此爻當康侯而爲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合於彖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如此則彖辭之義誠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忠君子之志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傳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義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者。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

集說張子曰。無可進而進。惟伐邑於內。則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王氏宗傳曰。晉之上九。晉至於角。無所復進矣。惟能自反自克。而內自治焉。則知危厲自警。而獲吉矣。此所以無剛進之咎也。○朱子語類看伯豐與盧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項氏安世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爲鼫鼠上已窮而猶晉。故爲晉其角。○陸氏振奇曰。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也。

案晉其角者。是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知進而不知退者。危道也。然亦有時事使然。而進退甚難者。惟內治其私。反身無過。如居家則戒子弟。敢僭。僕居官則杜妄。私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如此則雖危而吉无咎矣。若以進爲常。縱未至於危。寧無愧於心乎。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程傳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尤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案道未光。乃推原所以伐邑之故。蓋進之極。則於道未光也。如勢位重則有居成功之嫌。爵祿羈則失獨行願之志。故必克治其私。然後高而不危。免於亢悔也。夫五之中未光同。

總論丘氏富國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爲義。六爻四柔二剛。六五一柔自四而升。已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以剛間之。故有晉如鼫鼠之象。○趙氏汝楫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惟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龔氏煥曰。晉卦諸爻。皆以進爲義。初二三五柔之進。四與上剛之進也。四陰二陽。陰多吉而陽多厲者。晉以柔順爲善。剛強則躁矣。故象傳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卦之得名。其亦以柔爲主與。

☲坤上 ☲離下

程傳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

序卦傳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雜卦傳明夷誅也

明夷以日入地中成卦而上六積土之厚。夷人

明夷利艱貞

本義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又其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程傳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自晦其明也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爲明君子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李氏舜臣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爲義者此蓋覩君子之明傷爲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其時可知也○胡氏炳文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爲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象傳以利艱貞爲五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明夷 卷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集說孔氏穎達曰此就二象以釋卦名此及晉卦皆象象同辭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程傳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爲明夷內卦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爲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集說王氏申子曰明夷一卦大抵主商之末造言之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所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程傳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集說胡氏炳文曰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釋象兼文王發之蓋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羲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之疇聖賢之於患難自繫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俞氏琰曰大難謂羑里之囚也其難關繫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故曰大難內難謂家難也其難關繫一家之內宗社之所寄也箕子爲紂之近親故曰內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冕旒垂目黈纊塞耳無爲清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網姦詐愈生豈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張子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林氏希元曰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爲明亦不是晦其明蓋雖明而用晦雖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傷於太察而无含弘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雖无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此古先帝王所以涖衆之術也○何氏楷曰晦其明謂藏明於晦晦而明謂生明於晦意實相發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明夷 卷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

攸往主人有言。

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程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土升者也故取飛象皆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大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翻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議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上方鋒起而獨潛身上室故人以爲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也。集說蘭氏廷瑞曰陽剛之君子居明夷之始翼避禍見幾先遯。項氏安世曰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言已傷也說者以垂其翼爲傷翼非也斂翼而下飛者避禍之象也。丘氏富國曰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俞氏琰曰居明夷之初不敢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此見幾之明不待難作而蚤避者也夫知幾而早去此君子獨見士人固不識也豈得無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唯義所在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不食可也程傳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集說王氏申子曰義所不食則于飛攸往義所當行亦明矣去之可不速乎此伯夷太公之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吉程傳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爲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耳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爲便惟蹶張用左蓋右立爲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爲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爲於斯時也。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文王以之案明夷與豐卦畧相似然豐者明中之昏明夷則昏極而不復明也兩卦皆以上六爲昏之主六二爲明之主既爲明之主豈可不以救昏爲急故此之夷于左股者與豐二之往得疑疾同也此之用拯馬壯者與豐之有孚發若同也蓋未至於豐三之折其右肱則猶有可爲之理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程傳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

吉集說項氏安世曰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也集說誠上三爻惟六五無去之之心皆中順之臣也王氏申子曰以柔順處之而不失其中正之則昔者文王用明夷之道其如是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程傳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自然耆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主謂之大首集說胡氏炳文曰二之救難可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程傳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闇君也程傳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小人之手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集說楊氏時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尊於外故也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此微子之明夷也○朱子語類云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說者却以爲奸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胡氏炳文曰初二三在晦外至四則將入暗中然比之六五則四尚淺也猶可得意於遠去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程傳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本義 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程傳 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 集說 蘇氏軾曰六五之於上六正之則揚雄者是也 集說 勢不敵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箕子之處於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本義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程傳 上居卦之終爲夷明之主又爲明夷之在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集說 蘇氏軾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傷之極者也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胡氏炳文曰下三爻以明夷爲句首四五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爲其所夷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本義 照四國 程傳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 集說 胡氏炳文曰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其道也 集說 則所以爲文王總論蘇氏軾曰方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方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無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無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

䷣離下 巽上

程傳 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爲家人之道明於內而異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爲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爲義古今

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家人利女貞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程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集說楊氏時曰家人者治家人之正則男正可知矣集說道也齊家自夫婦始辨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言家道之本也○林氏希元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夫蓋主家之人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

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程傳象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此因二五得正以釋家人之義并明女貞之旨○吳氏曰愼曰先言女正位乎內釋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本義亦謂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王氏申子曰父道固主嚴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集說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尊嚴之君長也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爲尚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程傳父子兄弟夫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程傳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集說俞氏琰曰象辭舉其端故但言利女貞象傳極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婦推廣而備言之○林氏希元曰正家而天下定猶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作正家之效說

案六十四卦六爻剛柔皆得位者惟既濟而已此外則中四爻得位者三卦家人蹇漸也然家人名義獨取於風火之卦者一則風自火出爲風化有原之象二則蹇漸之中爻雖得位而初上不皆陽爻凡易取類上爻有父之象故蠱卦下五爻皆曰父母至上爻則變其文也初爻有子之象故蠱曰有子觀曰童觀隨漸曰小子中孚曰其子皆指初爻也二爲女正位乎內母道也五爲男正位乎外父道也然必初上皆陽然後父子之象備又必三陽四陰各得其位然後兄弟夫婦粲然於一卦之中矣象傳先舉二五始明其爲男女之正繼明其爲父母之嚴以兩爻爲卦主也然後悉推家人以切卦位既以盡正家之義又以見家人之象推配於爻畫者獨此卦爲合也本義精且當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本義身脩則家治矣程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而已謹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恆也物謂事實恆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

於內也言愼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集說孔氏穎達曰物事也言必有事擇行正家之義脩於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邇化遠故舉言行以爲之誡○楊氏時曰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常○胡氏炳文曰風自火出一家之化自吾言行出皆由內及外自然薰蒸而成者也○俞氏琰曰齊家之道自脩身始此風自火出所以爲家人之象也君子知風之自於是齊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以言行爲先言必有物而无妄行必有恆而不改物謂事實言而誠實則有物不誠實則無物也恆謂常度行而常久則無恆不常久則無恆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集說王氏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胡氏炳文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程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集說蘇氏軾曰忘閑焉則志變及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楊氏簡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及其心志未變而閑之以禮邪僻之意無由而興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程傳人之處家在骨肉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集說孔氏穎達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義也婦人之道巽順爲常無所必遂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得婦人之正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王氏宗傳曰无攸遂示不敢有所專也婦人之職不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無他事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采蘩以供祭祀爲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爲能循法度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皆然是之謂貞而吉也○易氏祓曰六二柔順得位與九五相應女正位乎內者也此爻正所以發明利女貞之義。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案六二六四之爲順同順者女之貞也四位高故曰順在位二位卑故曰順以巽。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各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程傳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集說朱子語類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胡氏炳文曰嗃嗃以養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各悔自凶而吉各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程傳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集說弼曰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程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爲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案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則亦妻道也夫主敎一家者也婦主養一家者也老子所謂敎父食母是也自二之在中饋進而至於四之富家則內職舉矣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程傳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集說俞氏琰曰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爲吉哉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長守其富吉孰大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義假至也如假于大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程傳九五男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脩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集說楊氏文閔曰閑有家閑之於其始假有家則假之於其終也丘氏富國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

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無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或曰治家之道尚嚴在家以嚴正爲吉五以相愛爲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以相愛言之○龔氏煥曰假與格同猶奏假無言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爲有家之主盛德至善所以感格乎家人之心者至矣王者家大人衆其心難一有未假者勿用憂恤而自吉也蓋初之閑有家是以法度防閑之至王假有家則躬行有以感化之矣○何氏楷曰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憂恤而吉也○游氏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案假字訓感格諸說皆有明證可從何氏之說於象傳之義尤爲浹洽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家人 室二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本義 助婦愛其刑家

程傳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

集說 郭氏雍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也順而無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龔氏煥曰交相愛則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長幼莫不相愛非特夫婦而已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本義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而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集說 王氏弼曰家道可終惟信與威○蘇氏軾曰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王氏申子曰家人之終家道成也故極言齊家久遠之道齊家之道以誠爲本以嚴爲用不誠則上下相欺衆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存瀆慢易生如此而家道齊者未之有也故家人之終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終吉者也○何氏楷曰治家觀於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於此爻足其意蓋探本之論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家人 室二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義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程傳 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集說 朱氏震曰威非外求反諸身而已反身則正正則誠誠則不怒而威後世不知所謂威嚴者正其身也或不正而尚威怒則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郭氏雍曰象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脩身而已○趙氏汝楳曰爻於初言閑三言嗃嗃上言威聖人慮後世以爲威嚴有餘而親睦不足故特釋之以反身謂威如者非嚴厲以爲威及求諸己而已

總論 吳氏曰愼曰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爲正女以柔順爲正初曰閑三曰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

繫辭下傳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序卦傳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雜卦傳睽外也

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剛而中非不嚴也嚴而泰也

☲離上 ☱兌下

程傳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本義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程傳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處睽時而集說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小事吉也

睽以六五爲主故家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睽 壹

有御時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內之時乎。○何氏楷曰業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驅迫之也惟不爲已甚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也故曰小事吉小事

程傳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處睽時而集說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小事吉也

睽之道。趙氏汝楳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自

程傳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處睽時而集說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小事吉也

睽之義。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程傳象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案二女同居之卦多矣獨於睽革言之者以其皆非長女也凡家有長嫡則有所統率而分定其不同行不相得而至於乖異變易者無長嫡而分不定之故爾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睽 叁

本義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程傳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象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集說何氏楷曰易無乘乘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集說主也而獨離居外體者每稱焉乾下離上曰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良下離上曰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離下離上曰離曰柔麗乎中正故亨震下離上曰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坤下離上曰晉曰柔進而上行兌下離上曰睽異下離上曰鼎皆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坎下離上曰未濟猶曰柔得中也下卦兌說上卦柔中皆以

小心行柔道者象之所謂小事吉者此耳

案此某言卦之善與鼎畧同鼎曰元亨而此卦但曰小事吉者當睽之時故也凡釋卦名異則文義畧斷而特舉卦辭釋之其與此卦之義相似者則革卦釋名辭之例尤爲顯著也今釋卦名而文意不斷直連釋辭之義而總結之蓋明乎當睽之時有此數善是以小事吉亦惟因睽之時故有此數善而惟小事吉也凡象傳名辭之義不分者皆此類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程傳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衆集說趙氏汝楳曰天地不睽則清濁消大故云大矣哉濟男女不睽則外內無別萬物不睽則生化維糅睽者其體合者其用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本義二卦合體程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集說荀氏爽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流是也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項氏安世曰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義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程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惟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爲善集說鄭氏汝諧曰居睽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安靜以俟之寬裕以容之睽斯合矣喪馬勿逐久則自復安靜以俟之也睽而無應無非戾於己者拒絶之則愈戾故寬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於斯○項氏安世曰喪馬勿逐自復往者不追也見惡人无咎來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無應之時處睽之道也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王氏申子曰方睽之時其睽未深馬之失也未遠惡人睽間之情未甚也失馬逐之則愈逐愈遠惡人激之則愈

激愈睽故勿逐而聽其自復見之而可以免咎也處睽之初其道當如此不然睽終於睽矣○何氏楷曰靜以俟之遯以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夫惟不見其睽而後睽可合此爻所謂不立同異者也不求同故喪馬勿逐不立異故見惡人然惟居初處下其睽未甚者用此道爲宜耳立此心以爲之本然後隨所處而變通也此爻悔亡乃因無應程子所謂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者是也與六五悔亡詞同而義異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程傳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避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土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覩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集說**張氏清子曰在睽之時惟九二獨遇六五之主故曰遇主于巷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指此爻也○蔣氏悌生曰初九與九四同德相遇二與五爲正應亦曰遇小象釋六三亦曰遇剛蓋當乖離之時相求相合在禮雖簡而於情則甚切至

案春秋之法備禮則曰會禮不備則曰遇睽卦皆言遇小事吉之意也又禮君臣賓主相見皆由庭以升堂卷者近宮垣之小逕故古人謂循牆而走則謙卑之義也謙遜謹密異以入之亦小事吉之意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義本其正應**程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非有邪也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集說**王氏申子曰處上下睽離之時不得不委曲以求合故曰未失道言於正道未爲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剛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程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矣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爲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鼻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尼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集說**胡氏瑗曰天當作而

宇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又周禮梓人爲筍虡作而亦謂髡其鬢髮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程傳以六居二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集說胡氏瑗曰无初有終遇剛也者言初爲上三所遇得剛明之人也案爻有兩喻而象傳偏舉者舉其重者也此舉見輿曳以乘剛也困三舉據于蒺藜亦以乘剛也易例乘剛之危最甚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程傳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曰之爲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王氏申子曰四居近臣之位獨立无與幸有初九同德君子與之相遇四能交之以誠則睽不孤矣然當睽之時必危厲以處之乃得无咎

案四亦無應者也然居大臣之位則孤立無黨乃正其宜故以睽孤爲无咎若元夫則非其所親厚者故雖遇之而交孚不害其爲淡然而寡合史稱諸葛亮法正趨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者是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

程傳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穉而與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宗主也謂二也○王氏申子曰睽之諸爻皆言睽獨二五不言睽而言合膚者睽之淺噬則合之深君臣之合如此可以往而有

爲何咎之有 龔氏煥曰睽與同人所謂宗皆以其應言也然同人于宗則吝而睽厥宗噬膚則无咎者處同人之世則欲其公不可以有私應處睽之世則欲其合不可以無正應特義有不同也○胡氏炳文曰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爲厥宗噬膚睽二變卽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爲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遭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睽之時小事吉者逕情直行則難合委曲巽入則易通也如食物然齩其體骨則難而噬其膚則易九二遇我乎巷是厥宗之來噬膚也我往合之睽者不睽矣此其所以悔亡也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本義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很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之極也陽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爲寇讐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集說** 耿氏南仲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朱子語類云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和也○丘氏富國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故亦曰睽孤豕鬼皆指三也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背之負泥塗又如載鬼滿於一車之中始焉致疑則張弧終焉釋疑則說弧知其非爲寇讐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陰陽和暢向之疑心羣起者至此盡氷釋而亡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程傳

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羣疑亡者往與三合如雨之和向之見豕見鬼張弧之疑併消釋矣故曰羣疑亡也○王氏安石曰上九睽極有應而疑之夫睽之極則物有似是而非者雖明猶疑疑之已甚則以無為有無所不至況於不明者乎上九剛過中用明而過者也故其始不能無疑○朱子語類云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自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孤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强○趙氏汝楳曰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而此卦言之甚詳故聖人斷之曰疑蓋心疑則境見心明則疑亡知此者志怪之書可焚無鬼之論可熄○王氏申子曰孤生於睽睽生於疑今羣疑既、則睽孤而合合而和所以吉也

總論

馮氏當可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輿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未有終睽者也○吳氏愼曰六爻皆取先睽後合之象初之喪馬自復卽四之睽孤遇元夫也二之遇主于巷卽五之厥宗噬膚也三之无初有終卽上之張弧遇雨也合六爻處睽之道而言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弘而無私意猜疑之蔽則雖睽而必合矣

序卦傳
乖必有難故受之
以蹇蹇者難也
雜卦傳

蹇難也

䷦ 艮下坎上

程傳

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蹇以九
五為主
故彖傳
曰往得
中也蓋
彖辭所
謂大人
者卽指
五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

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程傳

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紆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集說

王氏弼曰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之平則難解之山則道窮○范氏仲淹曰蹇與屯近然屯則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龔氏煥曰蹇以見險而能止得名故爻辭除二五相應以濟外餘皆不宜往而宜止然事無終止之理故利西南利見大人以濟蹇難而諸爻皆無凶咎也

案易西南東北之義先儒皆以坤艮二卦釋之故謂西南屬地而平易東北屬山而險阻然以爻意觀之所謂西南者西方南方所謂東北者東方北方非指兩隅而言也此義自坤卦發端而蹇解彖辭申焉參之諸卦大義則坤者宜後而不宜先者也蹇者宜來而不宜往者也解或可以有往而終以來復為安者也然則西南當為退後之位東北當為進前之方坤在後之地則可以得朋在先之地則利於喪朋蹇當退而居後不可進而

居先此兩卦之義也難既解矣或可以有進往故無不利東北之文然曰利西南者終以退復自治爲安也蓋文王之卦陽居東北陰居西南陽先陰後陽進陰退大分如此似非險易之說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程傳蹇難也蹇之爲難如乾之健若易之爲難則義有未足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同爲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爲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爲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爲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爲失來爲得也集說項氏安世曰險而止爲蹇止於外也見險而能止爲智止於內也止於外者阻而不進也此蹇與蹇之所以分也屯與蹇皆訓難屯者動乎險中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涉難者也此屯與蹇之所以分也王氏申子曰冒險而進豈知者之事故諸爻皆喜來而惡往唯二與五不言來往蓋君臣濟蹇者也其可見險而遽止乎其止者處蹇之事也其不止者濟蹇之事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本義以卦變卦體釋卦辭程傳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爲順易東北艮方爲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爲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集說薛氏溫其曰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卦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胡氏炳文曰坎睽蹇皆非順境夫子以爲雖此時亦有可用者故皆極言贊之坎睽解卦解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贊其大蹇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案彖傳於蹇解言得中者但取其進退之合宜不躁動以犯難爲利西南之義耳諸家必以坤坎艮之象求之猶乎漢儒鑿智之餘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程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爲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集說呂氏大臨曰山上有水水行不利不得其地故蹇也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於人不得於人反求諸己而已故爲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洽反其知禮人不荅反其敬○朱子語類云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脩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處困之極事無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脩德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項氏安世曰反身象艮之背脩德象坎之勞

初六往蹇來譽

本義往遇險程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來得譽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集說王氏弼曰處難之時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朱子語類問往蹇來譽曰

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爲佳耳○何氏楷曰此卦中言來者皆就本爻言謂來而止於本位也對往之辭初六去險最遠其止最先獨見前識正傳之所謂智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程傳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集說王氏申子曰往易以俟之爲宜也○龔氏煥曰居止之初去險尚遠見險而即止豈傅之所謂知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程傳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敗利鈍則非所論也程傳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爲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蓋不爲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爲勸矣集說王氏弼曰處難之時當位居中以應乎五執心不違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韓氏愈曰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矣○蘇氏軾曰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爲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無往無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不智者非身之故也○楊氏萬里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無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乎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事雖不濟程傳雖艱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也集說侯氏行果曰二上應於五五尤所以勖忠蓋也侯氏又曰在坎中險而又險志在匡弼

匪惜其躬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輔君以此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本義反就二陰程傳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得其所安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三與坎爲隣進也稍安之地也則入險故曰往蹇來則得位故曰來反○吳氏曰愼曰九三剛正爲艮之主所謂見險而能止者故來而能反止於其所案傳義以反爲反就二陰孔氏吳氏則謂止於其所以孔子象傳觀之則傳義理長蓋三爲內卦之主故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程傳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本義連於九三。程傳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集說荀氏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故曰往蹇也來還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

案荀氏以來連爲承五極爲得之易例凡六四承九五無不善其美於爻象者況蹇有利見大人之文乎若三則於五無承應之義而爲內卦之主固不當與四竝論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程傳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集說荀爽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也。沈氏該曰四當位可進而陰柔不能獨濟來而承五連於陽陽爲實故云傳以爲誠實之實未然

案荀氏沈氏姜氏之說皆是然如此則當位兩字宜著九五說言當尊位者有實德也如敵剛也之例

九五大蹇朋來。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得是德則有是助矣程傳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

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九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集說干氏寶曰在險之中而當五位故曰大蹇○朱子語類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又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胡氏炳文曰諸爻皆以往為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蹇無由出矣二五君臣復不往乎雖當

往乎是以於二曰蹇蹇於五曰大蹇案二五獨無往來之文蓋君臣相與濟蹇者其責不辭而於義無所避猶之遯卦諸爻皆遯六二獨以應五而固其不遯之志也胡氏之說得之凡易之應莫重於二五故二之稱王臣者指五也五之稱朋來者指二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如在下者占得五則當念國事之艱難而益致其匪躬之節如在上者占得二則當諒臣子之忠貞而益廣其朋來之助正如朱子說乾卦二五相為賓主之例也推之蒙師諸卦無不皆然

程傳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得位履中不改其節則同志者自遠而來故曰朋來案蹇卦之義在乎進止得宜交之往來即進止也九五雖不言往來而傳明其為中節則進止之宜不失可以濟難而不至於犯難矣裴度云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其中節之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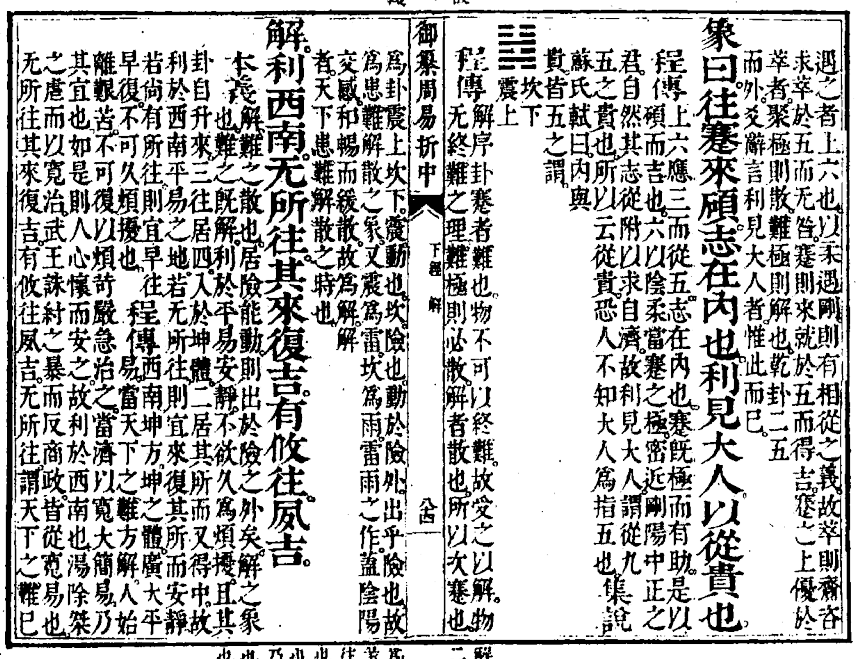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阨塞窮慼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

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為吉也集說朱子語類云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項氏安世曰上六本無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無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案易卦上與五雖相比然無隨從之義者位在其上故於象如事外之人不與二三四同也惟有時取尚賢之義則必六五遇上九乃可大有大壯頤鼎之類是也然隨以九五遇上六亦取下賢之義則以卦義剛來下柔故耳至於以上六遇九五吉者絕少而凶吝者多蓋以漸染於陰為剛中正之累大過咸夬兌之類是也惟是卦有利見大人之文而以九五為義者則上六與五相近可以反而相從訟與之象以九五為大人矣而上九以剛遇剛則不相從也升象亦言用見大人矣而卦無九五故言用見以別之獨蹇萃之象以九五為大人而



遇之者上六也以天遇剛則有相從之義故萃則齎咨求萃於五而无咎蹇則來就於五而得吉蹇之上優於萃者聚極則散難極則解也乾卦二五而外爻辭言利見大人者惟此而已

序卦傳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雜卦傳解緩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傳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往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集說蘇氏軾曰內與貴皆五之謂

䷧坎下震上

程傳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解以九爲主故筮傳曰往得衆也指五乃得中也又曰二六五也指二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解 卷四

爲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爲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

程傳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集說王氏弼曰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解之爲義解難而濟厄者也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爲吉也無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孔氏穎達曰褚氏云世有無事求功故誡以無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林氏栗曰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動於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胡氏炳文曰解之時以平易爲利器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爲吉久爲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爲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爲煩擾亦以安靜爲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觀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皆在於來復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解 卷五

蹇解之時異於蹇之時故其辭小異然處解之道猶處蹇之道故其意大同言利西南不言不利東北是辭小異也然西南者退後也猶蹇所云來也東北者前進也猶蹇所謂往也今無事則來固以西南爲利矣有事雖可以往而必以夙爲吉不可以往而忘返也是猶不以東北爲利而終以西南爲利也其與處蹇之道意大同矣蓋國家無論有事無事皆以退而自脩爲本以爻義與卦相參皆可見矣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集說何氏楷曰以晝觀之蹇之反以卦觀之屯之反蹇止於險下不如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如解動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坤爲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程傳解難之道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集說王氏安石曰有難則往所以濟難已則來而復所以保常濟難以權保常以中此所以吉○郭氏雍曰其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而來復乃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如射集于高墉之上者也○徐氏幾曰乃得中指二也蓋禍亂已散則復反於安靜之域不事煩擾以靜而吉也○丘氏富國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無事自怠也

案之東北爲進前之西南爲退後然則來復卽利西南之義也而以得衆得中重釋之者得衆釋利字之義言能脩內固本則得人心之歸也乃字卽承此意言之謂惟其利西南故必來復乃得中道也得衆得中亦但論義理似不必牽合卦象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程傳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集說王氏弼曰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否結則散故百果草木皆甲拆○胡氏炳文曰解上下體易爲屯動乎險中爲屯動而出乎險之外爲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當蹇之未解必動而免乎險方可以爲解蹇之旣解則宜安靜而不可久煩擾故蹇解之時聖人皆贊其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傳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爲解也與明兩作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集說孔氏穎達曰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趙氏汝楳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猶刑獄之有赦宥

初六无咎

本義難旣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程傳六居解初患難旣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旣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旣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爲无咎矣

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集說郭氏雍曰處解之初得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胡氏炳文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不復言也○蔡氏淸曰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何咎之有案衆利西南者處後也初應剛承剛而處其後得卦義矣義明故辭寡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程傳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集說蔡氏淵曰柔居解初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矣故曰義无咎也案初本以居最內最後得來復之義故无咎孔子恐人謂其一無所爲也故以從陽補其義在後之例與遯初

同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本義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卽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卜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閒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集說楊氏萬里曰當解之時此爻欲其獲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躬集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然則召天下多難者誰乎人君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王氏應麟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何氏楷曰天下之難率自小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有以處小人然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辦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辦也九二以陽居陰兼剛中之德果而不激故有田獲三狐之象黃矢所以取狐獲則黃矢亦得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程傳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案黃者中也矢者直也人臣之道固主乎直然直而不中則有以嫉惡去邪而激成禍亂者多矣得中道正釋得黃矢之義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本義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劇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劇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雖解之時而小人竊位

繫辭上傳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

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復致集說孔氏穎達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寇矣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已所有於是競欲奪之○胡氏瑗曰六三以不正之質居至貴之地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故致寇盜之至爲害於已而奪取之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蓋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爲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害也

朱繫辭傳釋此爻云盜斯奪之者奪負乘之人也又云盜斯伐之者非伐負乘之人乃伐上慢下暴之國家也蓋上褻其名器則是上慢如慢藏之誨盜下肆其貪竊則是下暴如冶容之誨淫夫是以賊民興而國家受其害難又將何時而解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程傳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覺而至苟无覺際則盜安能伐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覺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集說雷氏思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爲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寇小則爲盜大則爲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害天下起戎矣

案雷氏說極得此傳及繫傳之意此傳所謂致戎繫傳所謂盜斯伐之皆謂有國家者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本義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而相信矣程傳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集說劉氏牧曰拇謂初也居下體之下而應於已故解○何氏楷曰解去小人之卦也卦惟二四兩陽爻皆任解之責者而汝也拇足大指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苟曛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則君子之朋雖至彼必肆其離間之術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閒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集說鄭氏汝諧曰四之所自處者不當宜小人之所附麗也必解去之然後孚於其朋朋剛陽之類拇在下之陰

案德非中正而應初比三故曰未當位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

繫辭下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

也程子曰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下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集說鄭氏汝諧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於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陰柔故有戒意○胡氏炳文曰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小人亦可驗其能爲君子案鄭氏說有孚于小人與傳義異而其理尤精蓋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樂於爲善小人信故化而不爲惡往往國家有舉錯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則枉者直而不仁者遠矣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程傳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集說吳氏曰愼有解則小人退矣小人若未退則是君子未能解也以小人之退驗君子之解雖不言有孚而有孚之義明矣案如鄭氏說則須云君子果能有解則雖小人亦信之而回心易行不待黜抑而自退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本義繫辭程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卦變備矣程傳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衆爲害之小人墉墻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于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顚覆者皆由是也集說沈氏該曰隼之爲物果於悖害者也墉所以衛內而限外也害在內小人在君側也出乎墉之外則非射之所能及高墉之上在內外之閒據衛限之勢於此而射之則擬而後動動而不括獲之无不利矣在外卦之上射于高墉之

象也○鄭氏汝諧曰所謂公者非上六也言公於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隼指上之陰而言也墉指上之位而言也○王氏申子曰隼指上以其柔邪謂之狐以其陰鷙而居高者解之既極尚何侯乎故獲之无不利案此言公用乃隨上離上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當王公也鄭氏王氏之說似可從或以解終言之而不指隼之爲譬亦可蓋狐者邪而穴於城社在內之奸也隼者鷙而翔於坰野化外之悍也自二至五所以解內難者備矣於是而猶有外來之強猛乘高墉以射之動而有功矣何則內脩者外攘之具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也前四爻所謂其來復吉此爻所謂有攸往夙吉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繫辭下傳 損德之脩也 損先難而後易 損以遠害 序卦傳 緐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雜卦傳 損益盛衰之始也

☶兌下 艮上

程傳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繼緩兌下艮上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然損下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本義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事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程傳損減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

九成卦之主也 五爲主卦之主 損以損下卦上 卦上畫益上卦下畫爲我則六三上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本義言當損時則程傳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爲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道不集說呂氏大臨曰損之道不可以爲正當損之可行也集說時故曰可貞時損則損時益則益苟當其時無往而不可故損益皆利有攸往○蔡氏淸曰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承損字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豈專爲益下之事乎。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程傳損之所以爲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爲益損下而益上則爲損損基本以爲高者豈可謂之益乎集說蔡氏淸曰損下益上利歸於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損則上不能獨益矣卦所以爲損也○林氏希元曰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程傳小註蒙引俱作利歸於上說恩謂卦以損下取名所重不在於利又難以道爲利

案蔡氏林氏兩說沿襲用之今思之於卦義皆未全盡說者但主取民財一事耳豈知如人臣之致身事主百姓之服役奉公皆損下益上之事也必如此然後上下交而志同豈非其道上行乎上行與地道卑而上行之義同下能益上則道上行矣上能益下則道大光矣如此則道字方有意味而於兩卦諸爻之義亦合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本義此釋卦辭時程傳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集說徐氏幾曰卦辭曰損有孚象傳曰損而有孚加也以而字義曉然矣○張氏淸子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

案程傳之義施於貞卦則可此卦所謂損者乃謂時當節損如家則務貧富之有無國則視凶豐爲豐儉之類耳故曰損而有孚言時雖不得已而損而以有孚行之如祭祀雖不能備品而以至誠將之也二簋喻節損之義然下云損剛益柔者非以損剛喻二簋也剛爲本喻孚誠柔爲末喻儀物以孚誠之有餘補儀物之不足則雖二簋而不嫌於簡矣此損剛益柔之義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本義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程傳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損之象以損於已在脩已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窒塞其意欲也集說虞氏翻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欲○孔氏穎達曰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楊氏時曰損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慾而已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者以此○朱子語類問何以窒慾伊川云思此莫是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王氏申子曰和說則無忿知止則無慾故曰脩

德之要也。

案凡大象配兩體之德者皆先內後外故當以虞氏之說爲是益象亦然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輸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酌。酌其淺深也。程傳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爲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己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損之爲道。損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損己奉上。然各有職

掌。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往。乃得无咎。酌損之者。以剛奉柔。初未見親也。故須酌而減損之。○朱子語類云。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案孔氏說已事之義。謂如學優而後從政之類。於理亦精。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本義尚。上通。程傳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

案易例。初九與六四雖正應。却無往從之之義。在下位不援上也。惟損初爻言遄往。而傳謂上合志。蓋當損下益上之時故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程傳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己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集說林氏希元曰。九二在爻則爲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九二之貞也。故占者利於守貞。若征行。則是變其所守而得凶矣。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於上也不小。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

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清風高節。披拂士習。可當此爻之義。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程傳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集說孔氏穎達曰。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貞。不損益矣。王氏宗傳曰。順從爲事。則在己者所損多矣。以道自守。乃所以益之。故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中以爲志。則在己者無失。而益上之實。亦無出諸此。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繫辭下傳
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男女構精萬物
化生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
則得其友言致一
也

本義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程傳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釀厚釀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一也天地之閒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集說林氏希元曰此爻之辭兼卑六爻以三正是當損之說爻乃卦之所以爲損者故於此言之○楊氏啓新曰人之相與惟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孚意氣不貫則羣黨比周固三也即一人之異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損也苟精神相孚意氣相貫則二人同心固兩也即千百其朋亦兩也是皆不可以不得者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傳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案自二以上皆可以三慨之不必正三人也季文子三思南容三復之類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程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爲 集說王氏弼曰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蘇氏軾曰遄者初九也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楊氏萬里曰六四以柔居柔得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胡氏炳文曰六四與初九爲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又曰下損已以益上當使下亦速有所喜乃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案蘇氏楊氏說於使字語氣亦近是 程傳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 集說項氏安世曰能不吝其疾效其忠豈非可喜之事哉 案易多言有喜而此傳云亦可喜也則此喜不主己身乃主於使遄來而益我者有喜故變文曰可喜者他人之辭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

辭其吉可知占者有程傳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是德則復其應也程傳六五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筮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集說張子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楊氏時曰柔得尊位虛已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郭氏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楊氏簡曰或者不一之辭益之者不一也人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神祐之故龜筮協從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程傳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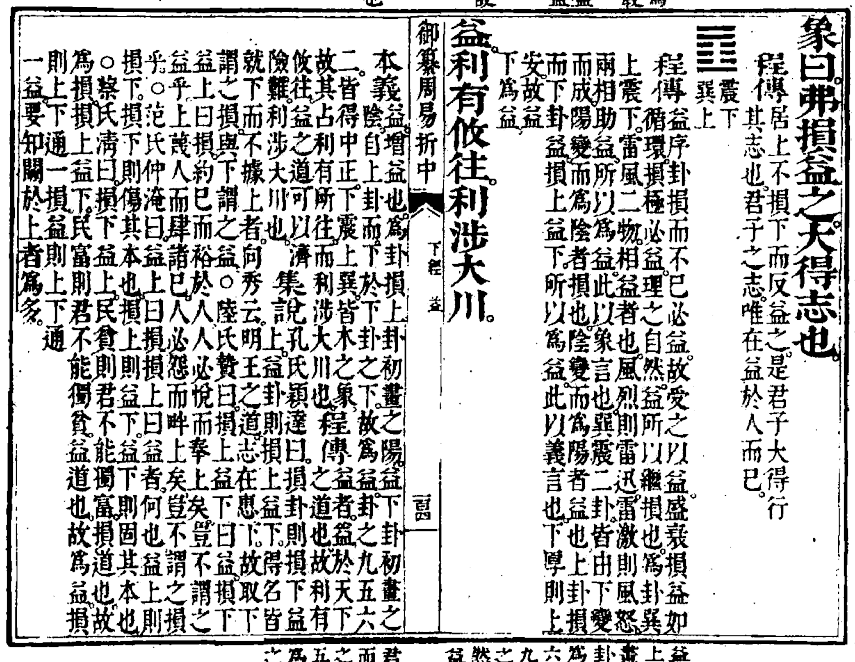
案自上祐以爲正釋龜筮弗違亦可然觀益二言朋龜不違下又云享于帝吉則帝者又百神之主也故此上祐亦是言天心克享人神不能違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程傳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損已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集說王氏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句氏微曰上九剛德爲物所歸雖曰得臣非已所有蓋以四海爲家○朱子語類云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

案卦以損三益上成義則上者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辭皆與卦同其不言有孚元吉者弗損於下而有益於已此非有至誠仁愛之心者不能也蓋黎民之生厚則所以固本寧邦者至矣仁義之俗成則其有遺親後君者辭矣其爲益孰大於是然其不損於下者乃所以自損於已也此所以合乎卦義有孚元善之德也得臣无家則又極言弗損之規模與夫獲益之氣象自其弗損之心而言之爲天下君而不自利於已自其得益之量而言之莫匪王臣而不親爲私屬皆所謂得臣无家王道之至也蓋五上二爻相蒙爲義五之虛中既已格乎鬼神而獲元吉則筮所謂有孚元吉者已備故於此爻遂究其說以終其義也九二之弗損謂損已益之謂益人此爻之弗損謂損人益之謂益已辭同而指異者卦義損下益上故在下卦爲自損在上卦爲受益○卦名以損下益上爲義卦辭則泛論損所當損而損中有益也六爻之辭其以上下體分損益則根乎卦名其言損所當損而損中有益則又根乎卦辭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程傳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震下巽上
程傳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義言也下卑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本義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程傳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以義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陸氏贄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畔上矣豈不謂之損乎○范氏仲淹曰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蔡氏淸曰損下益上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爲損損上益下民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爲益損則上下通一損一益要知關於上者爲多

案彖辭與損同亦不專主損已惠下爲義蓋益以興利故利以圖大事而濟大難天下事有動而後獲益者不可坐以需時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本義以卦體卦名義程傳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爲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集說胡氏炳文曰損其道上行以生兩句皆釋損義益其道大光以上四句皆釋益義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本義以卦體卦象釋卦辭程傳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爲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謨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集說川言木者二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本義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程傳又以二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程傳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

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集說顧氏象德曰。既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奮發又沈潛。學所以日新。故日進无疆。天下施地上行。化所以不已。故其益无方。此皆時之自然者。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本義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程傳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集說 王氏弼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胡氏炳文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蔣氏悌生曰。風雷相益。迅速不遲。君子法之。見善則即遷。知過必速改。不可猶豫。○何氏楷曰。咸言速。心之德通於虛也。不損不虛。懲忿窒欲。損之又損。致虛以復其爲咸恒言久。心之德凝於實也。不益不實。遷善改過。益之又益。充實而成其爲恆。

案雷者動陽氣者也。故人心奮發而勇於善者如之。風者散陰氣者也。故人心蕩滌以消其惡者如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本義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爲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程傳 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已。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爲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集說 朱子語類云。初九在下。爲四所任而大作者。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

案卦以損四益初爲義。則初亦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其辭亦與卦同。利用爲大作者。即彖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必大爲益人之事。然後可以自受其益。非然則受大益者。乃所以爲大損矣。凡易中言吉无咎者。皆謂得吉而後可以免咎。而損彖辭及此爻與萃四之辭爲尤著。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程傳 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集說 鄭氏汝諧曰。得益者非以是而自私也。故損之上。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之初。利用爲大作。爲大作者。當爲大益之事也。然在下而爲大益之事。位未崇也。誠未孚也。必元吉然後无咎。以其位非厚事之地也。○朱子語類云。利用大作。象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程傳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

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集說王氏逢曰爲臣若是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郭氏雍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蘭氏廷瑞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以享帝獲吉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李氏簡曰王用享于帝吉猶言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鄭氏維嶽曰王用享帝言王用六二以享帝也古人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顧俊尊上帝案郭氏說於文意甚明益之者人也弗克違者鬼神也然必克當天心乃獲是應故損五象傳推本於自上祐而此爻辭又更有享於上帝之義也鄭氏謂王用六二以享帝者極是隨上升四其義皆同但彼云西山岐山而此云上帝者彼但言鬼神享之而已此爻上文既云朋龜弗違則鬼神其依之義已見故復推而上之至於上帝若山川之神則不大於蒼龜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程傳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集說孔穎達曰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而來不召而至也○楊氏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亦猶損六五之或益之自上祐也皆言本無求益之意而益自至也曰自外來言非中心之所期自外而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也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无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

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集說王氏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集說安石曰以至誠而中行則不獨无咎可以成功圭者所以告成功也○游氏酢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朱子語類云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蔡氏淵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在一卦之中故三四皆曰中行○蔡氏清曰當益之時緊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獨爲益之以凶事之象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亦益之也所謂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其功夫又在有孚中行上○張氏振淵曰益不以美事

而以凶事如投之艱難寘之盤錯儆戒震動之謂也无咎言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下二句正言其所以无咎有孚者滌慮洗心誠於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於中道而不悖即此便是上通於君處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此爻與損之六四相反對損四受下之益者此爻受上之益者然皆不言所益而曰疾曰凶事蓋三四凶懼之位也故其獲益亦與他爻不同在上位者而知損四之義則不以下之承奉爲益而能匡其過能輔其所不逮者乃益也在下位者而知此爻之義則不以上之恩榮爲益而試之諸艱投之以多難者乃益也然在損四則宜速以改過在此爻則宜緩以通誠乃有以爲受益之地

本義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程傳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集說龔氏煥曰益之以凶事雖曰災自外來而已乃受益乃其己分之所固有者非自外來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本義二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程傳四當益時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

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集說吳氏曰愼曰四正主於益遷國者順下而動也下者然非君位不敢自專必告於公也中行則見從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此爻亦與損三相反對損三爲卦之所損以益上者此爻爲卦之所損以益下者故辭義相類損三無私交而與上同德乃可以益上此爻不專已而與上同德乃可以益下也用用六四也與六二王用之用同遷國大事也亦卽卦之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者也

程傳文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集說龔氏煥曰六四之惠上之不從惠其志之不誠也集說龔氏煥曰告公以益民爲志故得見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本義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爲恩惠也集說王氏弼曰得位履尊爲益之主者也爲益之大莫大於信爲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呂氏祖謙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蔡氏清曰惠心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皆有孚上感而下應也有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爲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爲德矣實非有二也○鄭氏維嶽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也此惠心之出於有孚者也然上雖不望德於民而民固德其惠矣其德其惠亦出於有孚也故曰王道本於誠意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集說崔氏憬曰損上之時一以損己爲念雖有孚惠心及下終不言以彰己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問猶言也如是獲元吉且爲下所信而懷己德故曰有孚惠我德君雖不言人惠其德則我大得志也○張氏振淵曰惠出於心又何問焉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爲得志以我足以致民惠我爲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程傳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恆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恆如是凶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九處益之極之道也所當速改也集說益之過甚者也求益無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勿恒無也求益無已是立心無恆者也無恆之人必凶咎之所集案卦義損上益下則上者受損之極者也若以受損爲克己利下亦可而爻義不然者蓋能克己利下則受益莫大焉不得云受損矣故損上以處損之終自損之極而得益爲義此爻以處益之終自益之極而得損爲義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兩爻之意相備也

案勿問二字呂氏說是觀孔子象傳可見

擊辭下傳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繫辭下傳上古結繩而治後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循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程傳理皆天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集說胡氏炳文曰二不求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就有以來之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恆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總論熊氏良輔曰損益二卦皆以損陽益陰爲義損自泰來者也益自否來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損而不益益而不損者故泰居上經十一卦而損居下經十一卦泰否損益爲上下經之微意蓋可識矣

乾下兌上

程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

夬以一陰陰於

世梁人易之以著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盍取諸夬

序卦傳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雜卦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夬所以次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土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剛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剛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上爲義也故九五爲主卦之主

攸往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其叙相與合力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脩之敷文德是也已私已告自已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集說游氏酢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胡氏炳文曰以五陽去一陰而象爲警戒危懼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

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復利往往而爲臨爲泰爲夬也夬利往往而爲乾也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案以象傳觀之則揚于王庭者聲罪正辭也孚號有厲者警戒危懼也有厲不指時事謂其心之憂危也夫既曰揚于王庭矣則所宣告者衆而治之務於武斷矣而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意似相反何也曰雖宣告者衆而其本則在於自脩雖治之貴剛而神武則存乎不殺也蓋告自邑不利即戎是終孚號有厲之意利有攸往是終揚于王庭之意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本義釋卦名義程傳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集說何氏楷曰君子以天德之無所不及其於小人未嘗仇視而物畜之也惟獨恐其剝陽以爲世道累則不容於不去耳而矜惜之意未嘗不存此和意也

案凡釋卦名之後復有贊語者皆以起釋辭之端此言健而說決而和起揚于王庭以下之意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本義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即爲純乾程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集說孔氏穎達曰剛克之道不可者矣乃剛長之終也常行若專用威猛以此即戎則便爲尚力取勝即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所以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只爲所尚乃窮故也○項氏安世曰其危乃光與中未光相應不利即戎與暮夜有戎相應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胡氏炳文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之累必至於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吳氏曰愼曰復利有攸往譬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譬如九仞之尚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未詳程傳澤水之聚也高之處故爲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漑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案澤上於天所謂稽天之浸也必潰決無疑矣財聚而不散則悖也故君子以施祿及下居身無所畏忌則滿

而溢故君子之居德也則常存畏忌而已禮曰積而能散書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夫如是則何潰決之患之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陽爻而乾體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夬之時而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集說蘇氏軾曰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無異○朱子語類云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蔡氏清曰其不勝者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不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集說王氏申子曰謂非往之爲咎不能度其可勝而往之爲咎也○谷氏家杰曰夬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況不勝而往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懼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程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集說張子曰警懼申號能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雖有戎何恤○蘇氏軾曰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王氏申子曰象言号號而以有厲處之矣二剛得中而知戒懼故亦惕號蓋必如是而後可免小人乘閒抵隙之憂故雖莫夜陰伏之時有兵戎亦不足慮矣以防之密而備之素也○吳氏曰愼曰剛中居柔能憂惕號呼即象之号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雖莫夜有戎而無憂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傳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集說張子曰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蘇氏軾曰能靜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與大壯九二貞吉同故皆稱其得中

案有戎勿恤者謂不輕於即戎也此所以爲得中道

此卦純陽決陰之象故其占如此程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也陽剛君子道長之時而小人自消之時也然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也有常而不窮者也陰雖消而常存陽雖長而不可恃君子雖進而不可極極則反消矣故君子之道常存戒懼而不可有所恃以爲安也小人雖消而常存伺隙而不可有所忽以爲憂也君子之處小人當知其常存而不忽小人之處君子當知其不可極而不懈此理之常也

卦辭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義揚于王庭謂宣布於王者之庭也孚信也號呼也告自己之邑也即就也戎兵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程傳陽決陰之時君子以剛決小人之道必宣明其罪惡於王者之庭使人人皆知其罪而去之也孚誠信也誠信以感人呼以自戒備而人不信從也告自己之邑謂自己之道理也以己之道理而告人人不信從也即就也戎兵也即就兵戎謂興師動衆也以己之道理而人不信從則不利興師動衆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決之道當如是也集說王氏申子曰揚于王庭謂宣布於王者之庭也孚信也號呼也告自己之邑也即就也戎兵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程傳陽決陰之時君子以剛決小人之道必宣明其罪惡於王者之庭使人人皆知其罪而去之也孚誠信也誠信以感人呼以自戒備而人不信從也告自己之邑謂自己之道理也以己之道理而告人人不信從則不利興師動衆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決之道當如是也○蘇氏軾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雖莫夜有戎而無憂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本義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程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集說張子曰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程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蘇氏軾曰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蔡氏清曰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集說張子曰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蘇氏軾曰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蔡氏清曰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陽爻而乾體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夬之時而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集說蘇氏軾曰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無異○朱子語類云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蔡氏清曰其不勝者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不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集說王氏申子曰謂非往之爲咎不能度其可勝而往之爲咎也○谷氏家杰曰夬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況不勝而往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懼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程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集說張子曰警懼申號能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雖有戎何恤○蘇氏軾曰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王氏申子曰象言号號而以有厲處之矣二剛得中而知戒懼故亦惕號蓋必如是而後可免小人乘閒抵隙之憂故雖莫夜陰伏之時有兵戎亦不足慮矣以防之密而備之素也○吳氏曰愼曰剛中居柔能憂惕號呼即象之号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雖莫夜有戎而無憂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傳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集說張子曰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蘇氏軾曰能靜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與大壯九二貞吉同故皆稱其得中

案有戎勿恤者謂不輕於即戎也此所以爲得中道

卦辭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義揚于王庭謂宣布於王者之庭也孚信也號呼也告自己之邑也即就也戎兵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程傳陽決陰之時君子以剛決小人之道必宣明其罪惡於王者之庭使人人皆知其罪而去之也孚誠信也誠信以感人呼以自戒備而人不信從也告自己之邑謂自己之道理也以己之道理而告人人不信從則不利興師動衆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決之道當如是也集說王氏申子曰揚于王庭謂宣布於王者之庭也孚信也號呼也告自己之邑也即就也戎兵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程傳陽決陰之時君子以剛決小人之道必宣明其罪惡於王者之庭使人人皆知其罪而去之也孚誠信也誠信以感人呼以自戒備而人不信從也告自己之邑謂自己之道理也以己之道理而告人人不信從則不利興師動衆也利有攸往決而後和也決之道當如是也○蘇氏軾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雖莫夜有戎而無憂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本義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程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集說張子曰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程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蘇氏軾曰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蔡氏清曰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集說張子曰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蘇氏軾曰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蔡氏清曰澤上于天其勢必下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本義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程傳爻辭差錯安定胡公温暢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程傳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爲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污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爲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集說陸氏希聲曰當君子之又有濡字故誤以爲連也集說世而應小人故外有沾污之累內有慍恨之心然後獲无咎者志有存焉○王氏安石曰九三乾體之上剛亢外見壯于頄者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辭也應乎上六疑於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慍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夬與大壯內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三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之事也是以凶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朱子語類云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故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蔡氏清曰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爲善類之慍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愈於壯于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於決而和也○何氏楷曰上六爲成兌之主澤上於天故稱雨以其適值而非本心也故稱遇本非濡也而迹類之故稱若或觀其迹而不察其心也故稱有慍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程傳牽梏於私豈由天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集說黃氏淳耀曰終對始言之始雖若濡有慍終必決去而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程傳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

而居柔。其害大矣。集說方氏應祥曰。牽羊之說。本義謂讓羊使兌羊之象言之。則羊還是九四。羊性善觸。不至羸角不已。聖人教以自牽其羊。抑其很性。則可以亡悔矣。是亦壯頗有凶之意。

案。臀者與陰相背之物也。夬四姤三。皆與陰連體而相背。故皆以臀爲象。夫相背則勢猶相遠。緩以處之可也。若臀有膚。則能安坐矣。臀无膚。喻四之不能安坐也。不能安坐。故次且而欲進。所以然者。不能自制其剛壯故也。苟能制其剛壯。如牽羊然。則可亡其悔。特恐當此時也。聞持重之言而不信耳。聖人於占戒之外。又設爲反辭者。凡人有所憂畏瞻慮。則受警戒也易。時之可爲勢之可乘。一則恐失事機。二則恐犯衆議。是以開言而多方氏說善。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程傳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案四與陰尚隔。位不當者。借爻位以明四之未當事任。而欲次且前進之非宜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爲本義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程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集說鄭氏汝諧曰。莧陸本草云。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難絕如此。○朱子語類云。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草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項氏安世曰。夬夬者。重夬也。當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以夬夬明之。三謂之遇雨。五謂之莧陸。皆與陰俱行者也。比於陰而能自決。以保其中。故可免咎。

案此言莧陸夬夬。猶姤言包瓜。皆以細草陰類喻小人也。時當含章。則包之。時當揚庭。則決之。然其包之也。以杞剛之體。不失也。其決之也。以中行。柔之用。兼濟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本義程傳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備矣。程傳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集說張子曰。陽近於陰。不能無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趙氏汝楳曰。他卦貴於中行。此爻乃止於无咎。其亦體兌之說。溺於上而致然乎。故於中爲未光也。

案張子之說極是。蓋因中未光。故貴於中行。非謂雖中行而猶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程傳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集說蘇氏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終必有凶也。則有以乘之矣○楊氏簡曰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不敬不戒不警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則放逸邁則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蔣氏悌生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詳味此爻若如傳義說似爲小人謀恐只依卦辭字號有厲之意言雖是五陽決去一陰尚存爲君子之計苟或默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凶聖人之情何嘗慮小人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爲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爲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總論徐氏幾曰夬決也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所以周防戒備者無所不至○龔氏煐曰夬卦似大壯故諸爻多與大壯相似初之壯于趾三之壯于頄之類是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其壯甚矣聖人慮其夬決之過故於爻皆致戒而以陽居陽者爲尤甚焉陽之決陰君子之去小人亦貴乎中而已矣。

序卦傳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雜卦傳姤遇也柔遇剛也。

案夬之與壯前三爻全相類是已後三爻先觸未詳說須知壯之當前者四也夬之當前者五也故壯四之藩決即夬五之夬夬若壯之六五則壯已過而非用壯之時夬之九四則夬未及而亦未可爲果決之事故壯五之喪羊即夬四之牽羊也若壯上之羝羊上之號則戒之始終不忘危懼而已壯不如夬之盛故猶曰不能遂夬則可以遂矣然其危懼之心同也。

䷫ 巽下乾上

程傳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夫也爲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姤女壯勿用取又。

本義姤遇也。決者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則與之相切近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姤遇也此爲姤旅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郭氏雍曰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卽爲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馮氏椅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媾媾也以女遇

五陽皆有制陰之義而惟二五以剛中之德一則居尊臨其下以制之故九二九五皆主卦之主也

陰生於下爲巽則初六成卦之主也然

男爲象。王洙易改爲今文爲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胡氏炳文曰。女壯。諸家皆以爲一陰有將盛之漸。本義以爲一陰當五陽。已有女壯之象。案女壯之義。非以一陰獨當五陽爲壯。蓋卦以陰爲主。陰而爲主。卽是壯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義釋卦名。程傳姤之義。遇也。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集說趙汝楳曰。柔遇剛者。明非剛遇柔也。○林氏希元曰。依本義是陽遇陰。依彖傳是陰遇陽。彖傳乃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意。蓋彖傳是爲下文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而設也。案柔遇剛者。以柔爲主也。如臣之專制。如牝之司晨。得不謂壯乎。故不復釋女壯。而直釋勿用取女之義。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本義釋卦辭。程傳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集說鄭氏康成曰。一陰承五陽。苟相遇耳。非禮之正。女壯如是。故不可娶。○王氏肅曰。女不可娶。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蘇氏軾曰。姤者所遇而合。無適應之謂也。故其女不可與長。○李氏舜臣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下於男。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本義以卦程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明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義指九五。程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然後天下大行也。苟天地之相遇而有陰邪干於其間。君臣之相遇而有宵類介乎其側。則在天地爲伏陰。在國家爲隱慝。而有女壯之象矣。

姤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幾微之際。程傳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集說朱子語類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吳氏曰。愼曰。姤爲陰遇陽之卦。陰陽有當遇者。如天地相遇。及君臣夫婦之類。是不能相無者。有遇而當制者。如勿用取女。及小人妄念之類。是不容並立者。時義大矣哉。程傳重遇字。專以遇之善者言。本義重制字。專以遇之不善者言。竊意此語總承上文兩端而言可也。不必如天地之相遇。而後品物咸章也。必如此卦以羣剛遇中正之君。然後天下大行也。苟天地之相遇而有陰邪干於其間。君臣之相遇而有宵類介乎其側。則在天地爲伏陰。在國家爲隱慝。而有女壯之象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傳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

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集說 龔氏煥曰天下有風姤與風行地上觀相似故在姤則曰施命誥四方在觀則曰省方觀民設教曰施曰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曰省曰觀周歷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

案巽之申命因有積弊而振飭之也姤之施命與巽正同蓋在三畫之卦爲巽者在六畫之卦卽爲姤也施命申命所以消隱慝除積弊法風之吹散伏陰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 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程傳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鄭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

集說 丘氏富國曰姤之所以爲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繫之所以防之也○胡氏炳文曰蓂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於女爲壯又指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案一陰窮於上衆以爲無凶矣而曰終有凶防其後之辭也一陰伏於下衆未覺其凶矣而曰見凶察於先之辭也陰陽消息循環無端能察於先卽所以防其後能防其後卽所以察於先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程傳 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柔道牽者陰○鄭氏汝諧曰此羸豕也力雖微而其志則躅躅惟信其躅躅則不可不有所牽制故曰柔道牽也○趙氏汝楳曰姤之初言繫言牽惡陰之長而止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 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嗇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集說 陸氏希聲曰不正之陰與剛中之二相比能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於外○李氏開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能制陰者也○胡氏炳文曰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

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何氏楷曰包字與繫系包瓜同意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遇之使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

案制陰之義不取諸九四之相應而取諸九二之相比者陰陽主卦皆以近比者爲親切而處之又有中有不中焉故復六四之獨復亦不如六二休復之爲美也夬五近上則有莧陸之嫌姤二比初獨不以陰邪爲累乎曰夬之陰其勢極矣如病之既劇如亂之已成非有以除去之不可姤則陰始生也如病將發如亂初萌豫防而早治之則不至於盛長矣觀乎不利賓之戒未嘗不以陰邪之漸馴爲諄諄也詩云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是不能制之而使及賓之驗矣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姤 四

程傳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集說吳氏曰九二既包有魚則當盡其防制之責以義言之不可使遇於賓也若不制而使遇於賓則失其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所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程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厲而无大咎也程傳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異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集說李氏簡曰居則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也集說李氏簡曰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四言臀

案臀无膚之義與夬四同其行次且志欲制陰也非其位任而欲制之有危道焉然於義則无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程傳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進也 集說郭氏雍曰无膚次且之厲蓋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

案易中言牽者自小畜至此皆當爲牽制之義

九四包无魚起凶。

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包者所裹畜也魚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程傳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集說吳氏曰九三以不遇陰而无大咎上九以不遇陰而无咎四則包无魚起凶何也蓋初六本其正應當遇而不遇故也

案四與初正應當制陰之任者也然不能制之而爲包无魚之象何也曰此與夬之九三同當決陰制陰之任而德非中正故一則剛強而懷憾怒一則疾惡而胥絕遠無包容之量無制服之方故也以是爻德而適爲卦

義取女之戒則其起凶宜矣書曰寬而有制有容德乃大又曰爾無忿疾于頑是包有魚无魚之所由分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己猶己遠之程傳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己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之離也集說余氏本曰言其使民失道無以結民之心致民之去己由己之遠乎民也案九四因與陰相應故惡而欲遠之正如夬三壯于頄之意徒欲遠之而不能容之制之此所以包無魚也君子之於小人也惟其能容之是以能制之不能容之則彼自絕矣欲以力制不亦難乎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之謂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俟有之象也程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集說胡氏炳文曰魚與瓜皆陰物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也魚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包在地之瓜也然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陽剛中正能含晦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爲復乎俞氏琰曰含卽包之謂其初含蓄不露一旦瓜熟蒂脫自杞墜地故曰含章有隕自天林氏希元曰含章不是全無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案五爲卦主而與陰無比應得卦勿用取女之義也夫與陰雖無比應而爲卦主則有制陰之任焉故極言脩德回天之道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程傳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集說蘇氏軾曰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故九五之志堅則必有自天而隕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勝也○楊氏敞新曰陰陽迭勝天運自然而心心念念不舍天命以靜制之此所以挽回造化也案詩云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故有隕自天謂天時既至而瓜隕也雖天命之必然亦由君子積誠脩德與之符會故曰志不舍命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程傳在最上者角也尤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集說徐氏幾曰上九

處姤之窮與初無遇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胡氏炳文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無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其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咎也案此爻亦與其初反對皆與陰絶遠者也不與陰遇不能制陰故可吝然非其事任也故无咎此如避世之士不能救時而亦身不與亂者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程傳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案不與陰遇雖无咎然君子終以不能濟時為可羞為其身在事外所處之窮故爾

䷬ 坤下 兌上

序卦傳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雜卦傳 萃聚而升不來也

程傳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以九五為主而九四次之卦惟二陽而居高位為衆陰所萃也

本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程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集說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項氏安世曰卦名下元無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趙氏汝騰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觀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龔氏煥曰假字疑當作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王者致祭於宗廟以已之精神感格祖考之精神所以為萃也○何氏楷曰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廟言利有攸往承利見大人言

案以彖傳觀之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無疑王假有廟者神人之聚也利見大人者上下之聚也用大牲吉廣言羣祀由假廟而推之皆所以聚於神也利有攸往廣言所行由見大人而推之皆所以聚於人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程傳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釋卦名義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案順以說剛中而應亦非正釋卦名乃就卦德而推原所以聚者以起釋辭之端也蓋順以說是以順道感格起假廟用牲之意剛中而應是有德者居位而上下應之起見大人有攸往之意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本義釋卦辭程傳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集說來氏知德曰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程傳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集說王氏弼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胡氏炳文曰咸之情通恆之情久聚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恆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恆之理也萃之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於所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於所恆則曰極言恆久之道於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案順天命雖繫於用大牲利有攸往之下然連假廟見大人之意皆在其中矣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乃天地人物之所以聯屬而不散者實天之命也咸恆皆推言造化人事而後終之以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此卦則天人之義已備故言順天命而遂極贊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本義除者脩而聚之之謂程傳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集說王氏弼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所以戒不虞也○朱子語類云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爲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王氏申子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澤上於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地岸而聚澤則無隄防之勞以隄防而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象爲治世之防除治其戎器以爲不虞之戒若以治安而忘戰守之備則是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也其可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

往无咎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程傳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程傳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集說胡氏瑗曰號謂號咷也萃聚之則入小人之羣矣集說世必上下相求和會然後必有所濟故始有號咷之怨終得與四萃聚而有懽笑也○王氏宗傳曰初之於四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之時上下相求若號焉四必說而應之則一握之頃變號咷而爲笑樂矣謂得其所萃也故戒之曰勿恤又勉之曰往无咎○姚氏舜牧曰初四相應此心本自相孚但孚須有終爲善如有孚而不終則乃亂而乃萃矣萃其可亂乎哉若念有孚之當終而呼號以往從之則正應可合而無妄萃之咎矣○錢氏志立曰萃與比同所異者多九四一陽耳比初無應曰有孚者一於五也萃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有二陽焉不終於四也及此時而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爲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是也

案胡氏王氏姚氏錢氏諸說皆於文義甚合蓋易中號笑二字每每相對也兩乃字不同上乃字虛字也下乃字猶汝也正如書而康而色上而字虛字也下而字猶汝也言有孚不終則必亂汝之所萃也其所以亂之故則錢氏得之矣握者手所執持以轉移之機也言能致誠迫切則一轉移之間必有和合之喜故曰若號一握爲笑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程傳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自守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集說李氏簡曰非其志惑亂必無舍應亂萃之理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程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程傳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闕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集說胡氏瑗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進用必須有道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於已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當萃聚之時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煩外飾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於神明也○張子曰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

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王氏宗傳曰彖以用大牲爲吉而六二以用禴爲利何也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案彖言利見大人九五者卦之大人也六二應之得見大人之義矣然見大人者聚必以正故必待其引而從之乃吉而无咎蓋聚而不正則不亨也孚乃利用禴者言相聚之道以誠爲本苟有明信雖用禴可祭矣況大牲乎亦根卦義而反其辭也易曰可用汲王明岳受其福傳曰在下位不援上此引字是汲引之引非援引之引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程傳 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彖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覩其未至於變耳故彖含其意以存戒也

集說 楊氏萬里曰中未變者蓋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爲上所引而有所變也

案此中未變與比二不自失之意同中庸所謂不變塞焉孟子所謂達不離道者是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本義 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程傳 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爲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無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集說 澄曰與二陰萃於下而上無應故嗟嘆不得志雖無應而比近九四之陽苟能往而上求九四則可无咎○俞氏琰曰萃之時利見大人三與五非應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嘆之聲則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三與四比則其往也捨四可乎三之從四四亦巽而受之故无咎第無正應而近比於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耳

案以象傳觀之吳氏俞氏之說是也易例三四隔體無相從之義然亦有以時義而相從者隨三之係丈夫及此爻是也其不正而亦以時義相從者豫三咸三是也皆因九四有主卦之義者故然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程傳 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集說 虞氏翻曰動之四諧曰下二陰皆萃於陽矣三獨無附故咨嗟怨嘆而无攸利雖然當萃之時下欲萃於上上亦欲下之萃於我三不以無應之故能往歸於上雖小吝而亦可以无咎上非上六謂在上之陽也

九四大吉无咎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程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恆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集說房喬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無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項氏安世曰無尊位而得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後可以无咎也○胡氏炳文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五日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集說蘇氏軾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非大吉則有咎矣○郭氏雍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鄭氏汝諧曰其位近其德同其爲下之所歸亦同自非所爲至善則其君病之烏能无咎戒之也凡言位不當其義不一此所謂不當者爲其以剛陽迫近其君也○熊氏良輔曰九四九五皆萃之主九五在上之萃也九四在下之萃也故九五曰萃有位而四象曰位不當大吉无咎者上比於君以臣而有君萃之象疑於有咎故也

案鄭氏謂凡言位不當其義不一者是已然須知是借爻位之當不當以發明其德與時位之當不當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程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也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

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恆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集說王氏宗傳曰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五萃之主也當萃之時爲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尤莫大於有其道有是位而無是道則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朱子語類問九五以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案萃九五居尊以萃羣陰與比畧同卦象澤上於地與比象亦畧同也故其元永貞之辭亦同元永貞悔亡即所謂原筮元永貞无咎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本義未光。謂匪孚。程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未光大也。集說龔氏煥曰。五有其位者也。徒有其位。故人或匪孚。此志之所以未光也。○胡氏炳文曰。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無其位。有其位。又不可無其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本義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程傳六說之主。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集說方氏應祥曰。此隕穫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也。集說又照後夫凶看。比之上六。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之上六。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者。故其憂懼若此。此正所謂孤臣孽子也。○黃氏淳耀曰。上乃孤孽之臣子也。萃極將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於君親者。齎咨涕洟四字。乃極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終得萃而无咎。

案方氏黃氏之說得之。蓋不止孤臣孽子。乃放臣屏子之倫也。方氏以比上相照。亦是。然比上直曰凶。此則齎咨涕洟而无咎者。比象有後夫凶之辭。故遂以上六當之。此象有利見大人之辭。正與蹇卦同。例故尚有積誠求萃之理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集說代氏淵曰。尊爻無南征。此人故不云利見。

案卦直言元亨。而無他辭者。大有鼎也。雖有他辭。而非戒辭者。升也。歷選易卦。惟此三者。蓋大有與比相似。然所比者陰也。民也。所有者陽也。賢也。鼎與井相似。然往來井井者。民也。大烹以養者。賢也。升與漸相似。然漸者。賢之有所需待而進者也。升者。賢之無所阻碍而登者也。易道莫大於尚賢。而賢人得時之卦。莫盛於此三者。故其象皆曰元亨。而無戒辭也。不曰利見大人。而曰用見代氏之說得之。

坤上 巽下

程傳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程傳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奉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蹂躪。甚至涕洟。為可羞也。未者非遠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集說趙氏光大曰。言危懼而不敢自安於案上猶外也。雖在外而不敢自安。如舜之耕歷山。周公之處東國。必號泣曉曉。求萃於君父而後已也。

升以六五為主 升六五升之展 案傳曰柔以時升 尊者也然升者必自下起其卦以地中生木為案則初六者異體之主乃木之根也故初六亦為成卦之主

象曰柔以時升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集說孔氏穎達曰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幾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爲主剛則有躁進之意○龔氏煥曰象傳柔以時升似指六五而言非謂卦變故下文言剛中而應亦謂二應五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程傳以二體言柔升謂坤土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象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程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案柔以時升之義或主四言或主五言或主上體之坤而言然卦之有六四六五及坤居上體者多矣皆得名爲升乎則其就似皆未確蓋時升者固以坤居上體而四五得位言也然惟巽爲下體故其升也有根蓋巽乃陰生之始也陰自下生以極於上如木之自根而滋生以至於枝葉繁盛此謂升之義矣此卦與元妄反對无妄者陽爲主於內也而其究爲順无妄之象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明剛德自內以達於外也升象曰柔以時升明陰道自下以達於上也然則柔以時升云者尤當以初六之義爲重故无妄六爻獨初九曰吉此卦六爻亦惟初六曰大吉則二卦之所重者可知矣其下云巽而順剛中而應亦與无妄動而健剛中而應之辭相似皆連釋名之義以釋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王肅本順作愼今案他書引此亦多作愼

程傳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愼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程傳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當如木之升矣

集說王氏申子曰以柔而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升升之義也初以柔居下卽木之升言之乃木之根故信其升之必達而獲大吉也○何氏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大吉孰如之

案此允升允字當與晉之衆允同義蓋不獲上信友不可以升進也然晉三言衆允升初遂言允升則王氏何氏巽主木根之說是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程傳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

集說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呂氏大臨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至下志與三陰同升衆之所允無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

案呂氏以上爲上體三陰者是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義見

程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萃卦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尊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集說張氏清子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案升晉之時以柔爲善二剛而亦利者以其中也剛中有應是見大人者也故亦爲升之利初言吉以君子得時之遇言也二言无咎以君子進身之道言也六四則兼之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九三升虛邑

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案諸爻皆有吉利之占三獨無之則升虛邑者但言其勇於進而無所疑畏耳方升之時故無凶咎之辭然終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順也九三過剛與柔以時升之義反故其辭非盡善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程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集說蘇氏軾曰九三以陽用陽其疑也不言吉者其爲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案乾四曰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果於進而无所疑可乎蘇氏之說善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本義義見

程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隨卦已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

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案卦義柔以時升六四初交上體又位在巽坤之間有南征之象迫近尊位有見大人之義是爻之合於卦義者也在已者用之以見大人則吉爲大人者用之以享神明則宜與隨上之義同皆言王用此人以享於山川也不曰西山而曰岐山避象辭南征之文先儒或言岐山在周西南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程傳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案用賢以享於神明是順神明之心而事之者也

六五貞吉升階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程傳五以下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

能用賢則集說李氏元量曰貞吉升階升而有序故以彙升矣

階言之謂賓主以揖遜而升者也○王氏宗傳曰彖傳柔以時升蓋謂五也

○熊氏良輔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案升至五而極居坤地之中亦有南征之象焉乃卦之主也不取君象但爲臣位之極者與晉漸之五同也升階須從李氏熊氏之說蓋古者賓主三揖三讓而後升階將土堂矣而猶退遜如此以況君子始終之進以禮者也升晉之所以必貴於柔順者以此升階之戒不在貞字之外乃發明貞吉之意爾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集說何氏楷曰卽彖所謂有慶志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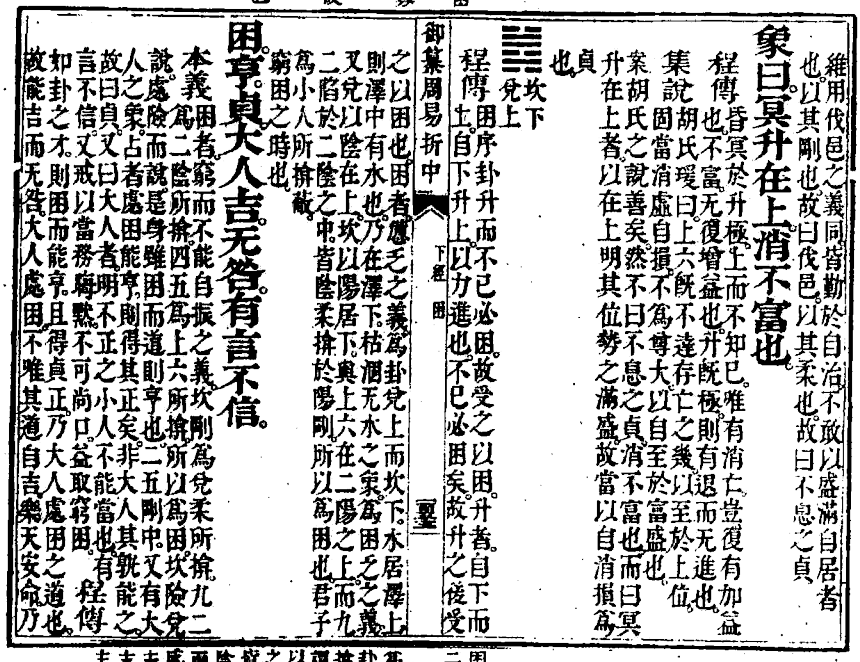
案自初而升至此而升極矣故初曰上合志此曰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程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集說石氏介曰已在升極是昧於自消退不更求進乃利也○徐氏之祥曰豫上樂極故冥豫升上進極故冥升

案冥升與晉其角之義同皆進而不能退者也以其剛也故曰角以其柔也故曰冥利于不息之貞其戒亦與



繫辭下傳 困德之辨也 困窮而通 困以寡怨 序卦傳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雜卦傳 井通而困相遇也

維用伐邑之義同皆勸於自治不敢以盛滿自居者也以其剛也故曰伐邑以其柔也故曰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集說胡氏瑗曰上六既不達存亡之幾以至於上位案胡氏之說善矣然不曰不息之貞消不富也而曰冥升在上者以在上明其位勢之滿盛故當以自消損爲貞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困 二

☵☱ 坎下兌上

程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窮乏之義爲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爲困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陷於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吉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窮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通自吉乘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困以九二九五爲主蓋卦以剛揜爲義二五以剛中之德而皆揜於陰也故爲困之主兩及皆咸卦之主又窮主卦之主

集說孔氏穎達曰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爲困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處困求濟在於正身脩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誠之以有言不信也

案困亨者非謂處困而能亨也蓋困窮者所以動人之心忍人之性因屈以致伸有必通之理也然惟守正之大人則能進德於困而得其所以可通者爾豈小人之所能乎困者君子道屈之時也屈則不伸矣有言不信信字疑當作伸字解蓋有言而動見沮抑乃是困厄之極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夫卦闕言不信已不信人之言也而夫子以聰不明解之以信字對聰字則信字當爲疑信之信此卦有言不信人不行已之言也而夫子以尚口乃窮解之以信字對窮字則信字當爲屈伸之伸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困 三

彖曰困剛揜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程傳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

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集說 鄭氏汝諧曰。九二陷於中。九四九五爲上六所揜。是以爲困。以上下卦言之。則合坎兌而成也。坎。難也。兌。說也。困而安於難。則不失其所亨。困而取說於人。尚口乃窮也。

案此卦所以爲剛揜者。本義備矣。蓋諸卦之二五剛中皆爲陰揜者。惟困與節然以二體言之。則節坎陽居上。兌陰居下。此困所以獨爲剛揜也。此義與卦象亦相貫。水在澤上。非澤之所能揜也。水在澤中。則爲所揜矣。險以說者。非處險而說也。險有致說之理。以字與而字義不同也。惟險有致說之理。故困有所爲亨者。然以小人處之。則困而困耳。不知其所爲亨。故不能因困而得亨。因困而得其所亨者。非君子其孰能之。下剛中之大人即不失所亨之君子也。指二五言。尚口乃窮者。處困之極務。說於人。指上六言。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本義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程傳 澤无水。困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集說 王氏弼曰。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鄭氏汝諧曰。知其不可求而聽其自至焉。致命也。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則可遂。所謂從吾所好也。○馮氏當可曰。君子之處困也。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則遂之。困而安於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若小人處之。則凡可以求幸免者。無不爲也。而辛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矣。體坎險以致命。體兌說而遂志。○何氏楷曰。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死生禍福。營爲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不以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 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爲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爲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爲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爲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爲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初六在坎下。故爲入于幽谷。卽坎初爻入于坎窞也。○張氏清子曰。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案詩云。出于幽谷。遷于喬木。初不能自遷于喬木。而惟坐困株木之下。則有愈入于幽谷而已。陰柔處困之最下。故其象如此。在人則卑暗窮陋而不能自拔者。言臀者。況其坐而不遷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程傳 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爲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

程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爲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爲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爲陰所畜困陽爲集說石氏介曰朱紱祭服謂可衣朱紱而爲陰所揜也享宗廟也征凶既在險中何可以行无咎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无咎

案小人以身窮爲困君子以道窮爲困卦之三陽所謂君子也所困者非身之窮乃道之窮也故二五則紱服榮於躬四則金車寵於行然而道之不通則其榮寵也適以爲困而已矣然榮寵亦非無故而來神明之意必有在焉惟竭誠以求當神明之意則終有通時矣故雖當困之時征行必凶而其要无咎也用享祀者謂服此朱紱用此酒食以享之喻所得之爵祿不敢以之自奉而以爲竭誠盡職之具也書曰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意義相近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程傳雖困於所欲求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

案二有中德故能以酒食享祀而有福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程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刚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宜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困爲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案三陰皆非能處困者初在下坐而困者也三居進退之際行而困者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而又無所歸甚

繫辭下傳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言妄行取困
其極如此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程傳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集說鄭氏汝諧曰進阨於四故困于石退乘二之也集說剛故據于蒺藜上其宮也其宮可入而以柔遇柔非其配也以此

處困不祥莫甚焉

案又有衆喻而傳偏舉一者舉其重者也易乘剛之義最重故睽三見與曳此又據于蒺藜皆以其乘剛言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尤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爲九二所揜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必有終也程傳唯力不足故金車爲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集說胡氏瑗曰徐徐者舒緩不敢決進也

案來徐徐者喻君子當困時不欲上進也困于金車者招我以車不容不來也如是則可羞吝矣然上近九五之剛中正乃卦所謂大人者與之同德終有亨道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程傳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爲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集說蘇氏濬曰四與五同爲上六所掩進而見掩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沈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志在下者四位雖上而心則下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何氏楷曰五爲近比則四之所與者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蔽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程傳截鼻曰劓傷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欠當獲福程傳於上也去足爲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掩於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

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集說王氏應麟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案九五不取君象但取位高而益困者耳其象與九二同但二則朱紱方將來五則高位而已困于赤紱矣乃徐有說者五兌體故能從容以處之而有餘裕也利用祭祀之義亦與二同。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傳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其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集說陸氏希聲曰困窮而通德辨而明中正道行志則大遂故乃徐有說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程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爲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爲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集說項氏安世曰此爻所謂尚口乃窮也若能困也。斷葛藟而不牽斷臲卼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易氏祓曰陽剛不可終困而二四五皆不言吉陰柔未免乎困而上獨言吉者困極則變如否之有泰雖險而終濟也。○徐氏幾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困已極矣有悔則可出困而征吉困窮而通其謂是夫。○吳氏曰愼曰困非自己致而時勢適逢者則當守其剛中之德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主於貞若困由己之柔暗而致者則當變其所爲以免於困也其道主於悔學者深察乎此則處困之道異宜而各得矣。案處困貴於說而上說之主也或雖當困極而尚有征吉之占異乎初與三之坐困行塞者也然爲兌主則又有尚口之象尚口則支離繳繞如困于葛藟然將且臲卼不安而失其所爲說矣故必悔悟而離去之則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傳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集說陸氏希聲曰行而獲吉故曰變乃通也。○田氏疇曰諸家皆以吉行也三字爲一句非也蓋動悔有悔吉是句行也是句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得之也行也二字乃是解征吉之義。總論龔氏煦曰卦以柔揜剛而爲困主乎陽而言也而陰之困爲尤甚象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剛爻之謂矣。

繫辭下傳
井德之地也 井居其所而遷 井以辨義
序卦傳
困乎上者必反下 故受之以井
雜卦傳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二

䷯ 巽下坎上

程傳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本義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程傳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井以汲人。水無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無窮也。○丘氏富國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井以九五爲主 蓋井以水爲功 而九五坎體之主也 井以養民爲義 而九五養民之君也

案改邑不改井句。解說多錯。文意蓋言所在之邑。其井皆無異製。如諸葛孔明行軍之處。千井齊甃者。以喻王道之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也。无喪无得。則言井無盈涸。以喻道之可久。往來井井。則言所及者多。以喻道之可大。此三句皆言井。在人事則王者養民之政是也。然井能澤物。而汲之者器。政能養民。而行之者人。無器則水之功不能上行。無人則王者之澤不能下究。故汔至以下。又以汲井之事言之。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集說鄭氏康成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荀氏爽曰。木入水出。井之象也。

案釋名之下。又著井養而不窮也一句。亦以起釋辭之意。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程傳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

集說蘇氏軾曰。井未嘗有得喪。繘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爾。○晁氏說之曰。或謂彖主三陽言。

五寒泉食是陽剛居中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漦不食是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羸其瓶而凶者也○郭氏雍曰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蓋皆係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

案井惟有常故其體則无喪无得其用則往來井井王道惟有常故其體則久而無弊其用則廣而及物故言改邑不改井足以包下二者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程傳木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集說張子曰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楊氏繪曰水性潤下能上潤於物者井之用也○朱子語類云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紼自是瓦器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又云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如菖蒲葉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李氏心傳曰勸相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案大象木上有水須以朱子之說爲長豙傳巽乎水而上水則鄭氏桔槔之說不妨並存也勞民者如巽風之布號令勸相者如坎水之相灌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本義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程傳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下上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所舍也集說王氏弼曰最在井底上又無應況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潔治者也久井不見潔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蔡氏清曰井以陽剛爲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爲井泥爲舊井井以上出爲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爲不食爲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言爲時程傳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同集說孔氏穎達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爲井泥也時舍也者人既不食禽亦不向是一時共棄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程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

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蠏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集說張氏振淵曰以井言則爲井谷之泉僅下注於鮒以汲井言則爲敝壞之甕水反漏於下也窓井谷者井中出水之穴竅也井能出水則非泥井也而其功僅足以射鮒者上無汲引之人如瓶甕之敝漏然則不能自濟於人用也決矣在卦則以井喻政以汲之者喻行政之人在爻則下體以井喻材德之士汲之者喻進用之君上體以井喻德位之君汲之者喻被澤之衆三義相因而取喻不同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程傳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汲引而上成集說谷氏家杰曰謂有泉而无與與井之功矣無泉而特棄者自不可同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本義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集說蔡氏清曰爲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之之辭也案不曰明王而曰王明乃惻者祈壽之辭言王若明則吾儕並受其福矣非謂九三自惻也可用汲帶連王明並受其福皆惻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本義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程傳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爲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集說趙氏汝楳曰井不以不食爲憂賢者不以不遇而惻心惻者行人也行汲之人爲之求王者之明也求王之明豈朋比以干祿爲其見知於上則福被生民猶井汲而出然後利及於人也○王氏申子曰井渫而不爲人所食縱不自惻行道之人亦爲之惻然矣縱不求人之我用人亦爲之求之以並受其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本義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已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程傳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其事不至於廢

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集說丘氏富國曰三在內卦潔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蓋不潔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來氏知德曰六四陰柔得正近九五之君蓋脩治其井以濟蓄九五之寒泉者也占者能脩治臣下之職則可以因君而成井養之功斯无咎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程傳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能脩治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集說虞氏翻曰脩治也以瓦甃壁井稱甃則可咎矣○蘇氏軾曰脩潔也陽爲動爲實陰爲靜爲虛泉者所以爲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

居其閒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於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

本義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集說易氏祓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言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

案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蓋不中則源不常裕而不寒也又云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蓋不正則流不逮下而不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程傳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爲極爲變雖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案勿幕謂取之不禁所謂往來井井者也有孚謂有源不窮所謂无喪无得者也此爻得備卦之義者異乎水

而上水至此爻則上之極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程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

總論李氏過曰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漦則漦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漦且甃井道全矣故五井洌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丘氏富國曰先儒以三陽爲泉三陰爲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漦不食九五言井洌寒泉曰射曰漦曰洌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漦已潔之泉也五之洌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脩之井也上之收則已汲之井矣又

序卦傳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雜卦傳 革去故也

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

䷰ 離下兌上

程傳 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剋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本義 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程傳 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集說 李氏簡曰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元亨利貞者謂窮則變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正也正則其悔亡矣○何氏楷曰已日即六二所謂已日也乃孚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即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已日者變革天下之

革以九五爲主蓋居尊位則有改革之權剛中正則能審改革之善故其辭曰大人虎變

事不當輕遽乃能孚信於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九四當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即彖傳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案已日乃孚李氏何氏之說爲長蓋卦辭爻辭不應互異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本義 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程傳 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集說 朱氏震曰兌澤離火而彖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鍾無水則無澤矣坎上爲雲下爲雨上爲雲者澤之氣也下爲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兌亦爲雲坎爲川大畜之兌亦爲川坎爲水革兌亦爲水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朱子語類云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火炎則水涸之義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李氏舜臣曰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胡氏炳文曰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本義 以卦德釋卦辭 程傳 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

令至於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字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禍害故革有悔之道 集說胡氏炳文曰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 集說象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案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兩以字上句重在文明蓋至明則事理周盡故以此而順人心有所更改則無不宜也下句重在正蓋其大亨也以正行之則無不順也凡象傳用以字者文體正倒皆可互用如順以動及動而以順行其義一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本義極言而程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贊其大也天地陰陽推遷變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 集說朱子語類云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哉 集說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錫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本義四時之變程傳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大者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 集說虞氏翻曰曆象謂日月星辰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朱子語類云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程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愼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愼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 集說干氏寶曰在革之初未可以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劉氏牧曰下非可革之位初非可革之時要在固守中順之道而不敢有革也○呂氏大臨曰初九當革之初居下無位比於六二上無正應雖有剛德不當自任惟結六二以自固故鞏用黃牛之革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黃牛與遯六二同義○龔氏煥曰易言黃牛之革者二遯之六二居中有應欲遯而不可遯者也革之初九在下

無應當革而不可革者也
所指雖殊而意實相類
案更改之義有取於革者革鳥獸之皮也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堯典希革毛毨之類是也六爻取象於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堅韌難以更革者也以之繫物則固故遯二之執用者似之以之裹物則密故革初之鞏用者似之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程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集說胡氏瑗曰凡革之道必須已日然後可以革之也民固卽日而未孚可遽革之乎故但可固守中順未可大有所為○鄭氏汝諧曰居位之下革之而人未必從當革之始遽革而人未必信固執中順之道循理而變通可也自我有為不可也於革之初言之

欲其謹於始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

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當革之時卦德所謂巳日乃孚是也故曰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熊氏良輔曰六二為內卦之主故卦辭之巳日見之於此卦曰巳日乃孚爻曰巳日乃革者孚而後革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傳巳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集說俞氏琰曰未當革而遽往適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於巳日當革之時則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釋征字嘉釋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本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程傳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巳可信而眾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集說呂氏大臨曰九三居下體之上自初至三徧行三爻革之有漸革道以成故曰革言三就至於三則民信之矣故有孚○龔氏煥曰九三以過剛之才躁動以往則凶處當革之時貞固自守則厲惟於改革之言詳審三就則既無躁動之凶又無固

守之厲得其時宜所以可革也○胡氏炳文曰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於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本義審 程傳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集說徐氏幾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三則變革之事成矣凡事詳審至再至三則止矣又何往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

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程傳九四革之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集說虞氏翻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陸氏希聲曰革而當故悔亡也爲物所信則命令不便於民者可改易而獲吉○劉氏牧曰成革之體在斯一爻且自初至三則革道已成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於爻辭至於四則惟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朱子語類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曰然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胡氏炳文曰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深淺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集說龔氏煥曰信志卽有孚之謂革以也況不當乎有孚爲本信足以孚乎人心則可以改命而得吉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毬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程傳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集說鄭氏汝諧曰革之道久而後信五與上其革之成而有孚也其文曉然見於天下道德之威望而可信若卜筮罔不是孚虎變之謂也○龔氏煥曰革以孚信爲主故彖與三四皆以孚爲言至五之未占有孚則不言而信而無以復加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程傳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集說俞氏琰曰虎之斑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文大而疎朗革道已成事理簡明如虎文之炳然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善人民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集說

孔氏穎達曰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革道已成宜安靜守正更有所征則凶居而守正則吉。○龔氏煥曰九三與上六皆曰征凶而有貞厲貞吉之殊者三之征凶戒其不可妄動也上之征凶謂事之已革者不可復變也三當革而未革故守貞則厲上已革而當守故居貞則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故也。○楊氏啟新曰革道已成非上六革之有革之者也上六特承其重熙累洽之後治定功成之日耳若九五則必堯舜湯武乃足以當之首創之君開大型範耳目一新若混沌初闢其文疎朗濶大繼體之後則漸深遂遒密耳周之頑民既歷二紀世變風移則革面之謂革而不守以貞則所變者隨復變矣天下事未革患其不能革既革患其不能守也故戒以居貞。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集說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

案五上兩爻相承虎豹兩物相似程傳以君子爲被王化之人似不如孔氏楊氏以爲繼體守成之爲安也如文武開基肇造維新豈非若虎之變而文采煥然者乎。成康繼世禮明樂備豈非若豹之變而文理繁密者乎。言君子雖稍別於大人然革道必至此而後爲詳且備也至小人革面方以被王化者言之所謂革面者亦非但革其面而不能革心之謂此卦以禽獸取義凡禽獸之有靈性而近於人者如猩猩猿猴之類皆革其面故以此爲民風丕變之喻爾王道之行則仁義成俗而心亦無不革矣不然何以爲必世後仁乎。

序卦傳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雜卦傳 鼎取新也

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集說 張子曰以柔爲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呂氏大臨曰上六與九五皆革道已成之時虎之文脩大而有理豹之文密茂而成斑其文炳然如火之照而易辨也其文蔚然如草之暢茂而叢聚也○俞氏琰曰小人居革之終幡然嚮道以順從君無不心悅而誠服或者乃謂面革而心不革非也

總論 龔氏煥曰初言鞏用黃牛未可有革者也二言已日乃革不可遽革者也三言革言三就謹審以爲革者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有孚改命則事革矣五言大人虎變則爲聖人之神化矣上言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則天下爲之丕變而革道大成矣

䷱ 巽下離上

程傳 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鼎以六五上九爲主蓋鼎以養賢爲義而六五尊尚上九之賢其象如鼎之鉉耳之相得也

鼎元吉亨

本義 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程傳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集說 易氏祓曰易之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爲義故皆以實象明之○胡氏一桂曰自元亨外無餘辭唯大有與鼎

案上經頤卦言養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則王者之所當養此兩端而已下經井言養鼎亦言養然井在邑里之間往來行汲養民之象也鼎在朝廟之中燕饗則用之養賢之象也養民者存乎政行政者存乎人是其得失未可知也故井之彖猶多戒辭至於能養賢則與之食天祿治天職而所以養民者在是矣故其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 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程傳 卦之爲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爲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爲義也鼎大器也

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趾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圍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爲鼎以其象也以木巽火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集說蔡氏淵曰祭之大者無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無過於聖賢

案釋名之後繼以享帝養賢兩句指明卦義之所主也與井養而不窮也對觀之便明蓋彼主養民此主享帝養賢而享帝之實尤在於養賢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鼎 三一

本義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程傳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卦體釋卦辭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爲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集說單氏渙曰巽以養下則達聰而明目者也元亨也集說柔進而上行則不爲驕亢者也得中而應剛則能養聖賢者也○劉氏曰得中而應乎剛者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乃能用賢也柔得尊位卑巽以下賢是以致元亨○張氏清子曰上體離也離爲目而兼耳言之者蓋以六五爲鼎耳而取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程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集說房氏喬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法其重大不可遷移也○李氏元量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鄭氏汝諧曰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項氏安世曰存神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王氏申子曰鼎形端而正體鎮而重君子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愈久而愈安取其鎮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命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鼎 三二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程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爲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爲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爲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

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爲顚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集說。熊氏良輔曰。鼎顚趾。鼎之未用而傾仆也。未用而傾仆。則汙穢不能留。反以顚爲利也。若九四之折足。則覆敗而凶矣。得妾以其子。又就顚趾出否。上取義。得妾者。顚趾也。以其子者。出否也。疑於有咎。故曰无咎。

案易例。初六應九四。無亨吉之義。蓋以初六乃材德之卑。應四有援上之嫌。故於義無可取者。其動於應而凶咎者。則有之矣。鳴豫咸拇之類是也。惟晉有上進之義。萃有萃上之義。鼎有得養之義。此三者。則初六九四之應。容有取焉。然晉初則晉如摧如。萃初則乃亂乃萃。蓋主於在下者之求進求萃而言。則居卑處初。未能自達者宜也。惟鼎之義主於上之養下。上之養下也。大賢固養之矣。及其使人也器之。薄材微品。所不遺焉。當此之時。雖其就上也。如顚趾而因得去汚穢以自濯於潔清。雖其媒黷也。如妾而因得廣嗣續以薦身於嬪御。盛世所以無棄才。而人入於士君子之路者。此也。故觀易者知時義之爲要。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本義鼎而顚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程傳鼎未爲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意。覆而趾顚。悖道也。然非必爲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集說陸氏希聲曰。趾當承鼎。顚而覆之。悖也。於是出其惡。故雖覆未悖。猶妾至賤。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鄭氏汝諧曰。初居下。乃鼎之趾。必顚趾者。乃出否也。僭之妾也。其可從上以子也。子貴則母貴也。凡取新之義。必捨惡而取善。捨賤而取貴。期合於義。初之應乎四。顚趾也。從貴也。

柔而應於上。必有此義。乃可。

案傳於得妾之辭不釋。但以從貴之意包之。聖言之簡而盡如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程傳二以剛實居中。鼎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己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

所以集說胡氏炳文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吉也。集說泉。鼎以陽剛爲實。井二無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吉。

案此疾字是妬害之義。所謂入朝見疾是也。夫相妬害。則相遠而不相即矣。然小人之害人也。必託爲親愛以伺其隙。故必不惡而嚴。使之不我能即。而後無隙之可乘也。此只據九二剛中能自守而取此象。不必定指一爻爲我仇也。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本義有實而不謹其所往。則程傳鼎之有實。乃人之有德。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應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愼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己

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集說張子曰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愼也

案尤者已之過尤也人之怨尤也能愼其所行則雖我仇有疾害之心无過尤之可指而怨尤之念亦消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此程傳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

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集說易氏祓曰三鼎腹有實者也耳謂六五正所以運其腹中所容者惟上無應塞而不行實在其中美如雉膏誰得而享之然君子處心要使美實備於我而不計行之通塞及其終也陰陽相濟有至和將雨之兆此所以虧其始之悔而終必獲吉也○胡氏炳文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爲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爲人食然君子能爲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爲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亦猶是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程傳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不相求之義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案象傳凡言義者謂卦義也此失其義非謂己之所行失義蓋謂爻象無相應之義爾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本義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程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餗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集說王氏弼曰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靈爲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胡氏瑗曰夫鼎之實必有齊量不可以盈溢若過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曠事過其才

繫辭下傳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分則有墮官之謗矣○蘇氏軾曰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爲溢地也溢則覆矣○朱氏震曰其形渥蓋報之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也○易氏祓曰四亦鼎腹有實在二陽之上已過於溢而又以陽剛之才下應於初初趾已顛故有折足之象覆公餗四近君爲公之象○胡氏炳文曰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

六四之得凶諸家之說備矣蓋三陽爲實而四適當其盈也盈則有傾覆之象矣又應初爲無輔故有折足覆餗之象凡易例九四應初六皆有損而無助大過之不橈乎下解之解而拇皆是也其形渥從王氏說爲是詩曰渥赭曰渥丹皆以顏貌言之愧生於中則顏發赤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程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集說楊簡曰居大臣之位是許國以大臣之事業也而實則不稱折足覆餗失許國之信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本義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處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程傳五在鼎上耳之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程傳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爲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

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集說王氏宗傳曰在鼎之上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程說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王氏申子曰黃中色謂五之中也金剛德謂上之陽也主一鼎者在乎耳耳不虛中則鼎雖有鉉而無所措耳而無鉉則鼎雖有實而無所施故鼎之六五虛其中以納上九陽剛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猶鼎黃耳得金鉉也曰利貞亦以陰居陽而有此戒○胡氏一桂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勢不可用或說爲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程傳六五以得中爲善是以中爲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集說陸氏績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爲實○郭氏雍曰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也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本義上於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爲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程傳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爲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它卦異矣井亦然集說易氏祓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井至上而後爲元吉鼎

至上而後爲大吉皆所以全養人之利者也○胡氏炳文曰上九一陽橫亙乎鼎耳之上有鉉象金剛物自六五之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爲金鉉玉具剛柔之體上九以剛居柔而又下得六五之柔則以爲玉鉉○熊氏良輔曰井鼎皆以上爻爲吉蓋水以汲而出井爲用食以烹而出鼎爲用也

案此卦與大有只爭初六一爻耳餘爻皆同也大有之彖辭直曰元亨他卦所無也惟鼎亦曰元亨大有上爻曰吉无不利他爻所無也惟鼎上爻亦曰大吉无不利以其皆爲尚賢之卦故也上九剛德爲賢六五尊而尚之是尚賢也在他卦有此象者如貞大畜頤之類其義皆善其彖傳亦多發尚賢養賢之義然以卦義言之則大有與鼎獨爲盛也卦義之盛重於此兩爻之相得故吉无不利皆於上爻見之即彖所謂元亨者也又易中大象言天命者亦惟此兩卦一曰順天休命一曰正位凝命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故退不肖而進賢者

天之命也大有以遏惡揚善爲順天此則推本於正位以凝命所謂君正莫不正者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程傳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爲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爲功居上爲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集說熊氏良輔曰上以剛居柔故得大吉也集說丘氏富國曰初爲足故曰顛趾二三四爲腹故曰玉鉉此豈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無應乎五而有鼎耳革之象

䷲震上 震下

程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爲長男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之所以舉鼎實也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爲能恐懼程傳陽生於下而上進有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程傳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下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蜩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撓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酒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

說卦傳雷以動之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震動也震爲龍震爲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震爲雷爲龍爲左旋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善鳴序卦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雜卦傳震起也

震以二陽爲主於震陽動於下主而卻爲主。

取故但言震之道集說干氏寶曰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胡氏瑗曰百里雷聲之所及也匕者宗廟之器以棘木爲之似畢而無兩岐所以舉鼎之實而升於俎也鬯者以鬱金草和酒而有芬芳調鬯之氣胡氏炳文曰震驚百里以震爲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子主器取象震亨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來虩虩釋震字以笑言啞啞以下釋亨字蔡氏清曰震來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其震懼之也虩虩然非震來而後虩虩也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或曰來者自外來也故又云震來厲又云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此說非惟昧卦辭震來之義亦失卦名震字之義矣蓋震之來猶至也固亦有其事然震之至則在我也六二震來厲謂當震之來而危厲此震來正與卦辭肯同至於震不于其躬本義分明有恐懼脩省字其與卦辭同益明矣氏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又曰震來虩虩以心言震驚百里以事言不喪匕鬯不懼也不懼由於能懼○余氏本曰震驚百里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意大意謂人手時若能恐懼則可以致福

象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本義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程傳震自有亨之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集說董氏曰致福云者見君子常以危爲安也有則云者見君子不以忽忘敬也李氏過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默皆有常則不以恐懼而變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本義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程傳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卽鬯字之誤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象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象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集說朱子語類云震便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丘氏富國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於中張氏清子曰出者卽說卦帝出乎震之謂主者卽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矣蔡氏清曰懼深於驚遠近之別也楊氏啟新曰乾者自強而已矣而曰惕震者動而已矣而曰懼惕之爲強也見惕之非惴慄也懼之爲動也見懼之非驚恐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

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集說項氏安世曰恐懼脩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則既震矣又脩省焉洊在其中矣○胡氏炳文曰恐懼作於心脩省見於事脩克治之功省察之力

案恐懼脩省者君子之洊雷也非遇雷震而恐懼也須從項氏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程傳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集說石氏介曰初九有陽明之德居震之始是能先戒懼者故繇象所言此爻當之○胡氏炳文曰初九在內

卦之內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蓋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爲震之主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脩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集說范氏仲淹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愼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愼於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舊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貨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異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集說鄭氏汝諧曰億度也度寶貨之可喪而喪之不憚九陵之險而升之避害以自全靜退以觀變事定則必得其所謂安利也○楊氏簡曰六二乘初九之剛不可安處故億喪貝往而躋于九陵雖今未得至於歷七日則時當得矣勿用逐也避難曲

折有如此者昔太王既不可禦狄不可安處去而邑於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焉此象也○蔣氏悌生曰億度也事未至未著而先謀度之謂億○楊氏啟新曰喪自喪之也躋于九陵飄然遠舉之意人之所以常蹈禍者利耳遠利而自處於高豈惟無厲所喪者可以不久而獲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程傳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己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集說二豫六五噬嗑六二困六三震六二皆言乘剛惟困六三乘坎之中爻其餘皆乘震之初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

以无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眚矣程傳處不正於爭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爲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集說趙氏光大曰當震時故爲震蘇蘇之象然天下不患有憂懼之時而患無脩省之功若能因此懼心而行則持身無妄動應事有成規又何眚之有楊氏啟新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脩省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程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案震當虩虩不當蘇蘇六三當重震之間正畜厲以有爲之時也而以陰不中正處之至於蘇蘇緩散故曰位不當。

九四震遂泥。

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程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也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震集說項氏安世曰初九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下光亨也得震之本象故其福與卦辭合九四以一陽動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坎震而遂陷於泥也胡氏炳文曰初與四皆震之所以爲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爵於陰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

案四有剛德非失德者此言未光蓋志氣未能自遂行拂亂其所爲耳與噬嗑九四之未光同皆謂所處者未能遂其所志非兌上未光之比。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程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爲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爲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土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爲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爲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集說虞氏翻曰可以

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項氏安世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億度也二五之厲卽震之恐懼也二五之億卽震之脩省也○熊氏良輔曰震往亦厲來亦厲皆以危懼待之故能无喪有事蓋不失其所有也此卦辭所謂不喪匕鬯能主器以君天下者與○俞氏琰曰二曰震來指初之來以五視初則初之始震爲既往四之游震爲復來五蓋震往而復來之時也有事謂有事於宗廟社稷也震之主又在初而无喪有事乃歸之五五乃震之君也

案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故此有事謂祭也二五之震同其有中德而能億度於事理者亦同然二喪貝而五无喪者二居下位所有者貝耳五居尊所守者則宗廟社稷也貝可喪也宗廟社稷可以失守乎故二以喪貝爲中五以无喪有事爲中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程傳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集說**張子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爲大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郭氏雍曰二以來厲而喪貝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其大有喪也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危行可以大无喪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程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集說**鄭氏汝諧曰上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集說**鄭氏汝諧曰上以陰柔之資而居一卦之上其中無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氣不充視矍矍而神不固人之過於恐懼者固無足取若能舉動之際覩事之未然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趙氏光大曰陰處震極故當震之來志氣消沮瞻視徬徨驚懼

之甚也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凶也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於早也若震未及身而方及鄰之時恐懼修省像爲之圖則自無索索矍矍之咎矣

案此婚媾有言與夫四聞言不信同皆占戒之外反言以決之之辭也瑣瑣姻婭見識凡近當禍患之未至則相誘以宴安而已爾安能爲人深謀長慮而相與儆戒於未然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中謂中心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程傳**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集說**吳氏澄曰畏鄰戒謂因鄰之戒而知畏也○龔氏煥曰中未得者處震之極志氣消索中無所主也

說卦傳
艮以止之　成言乎艮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艮止也
艮爲狗　艮爲手　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序卦傳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雜卦傳
艮止也

☶ 艮下艮上

程傳 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亦以二陽爲主然艮陽止於上者也故三不爲主而上爲主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本義 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程傳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集說 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郭氏忠孝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無欲也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內外兼止故人欲減而天

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艮其背之謂乎郭氏雍曰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艮之爲止其在茲時乎○朱子語類云艮其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云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又云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道理不見箇人也○又云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問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問艮其背不獲其

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陸氏九淵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許氏衡曰人平地行不困涉行便困爲其立處不穩故也○蔡氏淸曰艮其背本義云背者止之所也夫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理也蓋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理若充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又曰四句只略對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段功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艮其背了則自然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略對 陳氏琛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靜之所養有淺深則發之所中有多寡而於靜全無得者一步不可行也 吳氏曰愼曰程子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即其義蓋廓然大公則忘我而不獲其身物來順應則忘物而不見其人動靜各止其

所斯能內
外兩忘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本義 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犬畜於人程子專艮爲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艮亦以輝光言之程子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 集說 程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有光明之義 集說 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 張子曰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蓍則

明之義也 朱子語類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周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 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案釋名之下先蓍此四句亦所以爲釋辭之端時止則止則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時行則行則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本義 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卽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謂止當依卦辭作背 程傳 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

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上下敵應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爲艮其背止之義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則无咎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易背爲止以明背止能止則无咎也 集說 者無見之物卽是可止之所也艮其止止其所止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獨於此言之謂此卦旣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 蘇氏軾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

庭不見其人也 朱子語類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又云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 項氏安世曰卦辭爲艮其背傳爲艮其止晁氏說之曰傳亦當爲艮其背自王弼以前無艮其止之說今案古文背字爲北有說爲止字之理 胡氏炳文曰不獲其身以下三句皆從背說背則自視不獲其身行其庭則不見其人本義所謂止而止行而止卽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 案此是以卦體爻位釋卦辭以卦體言陽上陰下止其所也以爻位言陰陽無應不相與也艮其背內兼此二

義故其止所者爲不獲其身不相與者爲不見其人孔氏所謂卦既止而不交又峙而不應者極爲得之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傳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并彼爲兼謂重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集說董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丘氏富國曰凡人所爲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案思不出位諸家皆作思欲不出其位思字不甚重今觀咸卦云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夫子以何思何慮明之則此思字蓋不可略雜擾之思動於欲者也通微之思濬於理者也大學云安而后能慮蓋思不出位之說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程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集說胡氏炳文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懼不能止於終而況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集說虞氏翻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郭氏雍曰趾初象也動莫先於趾止於動之先則易而止於既動之後則難傳言未失正者止於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皆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集說楊氏簡曰腓隨上而動者也上行而不見拯不得不隨而動故心不快案此爻隨字與咸三同咸三謂隨四此爻謂隨三也蓋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凡人心屬陽體屬陰咸卦三陽居中而九四九中之中故以四爲心也此卦惟九三一陽居中故以三爲心也人心之動則體隨之而易例以相近之下位爲隨故咸三艮二皆言隨也兩卦直心位者皆德非中正若一以隨爲道則隨之者亦失其正矣故咸三則執其隨而往吝此爻則不拯其隨而不快然六二有中正之德本有以自守者故以不能拯其隨爲不快於心與咸三之志在隨人異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程傳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脊也止於腰則不進退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程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脊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窘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集說王氏宗傳曰九三下體之終也屬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然其脈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曾無上下之閒故能屈伸俯仰無不如意而心得以夷然居中今艮其限而有所止焉則截然不相關屬而所謂心者也其能獨寧乎故曰厲薰心○胡氏炳文曰震所主在下初九下之最下者也九四雖亦震所主而溺於四柔之中有泥之象故不如初之吉艮所主在上上九上之最上者也九三雖亦艮所主然界乎四柔之中有限之象有列其夤之象故不如上之吉蓋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三過剛不中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絕是絕物者也惟見其危厲薰心而已○楊氏敬新曰此爻

是惡動以爲靜而反至於動心者蓋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於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絕物則物終不可絕而心終不可靜矣

案夤爲夾脊骨正與心相對列峙也峙其脊骨而不得爲艮背之象者蓋艮背者能動而止也如人之坐尸立齊而揖讓俯仰之用則未嘗廢此所以能行其庭而與物酬酢也此之列夤由於艮限則因腰之不能屈伸而脊爲之峙是不能動而止如人之有戾疾者安得不危而薰心哉心猶火也可揚而不可遏也揚之則明遏之則薰矣危薰心者言其堙鬱昏塞無光明通泰之象也震之九四不當動而動此爻則不當止而止咸之九四感之妄此爻則止之偏皆因失中正之德故如此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程傳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 集說鄭氏汝諧曰三雖止而不與物交而制故危薰心艮限者強制之謂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程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有政則有咎矣 集說胡氏瑗曰人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集說之體統而言之則謂之一身分而言之則腰足而上謂之身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今能止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動故无咎也○吳氏曰愼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

身也時止而止故无咎若艮限則一於止是猶絕視聽言動而以寂滅爲道者矣咸五居心上故咸其脢脢背也此爻亦居心上則亦背之象矣不言艮其背者艮其背爲卦義非中正之德不足以當之四雖直其位而德非中故但言艮其身而已蓋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能忘也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正猶同人之卦義曰于野上九雖直野位而其德未至故次於野而曰郊此之卦義曰艮背此爻雖直背位而其德亦未至故次於不獲其身而曰艮其身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程傳不能爲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止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爲躁動也○王氏應麟曰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偏背爲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自省是也躬身也但易其字爲諸字爾蓋易其字爲諸字便見得是止之於躬與夫正本清源自然而止者畧異矣王氏解姑備一說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程傳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人之所當愼而止者惟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集說蘇氏軾曰口欲止肅曰能默故能言非默而不言也由言以推行所謂艮者亦如是而已○龔氏煥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爲艮也○谷氏家杰曰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爲止止亦非緘默之謂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正字羨文程傳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爲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集說余氏本曰言不妄發發必得正也○唯有中德者能之

上九敦艮吉

本義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程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爲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爲吉集說項氏安世曰上九與三相類皆一卦之主也然九三當上下之交時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當全卦之極時可止而止故吉○又曰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惟六四一爻足以當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惟上九一爻足以當之○胡氏炳文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爲敦其占曰吉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集說王氏申子曰德愈厚而止愈安是止之善終者也其吉可知

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於上言厚終凡人之心惟患其養之不厚不患其發之不光水蓄則彌盛火宿則彌壯厚其終則萬事皆由此始

案朱子語類云咸艮皆以人身爲象但艮卦又差一級論位○項氏安世曰咸艮二卦取象相類艮四爲背故五爲輔咸四爲心故五爲背肉上爲輔又上兌爲口則輔宜在上也

案咸艮之象所以差一位者咸以四爲心故五爲背而上爲口艮以三爲心故四爲背而五爲口其位皆緣心而變者也二之腓兼股爲一象故與咸三俱言隨

序卦傳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雜卦傳漸女歸待男行也

䷴ 艮下巽上

程傳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爲漸今人以緩進爲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爲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爲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而又利貞也程傳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爲進爲義戒以利貞也艮巽艮重而爲漸在漸體而言中而九五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內各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

而諸爻惟六二應五合乎女歸之象則六二卦主也然漸之以義亦卦之主也

漸以女歸爲義

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集說胡氏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集說瑗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於女子尤須有漸何則女子處於閨門之內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至於親迎其禮畢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君子之人處窮賤不可以干時邀君急於求進處於下位者不可諂諛佞媚以希高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也○郭氏雍曰進之漸者無若女之歸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故女歸以漸爲吉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無不吉也利貞者女歸之道正固守之无不利也○胡氏炳文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之字疑衍程傳正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或是漸字集說郭氏雍曰傳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所以明然卦辭也蓋世俗多失漸進之道獨女歸有漸存焉耳○毛氏璞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曰漸之進也以別於晉之進升之進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
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程
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
之義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　集說梁氏
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　集說梁氏寅曰
卦自二至五陰陽各得正位此所以進而
有功也進得位以位言進以正以道言
案梁氏之說得之蓋進得位以卦位言進以正以人事
言在卦爲得位者在人事卽是得正也正邦亦只是申
有功之意易卦中四爻得位者旣濟曰定也家人曰正
家而天下定矣蹇漸皆曰以正邦也蓋董子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之意也

其位剛得中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漸　至一

本義以卦體言　程傳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
本義謂九五　程傳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
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
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集說梁氏寅曰上言進得位以自二至五四爻言
集說之也此又言其位剛得中以九五言之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本義以卦德言　程傳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
本義漸進之義　程傳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
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　集說吳氏
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集說楊氏曰慎
曰止而巽終是進但進以漸故卦名爲漸若巽而止則
終於止而事壞亂矣故卦名爲盡內外先後之辨不可
易也

案剛得中止而巽又就中四爻內特舉九五與卦
德申女歸利貞之義節卦說以行險當位中正同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　程傳山上有木其高有因
本義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程傳漸之義也君子觀漸
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
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敎化
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　集說楊氏曰地
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集說中生木以
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馮氏當可曰居積也德
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內卦艮止居德者止諸內也外
卦巽入善俗者入於外也
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
案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也山上有木高大之木也凡木
始生枝條纍長旦異而夕不同及旣高大則自拱把而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漸　至二

合抱自捋手而千霄必須踰年積歲此升與漸之義所
以異也居德善俗皆須以漸又居賢德然後可以善俗
亦漸之
意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
本義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爲小子
厲雖有言而於　程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
義則无咎也　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
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
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
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
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
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
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

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集說李氏鼎祚曰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又皆稱焉○楊氏簡曰進欲其知時故鴻爲象進欲其漸故以干磐陸木陵爲象○何氏楷曰六爻皆取鴻象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於漸之義爲切也昏禮用鴈取不再偶又於女歸之義爲切也

案昏禮用鴈大夫執贄亦用鴈皆取有別有序之義此爻小子厲有言正如晉之趙盾凡始進之初未有便得所安而人信之者然正惟如此乃所以安其身而信於人若謀便於身圖而求合於衆議則危疑之大者至矣惟升之初六曰衆允蓋以其爲卦主時義不同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雖小子以爲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艮爲石故有磐象鴻飲食則呼衆飲食衎衎和鳴初之小于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无應在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本義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 程傳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爲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於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集說龔氏煥曰二以中正應五而得祿非尸位素餐者比故食之衎衎而樂也

案六爻以鴻取進象自水涯以至山上自遠而近自下而高也干爲最遠是士之將進而不苟進者故在詩曰置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二雖進爲時用漸于磐矣而不忘不素餐之義所謂達不變塞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

也故利禦寇 程傳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乎地則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爲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 集說郭氏雍曰以卦辭言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女歸吉故以夫婦爲言○程氏敬承曰三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戒辭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

案此卦以女歸爲義則必陰陽相應乃與義合故初之厲者無應也二之安者有應也三亦無應而位愈高則不止於厲而已上九在卦外不與三應如夫征而不復不顧其家也三剛賢失柔道如婦有產孕而不能養育不恤其子也以士君子之進言之上不下交而下又失順勤之道於義則凶矣上下不交必有讒邪間於其間所謂寇也惟能謹愼自守使寇無所乘則可以救其過剛之失而利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程傳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判其羣類羣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

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集說楊氏簡曰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夫征不復上九不應離羣醜也婦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爲婦也三不中有失道之象故凶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慮三之失道或親於寇而不能禦也故教之禦寇則我不失於正順而夫婦可以相保矣○熊氏良輔曰順相保順愼通用只是謹愼以相保守也

案楊氏之說文義文意兩得之矣君子之仕也上雖不交而已必盡其道故周公曰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不可以不遇而遂棄其殷勤也王仲淹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其順相保之謂乎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程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集說房氏喬曰進而漸于木失所得失以明其義也集說或得勁直之桷可容網足而安棲謂上附於五故无咎○胡氏炳文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鴻漸於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木木雖高非鴻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

案六四亦無應者也然六四承九五例皆吉者以陰承陽合於女歸之義矣順以事上高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桷之象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程傳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本義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

程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爲耳久其能

勝乎
案此卦之爻象與歸妹同不擇陰爻陽爻皆有婦象也先儒見三五兩陽爻皆言婦故於三則以婦指四於五則以婦指二今推爻意蓋三五皆取婦象三無應者也五雖有應而反其類者也既取婦象而所應者陰是之謂反類其失卦義又有甚於無應者矣故三猶孕也但不育耳五則三歲不孕蓋不相和合之甚者也三過剛故戒以禦寇恐其不能慎也五有中正之德故無戒辭而直以終莫之勝決之勝字蒙九三禦寇之義夫讒邪國之寇也君子之進所以不能和合而通者寇勝之也然如九五之德則所謂可以正邦者當漸之時有終吉之理豈讒邪所能勝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程傳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閒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旌旄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蓋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故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通達无阻礙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於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也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爲儀吉者居無位之地是不累於位者也處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爲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王氏安石曰其進也以漸而不失時其翔也以羣而不失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　案六爻皆有女歸之義獨於三五言婦者陰爻則其爲臣道妻道不必言也上九又處卦上以爲妻道則女之已老而非歸者以爲臣道則臣之已退而非進者既在卦義之外則亦不必言也惟三與五既居高位又爲陽爻疑其無婦象也故稱婦焉蓋雖五位亦時以臣道妻道言各隨其卦義而已初以陰應陰三以陽應陽皆不合女歸之義故各有凶厲之辭五應二陰陽相求者也然以二爲女則歸於陽爲正耦故飲食衎衎而和也以五爲女則歸於二爲反類故三歲不孕而不和也四則雖無應而承五亦得所歸可以无咎上卦之終也進之極也既無所取於歸與進之義則反以無應爲宜蓋在家爲保姆在國爲黎老超然於進退之外者也陸字與

九三重故先儒改作逵字以叶韻然逵儀古韻實非叶也意者陸乃阿字之誤阿大陵也進於陵則阿矣儀古讀俄正與阿叶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程傳君子之進自下而達大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無用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無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張氏振淵曰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而亂又安可用爲儀哉

序卦傳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

☳震上 ☱兌下

程傳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女之所歸也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恆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恆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難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漸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恆與漸夫婦之義

歸妹以女之門歸爲義其德不善故卦下交則反變不善而爲吉又主卦之主也

傳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是六三上六咸卦之主也然六五尊下交則

歸妹征凶无攸利。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而卦之諸又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程傳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又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集說蔡氏清曰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 張氏振淵曰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說而動是其情勝而不計乎匹偶之宜者故爲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故凶而无所利也 案歸妹文意如春秋歸地歸田之例以物歸於人非其人來取物也歸妹所以失者有二一則不待取而自歸失昏姻之禮以卦象女先於男與咸之男下女相反也一則以少女歸長男失昏姻之時與咸兩少之交相反也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以明其失禮不曰歸女而曰歸妹以見其失時凡象辭直蓍吉凶而無他戒者大有鼎直曰元亨此直曰征凶无攸利蓋尊賢育才者人君之盛節也自媒自薦者士女之醜行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本義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程傳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

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爲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天地之終始也案將言歸妹之凶而先言其本天地之大義猶始言柔遇剛之失而又推本於天地相遇之正也由此言之陰陽原不可以相無而惟當愼之始以防其敝者是易之道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 集說鄭氏汝諧曰長男居上少女居下以男其所歸者妹故以征則凶且无攸利

案卦德說以動則與咸之止而說者異矣卦象女先於男是所欲歸者妹也又以少女從長男是所歸者乃妹也所歸妹一句兼此二意可見其失於禮又慾於義也夫說以動則徇乎情所歸妹則不能止乎禮義此卦之所以凶乎本義以卦德言之實則兼卦德卦象在內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義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 程傳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恆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徇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 集說陸氏希聲曰易以咸恆爲夫婦之道漸歸妹爲夫婦之義漸四爻得正故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征凶○吳氏曰愼曰卦以少女從長男則非其配偶說以動則悉情縱慾中爻不正則陰陽皆失其常三五柔乘剛則不順宜其凶也然四者又以說以動爲重

案中四爻皆失正位者除未濟外惟睽解及此卦而家人睽漸歸妹皆言男女之道者也家人以得位而正故睽以失位而乖漸以得位而吉故歸妹以失位而凶也他卦有柔乘剛而義與歸妹不同者義與卦變。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程傳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爲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爲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愼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恆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 集說崔氏憬曰歸妹人之始終也始則征凶之戒也終則无攸利故君子以永終知敝爲戒者也○吳氏曰愼曰永終知敝言遠慮其終而知有敝也恨之詩不思其反所以終見棄於人與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爲跛能履之象而 程傳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其占則征吉也 集說剛陽在婦人爲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爲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征吉者非正配而能盡其道以配君子猶足之雖偏而能履地則凶爲娣而行則吉○胡氏瑗曰跛者足之偏也姪娣而行不至於廢也

案初在下，娣之象。凡女之歸，不待六禮備者爲失禮，惟娣可以從歸，而不嫌於失禮；少長非偶者爲失時，惟娣可以待年，而不嫌於失時；是卦義雖凶，而於初則無嫌，故變征凶而爲征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恆，謂有常。程傳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久之德。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集說鄭氏汝諧曰：初少女，且微而在下，以娣媵而歸，乃其常也。娣媵不能成內助之功，雖有其德，如跛者之履耳。跛者之履雖不足以有行，然亦可以行者，以其佐小君，能相承助也。如是而征，則爲安分，故吉。○俞氏琰曰：相承者，佐其嫡以相與奉承其夫也。

案言以恆者，女而自歸，非常，惟娣則從嫡而歸，乃其常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程傳九二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程傳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爲之。集說郭氏雍曰：九二剛中賢女也，守其幽獨之貞，操不奪其志，故曰利幽人之貞。○胡氏一桂曰：初二跛眇兌毀折象，履卦六三亦兌體，故取象同。案此卦與漸相似，凡以陰應陽者女之有配者也，以陰應陰，以陽應陽者女之無配者也。若以陽應陰，則雖有應而反其類，比之無應者加甚矣。乃女之有配而失配者也。衛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則配之不良者也。又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則配之不終者也。然皆自執其志如石之不移，至於之死而矢靡他，豈非所謂幽人之貞乎。凡足以兩而行，目以兩而明，夫婦以兩而成，跛者一正而一偏也，眇者一昏而一明也，娣雖屈於偏側而猶能佐理，故曰能履。幽人雖失所仰望，而其志炯然，故曰能視。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程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媒狎集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集說俞氏琰曰：屯六二曰反常，謂字乃女子之常，不字則非常，至十年之後而乃字，則返其常也，此曰未變常，謂嫁者女子之常，九二不願嫁，似乎變常，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未爲變常也。○來氏知德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婦道之常也。守幽人之貞，則未變其常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爲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須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爲娣，勝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集說陸氏希聲曰在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胡氏炳文曰初九居下。娣也。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陰柔而不中正。又爲兌說之主。無德之女也。無德之女。人無取之者。故本宜須而反歸以娣也。然須當從本義賤女之解爲是。三不中正而無應。故取象於女之賤者。人不之取。但反歸而爲娣也。然亦惟下卦無應。有娣之象。從在上之同類而歸也。上卦無應。則并無娣之象矣。故在四爲愆期。在上爲虛筐。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程傳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集說朱氏震曰。六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傳言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上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而歸。動非禮也。上無應。無受之者也。如是而賤矣。故曰未當也。未當。故無取之者。反歸以娣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程傳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程傳九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取。故其愆期乃爲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應故爲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集說胡氏瑗曰。以剛陽之賢。居陰柔之位。不爲躁進。故待其禮之全備。俟其年之長大。然後歸於君子。斯得其時也。遲待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程傳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取。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俞氏琰曰。爻辭言愆期而爻傳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苟從人。蓋有待而行。非爲人所棄也。行。謂出嫁。詩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象。而程傳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占者如之則吉也。程傳六五下應於二。爲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

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賤者。以容飾爲事者也。不袂。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集說薛氏瑄曰。至尊之妹。必歸於夫人倫之正。案女不待夫家之求而自歸。非正也。卦之所以凶也。然惟天子之女。則必求於夫家而自歸焉。是歸妹之義在他人則爲越禮犯義而凶。在天子則爲降尊屈貴而吉矣。六五居尊而下應九二。適合此象。故其辭如此。卦惟此爻有應。而又於歸妹之義正爲所宜。而非所病。則其爲吉宜矣。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

以貴行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不尚飾。程傳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秩禮而行故不尚飾。集說王氏良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申子曰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釋之也言五居尊位而用中故能以至貴而行其勤儉謙遜之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程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筥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菹獸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士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

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筥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集說胡氏炳文曰震有虛筐之象兌羊象上與利哉。三皆陰虛而無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爲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爲約婚而不終。蓋曰士曰女未成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也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程傳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集說王氏宗傳曰專取虛筐无實爲言者上六女子也。

序卦傳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雜卦傳豐多故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離下震上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程傳豐爲盛大其義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自亨極天下之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宜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集說張子

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郭氏忠孝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然物極盛大者憂必將至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衰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項氏安世曰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爲吉不能求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胡氏炳文曰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蔡氏淵曰人升皆曰勿恤此日勿憂皆當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憂深切之辭非謂無憂也。○何氏楷曰豐有憂道焉而云勿憂蓋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其道安在亦曰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何以致豐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明無所不及則幽隱畢照斯可矛保夫豐亨矣。

豐以六五爲主蓋其象辭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之德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集說楊氏簡曰以明而動故豐亨以昏而動則反是矣案明以動故豐亦非正釋名義乃推明其所以致豐之故以起釋辭之端與壯萃同以字與而字不同而字有兩意以字只是一意重在首字如以剛而動所以致壯可見處壯者之必貞也以順而說所以致聚可見處萃者之必順也以明而動所以致豐可見處豐者之必明也卦爻之義皆欲其明而防其昏故傳先發此義以示玩辭之要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本義釋卦辭程傳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集說吳氏曰愼曰所以宜日中者恐日中則昃也照天下日中時昃日中後

案尚大謂王者至此所尚者大也志意廣大則不能謹小慮微而明有所不照即昏之徵而衰之兆也故言宜日中者謂能常明不昏則能常中不昃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程傳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誡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爲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淺集說孔氏穎達曰先陳天地後言人鬼神者欲易也哉以輕譬重亦先尊後卑也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文遂言其昃食因舉日月以對然後并陳天地作文之體也○朱子語類云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傾仆傾壞了○問鬼神者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耶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毛氏璞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爲大反是則爲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林氏希元曰卦辭勿憂宜日中所以

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也雖曰辭外之意然實有此意但辭不及耳

案林氏之說得之朱子釋彖辭亦曰盛極當衰也

彖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義取其威照程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愼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

然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卦而折獄致刑。○蘇氏軾曰。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朱氏震曰。電明照也。所以折獄。雷威怒也。所以致刑。○朱子語類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同。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威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飭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程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它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集說胡氏瑗曰。旬者十日也。謂數之盈滿也。言初與四其德相符。雖居盈滿盛大之時。可以无咎。以此而往。則行有所尚也。○蘇氏軾曰。凡人知生於憂患而愚生於安佚。豐之患常在於闇。故爻皆以明闇爲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土。適於震初九。適四。其配之所在也。故曰配主。○項氏安世曰。初以四爲配。四以初爲夷。上下異辭也。自下並上曰配。○胡氏炳文曰。初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者。陰虛歉然。方賴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之剛與四之剛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或曰。十日爲旬。○來氏知德曰。因宜日中句。爻辭皆以日言。文王象豐以一日象之。故曰勿憂宜日中。周公象豐以十日象之。故曰雖旬无咎。十日爲旬。言初之豐。以一月論。已一旬也。正豐之時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程傳聖人因時而處宜。臨事而其配。亦爻辭外意。程傳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集說劉氏牧曰。旬。數之極也。猶日之中也。言无咎者。謂雖居豐盈之時。可以无咎。若過於盈滿。則必有傾覆之災也。○俞氏琰曰。爻辭云雖旬无咎。爻傳云過旬災。則戒其不可過也。蓋與彖傳天地日月說同。夫過旬災。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之意也。經意謂同德相濟。雖當盈滿之時。可以无咎。況初居豐之始。未及日中乎。傳意則謂正宜及今而圖之耳。稍過於中。便將有災矣。其義相備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程傳謂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才不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爲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衡五以陰柔而當若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

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爲吉也集說○張子曰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又所應亦陰故往增疑疾○郭氏雍曰六二爲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闇者以陰居陰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天下之理明則無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無不吉○徐氏幾曰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爲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爲中故二三四皆言日中剛生明故初應四則爲往有尚柔生暗故二應五爲往得疑疾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有孚發若謂以已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集說趙氏汝楳曰疾得於境之疑孚發於志之信○王氏申子曰二虛中故有孚五亦虛中故可發言以誠相感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本義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沛宇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它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爲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爲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案九三之蔽又甚於二四者爻取日中爲昏義二三四在一卦之中而九三又在三爻之中也且二應五爲柔中之主四應初爲同德之助三所應者乃過中處極之陰其蔽安得不甚哉上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故九三雖以剛明之才爲之股肱而不免於毀折然於義爲无咎者守其剛正以事上反已無作而衆無尤也○又案易中所取者雖虛象然必天地間有此實事非憑虛造設也日中見斗甚而至於見沫所取喻者固謂至昏伏於至明之中然以實象求之則如太陽食時是也食限多則大星見食限甚則小星亦見矣所以然者陰氣蔽障之故故所謂豐其蔀豐其沛者乃蔽日之物非蔽人之物也且此義亦與彖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相發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程傳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旣終其可其濟大事乎旣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集說申酉可以大事故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程傳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皆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據初適四蓋非陽剛中正之德與斗皆自指也故行則遇明而得吉○吳氏澄曰遇其夷主自四之初則以四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張子曰近比於五故則以初為主故亦陽故云夷主○郭氏雍曰二之豐蔀亦云見斗正應非正應也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見斗以重陰而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而有遇之豐蔀見斗非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為之時也二爻之義相後有成故初謂四為配主四謂初為夷主迭稱互者明動相須莫適為主惟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動者知求明以為主故也○鄭氏汝諧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闇而不能致豐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遇其夷主吉行也陽剛相遇集說項氏安世曰六二指六五為蔀為斗故往則入於闇而得疑九四之蔀與斗皆自指也故行則遇明而得吉○吳氏澄曰豐蔀見斗六二爻辭已備象傳不釋而獨九四致其詳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為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程傳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集說馮氏當可曰六二言往六五言來往來交合章明之象○項氏

安世曰六二以五爲蔀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爲章在下而明也○陳氏曰五陰暗則往而疑二文明則來而章章者離體文明之象○胡氏炳文曰三爻稱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稱日中蓋宜日中無蔽也案五君位也家辭所謂王假之者卽此位則五乃卦主也卦義所重在明以照天下六五雖非明體然下應六二爲文明之主而五有柔中之德能資其章明以自助則卦義所謂勿憂宜日中者實與此爻義合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集說何氏楷曰人君以天下爲家天下常豐爲慶慶故吉言慶則譽在其中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程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甚矣何氏楷曰人君以天下常豐爲慶慶極則蔽人之明終以自蔽與明夷上六相似○何氏楷曰處豐之極亢然自高豐大其居以明得意方且深居閒出距人於千里之外豈知凶將及矣能無懼乎

集說龔氏煥曰豐卦與明夷相似唯變九四一不能也豐其蔀蔽皆六五上六二陰所爲二豐其蔀以五爲應也三豐其沛以上爲應也四豐其蔀以承五也然五雖柔暗以其得中故有來章之吉上居豐極始則蔽人之明終以自蔽與明夷上六相似○何氏楷曰處豐之極亢然自高豐大其居以明得意方且深居閒出距人於千里之外豈知凶將及矣能無懼乎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本義藏謂障蔽程傳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集說石氏介曰始顯大終自藏皆聖人戒其過盛孑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義○張子曰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朱子語類云豐其屋天際翔也以說如鷟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得濶

總論熊氏良輔曰豐六爻以不應爲善初四皆陽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二五皆陰二曰有孚發若吉五曰來章有慶譽吉三與上爲正應三不免於折肱而上則甚凶當豐大之時以同德相輔爲善不取陰陽之應也

䷷ 離上 艮下

程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爲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遇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序卦傳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雜卦傳旅亦以六五爲主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親寡旅也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 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程傳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小大，道無不在，大亨固利於貞，不可以亨之小而失其貞也。正道果可須臾離哉。

得中乎外，又曰止而麗乎明。五居外體，旅於外之象也；處中位，爲離體之主，得中麗明之象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本義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程傳 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

集說 王氏宗傳曰：用剛非旅道也，故莫尚乎用柔；然柔不可過也，故莫尚乎得中。以六居五，得中位而屬外體，麗乎二剛之閒，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案 處旅之道，審幾度勢，貴於明也；待人接物，亦貴於明也。然明不可以獨用，故必以止靜爲本，而明麗焉。與晉睽之王於順說者同。

旅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 旅之時爲難處。 程傳 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爲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集說 俞氏琰曰：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蓋其亨雖小，其時義則大，聖人小其亨而大其時義，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也。○錢氏一本曰：難處者旅之時，難盡者旅之義，或以旅興，或以旅喪，所關甚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程傳 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項氏安世曰：山非火之所留也，野燒延緣過之而已，故名之曰旅，而象之以不留獄。○

趙氏汝楳曰：火煬則宅於竈，冶則宅於爐，在山則野燒之暫旅寓耳，故爲旅之象。離虛爲明，艮止爲謹，君子體之，明謹於用刑而不留獄。蓋獄者人之所旅也，不留獄，不使久處其中也。用刑固貴於明，然明者未必謹，謹者或留獄。明矣謹矣，而淹延不決，雖明猶闇也，雖謹反害也。○張氏淸子曰：明則無遁情，慎則無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本義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之

位者集說王氏應麟曰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汪異矣云爲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斯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斷字案易中初爻多取童稚小子之象在旅則童僕之象王氏之說是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傳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集說谷氏家杰曰父賤其行象鄙其志○楊氏啓新曰窮不是困窮局促猥陋之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集說胡氏炳文曰旅中不能無賴乎童僕之用亦多不免乎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無欺而有賴○趙氏玉泉曰二處旅而有柔順中正之德則內不失己而已無不安外不失人而人無不與凡旅之所恃以不可無者皆有以全之也案二得位得中故曰即次懷資與九四之旅處而得其資斧者異矣下有初六比之故曰得童僕與九三之喪其童僕者異矣在初則爲童僕之瑣瑣者自二視之則爲童僕之貞者義不相害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程傳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集說王氏弼曰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懷資皆无所失故終无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集說潘氏夢旂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焚次

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丘氏富國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案三得位故亦有即次象以其過剛故焚之也六爻惟二三言次得位故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程傳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集說郭氏雍曰九三剛而不中故不能安旅失其所安亦可傷矣以剛暴之才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

衆心而喪也夫旅豈與人之道哉君子自厚而已故終無以旅與下之事○王氏宗傳曰既已有焚其次之傷矣而又喪其童僕焉此暴厲之過也夫旅親寡之時也朝夕之所與者童僕而已爾豈可以旅視之也九三以旅視乎下則彼童僕也亦必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乎故曰其義喪也○黃氏淳耀曰下即童僕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也焚次而失其身所依庇亦已傷而不安矣況又喪其童僕乎然非童僕之無良也當旅時而與下之道刻薄寡恩直若旅人然宜不得其心力義當喪也將誰咎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徎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不快也程傳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 集說蔣氏悌生曰凡卦爻陽剛皆勝陰者據四而言 集說柔惟旅卦不然二五皆以柔順得吉三上皆以陽剛致凶六爻六五最善二次之上九最凶三次之九四雖得其處姑足以安其身而已豈得盡遂其志

案四居位非正故不曰即次而曰于處在旅而處多懼之地故雖得資與六二同而未免加斧以自防衛其未忘戒心可知安得快然而安樂乎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傳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 集說淳耀曰資斧防患之物得其資斧不過有以自防故曰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之費而所喪不程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多終有譽命也程傳六五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命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

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 集說朱氏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 集說震曰五在旅卦不取君象有文明之德則令譽升聞而爵命之矣○朱子語類云亡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王氏申子曰一矢亡言中之易也案五在旅卦不取君義程傳之說是也古者士大夫出疆則以贄行而士挾雉以相見射雉而得是進身而有階之象也信於友則有譽獲乎上則有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本義上逮言其譽程傳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命聞於上也程傳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

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外也集說胡氏瑗曰六五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也柔順中正之德爲上九所信尊顯之命及之也案六五有位而上九無位不必以六五爲上九所尊顯也蓋居高位便是上逮爾此爻雖不以君位言而亦主於大夫士之載贄而獲乎名位者故曰上逮言其地望已高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穴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

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爲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集說王氏宗傳曰上九之親九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三九爲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爲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巢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爲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此所以凶也徐氏幾曰旅貴柔順中正三陽爻皆失之而最亢者上九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程傳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爲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高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集說張子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炎上則又甚焉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案九三以旅與下郭氏王氏黃氏之說美矣惟以旅在上則未有說蓋以旅之道在上則視所居之位如寄寓然其無敬愼之心可知故曰其義焚也總論范氏仲淹曰內止而不動於心外明而弗迷其往辱高則見疾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故初瑣瑣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高而見疾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

驛辭下傳艮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

說卦傳巽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萬物之潔齊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巽入也巽爲雞巽爲股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巽爲木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傳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爲巽也

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程傳卦之才可以小亨巽之二陰則弓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入也能入故利有攸往故利見大人是亦沈潛剛之亨所以小也集說郭氏雍曰巽入也能入故利有攸往故利見大人

巽離上於二陰然陰卦以陰爲主者惟離爲然以其居中故也

巽下巽上

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序卦傳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雜卦傳兌見而巽伏也

克之意與○朱子語類云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趙氏汝楳曰一陰生於下二陽巽之於上卦以剛爻得名陰生而陽巽之○蔡氏清曰順字解巽字不盡潛心懇到方為巽也程傳只說順然孔子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是必巽字與順字有辨矣大傳曰巽入也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隱未當只以順字當之也○何氏楷曰凡巽之所以致亨皆陽之為也所謂申命乃陽事也有陽以巽之於上故小亨○朱子曰巽入也從來說者皆以為一陰入於二陽之下非也蓋一陰伏於內陽必入而散之陰性凝滯必散而後與陽合德也其在造化則吹浮雲散積陰者也其在人心則察幾微窮隱伏者也其在國家則除奸慝禁事者也三者皆非入不能卦之所以名巽者以此亨之所以小者如蠱則壞極而更新之故其亨大巽但脩敝舉廢而已觀卦又庚甲之義可見也天下之事既察知之則必見之於行故曰利有攸往非有剛德之人不能齊也故又曰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

本義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程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也○集說石氏介曰巽者齊也齊者申之以命令之謂也朱氏震曰巽為風風者天之號令也故巽為命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施之於申命先儒謂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朱子語類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石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膚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俞氏琰曰巽之取象在天為風在人君為命風者天之號令其入物也無不至命者人君之號令其入人也亦無不至

彖頒發號令以象天之風聲是已然須知巽者入也王者欲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則必清問於下而察之周告誡於上而行之切此其所以申命也蓋始則入民情之隱而散其不善者終乃入人心之深而動其善者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程傳以卦才言也陽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

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集說胡氏瑗曰利見大人者蓋指二五以陽剛之畫處中正之位而初四二陰出而順從之乃所以為利也○項氏安世曰以卦體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以九五言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以初六六四言之柔皆順乎

剛是利見大人也彖辭與旅相類皆總陳卦義而用是以二字結之○趙氏汝楳曰卦本乾體一陰下生剛有巽之之象剛巽柔居二五中正之位柔既已生皆在二五之下有順乎剛之象○何氏楷曰成卦之主在初與四陰始生而陽巽之二五其最近者也剛巽乎中正則不暴急以忤物故命不下格而志可行初四各處卦下柔皆順剛無有違逆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義也

案卦義是陰在內而陽入之非陽在外而陰入之也陰在內而陽入之者將以制之也制之者將以齊之也剛以中正之德爲巽則能入而制之矣至於柔皆順剛則豈有不受其制而至於不齊者乎彖傳詞義甚明李氏項氏何氏說皆合經意

彖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本義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集說荀氏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胡氏瑗曰巽之體上下皆巽如風之入物無所不至無所不順故曰隨風巽君子法此巽風之象以申其命行其事於天下無有不至而無有不順者也○郭氏雍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無不從然後其重巽之義易於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方皆主巽而言也○丘氏富國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俞氏琰曰既告戒之又丁寧之使人聽信其說然後見之行事則民之從之也亦如風之迅速也大抵命令之出務在必行不行則徒爲虛文耳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程傳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宜矣程傳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

集說王氏弼曰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之○胡氏瑗曰初六以陰柔之質復在一卦之下是以有進退之疑利在武人之正勇於行事然後可獲其吉也○俞氏琰曰巽申命行事之卦也令出則務在必行豈宜或進或退初六卑巽而不中柔懦而不武故或進或退而不能自決也若以武人處之則貞固足以幹事矣故曰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程傳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脩立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治與疑對志疑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故決於行○黃氏淳耀曰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程傳二居巽時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程傳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

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集說馮氏椅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所以除其災害

案牀下者陰邪所伏也入於牀下則察之深矣於是既以史占而知之復以巫祓而去之雖有物祆神怪無能爲害矣紛若者以喻申命之頻煩而行事之繼悉也二與五皆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卦之主也故能盡申命行事之道如此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程傳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象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集說郭氏雍曰二有剛中之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何氏楷曰申命行事紛若而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强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順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集說趙氏汝楳曰頻巽者既巽復巽循頻復也

案巽者入也然又曰德之制若不能斷制則其入之深者徒足使獘益以滋而奸無所畏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夫子曰再思可矣言事貴斷也九三上九皆過於中則是蓄疑以敗謀多思而少斷然三未如上九之甚也故但爲頻巽之象而占曰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程傳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集說蘇氏濬曰九三之頻巽非勉爲之而失習爲之氣不足其志亦窮而無所復之矣○張氏振淵曰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本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程傳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集說王氏弼曰雖以柔遇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也命必能獲强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獲三品○王氏安石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郭氏雍曰六四近君忘決於進無初六之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得之由

是觀之則巽之爲道豈柔弱畏懦之謂哉沈氏該曰田獲三品令行之效也田除害也獲得禽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將以興利除害也害去利獲令行而功著是以田獲三品也○胡氏炳文曰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

案以卦義論則初與四皆伏陰也陽所入而制之者也有以制之則柔順乎剛而在內者無陰愚矣以爻義論則初與四能順乎剛是皆有行事之責者蓋質雖柔而能以剛克則所謂柔而立者也初居重巽之下猶有進退之疑至四則居高當位上承九五視初又不同矣故在初利武人之貞四則載纘武功而田害悉去解獲三狐而此獲三品所獲者多不止於狐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程傳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有功行命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程傳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集說張氏浚曰巽孰爲貞先庚後庚巽之貞也先三日蓋愼始而圖其幾後三日蓋思終而考其成愼始思終權斯行矣庚有制變之義當以剛德爲主不然其弊將淪溺而入於蠱矣○郭氏雍曰愼乃出令君人之道也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愼之至也愼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無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貞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爲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謂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而行事也○胡氏炳文曰蠱者事之壞先甲後甲者飭之使復興起巽者事之權先庚後庚者行之使適變通○張氏清子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梁氏寅曰五居尊位乃命令之所自出也巽之義爲入入於理者深而見於行者決巽之道然後爲盡矣不然優游牽制其多思者乃其所以爲累者也局足貴乎○鄭氏維嶽曰九五一爻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五居巽體有蠱壞之病故有悔而以剛中正之道澳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悔亡而无不利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即是貞處○吳氏曰愼曰苟有所變必丁寧揆度而後行事則入於事理順於人心以得重巽之中盡權宜之制是以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程傳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集說丘氏富國曰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爲申命之主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程傳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也集說王氏弼曰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斧○胡氏瑗曰斧斤也善於斷割處無位之地無剛明之才不能斷割以自決其事故凶也案資斧古本作齊斧爲是蓋因承旅卦同音而誤也說卦齊乎巽齊斧者所以齊物之斧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本義正乎凶程傳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集說楊氏啟新曰巽在牀下居巽之極也天下事惟斷乃成今爲喪其資斧是失所以斷矣無斷則敗可必其凶也總論蘇氏濬曰巽者入也然所謂入者豈徒藉口於迂徐漸次之功以濟其因循悠緩之習已耶是故武人之貞不可弛也三品之覆不可後也史巫紛若不以爲瀆也先庚後庚不以爲煩也傳曰巽以行權

說卦傳兌以說之說言乎兌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說也兌爲羊兌爲口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序卦傳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雜卦傳兌見而巽伏也

䷹ 兌下兌上

程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本義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得乾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體剛中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主卦之主剛二主卦之主說亨剛中故利程傳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五也故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來說則集說焦氏竑曰人有喜剛中而柔外說必見而在外蓋柔外說非由於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陽爲之主二陽一陰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案地有積濕春氣至則潤升於上人身有血陽氣盛則腠敷於色此兌爲澤爲說之義蓋說難緣陰而所以用陰者陽也人有柔和之質而非以忠直之心行之則失正而入於邪矣故利貞

彖曰兌說也

本義釋卦名義集說張氏南軒曰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在言而稱兌耳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二陰亦爲成卦之主而不主卦之主卦之主則二五也故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程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于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數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集說王氏弼曰說而違說則諂剛而違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劉氏牧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爲順剛中爲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呂氏祖謙曰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爲難

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眞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若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程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朋友講習其象如此程傳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集說虞氏翻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當明相益之象集說虞氏翻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孔氏穎達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程子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蘇氏軾曰取其樂而不流者也○朱氏震曰講其所知習其所行○俞氏琰曰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爲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

初九和兌吉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集說蔡氏淵曰爻位皆剛不比於處說如是所以吉也集說桑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吳氏澄曰六畫唯初不比陰柔說道之善故曰和○趙氏玉泉曰陽剛則無邪媚之嫌居下則無上求之念無應又無私係之畧其說也不諂不瀆中節而無乖戾和兌之象如是則說得其正矣○來氏知德曰和與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同謂其所說者無乖戾之私皆性情之正道義之公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程傳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集說蔡氏淵曰初未有疑惑若四比三有商兌之疑矣○徐氏幾曰疑謂係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無係故未疑○鄭氏維嶽曰以陽剛居兌初又不與陰比故信心信理而出行之於外者未與心疑使有繫應便不能自決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本義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二承比陰柔陰柔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程傳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三陰柔而不正所謂守而亡也非道以說者也而二比之疑於有悔矣然二以剛居中誠實之德充足於內故雖與三同體而無失己之嫌此其悔所以亡也○龔氏煥曰九二陽剛得中當說之時以孚信爲說者也已以孚信爲說人不得而妄說之所以吉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何氏楷曰初去三遠不特志可信而行亦未涉於可疑二去三近行雖不免於可疑而志則可信

六三來兌凶

本義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柱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以不正之才居兩兌之間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爲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爲凶案三居內體故曰來然非來說於下二陽之謂也爲說之主志在於說凡外物之可說者皆感之而來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傳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集說熊氏良輔曰六三位不當居上下二兌之間下兌方終上兌又來說而又說不得其正者也上六曰引兌蓋與六三相表裏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集說楊氏簡曰九剛四柔近比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於胸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案易中疾字皆與喜對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則疾者謂疾病也喜者謂病去也四比於三故曰介疾言介於邪害之閒也若安而溺焉則其爲鴆毒大矣惟能商度所說而不以可說者爲安則雖介疾而有喜矣論語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其商兌之謂乎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陽剛之道而福慶及物也集說郭氏雍曰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知所擇者也介然自守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危也　程傳九五得尊位而處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集說王氏弼曰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爲義小人道長之謂　楊氏簡曰九五親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故曰孚于剝剝之爲卦小人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爲剝信小人危厲之道也　胡氏炳文曰說之感人最爲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爲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況凡爲君子者乎　錢氏一本曰兌五說體與履五健體不同履五健恐其和之易危在孚故皆有厲之象　案易中凡言厲者皆兼內外而言蓋事可危而吾危之也履五又及此爻皆以剛中正居尊位而有厲辭夫子又皆以位正當釋之是其危也以剛中正故能危也履卦有危懼之義而九五居尊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故能因夫履而常危兌有說義九五居尊又比上六故亦因乎于剝而心有危也此有厲與夫有厲正同皆以九五比近上六所謂其危乃光者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本義與履九五同　程傳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　集說王氏申子曰謂正當尊位若孚于上之柔說則消剝於陽必矣

上六引兌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吉凶　程傳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凶程傳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　集說劉氏牧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正是以有凶　稱引兌○毛氏璞曰所以爲兌者

三與上也三爲內卦故曰來上爲外卦故曰引　案三與上皆以陰柔爲說主來兌者物感我而來孟子所謂蔽於物樂記所謂感於物而動者也引兌者物引我而去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樂記所謂物至而人化物者也始於來終於引此人心動乎欲之淺深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　集說楊氏啓新曰來兌引兌皆小人也在君子則當來而勿受引而勿去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爲光明引而爲說則心術曖昧

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爲光乎
總論巽氏煥曰兌本以說之見乎外而得名然六爻之外則其見於外者斯得其正而吉矣○蔣氏悌生曰當說之時剛則有節柔則無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剛陽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陰柔而致凶

繫辭下傳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致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序卦傳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程傳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中能收拾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案渙與萃對假廟者所以聚鬼神之既散也涉川者所以聚人力之不齊也蓋盡誠以感格則幽明無有不應秦越而共舟則心力無有不同此二者渙而求聚之大端也然不以正行之則必有黷神犯難之事故曰利貞

渙以九五爲主蓋收拾天下之散非居尊不能也然九二居內以固其本六四承五以成其功亦卦義之所重故彖傳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以卦變程傳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釋卦辭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集說王氏弼曰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無險困之難外順而無違逆之乖是以亨也○孔氏穎達曰此就九二剛德居險六四得位從上釋所以能釋險難而致亨通○馮氏椅曰以二四往來明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即需剛健不陷義不困窮之象○林氏希元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九五四五同德斯足以濟渙矣故亨本義已定語錄雖謂未穩而未及更改案剛來而不窮者固其本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致其用也固本則保聚有其基致用則聯屬有其具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本義中謂廟中程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集說王氏弼曰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無險困之難外順而無違逆之乖是以亨也○孔氏穎達曰此就九二剛德居險六四得位從上釋所以能釋險難而致亨通○馮氏椅曰以二四往來明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即需剛健不陷義不困窮之象○林氏希元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九五四五同德斯足以濟渙矣故亨本義已定語錄雖謂未穩而未及更改案剛來而不窮者固其本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致其用也固本則保聚有其基致用則聯屬有其具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集說胡氏炳文曰

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王乃在中。謂九五居中。便舍至誠感格之意。

乘木有功。謂木在水上。便舍濟險有具之意。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本義 皆所以合其散。

程傳 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集說 程子曰。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呂氏大臨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本義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居渙散之始。此之時。順此之勢而亟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故必馬壯而後吉。○胡氏炳文曰。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渙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 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集說 郭氏雍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拯之。無不濟矣。天下之事。辨之於早。則順而易舉。故傳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本義 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程傳 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無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輔者也。故二曰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豈止悔亡而已。机。

集說 郭氏雍曰。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謂俯就也。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惟得中就安。故象傳所以言不窮也。○朱子語類云。九二渙奔其机。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案聚渙者。先固其本。以剛中居內。固本之象也。机者。所以憑而坐也。有所憑依而安居。然後可以動而不窮矣。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程傳 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集說 王宗傳曰。當渙之時。以陽剛來居二。二安靜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夫惟安靜然後能一天下之動。五奠王居於上。而二奔其机於下。各得所安。此所以能合天下之渙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程傳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以濟渙者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集說王氏申子曰自此以上四爻皆因渙以拯渙者謂渙其所當渙則不當渙者聚矣案易中六三應上九少有吉義惟當渙時則有應於上者忘身徇上之象也蹇之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亦以當蹇難之時而與五相應此爻之義同之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程傳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集說黃氏淳耀曰外指天下言惟躬之渙所以能濟天下之渙惟志在天下之渙所以有躬之渙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程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象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賢智孰能如是集說胡氏瑗曰天下之渙起於衆心乖離人自為羣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而居陰得正下無私應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黨盡散則天下之心不至於乖散而兼得以萃聚故得盡善元大之吉也○朱子語類云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陳氏琛曰天下之所以渙者多由人心叛上而各締其私也私黨既散則公道大行而勢合於一如丘陵之高矣所謂散小羣以成大羣也然此必才識之高邁者乃能之非常人思慮所及也案孔安國書序云丘聚也則丘字即訓聚渙有丘匪所思語氣蓋云常人徒知散之為散不知散之為聚也

散中有聚豈常人思慮之所及乎世有合羣黨以為自固之術者然徒以私相結以勢相附耳非眞聚也及其散也相背相傾乃甚於不聚者矣惟無私者公道足以服人惟無邪者正理可以動衆此所謂散中之聚人臣體國者之所當知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程傳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集說來氏知德曰凡樹私黨者皆心之暗昧自能渙其羣矣故曰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程傳五與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程傳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惟其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惟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交義相須時之宜也　集說胡氏瑗曰渙之所出出則宣人之壅滯愈人之疾猶上有教令釋天下之難使天下各得其所者九五居至尊之位爲渙散之主居得其正履得其中能出其號令布其德澤宣天下壅滯發天下塡鬱使天下之人皆信於上咸有所歸

所以居位而无悔咎○朱子語類云聖人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俞氏琰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愈者號令也王居謂王者所居之位○何氏楷曰王者以天下爲一身欲渙周身之汗其必有大號以與天下更始而後可凡大命令之下大政事之布大財用之發以散則爲和風以潤則爲甘雨如人之汗從心而液無不霑透則羣邪之鬱積盡渙而天下之險難亦庶乎可解矣

案凡易中號字皆當作平聲爲呼號之號在常人則是哀痛迫切寫情輸心也在王者則是至誠懇惻發號施令也渙王居渙字當一讀言其大號也如渙汗然足以通上下之壅塞周周身之元氣則雖當渙之時而以王

者居之必得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程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集說熊氏良輔曰天下渙散之時須人君發號施令正位乎上使人心知所歸向而天下一矣故曰王居无咎而象曰正位也此與萃有位之義同本義以渙王居爲渙其居積然當渙散之時必有爲渙之主者所當從小象正位之說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其惕則出也　程傳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

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爲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　集說王氏弼曰逖遠也最遠於害不近侵克害爲善也散其憂傷遠出者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哉○朱氏震曰逖遠也去逖出一本作去惕出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王氏申子曰以諸爻文法律之渙其血何也渙其所傷而免於難○俞氏琰曰當依爻傳作渙其血上居渙終去坎甚遠而無傷害故其象爲渙其血其占曰无咎○錢氏一本曰去不復來逖不復近出不復入其於坎血遠而又遠何咎之有　萃萃以聚爲義故至卦終而猶齎咨涕洟以求萃者天命之正人心之安也渙以離爲義故至卦終而遂遠害離去以避咎者亦樂天之智安土之仁也古之君子不潔身以亂倫亦不濡首以蹈禍各惟其時而已矣

序卦傳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雜卦傳節止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若如象文爲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項氏安世曰上九爻辭血與出韻吐皆三字成句集說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與此不同此已散不假更去又惕與逃文義自殊據小象言遠害也則逃義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惟上九一爻去險最遠故其辭如此○又曰散其汗以去滯釁散其血以遠傷害○陳氏友文曰坎爲血卦逖遠也小象遠害正是以遠釋逖字上雖與三應然超處渙上故渙散其血捨之遠去去坎險之害而得无咎也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節 三一

☵兌下 ☵坎上

程傳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爲卦澤上有水其容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亦以九五爲主蓋立制度以節天下亦惟居尊有德者能之故象傳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

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故爲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集說孔氏穎達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中爲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薛氏溫其曰節以禮其道乃亨過苦傷陋不可以爲正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節 三二

本義以卦體程傳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釋卦辭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集說趙氏玉泉曰統觀全體而剛柔適均所以能亨也則剛以濟柔柔以濟剛一張一弛惟其稱也析觀二體而二五得中則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是以制數度而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本義又以程傳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集說孔氏穎達曰若以苦節爲正則其道困窮○吳氏應回曰中節則和否則不和稼穡作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則苦亦以焦枯之極也剛得中而能節乃爲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俞氏

御纂周易折中 下經 節 三三

琰曰凡物過節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謂之苦節而苦則非通行之道故曰其道窮也○黃氏淳耀曰合於中即甘即亨失其中即苦即窮若與甘反窮與亨反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集說孔氏穎達曰更就二體及四五當位重釋行節得亨之義以明苦節之窮也○林氏希元曰九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於上而所節者得其中正是可以通行於天下

案說以行險先儒說義未明蓋節有阻塞難行之象所謂險也而其所以亨者則以其有安適之善而無拘迫之苦所謂說也當位以位言中正以德言當位則有節天下之權中正則能通天下之志此三句當依孔氏爲節總申彖辭之義說則不苦而通則不窮矣蓋上文既以全卦之善言之此又專主九五及卦德以申之正與漸卦同例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本義極言節道程傳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集說孔氏穎達曰天地以氣序爲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爲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吳氏曰愼曰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此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限止之謂節改易之謂革節淺而革深節先而革後四時舉其大者言之天地之化刻刻相節時時相革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集說侯氏行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爲節○張氏浚曰數度之制因乎人德行之議自於已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蓋己之所不能行與其所不可行而強於人誰其從之一言盡節之道中而已中必自身始也○朱氏震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則泄之水以澤爲節也○郭氏雍曰澤无水則爲不足澤上有水則爲有餘不足則爲困有餘則爲溢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於外議德行所以節於內也爲國爲家至於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附錄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案議德行諸儒皆謂一身之德行獨孔氏謂在人之德行於議字尤切且得愛爵祿愼名器之意

繫辭下傳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本義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戶庭門庭門內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辛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集說王氏申子曰陽剛在下居得其正當節之初知其時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於不出戶外之庭是知節而能止者故无咎○徐氏在漢曰坎變下一畫爲兌象止坎下流戶以節人之出入澤以節水之出入初不出戶庭以極其愼密爲不出此其所以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程傳又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集說王氏申子曰時有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當止即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愼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吳氏曰愼曰節兼通

塞言猶艮之兼行止言也初九不出戶庭知塞也而兼言知通者見其非一於止者也二失時極則但知塞而不知通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本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益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慆節於行是也集說朱子語類云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錢氏志立曰澤所以鍾水也水始至則增其防以豬之初九是也水漸盛則啟其竇以洩之九二是也二與初同道則失其節矣

案節卦六爻皆以澤水二體取義澤者止水者行節以止爲義然必可以通行而不窮乃爲節之亨也初二兩爻一在澤底一在澤中在澤底者水之方潴不出宜也在澤中則當有蓄洩之道不可閉塞而不出也兌本坎體中爻其主也有坎之德可以流行而變兌則爲下流之塞二適當之故六爻之失時未有如二者也時應塞而塞則爲慎密不出雖足不窺戶可也時不應塞而塞則爲絕物自廢所謂出門同人者安在哉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程傳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集說蘇氏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爲无咎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爲凶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失時而至於極○郭氏雍曰初爲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爲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戶庭爲知塞而二以不出門庭爲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集說張子曰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嗟其不節則咎亦无咎矣○又曰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也○李氏彥章曰臨之六三失臨之道而既憂之節之六三失節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之補過爲善者也○鄭氏汝諧曰進乘二陽處澤之溢過乎中而不節者三也知其不節而能傷嗟以自悔其誰咎之哉下體之極極則當變故發此義○豐氏寅初曰處兌之極水溢澤上說於驕侈不知謹節以致窮困然其心痛悔形於悲歎能悔則有改過之幾是猶可以无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程傳節則可以免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集說沈氏一貫曰王介甫程沙隨謂能嗟怨自治亦无咎嗟與戚嗟若之嗟同又誰咎與出門同人之象同○何氏楷曰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解三爻傳又誰咎語雖與此同然爻辭未嘗有无

各字。

六四安節亨。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四順承九五剛中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土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集說俞氏琰曰六三失位而處兌澤之極是乃溢而不節六四當位而順承九五之君故為安節案六四以柔正承五故曰安節安與勉對蓋凡其制節謹度皆循乎成法而安行非勉強以為節者也於象居坎之下水之下流也柔正為水流平地安瀾之象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傳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集說錢氏一本曰中正之通在五四以近承不以柔正之通行為道故曰承上道也案節曰亨為九五中正以通也而亨於四言之者五者水之源也四者水之流也水之通在流承上之源而布之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集說王氏弼曰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而不苦非甘而何術斯以往往有尚也○朱子語類云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趙氏汝楳曰鹹苦酸辛味之偏甘味之中也甘受和和者節味之偏而適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節之吉也案水之止者苦積澤為鹵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為坎主水之源也在井為列取其不泥也在節為甘取其不苦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貴乎中當節而不節則六三有不節之嗟過於節則上六有苦節之凶惟九五甘節而吉者蓋居位之中當位以節無過無不及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程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儉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集說艾氏南英曰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六處節之極過節之中節不能甘以至於苦故曰苦節也若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凶若以苦節修身則儉約無妄可得亡悔○呂氏大臨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乘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曰悔亡○胡氏炳文曰五位中故為甘上位極故為苦象曰節亨五以之

序卦傳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雜卦傳中孚信也

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來氏知德曰無甘節之苦故貞凶無不節之嗟故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程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集說吳氏曰愼曰爻言苦節貞凶象言苦節不可貞惟其貞凶是以不可貞也故象傳皆以其道窮也釋之

總論丘氏富國曰案傳當位以節故節之六爻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又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陸氏振奇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矣通處味甘塞處味苦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下卦爲澤爲止故初二皆曰不出三則澤之止而溢也上卦爲水爲流故四曰安而五曰甘上則水之流而竭也通塞甘苦皆從澤水取義陸氏之說得之矣

☱巽兌下

程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爲之制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信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中孚之成卦以中虛則六三六四成卦然孚之主也取義以九二九五主卦之主也至於孚乃化邦乃居尊者之事故卦之主在五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實以二體言之爲中虛以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程傳豚魚蹂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信發於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既有誠信光被萬物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蘇氏軾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無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

爲中孚也○朱子語類問中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虛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又云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胡氏炳文曰豚魚至愚無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其爲孚也人爲之僞非天理之正故又戒以利貞○蔡氏清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不然乃爲豚魚之吉而不爲中孚者之吉矣豚魚是承中孚故象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吳氏曰愼曰中孚豚魚吉卦辭連卦名爲義猶同人于野履虎尾艮其背之倒

言人中心能孚信於豚魚則無所不感矣故吉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程傳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說而巽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爲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集說張子曰孚者覆乳之象也夫覆乳者必剛外而柔內雖柔內非陽則不生故剛得中而爲孚也。○王氏宗傳曰以成卦觀之在二體則爲中實在全體則爲中虛蓋中不虛則有所累有所累害於信者也中不實則無所主無所主則又失其信矣故曰中孚。

案柔在內而剛得中。其義甚精非柔在內則中不虛矣非剛得中則中又不實矣地至虛也然惟陰中有陽故受天氣而生物月至虛也然惟水陰根陽故受日光而發照物之雌牝受陽精而胎化者亦然此卦之名所以取於乳卵者此也老子亦曰髣兮冥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眞精之中其中有信蓋見及此也。○又案无妄天德也天德實實則虛矣故曰无妄言其虛也中孚地德也地德虛虛則實矣故曰中孚言其實也惟无妄之主於虛也故六爻之義皆貴乎無謀望作爲之私反是則有妄矣惟中孚之主於實也故六爻之義皆貴乎有誠心實德之積反是則非孚矣二卦之義實相表裏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本義以卦程傳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沈覆之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集說王氏弼曰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鄭氏衆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蔡氏清曰木在澤上既爲乘木之象外實內虛又爲舟虛之象。○吳氏曰愼曰豚魚吉蓋信及豚魚者之吉非豚魚吉也故在卦辭不可以豚魚吉三字爲句當以中孚豚魚爲讀彖傳信及豚魚卽中孚豚魚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本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程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集說蘇氏軾曰天道不容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程傳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集說楊氏萬里曰風無形而能鼓幽潛誠無象而能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不殺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也。○項氏安世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無憾也。○徐氏幾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矣蓋明貴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異以緩之聖

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
案風之入物也不獨平地草木爲之披拂巖谷竅穴爲之吹吁即積水重陰之下亦因之而凍解氷釋焉此所以爲至誠無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獄猶地之有重陰也王者體察天下之情隱至於議獄緩死然後其至誠無所不入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矣戒占者程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之辭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爲正應四異體而居正无不善也又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集說荀氏爽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無非虞也集說荀氏爽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則吉故曰虞吉也有意於四則不安故曰有他不燕也○項氏安世曰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字在其中無待於外也初九安處於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乎於四則失其安也案荀氏項氏說於易例卦義皆合蓋易例初九應六四之義無所取如屯之磐桓賁之賁趾皆不取應四爲義頤之朶頤則反以應四爲累惟損益之初則適當益上報上之卦時義不同也此卦之義主於中有實德不願乎外故六爻無應者吉有應者凶初之虞吉者謂其有以自守自安也禮有虞祭亦安之義也燕亦安也虞則燕不虞則不燕矣有他不燕正與大過九四有他吝同九四下應初六爲有他初九上應六四亦爲有他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程傳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存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案志未變言其實心不失也志變則有他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程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程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

繫辭上傳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二體剛處於卦內又在三四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於外自任其眞者也處於幽昧而行不失信則聲聞於外爲同類之所應焉如鶴之鳴於幽遠則爲其子所和也靡散也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王氏安石曰君子之言行至誠而善則雖在幽遠爲己類者亦以至誠從而應之中孚之至也○蘇氏軾曰中孚必正而一靜而久者也四六三上九有應而相求皆非所謂正而一靜而久者也四惟九二端慤無求而物自應焉○張氏浚曰二處二陰下爲在陰其子和之謂初○鄭氏汝諧曰二獨無應若

未信於人而爻之最吉莫二若也自耀者其實喪自晦者其德章無心於感物而物無不感者至誠之道也二以剛履柔其居得中且伏於二陰之下蓋靜晦而無求者無求而物自應故鶴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感以天也

案易例凡言子言童者皆初之象故張氏以其子和之爲初者近是好爵謂旨酒也靡謂醉也九二有剛中之實德無應於上而初與之同德故有鶴鳴子和好爵爾靡之象言父子明不出戶庭也言爾我明不踰同類也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則居爽塏之地而聲及遠矣處於陰而子和則不求遠聞可知又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衎則同樂者衆矣吾與爾靡則惟二人同心而已君子之實德實行不務於遠而脩於邇故繫辭傳兩言況其邇者乎然後推廣而極言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傳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集說朱氏震曰荀子所謂同焉者合類焉者應也程氏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程傳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或張或罷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惟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集說劉氏牧曰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李氏簡曰六三之得敵以其有私係之心也案諸爻獨三上有應有應者動於外也非中孚也人心動於外則憂樂皆係於物鼓罷泣歌喻其不能坦然自安蓋初九虞燕之反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傳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集說俞氏琰曰六三之居不當位心無所主故或鼓或罷而不定若初九則不如是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程傳其正而上信之至當乎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爻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爻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繫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集說郭氏雍曰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象傳言柔在內而爻則其道相反蓋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案易中六四應初九而義有取焉者皆上不遇九五者也如六四遇九五則以從上爲義而應非所論易例皆然而此爻尤明蓋孚不容於有二況居大臣之位者乎月幾望者陰受陽光承五之象也馬匹亡者無有私羣

遠初之象也自坤卦牝馬以得主爲義而其下曰東北喪朋東北者近君之位也中孚之四當之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程傳絕其類而上從 集說胡氏炳文曰坤以喪朋爲有五也類謂應也 慶中孚之四以絕類爲无咎○趙氏玉泉曰馬匹亡者四有柔正之德故能絕初之黨類而上以信於五也 案三與四皆卦所謂中虛者也其居內以成中虛之象同其得應而有匹敵者亦同然三心繫於敵而四志絕乎匹者三不正而四正也又六四承九五者多吉六三應上九者多凶易例如此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集說王氏弼曰處中誠以相交居尊位以爲羣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攣如乃得无咎○胡氏瑗曰居尊而有中正之德是有至誠至信之心發之於內而交於下以攣天下之心上下內外皆以誠信相通是得爲君之道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孚之道無不通亦無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於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無私應之累故直曰有孚攣如而已○胡氏炳文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 案此爻是象所謂孚乃化邦者也人君之孚與在下者不同居下位者中有實德不遷於外而已人君則以孚天下爲實德故必誠信固結於天下然後爲无咎也此爻義與小畜之九五同其爲臣者月幾望之義亦同但

彼主於君臣相畜而此主於君臣相孚爾要之富以其鄰者卽孚乃化邦之說而君子征凶者亦卽馬匹亡之意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程傳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集說孔氏穎達曰以其正當尊位故戒以繫信乃得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程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飾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 集說王氏弼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胡氏瑗曰翰者鳥羽之高飛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是無純誠之心篤實之道徒務其虛聲外飾以矯僞爲尚如鳥之飛登于天徒聞其虛聲而已○蘇氏軾曰翰音飛且鳴者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朱氏震曰巽爲雞剛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雞振其羽翮而後出於聲翰音也○鄭氏汝諧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章氏潢曰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爲巽風故曰于

天孚於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於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爲爲之哉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程傳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通如是則凶也實何可久長○侯氏行果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有聲無實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虛音登天何可久也○胡氏瑗曰上九徒以虛聲外飾無純誠篤實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聖人戒之曰何可長如此蓋欲人改過反誠以信實爲本也○項氏安世曰上九巽極而躁不正不中內不足而求孚於外聲聞過情其凶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虛聲無實何可久長也信不由中有聲無實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虛音登天何可久也○胡氏瑗曰上九徒以虛聲外飾無純誠篤實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聖人戒之曰何可長如此蓋欲人改過反誠以信實爲本也○項氏安世曰上九巽極而躁不正不中內不足而求孚於外聲聞過情其凶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程傳其常也

程傳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爲卦二五爲主以其柔而得中常過之時而不過也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之小

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集說孔氏穎達曰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上愈無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孔氏穎達曰過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例是也褚氏云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爲過厚之行以矯之如晏子狐裘之比也過爲小事道乃可通故曰小過亨利貞者矯世厲俗利在歸正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小有過差惟可矯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飛鳥聲哀以求處過上則愈無所適過下則不失其宜譬君子處過差之時爲過矯之行順則執卑守下逆則犯君陵上故以順逆類鳥之上下也○呂氏大臨曰

小過過於小者也君子之道皆以濟其不及然後可以會於中大過以濟其大不及小過以濟其小不及者濟所以亨也飛鳥不宜上宜下上窮而下有止也過奢過慢則凶不宜上也過恭過儉則吉宜下也○朱子語類云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俞氏琰曰小過之時可過者小事而已大事則不可過也○林氏希元曰小過不當以人類言當以事類言觀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又曰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其意可見矣小過亨者小事過而亨也曰利貞深戒占者之辭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貞之意○陸氏銓曰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然勢有極重時須損餘以補缺事必矯枉而後平即夫子所謂寧儉寧戚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案大過者大事過也小過者小事過也大事謂關繫天下國家之事小事謂日用常行之事道雖貴中而有時而過者過所以爲中也當過而過然後可以通行故有亨道而利於正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申小過之義言此卦之義可以施於小事不可施於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貞之義飛鳥遺之音者卦有飛鳥之象卦示以兆如飛鳥之遺以音也上下二字是借鳥飛之上下以切人事飛鳥相呼云不宜上宜下在飛鳥則上無止戾下有棲宿在人事則高亢者失正而遠於理卑約者得正而近乎情是以大吉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程傳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爲小過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集說

孔氏穎達曰順時矯俗雖過而通○朱氏震曰小過小者過也蓋事有失之於偏矯其失必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謂之過者比之常理則過也過反於中則其用不窮而亨矣故曰小者過而亨也○王氏宗傳曰言以過故亨也天下固有越常救失之事如象所謂過乎恭過乎哀過乎儉是也不有所過安能亨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

案此釋義與遯而亨也同遯非得已之事然必遯而後亨小過亦非得已之事然必過而後亨故其釋義同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程傳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所謂利貞卽象之所謂過乎恭儉與哀者時當然也朱氏震曰君子制事以天下之正理所以小過者時而已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蔡氏淵曰與時行謂隨小過之時而用其正也○龔氏煥曰道貴得中過非所尚然隨時之宜施當其可則過也乃所以爲中也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與時行而不失其貞則過非過矣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本義以二五言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義以三四言程傳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象以

行小事柔而得中是行小事時故曰小事吉也剛健之人能行大事失位不中是行大事不中時故曰不可大事也○朱氏震曰於小事有過而不失其正則吉柔得中也作大事非剛得位得中不能濟失位則無所用其剛不中則才過乎剛是以小過之時不可作大事也○胡氏炳文曰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爲正然剛過而中爲大過柔得中爲小過是則事有當過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

案任大事貴剛取其強毅可以遺大投艱也處小事貴柔取其畏愼爲能矜細勤小也二者皆因乎時得中者適乎時之謂也此卦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則有行小事適時而行大事則非其時之象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本義以卦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象體蓋解程傳者之辭誤入象中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爲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集說王氏弼曰施過於不順凶莫大焉施過於順過更變而爲吉也胡氏瑗曰四陰在外二陽在內是內實外虛故有飛鳥之象也飛鳥翔空無所依著愈上則愈窮是上則逆也下附物則身可安是下則順也猶君子之人過行其事以矯世厲俗必下附人情亦宜下而不宜上也○朱氏震曰上

逆也故不宜上下順也故宜下小過之時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不可過越已甚不然必凶也○俞氏琰曰遯風而上爲逆隨風而下爲順○方氏時化曰聖人因此卦有飛鳥之象遂即象以戒之曰飛鳥有遺音云遺音如何言不宜上宜下大吉云耳夫鳥上飛則逆下飛則順其大致也今自謂宜下而不宜上焉實爲二陽諷也○吳氏曰愼曰以卦體言陰乘陽爲逆承陽爲順四陰分居上下有逆順之象案四陽居中則有棟梁之象四陰居外則有羽毛之象君子之任大事則爲天下棟梁脩細行則爲天下羽儀此二卦取象之意也然以其陰陽皆過多也故謂之大過小過事固有過以爲中者無嫌於過也然必過而不失其中乃歸於無過故棟則惡其太剛而折太重而橈故宜隆於上不可橈於下也羽則惡其柔而無立輕而不戢故宜就於下不可屬於上也大過之象曰剛過而中不橈乎下斯爲剛之中矣小過之象曰柔得中不宜上宜下斯爲柔之中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儉哀用過乎儉

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象所謂可小事而不宜下者也程傳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集說孔氏穎達曰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張子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晁氏說之曰時有卑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儉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趙氏彥肅曰恭哀儉多不及過之而後中○楊氏敬新曰過恭過哀過儉此豈不爲高世絕俗之行而過乎人但其所過者以收斂卑下爲過故但可言小過而不可言大過也○案雷出地則聲方發達而大及至山上則聲漸收斂而微故有平地風雷大作而高山之上不覺者此小過之義也

初六飛鳥以凶

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程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

案大過象棟者兩爻小過象飛鳥者亦兩爻然大過宜隆不宜橈則四居上吉三居下凶宜矣小過之鳥宜下不宜上初居下應吉而反凶者何也蓋屋之中棟惟一而已四之象獨當之鳥之翼則有兩初與上之象皆當之也初於時則未過於位則處下如鳥之正當棲宿者乃不能自禁而飛其凶也豈非自取乎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程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集說何氏楷曰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集說曰以凶者自納於凶也擘由已作可如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小過之義上逆下順而初應在上進而之逆同於飛鳥無所錯足故曰飛鳥以凶○胡氏瑗曰小過之時不宜上位在下而志愈土故凶○項氏安世曰初上二爻陰過而不得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觀之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則麗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龔氏煥曰大過卦辭以棟爲象而三四兩爻亦以棟言小過卦辭以鳥爲象而初上兩爻亦以鳥言大過陽過於中而三四又陽之中也小過陰過於外初上又陰之外也○胡氏炳文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耶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程傳陽之在上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土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二或過或不及皆適當其時與分而不徇於中焉此在過之道爲無過也故曰无咎○俞氏琰曰遇妣而過於祖雖過之君子不以爲過也遇臣則不可過於君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象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而六二柔順中正故其象如此其占无咎○張氏振淵曰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如此則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之常矣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順也○吳氏曰愼曰六二中正而爻辭以過不及言之蓋當過而過當不及而不及此權之所以取中而卒無過不及之偏矣

案古者重昭穆故孫則祔於祖孫婦則祔於祖姑皆之王母此爻之妣皆謂祖姑也兩陰相應故取妣婦相配之象凡易之義陰陽有應者則爲君臣爲夫婦取其耦配也無應者則或爲父子或爲等夷或爲嫡媵或爲妣婦取其同類也此爻二五皆柔有妣婦之配無君臣之交故取遇妣不及其君爲義孫行而附於祖列疑其過矣然禮所當然是適得其分也無應於君者不敢仰干於君之象然守柔居下是臣節不失也以人事類之則事之可過者過而得其恭順之體事之必不可過者不及而安於名分之常夫子之言庶冕拜下意正如此也小過之義主於過恭過儉妻道也臣道也二當其位而有中正之德故能權衡於過不及而得其中於六爻爲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遽過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程傳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也集說胡氏炳文曰小者有時而過臣之分也集說可過臣之於君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程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過防之則可以免矣程傳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爲而爲陰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

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已爲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集說防而九三不知時也案小過者小事過也小事過者敬小愼微之義也九三過剛違於斯義矣故爲不過於周防而或遇戕害之象傳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此爻之意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程傳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本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程傳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集說類云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案象傳三四皆剛失位而不中然九三純剛故凶九四居柔故有无咎之義然質本剛也故又戒以當過遇之

爲善遇者合人情就事理過遇朱子所謂加意待之者是也若不能過遇之則往而有危所當以爲戒而不可固執而不變者是小過之時義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爻義未明程傳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此亦當闕程傳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集說錢氏一本曰三四皆失位故特明其位不當三防四遇亦皆宜下三從或戕四往必戒亦皆不宜上

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窓位不當卽所謂剛失位而不中者惟剛失位而不中故戒以當過遇之不然則有危矣豈可長執此而不知變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程傳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如可知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集說張子曰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胡氏瑗曰弋者所以射高也穴者所以隱伏而在下也公以弋繳而取穴中之物猶聖賢雖過行其事意在矯下也○姚氏舜牧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於五過甚矣其所居者尊位也挾勢自亢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當此之時欲沛膏澤於生民必須下求巖穴之士以爲輔乃可也故又戒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錢氏志立曰小過所惡者飛鳥也鳥在穴而不飛所謂不宜上而宜下者也故公弋取以爲助蓋飛則上而不下違衆小過有飛鳥之象而所惡者飛宜上宜下之義也雲亦飛物也下而降則爲雨密雲不雨是猶飛而未下也五在上體又居尊位當小過之時上而未下者也故取密雲不雨爲象雲而不雨則膏澤不下於民矣以其虛中也故能降心以從道抑志以下交如弋鳥然不弋其飛者而弋其在穴者如此則合乎宜下之義而雲之飛者不崇朝而爲雨之潤矣此爻變鳥之象而爲雲者以居尊位故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已上太高也程傳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集說龔氏煥曰密雲不雨小畜謂其尚往者陰不足以畜陽而陽尚往也小過謂其已上者陰過乎陽而陰已上也一爲陽之過一爲陰之過皆陰陽不和之象所以不能爲雨也案兩卦密雲不雨龔氏謂皆陰陽不和之象是已然小畜所謂尚往者亦是陰氣上行與此爻已上同非兩義也但小畜卦義喻在下者則尚往者當積厚而自雨此爻之義喻在上者則已上者當下交而乃雨意義不同爾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程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未知是否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集說王氏弼曰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己致復何言哉○孔氏穎達曰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鳥飛而無託必離繒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胡氏瑗曰上六過而不已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以至窮極而離於凶禍不能反於下以圖其所安猶人之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來之災自招之損皆有之也○余氏芑舒曰飛鳥離之如鴻則離之離○俞氏琰曰象辭言不宜上而上乃震動之體動極而忘返如

飛鳥離於繒繳不亦凶乎是天災也亦人眚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案復之上曰迷復凶有災眚此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辭意不同凶由己作災眚外至迷復則凶凶而致災眚者也此則凶即其災眚也蓋時當過極不能自守而徇俗以至於此與初六當時未過而自飛以致凶者稍別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程傳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已亢極其凶宜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釋所以弗遇過之已在亢極之地故也○趙氏汝楳曰已上未爲極已亢則極矣○俞氏琰曰六五曰已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曰已亢過甚故曰已亢

序卦傳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總論項氏安世曰坎離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坎終於離下經終於既未濟頤中孚肯離大小過肖坎故上經以頤大過附坎離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既未濟二陽函四陰則謂之頤四陽函二陰則謂之中孚二陰函四陽則謂之大過四陰函二陽則謂之小過離之爲麗坎之爲陷意亦類此○吳氏曰愼曰以二陽言九三過剛居上不能自下故或戕之九四居柔能下故无咎五上皆以陰乘陽上家傳所謂上逆者也曰已上曰已亢然上凶而五不然者以其柔中也六二柔順中正而承乎陽所謂下順者也故无咎初以柔居下而凶者位卑而志則上而不下是以與上六同爲飛鳥之象也

☲離下 ☵坎上

程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水火

既濟以六二爲卦主

受之以既濟雜卦傳既濟定也

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戒專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雖既濟之時當然也然也警戒之意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既濟極則反也集說愼氏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脩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谷氏家杰曰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言所亨者其小事也○吳氏曰愼曰剛柔正則體立水火交則用行體立用行所以爲既濟也

案天地交爲泰不交則爲否水火交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以治亂之運推之泰否其兩端也既未濟其交際也既濟當在泰之後而否之先未濟當在泰之先而否之後泰當夏也否當冬也未濟當春也既濟當秋也故先天之圖乾坤居南北是其兩端也離坎居東西是其交際也既濟之義不如泰者爲其否而將泰也是以既濟家辭曰初吉終亂即泰城復于隍之戒未濟家辭曰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即否其亡其亡之心

上蓋既濟則初吉而終亂六二居內體正初吉之時也故象傳曰初吉柔得中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本義濟下疑脫小字集說陸氏銓曰國家當極盛時縱有好人亨小之義陸氏說善既濟之時自然事事亨通然特其小者爾聖人之制治保邦也制度之立綱紀之脩以

為小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以為大故屯難之時而大亨者以其動乎險中不敢安寧也既濟之時而亨小者以其已安已治四達不悖也家所以言初吉終亂者以此象所以言思患豫防者亦以此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本義以卦體言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未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集說俞氏琰曰三剛三柔皆正而位皆當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故特贊之也

初吉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集說梁氏寅曰既濟柔得中在下卦則初吉而終亂以文明已過而坎險繼之也未濟柔得中在上卦則始未濟而終亨以出乎坎險而正當文明也

案凡易義以剛中為善而既未濟皆善柔中者既濟以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未濟矣未濟亦以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既濟矣亦猶泰之善在二而否之善在五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尤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集說侯氏行果曰由止故物亂而窮也乾鑿度曰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至王道也○胡氏瑗曰天下久治則人苟安萬務易墜禍患不警故持盈守成之道當須至兢至慎然後可以久濟苟止於逸樂不自省懼以為終安亂斯至矣此聖人深戒之辭○張氏清子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俞氏琰曰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為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傳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集說王氏申子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此而豫防之則可以保其初吉而無終亂之憂矣○龔氏煥曰水上火下雖相為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豫能豫在乎思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程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咎矣程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既濟之初以濡尾而已則至於咎也集說李氏簡曰既濟之初以濡尾而已則至於咎也曳輪見其用力之難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

案爻之文意李氏得之蓋曳輪者有心於曳之也濡尾者非有心於濡之也當濟之時衆皆競濟故有濡尾之

患惟能曳其輪則雖濡其尾而可及止也觀夫子象傳可知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程傳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集說徐氏在漢曰初當濟險之輪控制在我則義無不濟此所以濡其尾而无咎象故歸重於曳其輪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集說胡氏炳文曰喪特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案初二居下位故皆取君子欲濟時而未得濟為義輪者車之所以行路也茀者車之所以蔽門也初之時未可以行也故曰曳其輪二可以行矣而不苟於行苟喪其茀亦不行也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可則不行禮不備則亦不苟於行也二有應而曰喪其茀者既未濟卦義以上下體之交為濟二猶居下體之中故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傳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集說何氏楷曰二居下卦之中以中正矣感中得其正應故終必相孚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程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驕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豈淺見所能及也沈氏該曰既濟初吉銳於始也終止則亂怠於終也中興之業既就遠方之伐既成而使小人預於其間貪功逞欲憊民不息則必以亂終不可不戒是以小人勿用也○龔氏煥曰三言克鬼方則事已濟矣三年言其濟之難小人勿用欲保其濟也

案既未濟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興之君振衰撥亂自未濟而既濟者也既濟於三言之者卦為既濟至於內卦之終則已濟矣故曰克之者已然之辭也未濟於四言之者卦為未濟則至外卦之初方圖濟也故曰震用者方然之辭也既濟之後則當思患而豫防之故小人勿用與師之戒同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案言憊以見成功之非易如人之疾病而以毒藥攻去之者其元氣亦耗傷矣苟無休養之方以復元氣則又大病之根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豫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程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集說蘇氏軾曰衣袽所以備舟隙也卦以濟爲事故取於舟○郭氏忠孝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四又居多懼之地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無急時也○胡氏炳文曰乘舟者不可以無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張氏清子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傳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

集說李氏簡曰終日戒謂備患之心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無時可忘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象辭初吉終亂

程傳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亂亦此意也

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其時也

集說楊氏簡曰既濟盛極則衰至君子當思患豫防持盈以虛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況於五乎西鄰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潘氏士藻曰五以陽剛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故借東鄰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物豐也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姚氏舜牧曰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爲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蓋敎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案潘氏姚氏之說皆是當受報收功極熾而豐之時而能行恭敬撙節退讓明禮之事此其所以受福也與泰三于貪有福同皆就本爻設戒爾若以西鄰爲六二則受福爲六二受福易無此例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

大來也。

程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者。在既濟之時爲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集說朱氏震曰。盛不如薄者時也。五既濟無所進。盈則當虛。故曰不如西鄰之禴。祭理無極而不反者。既濟極矣。五以中正守之。能未至於反而已。○王氏申子曰。言人君處既濟如未濟。而後有受福之實。不然。雖極其豐盛而濟道衰矣。○張氏清子曰。既濟之後。唯恐過盛。以祭言之。於斯時也。豐不如約。故東鄰不如西鄰。牛不如禴。蓋祭而得其時。雖禴之薄。實足以受其福。而吉之大來可知矣。

上六。濡其首厲。

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程傳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集說胡氏瑗曰。物盛則衰。治極必亂。理之常也。上六處既濟之終。其道窮極。至於衰亂。如涉險而濡溺其首。是危厲之極也。皆由治不思亂。安不慮危。以至窮極而反於未濟也。○薛氏溫其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恃以爲濟。遂至陷沒。沒而至首。其危可知。歷險而不虞患。故曰亂者有其治者也。既濟終亂。其義見矣。○朱氏震曰。以畫卦言之。初爲始爲本。上爲終爲末。以成卦言之。上爲首爲前。初爲尾爲後。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序卦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雜卦傳未濟。男之窮也。

䷿ 離上坎下

程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此何所利哉。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致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集說胡氏炳文曰。天地不交爲否。否不曰亨。否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

案小狐當從程傳之解。汔濟當從本義之解。要之是戒人敬慎之意。自始濟以至於將濟不可一息而忘敬慎。

未濟以六五爲主。蓋未濟則始亂而終治。六五居外體正開治之時也。故象傳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五言。程傳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集說蔡氏淵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程傳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

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愼。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集說朱子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語類云。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出坎中。○郭氏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愼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又著剛柔之應。可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吳氏曰愼曰既濟曰終止。則亂此曰无攸利不續終也。蓋事之既濟而生亂。與未濟而無終者。皆一念之怠爲之。君子是以貴自強不息。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程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愼慮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集說朱氏震曰。火上水下。各居其所。未濟也。君子觀此。愼辨萬物。有辨然後有交。有未濟。乃有既濟。而未濟含既濟之象。○何氏楷曰。愼辨物者。物以羣分也。愼居方者。方以類聚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以陰柔在下。處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己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猶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

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集說張氏振淵曰。卦辭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本義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程傳不度其才力而進。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集說張氏振淵曰。事必敬始。而後可善其用於終也。初所以致尾之濡。不是時不可爲。心不知敬愼故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爲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在他卦九

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集說潘氏夢旂曰九二剛中力足以濟者也然身在坎中未可以大用故曳其車輪不敢輕進待時而動乃爲吉也不量時度力而勇於赴難適以敗事矣

案既濟之時初二兩爻猶未敢輕濟況未濟乎故此爻曳輪之戒與既濟同而差一位者時不同也觀此初二兩爻濡其尾則吝而曳其輪則吉可知既濟之初所謂濡其尾者非自止不進之謂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本義九居二本非正程傳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故得正也中道乃正也

案程子言正未必中中無不正故凡九二六五皆非正也而多言貞吉者以其中也惟此象傳釋義最明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程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程傳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集說趙氏汝楳曰三居未濟之終過此則近於濟矣故特表以卦名也○胡氏炳文曰六三居坎上可以出險陰柔非能濟者故明言未濟征凶

案此爻之義最爲難明蓋上下卦之交有濟之義既濟之三剛也故能濟未濟之三柔也故未能濟傳曰其柔危其剛勝邪於此兩爻見之矣又既未濟兩卦爻辭未有舉卦名者獨此爻曰未濟蓋他爻之既濟未濟者時也順時以處之而已此爻時可濟矣而未能濟是未濟在己而不在時故言未濟見其失時也無濟之才故於征則凶有畏愼之心故於涉大川則利蓋涉大川不可以輕進未濟無傷也聖人之戒失時而又欲人審於赴時也如此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程傳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才不能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集說吳澄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俞氏琰曰六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曰位不當以六三才弱而處下體之上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程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三年而受賞之象程傳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

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集說俞氏琰曰震用伐鬼方者震動而使之驚畏也詩特邁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與此震同案此伐鬼方亦與既濟同而差一位也三年克之是已克也震用伐鬼方是方伐也三年有賞于大國言三年之間賞勞師旅者不絕非謂事定而論賞也與師之三錫命同不與師之大君有命同○又案三四非君位而以高宗之事言者蓋易中有論時者則不論其位如泰之論平陂之運而利於艱貞革之論變革之道而宜於改命皆以上下卦之交時義論之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集說俞氏琰曰爻以六三爲未濟則九四其濟矣是以其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程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吉而又吉也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集說楊氏萬里曰六五逢未濟之世而光輝何也曰譬之在夏暍之盆熱火之在夜宿之彌燄六五變

未濟爲既濟文明之盛又何疑焉案易卦有悔亡无悔者必先悔亡而後无悔之義進於悔亡也其四五兩爻相連言之者則咸大壯及此卦是也此卦自下卦而上卦事已過中向乎濟之時也以高宗論之四其舊伐荊楚之時而五其嘉靖殷邦之候乎凡自晦而明自剝而生自亂而治者其光輝必倍於常時觀之雨後之日光焚餘之山色可見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暉者光之散也程傳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之盛又何疑焉案易卦有悔亡无悔者必先悔亡而後无悔之義進於悔亡也其四五兩爻相連言之者則咸大壯及此卦是也此卦自下卦而上卦事已過中向乎濟之時也以高宗論之四其舊伐荊楚之時而五其嘉靖殷邦之候乎凡自晦而明自剝而生自亂而治者其光輝必倍於常時觀之雨後之日光焚餘之山色可見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程傳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既濟以柔居上止則亂也故濡其首厲未濟以剛居上窮則通矣故有孚于飲酒无咎○石氏介曰上九以剛明之德是內有孚也在未濟之終終又反於既濟故得飲酒自樂若樂而不知節復濡其首則雖有孚必失於

此此戒之辭也○丘氏富國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耶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李氏簡曰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程傳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集說孔穎達曰釋飲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案既濟之上象所謂終亂未濟之上則象所謂汔濟者也緣尾之象在初故此不用濡尾之義但戒以不可濡首而失其節則猶之不續終之意也

總論鄭氏汝諧曰既濟初吉終亂未濟則初亂終吉以卦之體言之既濟則出明而之險未濟則出險而之明以卦之義言之濟於始者必亂於終亂於始者必濟於終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丘氏富國曰內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征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爲既濟矣○萬氏善曰泰之變爲既濟否之變爲未濟蓋既濟自泰而趨否者也未濟自否而趨泰者也故既濟爻辭無吉者以其趨於否也未濟爻辭多吉以其趨於泰也否泰者治亂對待之理既未濟者否泰變更之漸也○吳氏曰愼曰易之爲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乾坤之純不易者也既濟未濟交易變易者也以是始終易之大義

御纂周易折中

繫辭上傳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集說孔氏穎達曰夫子本作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集說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總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朱子語類云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又云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胡氏一桂曰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集說韓氏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象況日月

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縣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蘇氏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朱子語類問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又云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作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若把下面一句說作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蔡氏清曰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剛

柔有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要皆非聖人鑿空所爲不過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模寫出耳○又曰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位者有卑高以序而列之意斷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又曰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高亦昭然可覩也

案此節是說作易源頭總涵乾坤六子在內蓋天尊地卑是天地定位也卑高以陳則兼山澤等皆是天動地靜山靜水動固有常矣然雖至於有精氣而無形質之物其聚散作息亦有時其流止晦明亦有度則又兼雷風水火等皆是類聚羣分總上通言之在天有方焉春秋冬夏應乎南北東西者是也其生殺之氣則以類聚在地有物焉高下燥濕別爲浮沈升降者是也其清濁之品則以羣分以上皆言造化之體至於天之象地之形其陰陽互根則交易者也其陰陽迭運則變易者也此三句又因體及用以起下文之意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集說韓氏伯曰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四化之推移○朱子語類云摩是那兩個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吳氏澄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爲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也

案此節雖切畫卦言之然是天地間自有此理蓋相摩者以一交一如天與地交水與火交山與澤交雷與風交是也相盪者以一交八如天與地交矣而與水火山澤雷風無不交地與天交矣而亦與水火山澤雷風無不交之類是也惟天地之理如此故聖人畫卦以體象之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集說孔氏穎達曰重明上變化見矣及相推盪各有功之所用也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張氏浚曰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丘氏富國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吳氏澄曰章首但言乾坤

蓋舉父母以包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後總之以乾坤也震爲雷離爲電雹卽電也春秋穀梁傳曰震者何雷也電者何雹也巽爲風坎爲雨義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雹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風雨故通言潤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嚴疑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爲寒也邵子曰日爲暑月爲寒書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本義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卽是一個氣都透了○又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吳氏澄曰乾成男者父道也坤成女者母道也左起震歷離歷兌而終於乾右起巽歷坎歷艮以終於坤故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總之於後也○何氏楷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因乾坤而推極於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是又因變化而遡原於乾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集說胡氏瑗曰乾言知生物起於無形未有營作坤能承於天氣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乾言知而坤言作也○朱子語類云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爲○柴氏中行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爲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爲之○吳氏澄曰上言八卦而總之以乾坤此又接成男成女二句而專言乾坤也乾男爲父者以其始物也始謂始其氣也坤女爲母者以其成物也成謂成其質也知者主之而無心也作者爲之而有迹也案自鼓之以雷霆至此二句當總爲一段六子分生成之職乾坤專生成之功也下文則就功化而推原於易簡自爲一段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乾健而動卽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集說虞氏翻曰乾縣象著明坤陰陽動闔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韓氏伯曰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楊氏萬里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無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朱子語類問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都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知之事也坤之簡行之事也○吳氏澄曰易簡者以乾坤之理言始物者乾之所知然乾之性健其知也宰物而不勞心故易而不難成物者坤之所作然坤之性順其作也從陽而不造事故簡而不繁此乾坤皆指天地而易之乾坤二卦象之者也○張氏振淵曰乾知大始似乎甚難矣坤作成物似乎甚煩矣乃乾坤則以易知以簡能耳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也○吳氏曰愼曰乾健體而動用故易坤順體而靜用故簡動靜以陰陽之分言然乾知大始而事付於坤則始動而終

靜坤從乎陽而作成物則始靜而終動又乾知坤能皆用之動也乾易坤簡皆體之靜也又四德坤承乎乾元亨皆動利貞皆靜不可專以動屬乾以靜屬坤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集說范氏長生曰以其易知故物親而附之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也○孔氏穎達曰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易謂易略無所造爲以此爲知故曰乾以易知簡謂簡省不須繁勞以此爲能故曰坤以簡能若於物艱難則不可以知若於事繁勞則不可能也易知則有親者性意易知心無險難則相和親易從則有功者於事易從不有繁勞其功易就有親則可久者物既和親無相殘害故可久也有功則可大者事業有功則積漸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者使物長久是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者功業既大則是賢人事業○蘇氏軾曰簡易者一之謂也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朱子語類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唯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撒施水其道至易坤唯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作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作事處○林氏希元曰易簡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於此理之內有所減也但以其無險阻而謂之易無煩擾而謂之簡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易簡之說也○趙氏光大曰易從則有功有功不是人來助我作事是我能使人如此便是我之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集說孔氏穎達曰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朱子語類云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鄭氏維嶽曰易簡原是一理依易之理而作之則爲簡○何氏楷曰乾坤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易簡者乾坤之所以知始而作成者也人之所知如乾之易則所知皆性分所固有無一豪人欲之艱深豈不易知人之所能如坤之簡則所能皆職分之當爲無一豪人欲之紛擾豈不易從易知則不遠人以爲道故有親易從則夫婦皆可與能故有功有親則有人傳繼其心千百世上下心同理同也故可久有功則有人擴充其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與天同其悠久矣可大則賢人之業與地同其廣大矣所以然者則以

我之易簡與乾坤之易簡同原故也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一易簡之理焉盡之所謂天下之公理也得天下之公理以成久大之德業則是天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易吾亦有是簡與天地參而爲三矣

總論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剛柔判矣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迹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

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張氏振淵曰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易簡即在人身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在是矣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爲聖賢以與天地參耳○何氏楷曰此一章乃孔子首明易始乾坤之理至第二章設卦觀象方言易

案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象形造化之實體也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易卦之定名也因造化之實體起易卦之定名故自造化之體立而卦之理具矣體立則用必行焉是故剛柔則一與一相摩八卦則一與八相盪造化之情所以交而不離也畫卦之序蓋象此也雷霆者震離風雨者巽坎暑以說物者兌寒以止物者艮成男而職大始者乾成女而職成物者坤造化之機所以變而無窮也建圖之位蓋象此也然而造化之理則一以易簡爲歸心一而不貳故易也事順而無爲故簡也天地之盛德大業易簡而已矣賢人之進德脩業聖人之崇德廣業亦惟易簡而已矣設卦繫辭所以順性命之理者此也諸儒言易有四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易簡也故天尊地卑一節言不易者也剛柔相摩二句言交易者也鼓以雷霆至坤作成物言變易者也乾以易知以下言易簡者也易道之本原盡乎此故爲繫傳之首章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集說孔氏穎達曰設卦象則有吉有凶故下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施設其卦有此諸象也此設卦觀象總爲下而言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於卦爻之下而

顯明此卦爻吉凶也案吉凶之外復有悔吝憂虞舉吉凶則包之○朱氏震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自伏羲至於文王一也聖人憂患後世懼觀者智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吉凶明告之○朱子語類云易當初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作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卜筮如何明吉凶○王氏申子曰易之初也有象而未有卦及八卦既設而象寓焉及八重而六十四聖人又觀是卦有如是之象則繫之以是之辭蓋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見也明吉凶者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陰陽奇耦相交相錯順則吉逆則凶當則吉否則凶因其順逆當否而繫之辭吉凶明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

集說張氏振淵曰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於辭而其原實起於變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集說虞氏翻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悔則象憂吝辭也集說則象虞也○干氏寶曰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緩急各象其意也○朱子語類云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

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作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云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作出事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又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趙氏玉泉曰吉即順理而得之象也凶即逆理而失之象也悔即既失之後困於心衡於慮而爲憂之象也吝即未失之先狃於安溺於樂而爲虞之象也○何氏楷曰吉凶悔吝以卦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上文所謂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本義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集說韓氏伯曰始總言吉凶變化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說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孔氏穎達曰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蔡氏淵曰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其變易無常乃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吳氏澄曰吉凶悔吝象

人事之失得憂虞變化剛柔象天地陰陽之晝夜進退是六爻兼有天地人之道也○胡氏炳文曰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俞氏琰曰三極之道言道之體三才之道言道之用○何氏楷曰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六爻之動二句推言變化之故上文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本義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集說孔氏穎達曰若居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觀易位之次序也○王氏宗傳曰所謂易之序者

消息盈虛之有其時是也居之而安則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而與易爲一矣所謂爻之辭者是非當否之有所命是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與爻爲一矣○朱子語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則靜對動而言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大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俞氏琰曰居以位言安謂安其分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集說** 虞氏翻曰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玩其占也○朱子語類問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如何占得必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蔡氏淵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王氏申子曰平居無事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可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觀卦之變而玩其占則可以決吉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無不吉也○胡氏炳文曰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閒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作易之事此獨吉而無凶悔吝者學易之功也○俞氏琰曰觀象玩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知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前章言天地成象成形簡易之德明吝之細別○程子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通其意觀變玩占而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何氏楷曰上章言造化自然之易爲作易之本此章乃言作易之旨

案上章雖言作易之源本然實以明在造化者無非自然之易書故先儒以爲畫前之易者此也此章乃備言作易學易之事蓋承上章言之而爲後諸章之綱也設卦觀象先天之聖人也繫辭而明吉凶後天之聖人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申言設卦觀象之事所象者或爲人事之失得憂虞或爲天道之進退晝夜極而至於天地人之至理莫不包涵統具於其中此辭所由繫而占所由生也居而安者以身驗之樂而玩者以心體之在平時則爲觀象玩辭之功在臨事則爲觀變玩占之用此所謂奉明命以周旋述天理而時措者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學易之效至於如此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本義 象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 **集說** 虞氏翻曰八卦以象告故言乎象也爻有六畫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項氏安世曰象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

也爻辭所言之變卽下文所謂位也○張氏振淵曰易有實理而無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易有定理而無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集說崔氏憬曰繫辭著悔吝之言則異凶咎若疾病之與小疵○楊氏萬里曰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咎之有○蔡氏淵曰

吉凶悔吝无咎卽卦爻之斷辭也失得者事之已成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得失未分而能致得失者也善補過者先本有咎脩之則可免咎也○胡氏炳文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自新之意切矣○張氏振淵曰失得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說小疵兼兩意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悔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吝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齊猶正也陽大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張氏浚曰卦之所設本乎陰陽陰小陽大體固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時爲正陽得位則陽用事陰得位則陰用事小大之理至卦而齊○朱子語類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王氏申子曰列分也陽貴陰賤上貴下賤亦有貴而无位有位而在下者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位者六爻之位也齊均也陽大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得時爲主則均也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者全卦之體也辨明也辨一卦一爻之吉凶者辭也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

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集說虞氏翻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存乎悔也○韓氏伯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程子曰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此○朱子語類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丘氏富國曰此章就吉凶悔吝上添入无咎說既欲人於悔吝上著力尤欲人於介上用功蓋人知悔則以善補過而无咎雖未至吉亦不至凶也若又於悔吝之介憂之則但有吉而已所謂幾者動之微而吉之先見者也併悔吝亦皆無矣○吳氏澄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覆說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存乎卦覆說象者言乎象分辨吉凶存乎爻之辭覆說言乎其失得也悔吝介乎吉凶之間憂其介則趨於吉不趨於凶矣

覆說言乎其小疵也震者動心戒懼之謂有咎而能戒懼則能改悔所爲而可以无咎覆說善補過也○趙氏玉泉曰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汪氏砥之曰易凡言悔吝卽寓介之意言无咎卽寓悔之意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卽鹿之吝存乎往吝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本義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集說** 朱子語類云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卽此可見○項氏安世曰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其材之大小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之知所適從也○潘氏夢旂曰卦有小有大隨其

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吳氏澄曰上文有貴賤小大此獨再提卦有小大蓋卦象爲諸辭之總也○蔡氏淸曰據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

案此章申第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節之義首言象爻者吉凶悔吝之辭象爻皆有之也吉凶則已著故直言其失得而已悔吝則猶微故必推言其小疵也至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者不圖吉利求免罪愆之名也其道至大而貫乎吉凶悔吝之間故易之中有曰吉无咎者有曰凶无咎者有曰吝无咎者然其機皆在於悔蓋惟能悔則吉而不泥於安也凶而能動於困也吝而不包其羞也是故易辭之教人也於吉凶辨之而已於悔吝也則憂之謹其幾也憂之不已又從而震之曰誠能去吝而悔不徒悔而補過則可以无咎矣夫不貳過而无祗悔者至也衆人不貴无悔而貴能悔爲其爲改過遷善之路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本義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集說** 韓氏伯曰作易以準天地○孔氏穎達曰言聖人作易與天地相準謂準擬天地則乾健以法天坤順以法地之類是也○蘇氏軾曰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王氏宗傳曰天地之道卽下文所謂一陰一陽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爲幽明寓於始終則爲生死見於物變則爲鬼神○朱子語類云凡天地間之物無非天地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封彌

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胡氏炳文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爲一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

案此下三節朱子分爲窮理盡性至命者極確然須知非有易以後聖人方用易以窮之盡之至之易是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聖人全體易理故言易窮理盡性至命卽是言聖人也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三句當爲三節冠首第二第三節不言易者蒙第一節文義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也集說韓氏伯曰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蘇氏軾曰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朱子語類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又云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

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陳氏淳曰人生天地間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爲徒○又曰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眞氏德秀曰人之生精與氣合精屬陰氣屬陽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氣克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知識身之能舉動勇決此之謂魂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胡氏炳文曰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即陰陽之謂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狀皆窮理之事也○林氏希元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理皆在於易故聖人用易以窮之也然亦要見得爲聖人窮理盡性之書爾非聖人眞箇即易而後窮理盡性也○鄭氏維嶽曰原人之所以始全而生之即反其所以終全而歸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

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集說韓氏伯曰德合天地故曰相似○朱子語類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又云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又云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胡氏炳文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似即準也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過有行權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盡性之事也○俞氏琰曰與天地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此相似也

案知周萬物義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濟天下之道而不過義合於仁也旁行汎應仁之熟也然所行者皆合中正之則而不流仁合於義也樂玩天理故所知者益深達乎命而不憂安於所處故所行者益篤根於性而能愛所謂樂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不悖者乃仁義合德之至也若以旁行爲知亦可但恐於行字稍礙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集說** 韓氏伯曰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孔氏穎達曰範謂模範圍謂周圓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圓天地之化○又曰凡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一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爲是无方也二則周游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无方也无體者一是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亦是无體也○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朱子語類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又云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蔡氏清曰神无方易无體獨係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獨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林氏希元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晝夜之道蓋幽明死生鬼神其理相爲循環晝夜之道也聖人通知晝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而益深造與之相默契如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云爾○又曰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皆有箇神易易則模寫乎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姜氏寶曰晝夜之道乃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聖人通知之而有以深徹乎其蘊又不但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而已也○江氏盈科曰上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晝夜盡屬其通知

案準是準則之相似是與之合德範圍則造化在其規模之內蓋一節深一節也萬物者天地之化之迹也曲成者能盡其性而物我聯爲一體也晝夜者天地之化之機也通知者洞見原本而隱顯貫爲一條也易者化之運用神者化之主宰天地之化其主宰不可以方所求其運用不可以形體拘易之道能範圍之則所謂窮神知化者也而神化在易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本義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集說** 邵子曰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程子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朱子語類云理則一而已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

案一陰一陽兼對立與迭運二義對立者天地日月之類是也即前章所謂剛柔也迭運者寒暑往來之類是

也卽前章所謂變化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集說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楊氏時曰繼之者善無間也成之者性無虧也○朱子語類云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爲成之者性○又云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又云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爲人爲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

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作人物之性得○又云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性便是善○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項氏安世曰道之所生無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熊氏良輔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善之繼也元者善之長善卽元也人物得所稟受者性之成也率性之謂道則性卽道也○潘氏士藻曰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案聖人用繼字極精確不可忽過此繼字猶人子所謂繼體所謂繼志蓋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於人而人受之猶孝經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謂之付則主於天地而言謂之受則主於人而言惟謂之繼則見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與受兩義皆在其中矣天付於人而人受之其理旣無不善則人之所以爲性者亦豈有不善哉故孟子之道性善者本此也然是理旣具於人物之身則其根原雖無不善而其末流區以別矣如下文所云仁知百姓者皆局於所受之偏而不能完其所付之全故程朱之言氣質者亦本此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繫傳此語爲言性與天道之至後之論性者折中於夫子則可以息諸子之辯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本義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

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集說姓則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乎○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王氏宗傳曰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之愚鮮克知之此豈在我之善有所不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與非也蓋在限量使然爾君子之道烏得而不鮮與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朱子語類云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胡氏炳文曰在造物者

方發而賦於物其理無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之性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爲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爲二○保氏八曰仁者見其有安土敦仁之理則止謂之爲仁知者見其有知周天下之理則止謂之爲知是局於一偏矣百姓終日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知者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集說孔氏穎達曰顯諸仁者顯見仁功有心而无爲衣被萬物藏諸用者潛藏功用不

使物知○王氏凱沖曰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爲藏諸用也○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朱子語類云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云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吳氏澄曰仁者生物之元由春生而爲夏長之亨此仁顯見而發達於外長物之所顯者生物之仁也故曰顯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爲冬藏之貞此用藏伏而歸復於內閉物之所藏者收物之用也故曰

藏諸用二氣運行於四時之間鼓動萬物而生長收閉之天地無心而造化自然非如聖人之於民有所憂而治之教之也仁之顯而生長者爲德之盛用之藏而收閉者爲業之大其顯者流行不息其藏者充塞無間此所謂易簡之善極其至者故贊之曰至矣哉○胡氏炳文曰在聖人者則曰仁與知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俞氏琰曰仁本藏於內者也顯諸仁則自內而外如春夏之發生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顯於外者也藏諸用則自外而內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顯之用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集說王氏凱沖曰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吳氏澄曰生物之仁及夏而日長日盛故曰日新收物之用至冬而包括無餘故曰富有○胡

氏炳文曰富有者無物不有而無一豪之虧欠日新者無時不然而無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生生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集說蔡氏淵曰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集說俞氏琰曰或言通變或言變通同與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

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張氏振淵曰成象二條本生生之謂易來舉乾坤見天地間無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占事見日用間無事而非陰陽之生生○谷氏家杰曰生生謂易論其理也有理即有數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不與時偕極通之即成天下之事○徐氏在漢曰一陰一陽無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

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丘氏富國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唯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梁氏寅曰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孰使之然哉蓋神之所爲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者即不測之謂也无體者即生生之謂也若爲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時而窮矣○蔡氏清曰合一不測爲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爲兩在不兩在不爲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也

總論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言彌綸天地之道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言神无方易无體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之謂易來舉乾坤見天地間無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占事見日用間無事而非陰陽之生生○谷氏家杰曰生生謂易論其理也有理即有數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不與時偕極通之即成天下之事○徐氏在漢曰一陰一陽無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

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丘氏富國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唯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梁氏寅曰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孰使之然哉蓋神之所爲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者即不測之謂也无體者即生生之謂也若爲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時而窮矣○蔡氏清曰合一不測爲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爲兩在不兩在不爲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也

總論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言彌綸天地之道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言神无方易无體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之謂易來舉乾坤見天地間無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占事見日用間無事而非陰陽之生生○谷氏家杰曰生生謂易論其理也有理即有數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不與時偕極通之即成天下之事○徐氏在漢曰一陰一陽無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案遠近是橫說天地之間是直說理極於無外故曰遠性具於一身故曰近命者自天而人徹上徹下故曰天

地之間不禦者所謂彌綸也靜正者所謂相似也備者所謂範圍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集說氏孔穎達曰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時不忒寒暑無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於物焉○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達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

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朱子語類云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濶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翕闢則闢此奇耦之形也○又云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吳氏澄曰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胡氏炳文曰乾惟健故一以施坤惟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兩故以質言而曰大兩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廣○林氏希元曰此推易之所以廣大也乾坤萬物之父母也乾坤各有性氣皆有動靜乾之性氣其靜也專一而不他惟其專一而不他則其動也直遂而

無屈撓惟直遂而無屈撓則其性氣之發四方八表無一不到而規模極其大矣故曰大生焉坤之性氣其靜也翕合而不洩惟其翕合而不洩則其動也開闢而無閉拒惟其開闢而無閉拒則乾氣到處坤皆有以承受之而度量極其廣矣故曰廣生焉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廣生皆就乾坤說易書之廣大則模寫乎此不可以本文廣大作易書

案此節是承上節廣矣大矣而推言天地之所以廣大者一由於易簡故下節遂言易書廣大配天地而結歸於易簡也靜專動直是豪無私曲形容易字最盡靜翕動闢是豪無作爲形容簡字最盡易在直處見坦白而無艱險之謂也其本則從專中來簡在闢處見闢通而無阻塞之謂也其本則從翕中來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集說孔穎達曰初章易爲賢人之德簡爲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散則業由德而來俱爲德也○吳氏澄曰易書廣大之中有變通焉有陰陽之義焉亦猶天地之有四時日月也四時日月即天地猶易之六子即乾坤也易之廣大變通陰陽皆易簡之善爲之主宰而天地之至德亦此易簡之善而已是易書易簡之善配乎天地之至德也

案此上三章申變化者進退之象一節之義首言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所謂幽明死生神鬼之理即進退晝夜之機也次言易與天地相似而所謂仁義之性即三極之道也又言易能範圍天地之化蓋以其贊天地之化育而又知天地之化育則三極之道進退晝夜之機一以貫之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神化之事備此易之蘊也既乃一一申明之所謂天地之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所謂天地之性者一仁一智之謂也所謂天地之化者一顯一藏以鼓萬物之謂也所謂易无體者生生之謂也著於乾坤形乎占事者皆是而所謂神无方者則陰陽不測之謂也終乃總而極贊之謂易之窮理也遠不禦其盡性也靜而正其至命也於天地之間備矣又推原其根於易簡之理靜專動直易也靜翕動闢簡也易簡之理具於三極之道而行乎進退晝夜之間故易者統而言之廣大配天地也析而言之變化者進退之象變通配四時也剛柔者晝夜之象陰陽之義配日月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易簡之善配至德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集說韓氏伯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又以清濁言也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孔氏穎達曰言易道至極聖人用之以增崇其德廣大其業○朱子語類云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作去○又云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極卑無所欠闕所以廣○又云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作便狹兩脚踏地作方得○吳氏澄曰崇德者立心之易而所得日進日新也廣業者行事之簡而所就日充日富也德之進而新由所知之崇高明如天業之充而富由所履之卑平實如地○張氏振淵曰知即

德之虛明炯於中者禮即業之矩矱成於外者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萬象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物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循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集說朱子語類云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俞氏琰曰人之性渾然天成蓋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往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林氏希元曰此承上文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言意謂天地設位則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知禮至於效天法地則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從此出故曰道義之門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則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累則業於是乎廣矣此易所以為聖人之崇德廣業而易書所以為至也○盧氏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存而道義出是聖人德業之盛○吳氏曰愼曰道義之出不窮猶易之生生不已也然未有不存存而能生生者案門字不可專以出說須知兼出入兩意知崇於內則萬理由此生是道所從出之門也禮卑於外則萬行由此成是義所從入之門也若以四德配則知屬冬禮屬夏道即仁也屬春義屬秋仁主出而發用然非一心虛明萬理畢照則無以為發用之源義主入而收斂然非百行萬善具足完滿亦無以為收斂之地矣此造化動靜互根顯諸仁藏諸用之妙其在人則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本義賾雜辭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集說朱子語類云賾雜亂也古亦是口之義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賾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鬧底意思○吳氏澄曰不以象對爻言而以象對爻言者文王未繫彖辭之先重卦之名謂之象象先於彖言象則象在其中○胡氏炳文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

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於是爲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取象天地首腹牛馬以至於爲金爲玉爲釜爲布之類皆象也○鄭氏維嶽曰擬之在心象之在畫○張氏振淵曰擬諸形容者擬之陰陽也在未畫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物而曰宜不獨肖其形兼欲盡其理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錢氏澄之曰事勢盤錯之會人見爲有礙者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蓋確乎不可易也

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乃可行爾且如事理閒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閒却自有箇通處這禮字又說得濶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又云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吳氏澄曰會通謂大中至正之理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礙者也聖人見天下不一之動而觀其極善之理以行其事見理精審則行事允當也以處事之法爲辭繫於各爻之下使筮而遇此爻者如此處事則吉不如此處事則凶也○胡氏炳文曰不會則於理有遺闕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庸○蔡氏清曰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著在易將此理係之於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辭之所以爲爻辭者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故謂之爻○趙氏光大曰通卽會中之通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爲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常也禮者理之可行者也○何氏楷曰會如省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本義 惡猶厭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吳氏澄曰六十四卦之義所以章顯天下至幽之義而名言宜稱人所易知則自不至厭惡其賾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辭所以該載天下至多之事而處決精當人所易從則自不至梦亂其動矣○潘氏士藻曰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擬之而後言擬是象而言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動議是爻而動也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朱子語類云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胡氏炳文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本義釋中孚九二爻義 集說韓氏伯曰鶴鳴於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或應出言猶然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失得者愼於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愼其微也○蔡氏淵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和之之義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保氏八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樞動而戶開機動而矢發

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而彼和感應之最捷也○汪氏琥之曰居室照在陰看中孚者誠積於中在陰居室正當愼獨以脩言行而進於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本義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集說韓氏伯曰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跡雖異道同則應○耿氏南仲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物或間之而其迹異也迹雖異而心同故物不得而終間焉其利斷金則其間除矣間除則合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相好之無斁也○朱子語類云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作兩段○俞氏琰曰出處語默即先號咷後笑之義二人同心斷金臭蘭即相遇之義○錢氏志立曰斷金言其心志之堅物不得間也如蘭言其氣味之一物不能雜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本義釋大過初六爻義 集說程氏敬承曰天下事成於愼而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愼心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愼之至言寧過於畏愼也

案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此句須對卦義看卦取棟爲義者任重者也茅之視棟爲物薄矣然棟雖任重而猶有橈之患故當大事者每憂其傾墜也若藉茅於地則雖重物而不憂於傾墜矣豈非物薄而用可重乎自古圖大事必以小心爲基故大過之時義雖用剛而以初爻之柔爲基者此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 集說楊氏萬里曰人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聲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

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集說孔氏穎達曰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無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王氏宗傳曰知聖人深予予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本義釋節初九爻義集說禍惟言為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吳氏澄曰此爻辭所象愼動之節而夫子以發言之辭釋之程子曰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本義釋解六三爻義○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集說孔氏穎達曰此結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人則乘此機危而害之猶若財之不密盜則乘此機危而竊之○胡氏瑗曰小人居君子之位不惟盜之所奪抑亦為盜之侵伐矣蓋在上之人不能選賢任能逐使小人乘時得勢而至於高位非小人之然也○陳氏琛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處非其據而盜思奪之矣且小人在位則慢上暴下人所不堪而盜思伐之矣○趙氏光大曰強取曰奪執辭曰伐

案慢暴如陳氏說亦通然以慢字對下文慢藏觀之則當為上褻慢其名器而在下之小人得肆其殘暴之義方與伐字相應蓋奪者禍止其身也伐者禍及國家也慢藏誨盜以喻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冶容誨淫以喻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總論谷氏家杰曰此章重擬議成變化句前章以存存用易尊德性也此章以擬議用易道問學也案此上二章申君子所居而安者一節之義得易理於心之謂德成易理於事之謂業聖人猶然況學者乎是故不可以至賾而惡也不可以至動而亂也擬之於至賾之中得聖人所謂擬諸形容者則沛然無疑而可以言矣議之於至動之際得聖人所謂觀其會通者則確然不易而可以動矣知禮成性不待擬議而變化出焉者聖人之事也精義利用擬議以成其變化者學者之功也中孚以下七爻舉例言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集說郭氏雍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於易無所見故五行之說出於歷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朱子語類云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祌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

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項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衞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吳氏澄曰案漢書律歷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連則是班固時此簡倘未錯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本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集說孔氏穎達曰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者變化而宣行鬼神之用○程子曰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龔氏煥曰五位相得之說當從孔氏蓋既謂之五位相得則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見其用不若孔之的也

案龔氏之意謂相得者言四方相次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言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此說極合圖意蓋相得者是二氣之迭運四時之順播所以成變化者此也有合者是動靜之互根陰陽

之互藏所以行鬼神者此也然成變化行鬼神不但言於相得有合之後必重敘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蓋非重敘細數則無以見相得者之自少而多自微而盛有合者之多少相間微盛相錯而往來積漸之迹屈伸交互之機有所未明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

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集說 韓氏伯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數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孔氏穎達曰。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五十之內去其一。餘有四十九。合同未分。今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閒。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扐而成數。以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張氏浚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何也。大衍用四十有九。老陽餘數十有三。老陰餘數二十有五。合之爲三十有八。少陽餘數二十有一。少陰餘數十有七。合之亦爲三十有八。乘以六爻之位。則二百二十有八也。凡術於算者。率以二百二十八爲求閏之法。蓋自然之紀如此。○朱子蓍卦考誤曰。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閒。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皆以四數。是象四時。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閒。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閒而扐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閒。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之象。其閒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又荅郭雍曰。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泥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泥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吳氏澄曰。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數七七。蓋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也。○胡氏炳文曰。曆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扐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

附錄 盧氏翻曰。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扐。以象閏也。○張子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嘗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扐者。象閏之中閒再歲也。○郭氏忠孝曰。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扐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也。再扐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先生而後奇扐復分。○又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仂。是也。或謂指閒爲扐者。非。繫辭言歸奇於扐。則奇與扐爲二事也。又言再扐而後掛。則扐與奇亦二事也。由是知正義誤以奇爲扐。又誤以左右手揲爲再扐。如曰揲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其說自相抵捂。莫知

所從惟當從橫渠先生之說爲正○又曰繫辭以兩扐一掛爲三變而成一爻是有三歲一閏之象正義以每一揲左右兩手之餘即爲再扐是一變之中再扐一掛皆具則一歲一閏之象也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故聖人必再扐後掛者以此

朱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說以爲蓍說引張子之言爲據朱子與之往復辨論今附錄於後以備參考大約孔疏本義則以左右揲餘爲奇而即以再扐象再閏張子郭氏則以先掛一者爲奇而歸之於扐以象閏其說謂惟初變掛一而後二變不掛故初歲有閏又須更越二歲如初變有掛又須更越二變以應再扐後掛之文也如郭氏說則再閏再扐兩再字各異義而不相應故須以朱子之論爲確然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則自虞

翻已爲此說且玩經文語氣歸奇於扐奇與扐自是兩物而併歸一處爾此義則郭氏之說可從蓋疏義之意是以扐象閏也張郭之意是以掛象閏也今折其中則掛扐皆當併以象閏以天道論之氣盈朔虛必併爲一法以筮儀論之掛與扐必併在一處以經文考之曰歸奇於扐又曰再扐後掛則象閏者當併掛與扐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本義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耦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耦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耦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集說孔氏穎達曰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朱子語類云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鐘律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又荅程大昌曰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胡氏炳文曰前則掛扐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

案大傳不言乾之掛扐若干坤之掛扐若干而但言乾之策坤之策則以策數定七八九六者似是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本義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集說陸
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集說氏
績曰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於扐以象閏四營也○
孔氏穎達曰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
變也每一爻有三變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
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
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
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
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閒或有四有五而有八
或有二四而有一九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謂三揲之
閒或有一九一八而有一四或爲二八而有一五也三
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朱
子語類云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
字

御纂周易折中 繫辭上傳 四

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集說孔氏穎達曰八卦而小成者
畫得內卦也。集說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
象畧盡是易道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本義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
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
六卦
也
案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法即如八卦變爲
六十四卦之法畫上加畫至於四千九十六卦則六畫
者積十二畫矣如引寸以爲尺引尺以爲丈故曰引而
伸之聖人設六十四卦又繫以辭則事類大畧已盡今
又就其變之所適而加一卦焉彼此相觸或相因以相
生或相反以相成其變無窮則義類亦無窮故曰觸類
而長之如此則足以該事變而
周民用故曰天下之能事畢。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
集說韓氏伯曰可以
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張子曰示人吉凶其
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
○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
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
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
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德也○項氏安世曰天道雖
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
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神之命

御纂周易折中 繫辭上傳 五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
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
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畧矣意其詳
具於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
言集說韓氏伯曰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之
道者則知神之所爲○張子曰惟神爲能變化之
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
爲也○蘇氏軾曰神之所爲不可知觀變化而知之矣
變化之間神無不在○董氏銖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
者變化之間神無不在○董氏銖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
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
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龔氏煥曰此所謂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即承上文所謂成變化而
行鬼神爲言也蓋河圖之數體也故曰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大衍之數用也故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成變化所以行鬼神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變化者神之所爲而神不離於變化知道者必能知之○陸氏振奇曰神妙變化而爲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處○谷氏家杰曰神之所爲是因圖數之神以贊衍法之神見其亦如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指蓍法之變化爲神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案此節是承蓍卦而贊之龔氏谷氏之論爲得蓋蓍卦之法乃所以寫變化之機而陰陽合一不測之妙行乎其間也下文象變辭占卽是變化之道至精至變以極於至神卽是神之所爲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集說虞氏翻曰以言者尚其辭以盡言也動則玩其占故尚其占者也○孔氏穎達曰聖人之情見於辭繫辭焉以決其吉凶是以言者尚其辭也以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朱子語類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胡氏炳文曰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蔡氏淸曰尚辭與尚占有別後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於此可見尚辭尚占之別矣○又曰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何氏楷曰此章與第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相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辭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集說朱子語類云問焉而以言以上下文推之是也○吳氏澄曰有爲謂作內事有行謂作外事○蔡氏淸曰行之於身是有爲措之事業是有行案此節是釋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意又起下章所謂蓍之德也蓍以知來故曰遂知來物至精者虛明鑒照如水鏡之無纖翳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枝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

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實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 集說虞氏翻曰觀變陰陽始立卦故成天地之明矣 集說文物相雜故曰文也數六畫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朱子語類云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所謂參伍以變者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又云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案此節是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之意又起下章所謂卦之德六爻之義也卦爻以藏往故曰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成文謂八卦也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具而天地之文成矣定象謂六爻也內外上下貴賤之位立而天下之象定矣參伍錯綜亦是互文總以見卦爻陰陽互相參錯爾至變者變動周流如雲物之無定質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 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集說孔氏穎達曰既无思无爲故寂然其動靜亦如此集說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言易理神功不測○郤子曰无思无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曰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胡氏居仁曰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林氏希元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受命如嚮遂知來物之意蓋卽上文而再騰說以歸於至神也○張氏振淵曰上數遂字已含有神字意非精變之外別有神

案此節是總著卦爻之德而贊之遂通天下之故卽上文遂知來物遂成天地之文而此謂之至神者以其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其知來物非出於思其成文定象非出於爲也神不在精變之外其卽精變之自然而然者與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本義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集說韓氏伯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通動微之會則曰幾○孔氏穎達曰言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研幾也○俞氏琰曰深蘊奧而難見也幾細微而未著也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義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集說虞氏翻曰深謂幽贊神明故通天下之志謂蓍也務事也謂易研幾故成天下之務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孔氏穎達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聖人用易道以極深故聖人德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意卽是受命如嚮

遂知來物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聖人用易道以研幾故能知事之幾微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能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張氏浚曰精之所燭來物遂知天下之志於此而可通變之所該萬象以定天下之務於此而可成○朱子語類云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又易精變神說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案本義以至精為尚辭尚占之事至變為尚象尚變之事而易說以至精為變占至變為象辭蓋本第二章居

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而來此與下章著之德卦之德既相應而第二章觀玩之義亦因以明當從此說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本義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集說蔡氏清曰上章四聲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而成易至顯道神德行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有但未及枚舉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詳之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集說朱子語類云古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人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是舉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又云讀繫辭者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教逐爻開示吉凶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冒天下之道○龔氏煥曰通志以開物言定業以成務言斷疑以冒天下之道言惟其能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斷天下之疑苟其道有不備又何足以斷天下之疑也哉

案此通志即是上章通志定業斷疑則是上章成務言通志成務則斷疑在其中矣又多此一句者以起下文蓍卦爻三事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

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集說虞氏翻曰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韓氏伯曰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唯變所適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又曰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孔氏穎達曰易道深遠故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之君用此易道不用刑殺而威服之也○

崔氏憬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蓍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程子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龔氏原曰圓者其體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爲典要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密者所以无爲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王氏宗傳曰聖人以此蓍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廓然而大公用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默存於我焉此卽易之所謂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默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爲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語類云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

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盡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項氏安世曰蓍用七其德圓卦用八其德方爻用九六其義易貢○胡氏居仁曰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何氏楷曰德統而義析故爻以義言○又曰吉凶之幾兆端已見在於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集說韓氏伯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朱子語類云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言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齊戰疾之意也○又云聖人旣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德卽聖人之德聖人自有此理又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丘氏富國曰心卽神明之舍人能洗之而無一點之累則此心靜與神明一於揲蓍求卦之時能以齊戒存之則此心動與神明通心在則神在矣

案以此洗心者聖人體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居而觀象玩辭亦必如聖人之洗心然後可以得其理以此齊戒

者聖人用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動而觀變玩占亦必如聖人之齊戒然後可以見其幾言聖人以爲君子之楷則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隨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集說荀氏爽曰見乃謂之象謂象也形乃謂之器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爲器用者也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爲法○虞氏翻

曰闔閉翕也坤象夜故以閉戶也闢開也乾象晝故以開戶也陽變闔陰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陸氏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朱氏震曰知闔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於民之故○朱子語類云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多○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闔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

案此節是說天道民故如此易有大極一節是說聖人作易以模寫之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義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大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豪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

集說

郛子曰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祖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復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閒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備矣○朱子語類云太極十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又云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又云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陳氏淳曰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天地人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正指此也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此渾淪未判者而道又別懸空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爲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胡氏居仁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鄭氏維嶽曰繫辭傳中乾坤多指奇耦二畫言三畫六畫皆此二畫之所生而坤又乾之所生乾者一而已一者太極也○徐氏在漢曰同一乾坤也以其一神則謂之太極以其兩化則謂之兩儀奇參耦中乾體而有坎象則震艮之形成矣坤體而有離象故謂之四象乾體而有坎象則巽兌之形成矣故謂之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有吉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

集說俞氏琰曰。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

案聖人作易。準天之道。故陰陽互變而定爲八卦之象。形效民之故。故制爲典禮而推之。生民之利用。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勉也。夫幽隱深遠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願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龜成兆。也雖神道之幽密。未來之吉凶。坐可觀也。是蓍龜成天下之勉勉也。○朱子語類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俞氏琰曰。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隱僻。索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至。致者。推而極之也。○趙氏玉泉曰。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蓍龜定吉凶。而成亹亹。可見卦畫者。蓍龜之體。蓍龜者。卦畫之用。○吳氏曰愼曰。上文易有太極四句。言作易之序。定吉凶生大業。言易之用。此節贊蓍龜之大用。而先之以五者。又與闔戶八句相應。

集說果曰。亹亹。勉勉也。夫幽隱深遠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願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龜成兆。也雖神道之幽密。未來之吉凶。坐可觀也。是蓍龜成天下之勉勉也。○朱子語類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俞氏琰曰。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隱僻。索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至。致者。推而極之也。○趙氏玉泉曰。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蓍龜定吉凶。而成亹亹。可見卦畫者。蓍龜之體。蓍龜者。卦畫之用。○吳氏曰愼曰。上文易有太極四句。言作易之序。定吉凶生大業。言易之用。此節贊蓍龜之大用。而先之以五者。又與闔戶八句相應。

案此節是合上文造化易書而通贊之。天地。卽乾坤。四時。卽變通。日月。卽見象。不言形器者。下文有立成器之文。蓋在天者。示人以象而已。在地者。則民生器用之資。故上文制而用之。亦偏承形器而言也。此備物致用立成器之聖人。非富貴則不能。故中間又著此一句。明前文制而用之者。是治世之聖人也。至畫卦生蓍。乃是作易之聖人。總而敘之。則見作易之功。與造物者同符。與治世者相配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集說孔氏穎達曰。河出圖。洛出書。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輔嗣之義。未知何從。○劉氏子翬曰。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朱氏震曰。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地變化。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日月也。河圖洛書。象數也。則者。彼有物而此則之也。○郭氏雍曰。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於河圖洛書。畫於八卦九疇。成於周易洪範。其序如此。○胡氏炳文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本義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集說 游氏酢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即上文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故曰告即上文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之機決矣故曰斷即上文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上數節之意 案此上三章申君子居則觀其象一節之義首之以河圖次之以蓍策遡易之所因起是象變之本辭占之源也中間遂備列四者爲聖人之道其又以辭爲之先者明學易從辭入也辭生於變變出於象象歸於占故其序如此辭變象占四者以其包含來物故謂之至精以其錯綜萬象故謂之至變以其无思无爲而感通萬故

故謂之至神其所以爲聖人之道者以其皆出於聖人之心也蓍德圓神至精也即聖心之所以知來卦德方知爻義易貢至變也即聖心之所以藏往蓍卦之寂然感通至神也即聖心之所以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以此洗心則爲聖人之德以此立教斯爲聖人之道故其易之所以作也明於天道則變化象形之類是也因而寫之於易其兩儀四象八卦之交錯則變化象形具矣吉凶定事業起則制法利用寓矣於是託之蓍龜以前民用蓋與天地四時日月及崇高有位備物成器之聖人其道上下同流而未之有異也言易之道於此盡矣故復總言以結之天生神物結大衍之數也天地變化垂象結閏閏變通見象形器之類也河出圖洛出書結河圖數也易以蓍策而興以仰觀俯察而作而其發獨智者則莫大於龍馬之祥故其序又如此四象兼象變繫辭也定吉凶占也複說四者以起大有上爻之意而終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之指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 集說 侯氏行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祐之吉无不利者也○朱氏震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柴氏中行曰聖人與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何氏楷曰取大有上九爻辭以結上文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則孜孜尚賢之意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遙應非錯簡也 案何氏說是然即是申釋第二章結語之意非遙應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

以盡神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字同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荅處正如此也集說崔氏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情僞盡在其中矣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蘇氏軾曰辭約而義廣故能盡其言○朱子語類云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僞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既占則無所疑自然行得順便如言顯道神德行成天下之亹亹皆是

鼓之舞之意○又云歐公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會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吳氏澄曰立象謂義皇之卦畫所以示者也盡意謂雖無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於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盡情僞謂六十四名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義皇之卦畫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僞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前蓋竟盡意之緒啓盡言之端也○梁氏寅曰意非言可盡則立象以盡意矣言非書可盡而又謂繫辭盡其言何也曰言止於是而已矣而意之無窮聖人故貴於象也故特首之曰立象以盡意○錢氏志立曰聖人之意不能以言盡而盡於立象此聖人以象爲言也因而繫辭凡聖人所欲言者又未嘗不盡於此案立象朱子謂指奇耦二畫崔氏吳氏則謂是八卦之象似爲得之崔氏說又較明也變通鼓舞語類俱著占筮說然須知象辭之中便已具變通鼓舞之妙特因占而用爾故下文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皆是指象辭中之理有變有通非專爲七八九六之變也鼓舞即是下文鼓天下之動意○又案象足以盡意故繫辭足以盡言但添一爲字而意自明聖筆之妙也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集說道本始於天地天地設立陰陽之端萬物之理萬事之情以至寒暑往來日月運行皆由乾坤之所生故乾坤成而易道變化建立乎其中矣若乾坤毀棄則无以見易之用易既毀則无以見乾坤之用如是乾坤或幾乎息矣○張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蘇氏軾曰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也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生之功息矣○葉氏良佩曰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中矣四德之循環萬物之出入易與天地相爲無窮必乾坤毀則无以見耳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節及形而上者一節皆是就造化人事說以見聖人立象設卦之所從來未是說卦畫蓍變爻象以下方

是說聖人立象設卦繫辭之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本義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集說孔氏穎達曰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法此而裁節也○程子曰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張氏浚曰道形而上神則妙之器形而下體則著之道之與器本不相離散而在天地萬物之間者其理莫不皆然○王氏宗傳曰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別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無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朱子語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方氏應祥曰此節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縕曰易立乎其中則意盡矣正以象之所在即道也是故字承上乾坤來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此一物若舍此一字專言上者下者便分兩截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重出以起下文集說惰偶之意也○孔氏穎達曰下文極天下之賾存乎卦鼓天下之動存乎辭爲此故更引其文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 卦卽象也爻也集說朱子語類云極天下之賾者存乎辭卽爻也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俞氏琰曰賾以象著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無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案極天下之賾結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兩句鼓天下之動結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 集說 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程氏敬承曰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亦首揭出德行此之德行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張氏振淵曰謂之變謂之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案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結變而通之以盡利一句神而明之以下結鼓之舞之以盡神一句上文化裁推行是泛說天地間道理故曰謂之變謂之通此化裁推行是說易書中所具故曰存乎變存乎通言就易道之變處見得聖人化裁之妙就易道之通處見得聖人推行之善也神而明之神字即根鼓舞盡神來辭之鼓舞乎人者固足以盡神然必以人心之神契合乎易之神然後鼓舞而不自知此所謂神而明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其所以能神明處

總論 胡氏炳文曰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爲德履於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此章蓋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謂伏羲也書不盡言故因象而繫辭焉以盡其言謂文周也象之足以盡意者言之指陳有限而象之該括無窮也因象繫辭之足以盡言者象爲虛儇之象而該括無窮則辭亦爲假託之辭而包涵無盡也變通盡利者象所自具之理而所以定吉凶鼓舞盡神者辭所發揮之妙而所以成亹亹也其言乾坤者推象之所自來也有天地故有變化滯於形以觀之亦器焉而已超乎形以觀之則道之宗也因天地之變化而裁之則人事所由變也因其可通之理而推行之則人事所由通也自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業者此而已矣是以作易之聖觀乾坤之器而立象推其變通之用而設辭使天下後世欲裁化而推行者於是乎在其功可謂盛矣雖然象足以盡意而有畫前之易故貴乎默而成之也辭足以盡言而有言外之意故貴乎不言而信也此則所謂神而明之蓋學之不以觀玩之文而明之不以耳之粗者也德行謂有得於易簡之理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 集說 韓氏伯曰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朱子語類云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維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梁氏中行曰八卦列成則凡天下之象舉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其

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集說虞氏翻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象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孔氏穎達曰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蔡氏淸曰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無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

剛之所推○蘇氏濬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卽動在其中之說非當動卦爻之謂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集說龔氏原曰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蘇氏濬曰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案此是覆說繫辭焉而命動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人事之動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集說朱氏震曰爻有剛柔不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也趣時者時中也○張氏浚曰剛柔相推往來進退爲變無常而莫不因乎自然之時故曰趣時○朱子語類云此兩句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又云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剛柔兩

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胡氏炳文曰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梁氏寅曰剛柔者立本乃不易之體卽所謂闔戶闢戶也變通者趣時乃變易之用卽所謂往來不窮也○蔡氏淸曰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變通趣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

案此是覆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凡天地間之理兩者對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兩者迭用斯不窮而可以趣時故易中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集說朱子語類云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高氏宇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從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案自吉凶貞勝至此爲一節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貞勝之義張子以爲以正爲勝朱子以爲二者常相勝今玩文義當爲以常爲勝蓋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從逆凶乃理之常故當以常者爲勝如天地則以常者觀示日月則以常者照臨偶有變異不足言也天下之動豈不常歸於一理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集說 韓氏伯曰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故簡易也

案此節又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於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萬古不易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案爻也者效此是結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夫一之意象也者像此是結剛柔變通而歸於易簡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集說韓氏伯曰以興故見乎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卦人而已。○吳氏澄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情皆於易而著見聖人之道而獨歸重於辭蓋此篇爲繫辭之傳故也

案爻象者動而無形故曰內吉凶者顯而有迹故曰外非專以蓍筮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此陸氏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爲寶是其大寶也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

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寶位之所要也○張子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朱氏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王氏宗傳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爲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朱子語類云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敎化便在正辭裏面○項氏安世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

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形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益養之敎之而後齊之聖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也○眞氏德秀曰案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李氏心傳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矣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

案此章與上傳第二章相應故上傳第三章以後皆申說第二章之意下傳則自第二章之後皆申說此章之意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所謂設卦觀象也因爻象中剛柔相推之變而繫之吉凶悔吝之辭即所謂繫辭焉而明吉凶也此四句由象以及於辭者作易之序也下文又由辭之吉凶悔吝而推本於剛柔之象蓋傳本爲繫辭而作而下傳尤詳焉故其立言如此吉凶悔吝出動而生者蓋以剛柔迭運變而從時故也吉凶之遇參差不齊然以常理爲勝而天下之動可一者以剛柔變化不離乾坤乾易坤簡而天下之理得故也爻象動乎內四句又總而結言之天地大德一節本義原屬此章然諸儒多言宜爲下章之首蓋下章所取十三卦無非理財正辭禁非之事其說可從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集說朱氏震曰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無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王氏申子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爲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廣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蔡氏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所尚之象一皆出此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兩目相承集說孔氏穎達曰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胡氏瑗曰蓋

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

案孔氏所議韓氏是也且六十四卦名是文王所命包犧之時但有八卦名象而已黃農堯舜不應便取卦名經文蓋取之云雖曰假託不必拘泥然亦不應大段踈脫也○古者網羅所致曰離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又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二體皆離上下網羅之象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集說蔡氏淵曰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

也揉木使曲而爲之○吳氏澄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集說耿氏南仲曰有菽粟禽魚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爲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無則得其所矣○鄭氏東卿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案離爲日中震爲動出當日中而動出市集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乾坤變化集說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而无爲也而治者無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王氏申子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聖人之本也及黃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略則非變而通之之道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吳氏澄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略之世

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俞氏琰曰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蔡氏清曰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強用其智慮作爲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是謂神而化之也神而化即其變通之妙於無爲也○蘇氏濬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羲皇之精蘊也案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趨於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集說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何氏楷曰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爲天下利矣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象曰利涉大川象傳曰乘木有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集說董氏眞卿曰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

案外說內動象牛馬之奉於前而車動於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豫備集說楊氏文煥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禦之之術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俞氏琰曰坤爲閽戶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集說丘氏富國曰以象言之上震爲木下艮爲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服之集說朱氏震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徐氏幾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案離威也兌說也威而以說行之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壯固之意集說司馬氏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蔡氏淵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俞氏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爲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所以貽於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於厚案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又死者以土爲安故入而後說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明決之意。○此第二章。集說耿氏南仲曰。以前不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集云上古。以下三事或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故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案化爲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乾爲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總論吳氏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畫卦而始。至書契而案此章申第一章變通趣時而原於易簡之意。蓋在天地則爲剛柔。在人則爲仁義。仁義者。立本者也。因風氣之宜而通其變。則其所以趣時者也。法始於伏羲。成於堯舜。故自八卦既畫而可以周萬事之理。凡網罟未耜

至於書契。莫非易理之所有也。觀其窮而變。變而通。則趣時之用不窮。然其神而化之。無爲而民安焉。則易簡之理惟一。故其取諸諸卦者。取諸其趣時也。而其取諸乾坤者。取諸其易簡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易卦之形。本義理之似也。集說○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吳氏澄曰。此章之首第一節總叙以起下文。自包犧至書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卦皆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義。聖人制器皆與卦象合也。案凡章首不用是故字。曰是故者。承上結上之辭也。諸儒以此句爲上章結語者似是。

彖者材也。

本義彖言一卦成卦之材。集說韓氏伯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案材者構屋之木也。聚衆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故本義謂彖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本義效。放也。集說胡氏瑗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於道者爲得。動而乖於理者爲失。人事之情僞。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者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集說保氏八曰。彖者言一卦之吝。爻者言一爻之動。所以斷一卦之吉凶悔吝。爻之吉凶悔吝。○何氏楷曰。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爲吉凶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集說韓氏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本義凡陰卦皆四畫。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陳氏埴曰。二耦一奇。即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案陽卦奇陰卦耦言陽卦主奇陰卦主耦也須如韓氏陳氏之說乃與下文相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義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集說朱氏震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偏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吳氏曰愼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案此章是釋彖者材也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八卦始成而分陰分陽一奇則爲陽卦者以其一君二民是君之權出於一君爲主也君爲主則君子之道行故曰君子之道一耦則爲陰卦者以其二君一民是君之權出於二反若民爲主也民爲主則小人之道行故曰小人之道古今言易者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以爲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以相無如有君不可以無民烏有善惡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統則民之衆翕然從令豈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門則民之卑各行其私豈非小人之道乎善惡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亂由此而起蓋自三畫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畫之卦則如復師謙豫比剝一陽爲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陰爲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居中能同乎陽有乎陽也小畜之四亦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陽也究之以陽爲主也又以其義例變而通之則不特一陰一陽者爲主而已凡陽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臨泰之類是也凡陰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遯否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爲主者治陰卦居內而爲主者亂泰否損益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先陰者正陰卦居內而先陽者邪隨蠱漸歸妹之類是也或不取內外而取上下以爲貴賤或不取先後而取尊卑以爲倡隨或以陰爲臣道而能順陽爲善或以陰爲君道而能應陽爲美要之其尊陽之意則一而已矣夫子以八卦發凡使人於六十四卦之義推而通之也此卽一卦之材而象之所取故曰象者材也其歸則陽道不可以有二故曰理之一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集說韓氏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矣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孔氏穎達曰此一之爲道爲可尚結成前文陽卦以一爲君是君子之道也○徐氏幾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無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於朋從則狹矣○蔡氏淸曰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義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集說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朱子語類云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之所不能無但憧憧則不可

案夫子引此爻是發明貞一之理故亦從天地日月說來日月有往來而歸於生明所謂貞明者也寒暑有往來而歸於成歲所謂貞觀者也天下之動有屈有信而歸於生利順理則利也所謂貞夫一者也言天地則應在日月之前言寒暑則應在日月之後何則四時者日月之所爲也觀豫恆彖傳及繫傳首章皆不以四時先日月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集說孔氏穎達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靜而來也利已之用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朱子語類云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的却不必思致用的是事功是效驗○俞氏琰曰精研義理無豪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爲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蔡氏清曰利用如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將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遠矣精義以致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以行言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蓋躬行心得自是相關之理○吳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無感以待感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集說孔氏穎達曰精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又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朱子語類云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云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

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又云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乎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作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蔡氏淸曰未之或知者不容於有思不容於有爲也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於思爲則曰精義利用其終無待於思爲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理則無精粗也○張氏振淵曰未有下學功夫不到而頓能上達者神化功夫正在精義利用作起此正實落下手處卽造到神化地位不過精義利用漸進漸熟耳德盛不是就

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惟德盛方能窮神知化

案精義入神則所知者精深窮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則所行者純熟盡性之事也窮神則不止於入神其心與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則不止於利用其事與造化爲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窮理盡性學者所當用力至命則無所用其力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案此章是釋爻者效天下之動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此以下十一又皆是發明此意而此爻之義尤爲親切蓋感應者動也不可逐物憧憧而惟貴於貞固其心者一也所以然者此心此理一致同歸本不容以有二也故首以此爻而以致一恒心兩爻終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本義釋困六三爻義集說朱子語類云有蓍力不得處若只管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集說韓氏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罣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集說馮氏椅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不勸不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

校滅耳凶

本義此釋噬嗑集說董氏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吳氏曰愼曰惡以已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麗者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集說孔氏穎達曰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爲安故致今

日危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恒以爲存故今致滅亡也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恒以爲治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獲安心恒不忘傾危之事國雖存心恒不忘滅亡之事政雖治心恒不忘禍亂之事心恒畏懼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包桑之固也○谷氏家杰曰養尊處優曰安宗社鞏固曰存綱舉目張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集說張氏浚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知三者一有闕則弗能勝其事而

況俱不足者乎有德而無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錢氏時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漢集說孔氏穎達曰動謂心動著唯纖微而已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無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崔氏憬曰此爻得位於中於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於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張子曰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信○朱子語類云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云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

處理會○項氏安世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於介如石者與○何氏楷曰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于石也知柔知剛柔而能剛不終日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集說虞氏翻曰復以自知自知者明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無大過○朱子語類云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作近字說○又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項氏安世曰於微而知其彰於柔而知其剛蓋由用心之精燭理之明是以至此欲進此者當自顏子始豪釐絲忽之過一萌於方寸之間可謂微矣而吾已瞭然而見之可謂柔矣而吾已斬然而絕之此章內十一爻雖各爲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關○陸氏振奇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眞知得也在豫貴守之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集說行果曰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本義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集說項氏安世曰危以動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又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爲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爲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爲无交而求總論葉氏良佩曰下十爻皆承咸九四而言○吳氏源曰咸後十爻皆發明理之貞一而不必憧憧耳往來屈信無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聖人所以臻造化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於屈信之義以取凶耳

案此上三章申吉凶效動而歸於貞一之理第三章統論象爻也第四章舉象所以取材之例第五章舉爻所以效動之例也蓋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故凡卦之以陽爲主而陽道勝者皆大卦也以陰爲主而陰道勝者皆

小卦也其原起於八卦之分陰分陽故爲舉象取材之例也三百八十四爻正靜則吉邪動則凶故困三解上相反也噬嗑之初上相反也否五鼎四相反也豫二復初相似也損三益上相反也其義皆統於咸之四故爲舉爻效動之例也夫陰陽並行而以陽爲君則所以歸其權於君者一矣動靜相循而以靜爲主則所以專其事於主者一矣何則理一故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集說荀氏爽曰陰陽相易

出於乾坤故曰門○蔡氏良佩曰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卦畫而言之○何氏楷曰有形可擬故曰體有理可推故曰通體天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兩體字相應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兩德字相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集說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爲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朱子語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云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本義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集說郭氏雍曰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朱子語類云微顯闡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又云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的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吳氏澄曰彰往卽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

已往之理察來卽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卽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卽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蔡氏淸曰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案彰往察來微顯闡幽承首節伏羲卦畫言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承次節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辭也彰往察來卽所謂體天地之撰微顯闡幽卽所謂通神明之德當名者卽所謂稱名雜而不越也命名之後又復辨卦中所具之物以繫之辭而斷其占則所謂象也文王因卦畫而爲之名辭故曰開而有畫無文易道未開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

之報

本義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集說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

爲衰世之意邪

案稱名小取類大以卦名言旨遠辭文以象辭言其言曲而中又申旨遠辭文之意旨遠則多隱約故曲也辭文則有條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隱又申名小類大之意名小則事物畢具故肆也類大則義理包涵故隱也

總論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象辭易不過乾坤二彖萬狀大要不越於二者而其所以繫辭之意則爲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盡言之耳此斷辭之所以

作也斷辭即象辭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本義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集說孔氏穎達曰易本文王之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爲教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吳氏澄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之卦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至此而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谷氏家杰曰憂患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民志未通務未成聖人切切然爲天下憂患之於是作易故易皆處憂患之道○何氏楷曰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義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

順於理以制事變也集說鄭氏康成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則濫德於是別也○干氏寶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朱子語類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齊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陸氏九淵曰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恆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

曰損德之脩也善曰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汙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陳氏琛曰德之基就積行上說德之本就心裏說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則全體不窮矣亦要有辨○盧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疑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强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恆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集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集說韓氏伯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遠復也雜而不厭是以能恆刻損以脩身故先難也身脩而無患故後易也有所興爲以益於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也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朱子語類云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陸氏九淵曰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至極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恆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恆其德者也能恆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抑損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案復小而辨於物陸氏蓋用韓氏之說與朱子異然朱子之義爲精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集說虞氏翻曰禮和爲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恆立不易方故一德也○歐陽氏脩曰君子者天下係焉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耳自益遷善而改過耳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矣○朱子語類問巽以行權權是透過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又云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云兌

兒而巽伏權是隱然作底事物若顯然地作却不成行權○陸氏九淵曰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恆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爲利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道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養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脩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贅之○王氏應麟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何氏楷曰以用也履者禮也用禮以約之而制作始和此履所以爲德之基也所貴乎禮者以其爲德之品節也然惟讓爲禮之實不讓不爲禮故用謙以制之此謙所以爲德之柄也

總論項氏安世曰此章亦論象辭凡象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爲觀象者之法也○胡氏炳文曰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恆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恆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非偶然者○葉氏良佩曰此章三陳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言爻也

察此上二章申象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交錯而成中涵天地變化之道鬼神微妙之德是所謂動乎內者也及聖人命之以名繫之以辭於是吉凶之義昭然見矣六十四卦之名或曰伏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疑也但以其所取事類觀之知其非上古淳質時所有則爲文王命名可以理推名當則卦爻之物可辨因正言其是非而吉凶之辭可斷向之體天地之撰而有以彰往察來通神明之德而有以微顯闡幽者至是而大備矣名雜而不越故所稱者小而義則大象所以發其蘊也故寓意深遠而辭則文指遠辭文故言雖曲而中名小類大故事雖肆而隱蓋由於世衰民疑而將以濟其行故非探賾索隱無以盡其變也非周事體物無以悟其心也夫吉凶者失得之報而已矣故下九卦遂言聖人之所處以示觀象之例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本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集說侯氏行果曰居則觀其象動則玩其占故不可遠也○孔氏穎達曰六位言虛者位本無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朱子語類云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蔡

氏淵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爲書至屢遷此總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吳氏曰愼曰不可爲典要變無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集說韓氏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潘氏夢旂曰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外內皆足以使人知懼○蔡氏淸曰卦爻所說者皆

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爲是使知懼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集說虞氏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蘇氏軾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朱氏震曰又明於已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趙氏振芳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無所不至慮之無所不周故訓之無所不切也

案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朱氏趙氏之說甚善蓋上文言出入以度則人知畏懼嚴憚之如師保及觀其示人憂患之故懇切周盡使聞之者不知嚴憚而但感其慈愛此聖人之情所以爲至也无有者非無師保也人之意中无有師保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集說虞氏翻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孔氏穎達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邵子曰既有典常

也不可爲典要變也○龔氏煥曰既曰不可爲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爲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無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無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嘗不行於剛柔變易之中也

總論一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爻辭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二句一章大指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屢遷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虛行言不可遠也惟其屢遷故虛而無常不可爲典要惟其不可遠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虛方其率之也則謂之辭及其行之也則謂之道辭之所指即道之所遷也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得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

其時物也

本義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集說韓氏伯曰質體也卦兼始終之義也孔氏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各主其事○吳氏澄曰質謂卦之體質文王原卦義之始要卦義之終以爲卦之體質各名其卦而繫彖辭也爻之爲言交也周公觀六位之交錯唯其六爻之時各因其義而繫爻辭也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統於彖故先言彖乃說六爻也○谷氏家杰曰此章雖兼卦爻實以卦引起爻專重在爻上○何氏楷曰此章統論爻畫而歸重於彖辭說易之法莫備於此易之爲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局聖人之繫卦爲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質至於繫爻則惟相其六位之時而導之宜因其陰陽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

演彖辭之意

終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

本義此言初集說干氏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上二爻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孔氏穎達曰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吳氏澄曰初與終爲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顚倒相互

案講家以難知易知屬學易者擬之卒成屬作易者然聖人作易六爻之條理渾成於心豈有難易哉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兩句是申上兩句皆當屬學易者說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

案雜字撰字辨字亦當屬學易者說雜者參錯其貴賤上下之位也撰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別之於彖以考驗之於辭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統論一卦集說蘇氏軾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六爻之體爻故觀其彖則其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吳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歸重於彖蓋爲結語與章

首起語相始終

案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爲侯蒙則以二爲師師則以二爲將比則以五爲君其義皆先定於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別耳其爻之合於卦義者吉不合於卦義者凶故彖辭爲綱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爲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於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於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於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於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集說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陰位陰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二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異於四也○蘇氏軾曰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蓄四之善宜隱○程氏迥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爲卦十有六雖爲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己而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也○吳氏澄曰二與四同是陰位若皆以柔居之則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陰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遠近之異五者一卦之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言二與五應爲遠四與五比爲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迫而多懼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爾近也二字釋四多懼謂四之所以懼不能如二之多譽者蓋迫近尊位不得自安故也柔之爲道以下釋二多譽柔不能自立近者有所依倚遠者宜若不利二遠於五而其歸得以无咎者以其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何氏楷曰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

案吳氏說亦詳密但以二之譽四之懼專爲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專爲以剛居剛者則於經意猶偏蓋聖人之言舉其一隅則可以三隅反多譽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下文言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則可見二雖多譽而九二尤善於六二四既多懼而九四尤甚於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剛勝邪則可見三雖多凶而九三猶善於六三五雖多功而六五猶讓於九五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爲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併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爲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併六五九五亦在其中此聖言之所以妙。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崔氏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無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吳氏澄曰三與五同是陽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異賤者剛居剛爲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功二多譽四多懼之上有其善不同一句而三多凶五多功之上無之者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謂善矣故不言也貴賤之等也五

字釋三多凶謂三之所以凶不能如五之功者蓋貴賤有等賤者不與貴者同故也其柔危以下釋五多功五爲尊位以柔居之則不勝其任而危惟剛居之則能勝其任而有功也○胡氏炳文曰其柔危其剛勝專爲三言也○蔡氏清曰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者是爲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具其中矣。

案柔危剛勝吳氏以爲指五胡氏以爲指三侯氏兼之須分別融會乃得經意。

總論何氏楷曰章末覆舉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蓋地故惟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則不可以此例論此章爲易之凡例求卦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然僅曰要曰多曰過半則雖聖人猶未敢輕言之韋編三絕有以夫。

案此上二章申爻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道屢遷者於周流六虛見之无常相易所謂周流者也唯變所適所謂屢遷者也此則爻之動乎內者及繫辭而吉凶見則使人於日用出入之間各循乎法度而知懼蓋凜乎師保之嚴矣再觀其開示人以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謀其子孫者又使人無有師保之嚴但如臨父母之親而已矣是以由其辭而揆之則不可爲典要者未嘗不有典常而欲體其道而行之則所謂不可遠者又存乎其人之不遠於道也下文遂以辭之典常言之大約初上雖無位而爲事之始終自二至五則居中而正爲用事之位玩辭者擬其初竟其終參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而求其備此學易之法也然象者括始終以立體而爻則其趨時之物而已故知者觀象辭而爻義已大半得此又學易之要也又舉中四爻而申之以見凡當位用事則有譽有懼有凶有功非初上無位而或在功過之外者比也聖人所謂明憂患與

故者於此尤諄諄焉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傳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言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

集說陸氏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孔氏穎達曰三才之道既有變化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物者物類也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若相與聚居間雜成文不相妨害則吉凶不生由文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張子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項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間也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李氏簡曰一則無變無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傚也言六畫能傚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際有當不當吉凶由是生焉○汪氏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吉凶於是而生矣○何氏楷曰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爲吉卦情若慝反以當位爲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吳氏曰愼曰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不以位論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

集說張氏栻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

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高氏攀龍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趙氏光大曰危者使平二句即是辭危處使之不可作易使之言由危而平者危使之也言其理之必然若有以使之也易之道與其道甚大道字正相應○何氏楷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殽有禮之道也

案此上二章申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所謂變者生於三才之道以兩而行交合相濟迭用不窮也寫之於易則以其兩相交也而名爲爻所處之位不同也而名爲物所以處是位者又相錯也而名爲文相錯則有當有否而吉凶於此生大業於此起矣故曰功業見乎變雖然上古之聖以是濟民用焉而辭未備也文王當殷商之衰忠已之憂而惟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設戒者無非欲人戰戰兢兢免於咎而趨於平也是所謂以身立教反覆一編之中千載之上心如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繁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乾之德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易則爲險故行易以知險也坤之德行恆爲簡靜不有繁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若不簡則爲阻難故行簡以知阻也○蘇氏軾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張子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朱子語類云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項氏安世曰易與險相反唯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簡與阻相反唯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繁壅之機○李氏簡曰兩險相疑兩阻相持則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胡氏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爲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恆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恆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蔡氏清曰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循中庸云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順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集說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朱氏震曰簡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無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無研乎○朱子語類云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這事業○張氏栻曰心之說也不忤

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爲吉失者爲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谷氏家杰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二能字應下成能之能見此理人人具有唯聖人能說能研耳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集說蘇氏軾曰言易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簡者無不知也○朱子語類問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何氏楷曰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迪人於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集說語類朱子云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胡氏炳文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蔡氏清曰凡卜筮問易者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集說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謂爻下辭彖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蔡氏清曰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遠謂應與不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項氏安世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愛惡遠近情僞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繫以近者明之○吳氏澄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胡氏一桂曰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

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僞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已○蔡氏清曰愛惡相攻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無害唯是近而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又曰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吉凶以情遷則皆該利害與悔吝矣○林氏希元曰近而不相得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并愛惡相攻兩句亦解蓋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裏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夫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僞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併解愛惡相攻兩句

案此條諸說相參極詳密矣然尚有須補備者諸說皆以近爲相比之爻於易例未盡應爻雖遠然既謂之應地雖遠而情則近也先儒蓋因上章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故必以相比爲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則有遠近之別此就六爻而統論之則比與應皆近也觀蒙之六四曰獨遠實也以其比應皆陰也如雖無比而有應亦不得謂之遠實矣故易於應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類者皆親近之稱也遠近相取須分無比應者爲遠有比應者爲近乃爲完備○易之情其有遠近者固從爻位而生若愛惡情僞則從何處生來須知易爻吉凶皆在時位德三字上取時隨卦義而變時變則有愛惡矣如泰之時則交否之時則隔比之時則和訟之時則爭是愛惡相攻者由於時也位逐六爻而異位異則有遠近矣如比之內比外比觀之觀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復之迷復者遠也是遠近相取者由於位也德由剛柔當否而別德別則有情僞矣如同人五之號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僞相感者由於德也時有消息盈虛之變位有貴賤上下之異德有剛柔善惡之別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發動皆因彼已之交而起所謂彼已之交者比也應也非因比應則無所謂相攻也無所謂相取也無所謂相感也所謂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應言之故下獨舉近而不相得以見例近而相得相愛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遠則雖惡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不得相取也雖僞而不與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而遠則雖愛而不得相親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雖有情而無以相感也又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近相取以僞相感人事之險阻備矣大者則凶極其惡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敵剛是也次者則害防其僞之端者也兌之介疾孚剝是也輕者猶不免於悔吝如豫萃之三雖以近而從四然以非同類而曰悔曰吝者

此也易者教人知險知阻故特舉此條以見例餘者可以三隅反也故觀易者須先知時位德比應五字又須知時位德之當否皆於比應上發動其義莫備於此章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 卦爻之辭亦倣是也○此第十二章集說王氏申子曰歉於中者必疑於中者必泛其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於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忮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無所主故其辭屈○吳氏澄曰此篇之首泛

言辭變象占四道而末句歸重於辭且以本於聖人之情至此卒章凡三節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象爻之辭末又本於易之情以終繫辭之傳蓋唯聖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繫易之辭也是爲一篇始終之脉絡云○張氏振淵曰此節卽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之辭以情遷也

案此章亦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易簡卽上下傳首章所謂乾坤之理而聖人體之以立極者故此卽以乾坤爲聖人之名稱見易道之本聖心所自具也易與險反故知險簡與阻反故知阻以是說諸心卽以是研諸慮凡天下所謂吉凶憂虞者固已豫定取成於聖人之心矣於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爲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來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濟也爻象動乎內者以象告吉凶見乎外者以情言功業見乎變者以利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以情遷時有順逆而愛惡生焉位有離合而遠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僞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辭所由興也在易則爲易之情聖人從而發揮之則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幾審此卽聖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於辭而不可掩者六反切上章所謂有憂患者其辭危也

御纂周易折中

說卦傳

集說 孔氏穎達曰孔子以伏羲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謂之說卦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本義 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筮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此聖知深知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程子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蘇氏軾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爲之介紹○項氏安世曰生蓍謂創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神明卽大衍所謂佑神也○龔氏煥曰項氏生蓍之說與本義不同然以下文倚數立卦生爻觀之似當以項氏之說爲正 蘇氏濬曰生蓍當以生爻之例推之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本義 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

集說孔氏穎達曰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爲目奇耦蓋古之奇耦亦以參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陸氏振奇曰倚依也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蓋用蓍得數而後布以爲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

案參天兩地以方圓徑圍定之亦其大致爾實則徑一者不止圍三非密率也以理言之則張氏所謂以一包兩者是蓋天能兼地故一并二以成三也以筭言之則孔氏所謂兩爲耦數之始三爲奇數之初者是蓋以一乘一以一除一皆不可變故乘除之數起於三與二也以象言之凡圓者錯置三點求心而規之即成凡方者錯置兩點折角而矩之即成統而言之皆數也故參天兩地者數之原也其用於筮法則爲七八九六者蓋以理言之則參兩之數皆統之以三故三三爲九三二爲六一三二二爲七一二二三爲八也以筭言之奇數起於一三成於九七耦數起於二四成於八六故以其成數紀陰陽陽之進者爲老退者爲少陰之退者爲老進者爲少也以象言之凡圓者以六而包一虛其中則六也實其中則七也凡方者以八而包一實其中則九也虛其中則八也陽圓陰方陽實陰虛故惟七圓而實爲盛陽惟八方而虛爲壯陰九雖實而積方則陽將變而爲陰矣故爲老陽六雖虛而積圓則陰將變而爲陽矣故爲老陰也其數皆自參兩中來故曰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本義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折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此第一章

集說韓氏伯曰卦象也蓍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體蓍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故蓍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曰觀變於陰陽○孔氏穎達曰繫辭言伏羲作易之初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既重之後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後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在觀變之前也○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朱子語類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就蓍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方其立卦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又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奉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又云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

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問窮理盡性至於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具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項氏安世曰道即命德即性義即理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反覆互言也易之奇耦在天之命則爲陰陽之道在人之性則爲仁義之德在地之宜則爲剛柔之理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自幽而言以至於顯此所謂顯道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顯而言以至於幽此所謂神德行也○陳氏淳曰理與性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徐氏幾曰如乾爲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

天命在我矣○龔氏煥曰上句是自源而流下句是自末而本蓋必和順於道德而後能理於義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於命也○盧氏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有若作蓍數之變說卻是用易了朱子謂未用說到蓍數處是也聖人觀察天地變化之道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畫或上或下微細闡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何氏楷曰數既形矣卦斯立焉卦既立矣爻斯生焉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從合而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分而合理義非二也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之原理窮則逢其原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原性盡則逢其原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

總論孔氏穎達曰昔者聖人至以至於命此一節將明聖人引伸因重之意故先敘聖人本制蓍數卦爻

備明天道人事妙極之理○何氏楷曰此章統論蓍卦及爻辭聖人謂羲文周公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則自伏羲時已用蓍矣卦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繫此以知其總言之也

朱此章次第最明易爲卜筮之書而又爲五經之原者於此章可見矣生蓍者立蓍筮之法也倚數者起蓍筮之數也立卦生爻則指畫卦繫辭言之是二者蓍筮之體而言於後明易爲卜筮而作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言卦畫既立則有以契合乎天之道性之德而下周乎事物之宜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爻辭既設則有以窮盡乎事之理人之性而上達乎天命之本也夫易以卜筮爲教而道德性命之奧存焉然則以機祥之末言易者迷道之原者失教之意者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本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此第二章

集說崔憬曰此明一卦六爻有三才二體之義故明天道既立陰陽地道又立剛柔人道亦立仁義也何則在天雖剛亦有柔德在地雖柔亦有剛德故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人稟天地豈不兼仁義乎所以易道兼之矣○朱氏震曰易有太極陰陽者太虛聚而有氣柔剛者氣聚而有體仁義根於太虛見於氣體動於知覺者也自萬物一源觀之謂之性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天地人觀之謂之理三者一也聖人將以順性命之理曰陰陽曰

柔剛曰仁義以立天地人之道蓋互見也易兼三才而兩之六畫成卦則三才合而爲一然道有變動故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郭氏雍曰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二道皆一爲陰一爲陽見於六位也迭用柔剛非謂立地之道柔剛也言三才陰陽分爲六畫迭以九六柔剛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兼九六言之則曰六畫兼明九六柔剛而後謂之六位○朱子語類云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作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作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丘氏富國曰上言窮理盡性至命此言順性命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謂性命之理即陰陽柔剛仁義是也兼三才而兩之言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

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二四上位爲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文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爲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吳氏澄曰性之理謂人之道也命之理謂天地之道也天之氣有陰陽地之質有柔剛人之德有仁義道則主宰其氣質而爲是德者也○又曰上文以陰陽爲天之道下陰陽二字則總言六位也六位之中分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也上文以柔剛爲地之道下柔剛二字則總言六畫也六畫之中奇畫皆謂之剛耦畫皆謂之柔也位無質故以陰陽名之畫有質故以柔剛名之位之陰陽相間則分布一定畫之柔剛不同則迭用以居繫辭傳所謂物相雜曰文即此成章之謂也○胡氏炳文曰上章和順於道德統言之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六位而成章又析言之也○蔡氏清曰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也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其曰分陰分陽者陰陽之自分也其曰迭用柔剛者剛柔之自迭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何氏楷曰此章言卦畫順性命之理即上章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以一言蔽之也性者人之理命者天地之理陰陽剛柔仁義正所謂性命之理也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亹亹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案上章總論易道此章以下專明卦也上章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此章即所以申其指性即德也命即道也性命流行於事物而理名焉即道德之散而爲義者也故總之曰性命之理六畫成卦則與三極之道相似其於天地之道八性之德也不亦和順矣乎六位成章則陰陽剛柔仁義之用不窮其於事物之宜也不亦曲盡其理矣乎○又案兼三才而兩之及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三句先儒皆就易上說細玩文義當且就造化上說兼字分字用字皆不是著力字言合三才之道而皆兩此易所以六畫成卦也三才之道既以相對而分又以更迭而用此易所以六位成章也如此方於故易兩字語氣相合蔡氏說極貼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就卦象所謂先天之學也集說明重卦之意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項氏安世曰八卦雖八實則陰陽二字而已是故位雖定而氣則通勢雖相薄而情不厭明本一物也○龔氏煥曰定位以體言通氣相薄不相射以用言天地乾坤之定體水火乾坤之大用山澤之氣即水之氣雷風之氣即火之氣而水火之氣又天地之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朱子語類云先天圖曲故皆逆數也○此第三章集說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

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蓋與前逆數若相反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陳氏埴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於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於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悉以陰陽相配自一陽始生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於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復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秋分以至於坤爲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坤八如

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胡氏炳文曰諸儒訓釋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此節順逆之義朱子之意如此然與邵子本意各成一說蓋邵子本意以三陰三陽追數至一陰一陽處爲順自一陰一陽漸推至三陰三陽處爲逆朱子則謂左方四卦數已生者爲順右方四卦推未生者爲逆兩說可並存而邵子之說於此兩章文義尤爲貫徹天地定位一節自乾坤說到震巽是數往也雷以動之一節自震巽說到乾坤是知來也此三句是承上節以起下節言圖象數往則順知來則逆如上節所列是順數順數者專乾坤六子也若建圖之意則欲見陰陽之運行功用之先後所重在逆數如下節所推也諸說之詳備

啓蒙 中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本義 此卦位相對與上集說孔氏穎達曰上四舉象下章同○此第四章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朱氏震曰前說乾坤以至六子此說六子而歸乾

坤終始循環不見首尾易之道也○朱子語類云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項氏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錯言先天之順象也自雷以動之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胡氏炳文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則終之以乾坤也○金氏貞亨曰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總成功也上以體言此以功用言也○吳氏曰愼曰前章始乾坤終坎離此章始震巽終乾坤首乾者其重在乾首震者其重在震二章雖皆明先天卦序而後天始震之義亦具其中矣○此上二章明伏羲卦位也天地萬物之理交易變易焉盡之矣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以至於相錯所謂交易者也動散潤晅止說以統於君藏所謂變易者也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即繫傳首章所謂相摩者也八卦

相錯卽繫傳首章所謂相盪者也左方震離所謂鼓之以雷霆右方巽坎所謂潤之以風雨兌以說物艮以止物所謂一寒一暑乾以君主坤以藏載所謂乾道成男而知大始坤道成女而作成物也中間以順逆爲說者指明卦序也先言天地以及六子體之序也於圖位爲數往其理則繫傳天尊地卑終之以家形者也先言六子以及天地用之序也於圖位爲知來其理則繫傳雷霆風雨終之以乾坤者也圖意取用之序邵子謂此一節直解圖意者是也然非體則無以立本故易雖主於逆數而必以順數先之○又案艮兌不言山澤則是指氣言也暑氣溫熱發生故曰兌以說之寒氣嚴凝收斂故曰艮以止之上傳於雷霆風雨之下亦曰一寒一暑而不言山澤也若雷以動積寒之氣而日以晅之風以散積暑之氣而雨以潤之則於卦象皆切乾君坤藏亦主大夏大冬而言大夏如下章所云萬物皆相見何明而治是君之也大冬如下章所云萬物之所歸是藏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集說程子曰易八卦有人說先儒以爲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雷風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何氏楷曰三男震坎艮以次綱紀於始終三女巽離兌以次而處綱紀之內自東南至西皆陰自西北至東皆陽亦最齊整故坤兼兼離有西南東北之語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集說鄭氏康成曰萬物出乎震雷發聲以生之也齊乎巽風搖動以齊之也潔猶新也萬物皆相見日照之使光大萬物皆致養地氣含養使秀實也萬物之所說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坎勞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也萬物自春出生於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言萬物陰氣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也○程子曰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又曰冬至一陽生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盛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窮此理○鄭氏樵曰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

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之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在養育萬物萬物之生盛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統三男也巽離兌方位夾乎坤者坤統三女也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矣○楊氏萬里曰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乾西北之卦陰盛陽微之時陰疑於陽也不然則坤之上六何以言龍戰于野○項氏安世曰後天之序據太極既分之後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其序甚明○徐氏幾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王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龔氏煥曰土之於物無時而不養今獨言致役乎坤何也曰土之養物雖無時不然然於西南夏秋之交物將成就之時土氣正旺致養之功莫盛於此故曰致役乎坤非他時不養而獨養乎此也故又曰成言乎艮艮亦土也養者成之漸成者養之終而終者又將於此而始此土無不在其於養物之功成始而成終者也水火一而木金土二者水火陰陽之正木金土陰陽之交正者一而交者二也○胡氏炳文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俞氏琰曰艮止也不言止而言成蓋止則生意絕矣成終而復成始則生意周流故曰成言乎艮○陳氏琛曰火氣極熱物無由而成水氣極寒物無由而生惟土氣最篤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爲萬物之所由出入者

也養身養民治天下皆要中和○張氏振淵曰成始只在成終內無兩截事○吳氏曰愼曰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物未堅實則不能復種而生未有不能成終而能成始者也此貞下起元之理主靜立本之道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天地人物其理一也

案此章明文王卦位也震動而發散者生機之始雷屬焉風行者造化之初是故陽氣奮而物無不出陰氣順而物無不齊陽氣盛麗於陰則明極矣陰精原順於陽則養至矣陽之和足於內陰之滋足於外則說乎物而物成矣雖然天之道資陰而用之而功乃就克陰而化之而命斯行自始至終莫非天也而終始之際見其健而不已焉者天之所以爲天也由是役者於此休故坎以習熟之義而司勞焉動者於此止故艮以動靜不窮之義而司成焉夫文之位變乎羲矣而其體用交錯之妙動靜互根之機則必合而觀之然後造化之理盡○

孔子所以釋文王之意者如此而已諸儒或以五行言之說亦詳密故備載以相參考然諸儒所言坤艮之理亦有未盡者蓋呂令以土屬壬未月而爲中央則土位惟一也京房以土分壬辰戊丑未而直四季則土位有四也今文王之卦惟坤艮二土位於丑未觀月令則多其一視京房則少其二何也蓋木之生火金之生水無所藉於土若火非土必不能成金水非土必不能生木則土之功於是爲著又一歲之間陰陽二氣皆互相勝陽勝陰則爲木之溫火之熱自卯至未陽多之卦是也陰勝陽則爲金之凉水之寒自酉至丑陰多之卦是也惟丑接於寅未接於申爲三陰三陽之卦則二氣適均而爲中和之會此所以獨爲土德之居也其精義亦非諸術所及尚有先天後天列家交變之妙見啓蒙附論中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本義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此第六章集說

韓氏伯曰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無物妙萬物而爲言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崔氏憬曰此言六卦之用而不及乾坤者以天地無爲而無不爲故能成雷風等有爲之神妙也艮不言山蠲舉卦名者以動橈燥潤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言卦而餘皆稱物各取便而論也○朱氏震曰張子云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且動橈燥說潤終始萬物者孰若六子然不能以獨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氣也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合則化化則神○項氏安世曰動橈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事也○又曰澤不爲潤而爲說者潤者氣之濕而在內者也說者色之光而在外者也澤氣上浮而光溢於外故說而可愛若潤物之功淫液而深長則惟水足以當之○吳氏澄曰此承上章文王卦位之後而言六卦之用不言乾坤者乾坤主宰萬物之帝行乎六子之中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萬物有迹可見而神在其中無迹可見然神不離乎物也即萬物之中而妙不可測者神也故曰妙萬物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橈火之所以燥澤之所以說水之所以潤艮之所以終始皆乾坤之神也動者發萌啓蟄震之出也橈者吹拂長養巽之齊也燥者炎赫暴炙離之相見也說者欣懌充實兌之說也潤者滋液歸根坎之勞也終始者貞下起元艮之成也○胡氏炳文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橈以至艮之所以終所以始後天之所以變化者實由先天而來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橈以次五行之變化惟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後變化之妙亦如此○俞氏琰曰物之方萌雷以動之萌而未舒風以橈之舒而尚柔火以燥之及其長也澤以說其外水以潤其內既說且潤矣於是艮以止之止則終終則復始此六子各一其用而其所以成萬物者如是也乃皆能變能化畢成萬物則又在乎兩相爲用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梁氏寅曰神即帝也帝者神之

體神者帝之用故主宰萬物者帝也所以妙萬物者帝之神也○蔡氏淸曰如雷專於動風專於橈則滯於一隅不得謂之妙天地則役使六子以造化乎萬物而六子之伸縮變化皆天地之爲也所以謂神當乾坤也於此蓋可以驗合一不測之義無在無不在之意蓋神如君后六子則六官之分職也六官所施行皆帝后所主宰然後六職交舉而治功成矣○葉氏爾瞻曰神非乾坤乃乾坤之運六子而不測者曰動曰橈曰燥曰說曰潤曰終始此正變化成萬物處然天地功用惟一故神非兩不化先天之六子各得其耦者所謂兩也兩者體之立也後天之變化成萬物者所謂兩者之化也兩者之化用之行也就此兩化之合一不測處乃所謂神案此章合叢文卦位而總贊之蓋變易之序後天爲著而交易之理先天爲明變易者化也動萬物橈萬物燥萬物說萬物潤萬物終始萬物者也交易者神也所以變變化化道盈行而不相悖使物盈育而不相害者也

化者造物之迹也統乎地者也故以其可見之功而謂之成神者生物之心也統乎天者也故以其不測之機而謂之妙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此第七章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說八卦名訓乾象天天體運轉不息故爲健坤象地地順承於天故爲順震象雷雷奮動萬物故爲動巽象風風行無所不入故爲入坎象水水處險陷故爲陷離象火火必著於物故爲麗艮象山山體靜止故爲止兌象澤澤潤萬物故爲說○邵子曰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爲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張子曰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又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朱子語類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項氏安世曰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陽之動志於得所止陰之入志於得所說○蔡氏淸曰自震而艮者陽之由動而靜也自巽而兌者陰之由靜而動也坎離在中間坎則自動而向於靜離則自靜而向於動也

案八卦以卦畫定名義在先取象於雷風山澤等在後孔氏之說固不如邵子之說矣然邵子說三陽卦則既得之其說三陰卦以巽爲陰入於陽離爲陰附於陽則似未合經義蓋陰在內陽必入而散之陰在中陽必附而散之入與麗皆陽也特以先有陰質爲主故謂之陰卦爾惟張子曰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又曰陰在內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實盡物理之妙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此第八章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畧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故爲馬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坎主水瀆豕處汚濕故爲

坎離爲文明雖有文章故爲雉艮爲靜止何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兌說也王廙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項氏安世曰健者爲馬順者爲牛善動者爲龍善伏者爲雞質躁而外汚者爲豕質野而外明者爲雉前剛而止物者爲狗內很而外說者爲羊○又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畧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爲首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足能動用故震爲足也股隨於足則巽順之謂故巽爲股也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也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手也兌主言語故爲口也○龔氏原曰其外圓諸陽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寬衆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動股則從上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目則外陽而明在上而止者手也在外而說者口也○余氏芑舒曰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於下爲動手持於上爲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

案諸儒說股義惟余氏得之蓋股者陰所伏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本義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畫說朱子語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此第十章類云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又云一索再索之說初開畫卦時也不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項氏安世曰乾坤六子初爲氣未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吳氏澄曰萬物資始於天猶子之氣始於父也資生於地猶子之形生於母也故乾稱父坤稱母索求而取之也坤交於乾求取乾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男乾交於坤求取坤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女一索謂交初再索謂交中三索謂交上以索之先後爲長中少之次也○胡氏炳文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筆當以語錄說爲正若專言揲蓍求卦則無復此卦序矣○俞氏琰曰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辭謂者卑之之辭案以上四章皆言八卦之德之象而健順動入陷麗止說諸德則名卦之義易理之根也不言雷風山澤諸象者爲前圖位中已具○乾求坤坤求乾之說當從吳氏朱子語類記錄偶誤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本義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乾象乾既爲天天動運轉故爲圜爲君爲父取其尊道而爲萬物之始也爲玉爲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爲寒爲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

為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為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為木果取其果實者木有似星之著天也○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足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郭氏雍曰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為始猶物以乾為始也○程氏迥曰為圜天之體也為君居上而覆下也為玉德粹也為金堅剛也為寒位西北也為水寒之疑也為木果以實承實也○朱子語類云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本義前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衆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坤象坤既為地地受任生育故為母也為布取其廣載也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為吝嗇取其生物不轉移也為均地道平均也為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為大輿取其載萬物也為文取其萬物之色雜也為衆取其載物非一也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為黑取其極陰之色也○崔氏憬曰偏布萬物於致養故坤為布地生萬物不擇美惡故為均也萬物依之為本故為柄○項氏安世曰吝嗇其靜之翕均其動之闢也乾資故坤文乾一故坤衆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

蕃鮮

本義前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雜故為玄黃○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震象為玄黃取其相雜而成蒼色也為旉取其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旉布而生也為大塗取其萬物之所生也為長子震為長子也為決躁取其剛動也為蒼筤竹竹初生色蒼也為萑葦竹之類也其於馬也為善鳴取雷聲之遠聞也為馵足馬後足白為馵取其動而見也為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為的顙白額為的顙亦取動而見也其於稼也為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為健極於震動則為健也為蕃鮮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俞氏琰曰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三爻俱變則為巽故為蕃鮮○蔡氏清曰凡稼之始生皆為反生蓋以其初間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著地以為根然後種中萌芽乃自舉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本義為楊為鸛集說翟氏玄曰為繩直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如繩之直也○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巽象巽為木木可以揉曲直順之謂也為繩直取其號令齊物也為工亦取繩直之類為白取其潔也為長取其風行之遠也為高取其木生而上也為進退取其風性前却為不果亦進退之義也為臭取其風所發也為寡髮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疎如人之少髮為廣顙額闊髮寡少之義為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為近利取躁人之情多近於利也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於市則三倍之利也其

究爲躁卦取其風之勢極於躁急也
○項氏安世曰繩直其齊也白其潔也
案喪髮廣顙多白眼皆取潔義今人之
顙濶少寒毛而眸子清明者皆潔者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本義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集說宋氏衷曰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輮水流有曲直故爲矯輮爲美脊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也○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坎象坎爲水取其北方之行也爲溝瀆取其水行無所不通也爲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爲矯輮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輮水流曲直故爲矯輮也爲弓輪弓者激矢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爲加憂取其憂險難也爲心病憂險難故心病也爲耳痛坎爲勞卦聽勞則耳痛也爲血卦人之有血循地有水也爲赤亦取血之色其於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爲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爲曳取水磨地而行也其於輿也爲多眚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也爲通取其行有孔穴也爲月月是水之精也爲盜取水行潛竊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取剛在內也○鄭氏正夫曰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蔡氏清曰日火外影也金水內影也月是金水之精何獨外影曰月體亦內影坎象也得日之光以爲光故兼外影耳凡金與水得日之光亦光輝外射也

案坎以習險取勞義故加憂心病耳痛者人之勞也亟心下首薄蹄曳者馬之勞也多眚者車之勞也凡馬勞極則心亟而屢下其首蹄薄而足曳皆歷險之甚所致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本義荀九家有爲牝牛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離象離爲火取南方之行也爲日日是火精也爲電火之類也爲中女爲甲胄取其剛在外也爲戈兵取其以剛自捍也其於人也爲大腹取其懷陰氣也爲乾卦取其日所烜也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皆取剛在外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陰在內爲空木既空中上必枯槁也○俞氏琰曰離中虛而外乾燥故爲木之科上槁蓋與坎之堅多心相反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本義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集說宋氏衷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門闕取其崇高也爲果蓏木實爲果草實爲蓏取其出於山谷之中也爲閽寺取其禁止人也爲指取其執止虞氏翻曰爲山故爲徑路也艮手故爲指陽剛在上故堅多節○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艮象艮爲山取陰在下爲止陽在上爲高故艮象山也爲徑路取其山路有澗道也爲小石取其艮爲山又爲陽卦之小者也爲

物也爲狗爲鼠取其皆止人家也爲黔喙之屬取其山居之獸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取其堅凝故多節也○項氏安世曰震爲萑葦爲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而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俞氏琰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坎之剛在內故爲木之堅多心艮之剛在外故爲木之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本義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此第十一章廣八卦之象其聞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兌象兌爲澤取其陰卦之小地類卑也爲少女兌爲少女也爲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爲口舌取西方於五事而言也爲毀折爲附決兌西方之卦取秋物成熟豐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於地也爲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爲妾取少女從姊爲姊也

總論項氏安世曰此章推廣象類使之明備以資占者有二其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上文乾爲馬此則爲艮馬老馬瘠馬駁馬上文坤爲牛此則爲子母牛乾爲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爲大輿載於下而方震爲決躁巽爲進退爲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屬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爲大腹艮爲閽寺爲指艮之止也兌爲巫爲口舌陰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而艮則爲徑路巽爲長爲高反而兌則爲毀折有相因取象者乾爲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

馬爲善鳴馵足作足的顙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巽爲木幹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爲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爲科上槁乾爲木果艮爲果蓏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各嘗者陰之翕也以見陽之闢均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離爲乾卦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巽爲臭以見震之爲聲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於陰之少者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他可觸類而通矣案此章雖廣八卦之象然有前文所取而此反不備者則非廣也意前爲歷代相傳而此則周易義例與

序卦傳

集說孔氏穎達曰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蘊也蓋因卦之次托象以明義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且聖人本定先後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卽變然則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義蓋不虛矣○張子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朱子語類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蘊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

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其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恆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問序卦中有一二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卽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項氏安世曰易之稱上下經者未有考也以序卦觀之二篇之分斷可知矣

案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義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見天道之盈虛消長人事之得失存亡國家之興衰理亂如孔氏朱子之言皆是也然須知若別爲之序則其理亦未嘗不相貫如蓍筮之法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隨其所遇而其貞與悔皆可以相生然後有以周義理而極事變故曰天下之能事畢也孔子蓋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謂舉其一隅焉爾神而明之則知易道之周流而趨時無定且知筮法之變通而觸類可長此義蓋易之旁通至極處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屯不訓盈也當屯之時剛柔始交天地絪縕雷雨動盪見其氣之充塞也是以謂之盈爾故謂之盈者其氣也謂之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謂之難者其事也若屯之訓紛紜盤錯之義云爾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其言已始生之意非重釋屯之名也○朱氏震曰蒙冥昧也物生者必始於冥昧句萌胎卵是也故次之以蒙蒙童蒙也物如此穉也○又曰飲食必有訟乾餱以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集說韓氏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無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項氏安世曰師比二卦相反師取伍兩卒旅師軍之名比取比閭族黨州鄉之名師以衆正爲義比以相親爲主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本義晁氏曰鄭无集說姚氏信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項氏安世曰履不訓禮人所履未有外於禮者外於禮則非所當履故以履爲有禮也上天下澤亦有禮之名分焉○胡氏一桂曰乾坤至履十變陰陽之氣一周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本義郭氏雍曰以謙有大則絕盈滿之累故優游不迫而服豫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集說韓氏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朱氏震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項氏安世曰蠱不訓事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又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釋之若豐者大也則眞訓大矣○吳氏澄曰因蠱之有事而後有臨之盛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集說崔氏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於人也○蘇氏軾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貴苟則易合易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貴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能久飾極則文勝而實衰故剝○張氏栻曰貴飾則貴於文文之太過則又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集說崔氏憬曰物復其本則爲誠實故言復則无妄矣誠矣故无妄次復○郭氏忠孝曰健爲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爲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閻氏彥升曰无妄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余氏芑舒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僞之始也故一變而爲剝剝而復則眞實獨存而不妄矣○何氏楷曰不妄與无妄當辨由不妄然後能无妄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集說蘇氏軾曰養而不用其極必動動而不已其極必過○閻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

所以應物然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林氏希元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必有養然後能動不養則不可以動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卽此理也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卽動也以大過之才當大過之時而行大過之事是之謂動而本於養也○姜氏寶曰無所養則其體不立不可舉動以應大事惟養充而動動必有大過人者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集說干氏寶曰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位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恆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恆備論禮義所由生也○朱子語類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吳氏澄曰此言咸所以爲下經之首也夫婦謂咸卦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爲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也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錯猶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爲上下經之首卦特別言之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集說郭氏忠孝曰傷乎外者必反其家蓋行有不得於人則反求諸己○閻氏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何氏楷曰晉與漸皆進進必有歸者先以艮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集說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語類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項氏安世曰凡言屯者皆以爲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爲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

之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集說朱氏震曰益久必盈盈則必決隄防是已故次之以夬○胡氏一桂曰咸恆十變爲損益亦猶乾坤十變爲否泰也○俞氏琰曰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復還故必益益而不已則所積滿盈故必決此乃理之常也損之後繼以益深谷爲陵之意也益之後繼以夬高岸爲谷之意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集說崔氏憬曰巽升在上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張氏栻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爲升也○項氏安世曰物相遇而聚者彼此之情交相會也以衆言之也比而有畜有止而聚之義聚者不必止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集說朱氏震曰井在下者也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

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集說閻氏彥升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朱氏震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案得其所歸猶言得其所依歸也婦得賢夫而配之臣得聖君而事之皆得其所歸之謂故同人之物必歸焉

者人歸已也此之得其所歸者已歸人也兩者皆足以致事業之大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集說郭氏雍曰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漸則有歸歸得其所則大窮其大則必失蓋非有大以謙故也○張氏栻曰旅者親寡之時无所容也惟巽然後得所入故受之以巽而巽者入也○俞氏琰曰大而能謙則豫大而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故豐後繼以旅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集說張氏栻曰人於道故有見而說故巽而受之以兌惟說於道故推而及人說而後散故受之以渙○項氏安世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集說韓氏伯曰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項氏安世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貞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吳氏澄曰過者行動而踰越之也故大過云動小過云行凡行動未至其所爲未及既至其所爲至既至而又動又行則爲踰越其所至之地而過也○蔡氏清曰節而信之必立爲節制於此上之人當信而守之下之人當

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若果於自信則於事不加詳審而在所必行矣能免於過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集說韓氏伯曰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項氏安世曰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於陷小過或可濟事故有濟而無陷也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此即咸感之後繼之以恆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無弊故必以分之正者終之總論王氏通中說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恆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又曰乾坤坎離爲上篇之用兌艮震巽爲下篇之用也頤中孚大過小過爲二篇之正也○又曰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恆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程子上下篇義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爻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

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上或得正位生於下而上達陽暢之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又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

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貴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恆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

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項氏安世曰上經言天地生萬物以氣而流形故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氣化之本也下經言萬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言夫婦之道也○蔡氏清曰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總不出此

二例

雜卦傳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雜卦朱子語類云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又云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翻轉底巽震便是翻轉的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四卦翻轉爲五十六卦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的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又云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爲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與六十

四同○龍氏仁夫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爲經羽翼非創作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集說 蘇氏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朱氏震曰比得位而衆比之故樂師犯難而衆從之故憂憂樂以天下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集說 郭氏雍曰臨與觀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無求或有求無與皆非臨觀之道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集說蘇氏軾曰君子以經綸故曰見盤桓利居貞故曰不失其居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雜童明故曰著○龔氏原曰不見則不足以濟衆不居則不足以爲主○柴氏中行曰在蒙昧之中雖未有識別而善理昭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集說虞氏翻曰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朱氏震曰陽起於坤而出震則靜者動陽止於艮而入坤則動者靜○郭氏雍曰損已必盛故爲盛之始益已必衰故爲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常如是也○俞氏琰曰損益蓋未至於盛衰而盛衰自此始也○錢氏志立曰損益否泰爲盛衰反復之介易所最重者也雜卦於

他卦分舉而損益否泰則合舉之以明盛衰之無常反復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否泰十二卦自咸恆至損益十二卦此除乾坤外自比師至損益十卦自咸恆至泰否十卦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集說郭氏雍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時也无妄之謂災其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何氏楷曰大畜若上九天衢之亨可謂得時矣然無畜而時不謂時也大畜故謂之時耳无妄若六三或繫之牛可謂逢災矣然有妄而災不謂災也无妄故謂之災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集說郭氏雍曰謙輕已豫怠已也以樂豫故心怠是以君子貴知幾○朱子語類云輕是不自尊重甲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項氏安世曰自以爲少故謙自以爲多故豫少故輕多故怠○柴氏中行曰謙者視已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張氏振淵曰萃有聚而尚往之義升有往而不反之義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本義白受集說郭氏雍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項氏安世曰物消曰食噬者合則强物消矣案此二語之義即所謂食取其充腹衣取其蔽體者也若飫於膏粱則噬之不能合而失飲食之正若競於華

美則目迷五色而非自然之文

兌見而巽伏也

本義兌陰外見集說何氏楷曰巽本以陰在下爲能巽也蔡傳乃爲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兌本以陰在上爲能說也蔡傳乃謂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蓋終主陽也云爾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本義隨前无故集說俞氏琰曰故謂故舊與革去故之故蠱後當飭故同蠱人則忘舊蠱則飭而新也案无故猶莊子言去故人心有舊見則不能隨人故堯舜舍己從人者无故也

剝爛也復反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蟲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徐氏幾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於下則可種而生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本義誅傷也集說虞氏翻曰離日在上故晝也明入地中衆也故誅也○郭氏雍曰晉與明夷朝暮之明入地中誅亦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本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集說張子曰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井通遇陰則見揜而困惟其時也○郭氏雍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爲困○項氏安世曰自

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恆爲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恆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恆久也

本義咸速恆久集說蔡氏淵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蔡氏清曰咸非訓速也天下之事無速於感通者故曰咸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集說虞氏翻曰渙散故離節制度數故止○張子曰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爲難○項氏安世曰渙節正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爲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於困也○徐氏幾曰睽者疏而外也家人者親而內也○俞氏琰曰渙節皆有坎水風以散之則離澤以潴之則止○徐氏在漢曰外猶言外之也非內外之外以情之親疏爲內外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本義止謂不進集說郭氏雍曰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遯之退大壯之止則克己之道○趙氏玉泉曰大壯以壯趾爲凶用壯爲厲欲陽之知所止也遯以嘉遯爲吉肥遯爲利欲陰之知所處也○何氏楷曰壯不可用宜止不宜躁遯與時行應退不應進止者難進退者易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本義既明且動集說朱氏震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大有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同乎人則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潘氏夢旂曰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

離上而坎下也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本義不處行集說龔氏原曰柔爲君故大有進之義則衆柔爲臣故小畜則寡案寡者一陰雖得位而畜衆陽其力寡也不處者一陰不得位而行乎衆陽之中不敢寧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集說李氏舜臣曰乾上離下爲同人火性炎上而趨乾故曰同人親也乾上坎下爲訟水性就下與乾違行故不親也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集說韓氏伯曰剛柔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集說曰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朱子語類云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又云雜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純乾矣○項氏安世曰大過之象本末俱弱而在雜卦之終聖人作易示天下以無終窮之理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又曰自大過以下特皆以男女爲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則聖人之意斷可識矣○胡氏炳文曰本義謂自大過以下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竊以爲雜物撰德非其中又不備此蓋指中四卦又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始於乾終於夬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

御纂周易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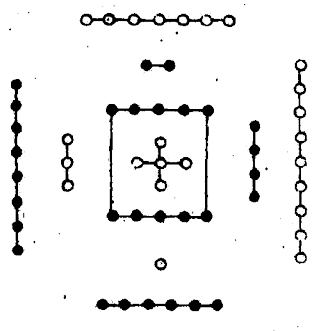
易學啓蒙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爾。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蓍。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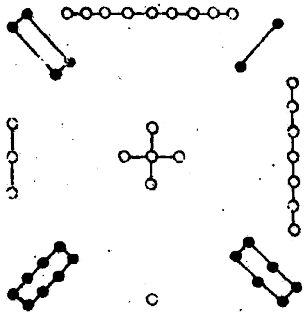
（魏氏了翁。朱文公易得於鄧子爲多。蓋不讀鄧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

本圖書第一

河圖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集說　朱子荅袁樞曰。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邪。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集說　朱子書河圖洛書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書也。○又偶讀漫記曰。子華子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躡六。與八蹈一而下次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案鄭注大戴禮是確證。至子華子則位置雖明。但錯以洛書爲河圖。故朱子疑其非古書。

邵子曰。圖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歷法合二始

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歷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爾。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無不合若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

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

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

十五。積五耦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案中間述大傳處。是夫子之意。天一生水之類。則是諸儒之說。蓋諸儒舊說。皆以五行說圖書。故朱子於啓蒙本義。因而仍之。他日又曰。河圖洛書。於八卦九章不相著。未知如何也。然則朱子之意。蓋疑圖書之精蘊。不盡於諸儒之所云者爾。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集說

趙氏汝楳曰。一對二。三對四。而五居中。六七合一二。八九合三四。而十合五。奇耦胥對。陰陽有合。而數之體以立。聖人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此其類也。體立矣。不變則數不行。故陽以三左行。陰以二右行。三其一為三而居東。三其三為九而居南。三其九為二十七而七居西。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而一復居北。等而上之。至於德兆。其餘數之位皆然。二其二為四而居東南。二其四為八而居東北。二其八為十六而六居西北。二其十六為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上而德兆亦然。八位既列。五仍居中。而數之用以通。聖人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此其類也。○范氏雲龍曰。以洛書變數推之。陽以三左行。天圓徑一圍三。三天數也。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其三為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西。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而一復居於北。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北。循環不窮。有以符天道左旋之義。地方徑一圍四。兩其二也。蓋以地上之數起於二。而陰資以為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為四而居東南。二而四之為八而居東北。二其八為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為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本位。西南而東南。東南而東北。東北而西北。西北而復西南。亦循環不窮。有以協地道右行之說。一三九七。陽居四正。二四八六。陰居四隅。左右旋轉。相為經緯。造化之妙如

此若以河圖推之亦然但陰陽對布內外交錯有不同爾

案朱子此條已盡圖書之大義蓋以生數統成數而同處其方者自五以前爲方生之數自五以後爲旣成之數陰生則陽成陽生則陰成陰陽二氣相爲終始而未嘗相離也以奇數統耦數而各居其所者四正之位奇數居之四維之位耦數居之陰統於陽地統於天天地同流而定分不易也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者數之至十而始全缺一則不全矣故曰數之體主於陽以統陰舉其變者始於一終於九所以起因乘歸除之法故曰數之用然生成之理則明矣而正雜之位所自定惟甜氏鮑氏之說爲能推明其意諸家皆不及也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

案三二之合五也一四之合亦五也一一二二之積又五也三三四四之積又五之積也此五所以爲數之會而位之中與

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旣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集說翁氏泳曰河圖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耦西南陰方則主之以耦而與合者奇○吳氏愼曰陽始北而終西一三陽尙微故居內七九陽盛而著於外也必實其中而後能著乎外故五居中陰始南而終東二四陰尙微故居內六八陰盛而凝於外也必堅乎外而後能實其內故十居中自中而外陽之生也長自外而中陰之收藏觀於草木之枝葉果實亦可見矣○五生數之終十成數之終而藏於中此太和之所以保合深固而生機之所以充實於內也

案此段即與上生數統成數奇數統耦數一段相發明以生數統成數者生數常居內而爲主成數常居外而爲客如一歲之寒暑往來一月之明魄死生一日之晝夜進退其自生而長者皆爲主者也其自盛而衰者皆爲容者也此河圖之大義也以奇數統耦數者奇數居四正而爲君耦數居四側而爲臣如天之以圓而運旋則樞在四正地之以方而奠位則維在四隅天尊而地卑之位也陽主而陰輔之分也此洛書之大義也翁氏吳氏之論河圖深得朱子內外賓主之意其於洛書雖未及然前文趙氏鮑氏之說足以通之矣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案此段亦與上段數之體數之用相發明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

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耦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

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集說　朱子語類云洛書本文只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此說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故第二身既脩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脩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脩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敘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也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吳氏曰慎曰河圖虛中宮以象太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洛書主中五以爲皇極故曰皇建其有極○陰陽皆自內始生窮外而盡觀四時之寒暑相推萬物之榮枯死可見河圖生數始於內成數終於外先天圓圖震一

陽至乾三陽巽一陰至坤三陰皆自內而外內者爲主而漸長外者爲客而漸消此法象之不可易者也○洛書上三數象天中三數象人下三數象地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建中和故歸重於五皇極爲

案吳氏三條於圖書卦疇深有發明所謂無極有極云者則易範之第一義也其以先天圖合河圖語尤員切聖人所謂則之者爲其理之符契耳豈必規規於點畫方位而求密合哉洛書以四正之參數象天四隅之兩數象地中宮之合數象人吳氏分三重者似亦本於大戴禮子華子之說然今以洪範考之蓋始於一二三中於四五六終於七八九而各以相天道建主極協民居爲之先後次第自日用飲食脩已治人之近層累增高至於上下同流而後已焉皆所謂得其理而不規規於點畫方位以求密合者大抵易卦以八爲節其根起於兩儀也範疇以九爲範其根起於三才也知易範所起之根則知圖書所繼之妙矣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耦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

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邪。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

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閒哉。

原卦畫第二

朱子答袁樞曰：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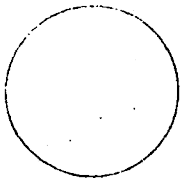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閒，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

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豪髮思慮作爲於其閒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集說 謝氏良佐曰：堯夫易數甚精，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朱子荅虞大中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載不傳，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爲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於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

最切要矣。



易有太極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

案太極之在易書者雖無形。然乾即太極也。偏言之則可以與坤對。亦可以與六子並列。專言之則地一天也。故程子曰。夫天專言也。六子亦一天也。故形而上之道也。以體言謂之帝。以主宰言謂之天。以妙用言謂之神。以性情言謂之乾。其言可謂至矣。雖然。畫卦之言謂之視。亦未有乾之名。其始於一畫者。即是也。摹作圖形者。始自周子。朱子蓋借之以發易理之宗。學者不可誤

謂伏羲畫卦。眞有是象也。

陽儀 ⚊

陰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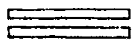
是生兩儀

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耦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皆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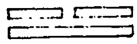
集說朱子答袁樞曰。如所論兩儀有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如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耳。自此再變至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其為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耦之名。只可謂之

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太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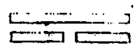
少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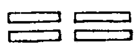
兩儀生四象

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

少陽三



太陰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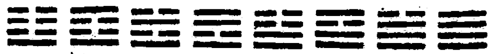
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

集說 朱子荅程迥曰。所謂兩儀爲乾坤初爻。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方有太少之別。其序以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次。此序既定。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又荅袁樞曰。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尊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語類云。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離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疑非所以得數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捷徑。蓋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合九。少陰位二便合八。少陽位三便合七。老陰位四便合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但說中閒進退而已。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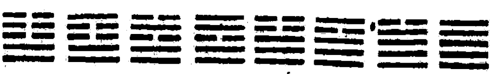
四象生八卦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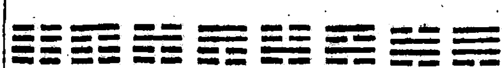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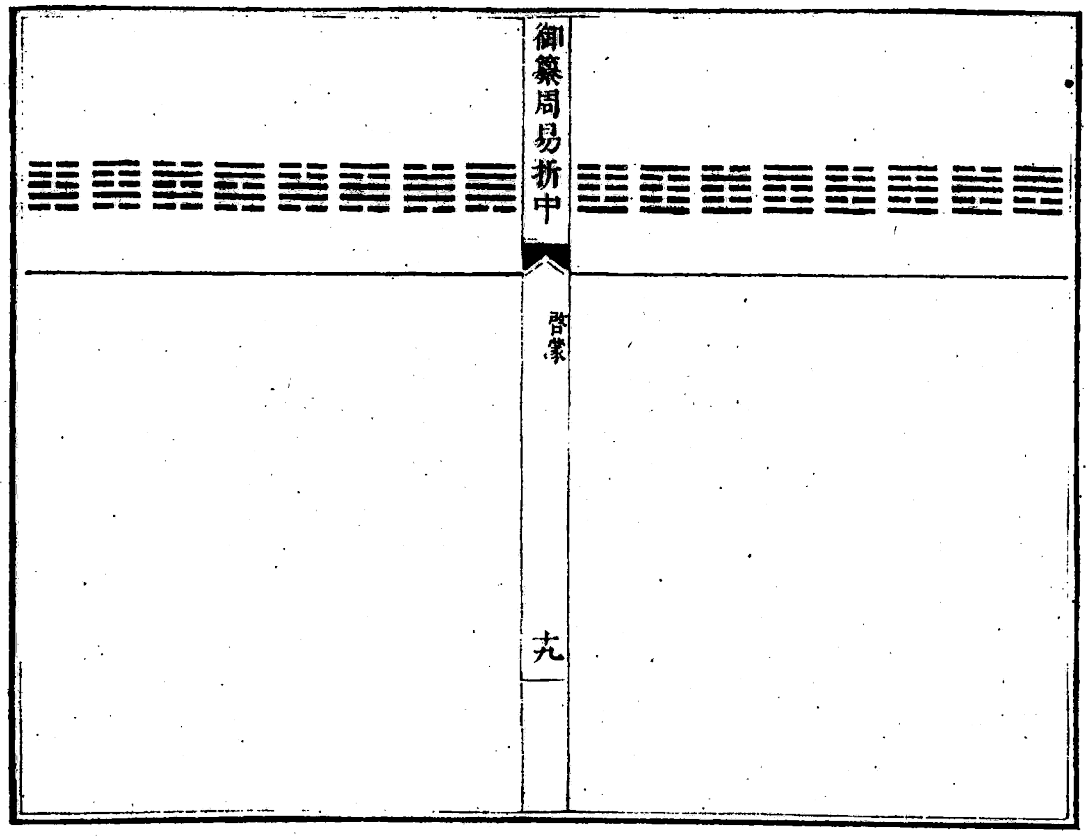
案四畫十六者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四象也於經雖無見然及六十四卦既成之後以其自二至五四爻互之或自初至四或自三至上或自四而又至初或自五而又至二或自上而又至三錯綜顚倒互之皆得乾坤既未濟剝復姤夬漸歸妹大過頤解蹇睽家人諸卦適合十六之數孔子於雜卦發其端矣漢儒互卦之說蓋本諸此也邵子詩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即以此四畫者爲四象相交者爾學者誤以上文天地否泰十六卦當之失其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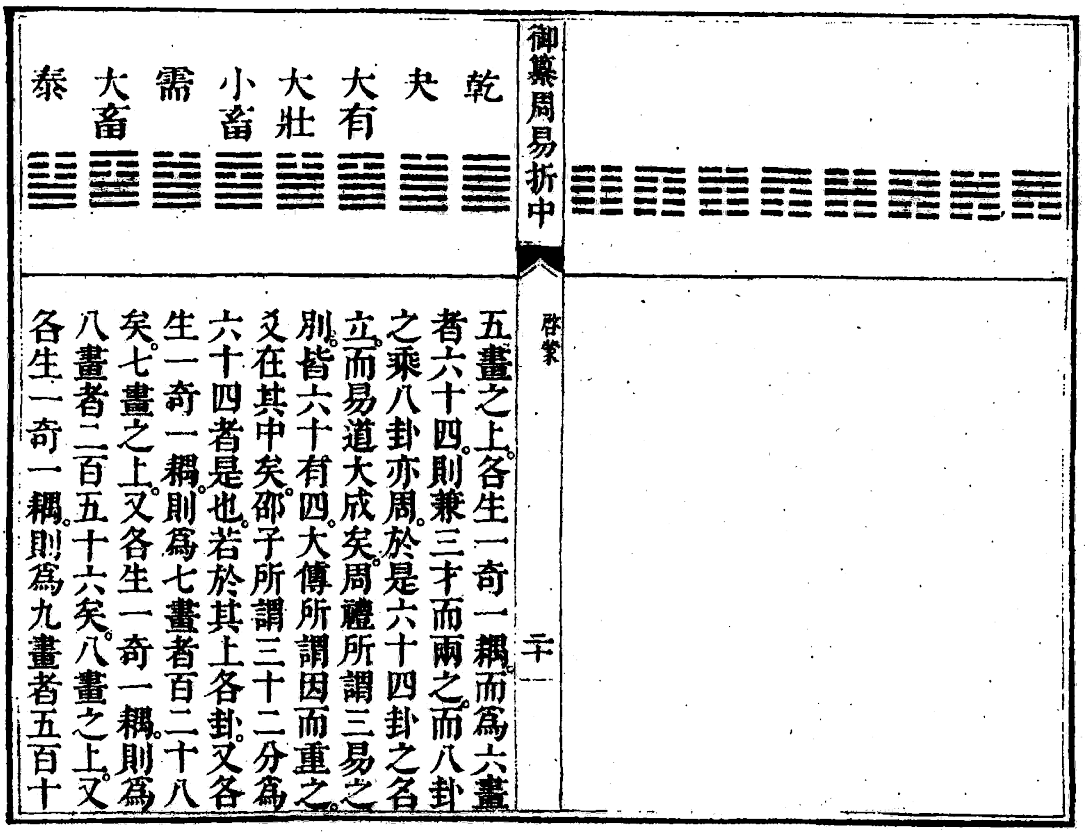


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案五畫三十二者自初至三可互一卦自三至五又可互一卦六十四卦既成之後依此法錯綜顚倒互之則得復姤頤大過屯鼎恆益豐渙坎離蒙革同人師臨遯咸損節旅中孚小過大壯觀大有比夬剝乾坤諸卦亦適合三十二之數先儒亦有是說互卦者如損益皆互頤頤象離爲龜故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之類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九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十一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又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爲九畫者五百十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耦。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案易林之數。蓋古占筮之法。洪範占法曰貞曰悔。夫以八卦變爲六十四言之。則八卦貞也。重卦悔也。春秋傳貞風悔山是也。以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言之。則六十四卦貞也。變卦悔也。春秋傳貞屯悔豫是也。因卦畫之生生無畫。故占筮之變化無窮。焦贛能知其法。而至各繇之以辭。則釐矣。邵朱二子所爲傳心之要者在此。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訟 ䷅　困 ䷮　未濟 ䷿　解 ䷧　渙 ䷺　坎 ䷜　蒙 ䷃　師 ䷆

遯 ䷠　咸 ䷞　旅 ䷷　小過 ䷽　漸 ䷴　蹇 ䷦　艮 ䷳　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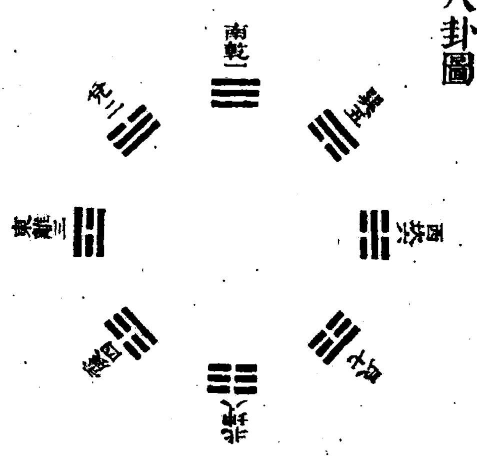
否 ䷋　萃 ䷬　晉 ䷢　豫 ䷏　觀 ䷓　比 ䷇　剝 ䷖　坤 ䷁

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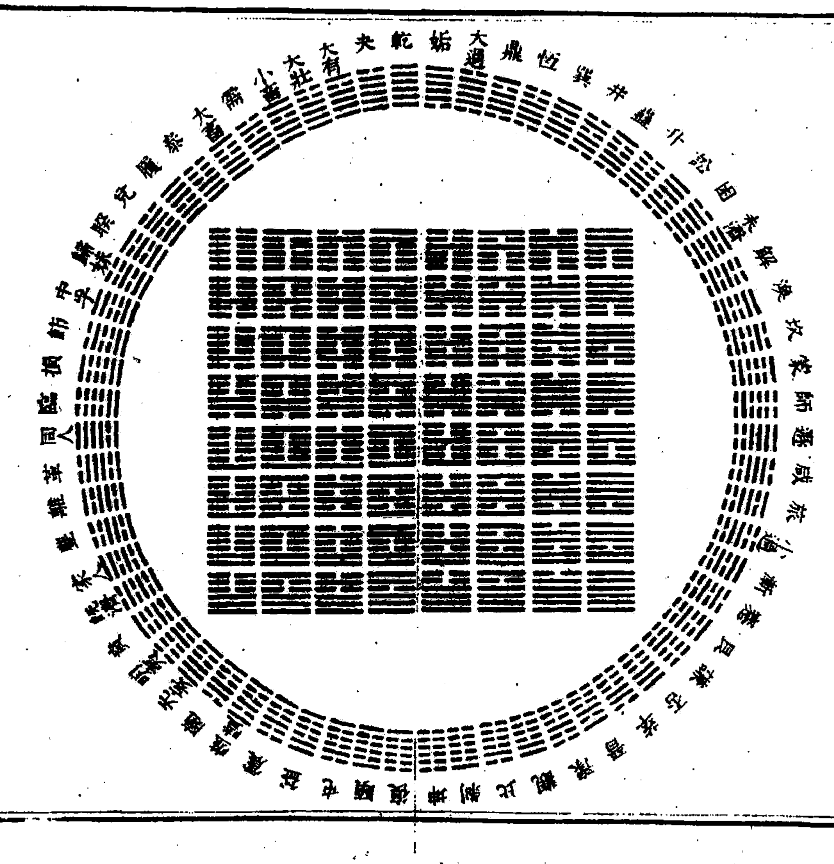
朱子答林栗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又答袁樞曰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辭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豪智力添助蓋本不繁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顚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語類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閒著

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屬陽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又云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揚雄太玄全模做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又云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圖如此齊整如揚雄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黃氏瑞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此勿論也陳瑩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溫云伊川在康節時於先天之學非不問不語之也郎二先生之論則先天圖在當時豈猶未甚著邪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之餘事耳又曰闡先聖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者了翁爲有見也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圖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

附錄 項氏安世曰。數往者順。以指上文。知來者逆。以指下文。是故易逆數也。此一句。以起下文八句也。上文據八卦已成之後。對而數之。其序順而理明。故曰數往者順。下文據八卦始畫之初。左右對畫。而上下逆生。故曰知來者逆。非聖人於順之外別爲逆象也。此之逆象。卽上文之順象。○章氏潢曰。自乾純陽。歷兌離以至一陽之震。自坤純陰。歷艮坎以至一陰之巽。非數往之順乎。自震一陽。歷離兌以至乾之純陽。自巽一陰。歷坎艮以至坤之純陰。非知來之逆乎。左旋則總爲知來。右旋則總爲數往。但易以知來爲主。生生不窮。是以逆而數之。

案邵子所謂左旋者。猶言向左而旋耳。所謂右行者。猶言向右而行耳。與曆家所謂左旋右轉。義正相反。各爲一說也。其所謂已生未生。正指陰陽生生而言。如章氏之說。而項氏說尤得前後聯貫語氣。蓋其順數者既如上文所列矣。而圖之作主於逆數。故其終始生成又如下文之所敘也。朱子之解似又自爲一說。學者分別觀之。

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集說 朱子語類問。程易乾卦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或疑此說。卦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爲六畫。似與邵子一分爲二而至六十四爲六畫。其說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程子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不得。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

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陰起於姤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問無極之前。旣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間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不同如何。曰。始自據他意思說。卽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閒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他兩邊生卽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卽無對。案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以陰陽之本體言之。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邵子所謂無極者。以動靜之樞紐言之。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天命之性固周流而無不在。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則沖漠無朕之時。乃本體之眞之所以具。故周子亦言主靜。程子言其本也眞而靜。三子之說。實相發明。而不相悖也。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震始交陰而陽生。是說圖圖震與坤接而一陽生也。巽始消陽而陰生。是說圖圖巽與乾接而一陰生也。

集說 邵子曰。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雜。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胡氏方平曰。此一節先論震巽艮兌四維之卦。而後及於乾坤坎離四

正之位。震始交陰而陽生。以震接坤言也。至兌二陽則爲陽之長。巽始消陽而陰生。以巽接乾言也。至艮二陰則爲陰之長。震兌在天之陰者。邵子以震爲天之少陰。兌爲天之太陰。惟其爲陰。故陰爻皆在上。而陽爻皆在下。天以生物爲主。始生之初。非交泰不能。故陰上陽下而取交泰之義。巽艮在地之陽者。邵子以巽爲地之少剛。艮爲地之太剛。惟其爲剛。故陽爻皆在上。而陰爻皆在下。地以成物爲主。旣成之後。則尊卑定。故陰下陽上而取尊卑之位。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闔闢也。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也。歲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晝夜行度。莫不胥此焉出。豈拘拘爻晝陰陽之間哉。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陰所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兌離以下更思之。○今按兌離二十八陽。二十陰。震二十陽。二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此更宜思。離當卯。坎當酉。但以坤爲子半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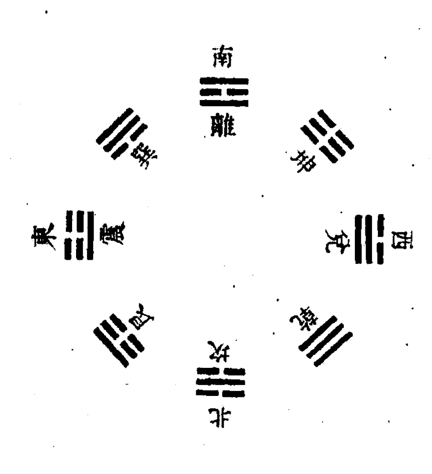
集說 蔡氏元定曰。此論陰陽往來。皆以馴致。不截然爲陰爲陽也。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所生。已起於寅震中。坎之所生。已起於申巽中矣。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坤當子半。乾當午半。卽離卯坎酉之謂也。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案自孔子既沒易道失傳義理既已差訛圖象尤極茫昧惟大傳帝出乎震一條所載八卦方位顯然明白故學者有述焉其餘如卦氣月候之圖皆漢儒傳會非聖人本法也至宋康節邵子乃有所謂先天圖者其說有六十四卦生出之序則今之橫圖自一畫至六畫一每分二者是已有八卦方位則今之小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是已有六十四卦方位則今之大圓圖始復姤終乾坤者是已大圓圖中有方圖又所以象天地之相函也諸圖之義廣大高深信非聖人不能造作然當邵子之時伊川程子則未之見龜山楊氏見而未之信惟明道程子稍見其書而括以加倍之一言然則當時知邵子者明道一人而已南渡之後如林栗袁樞之徒攻邵者尤衆雖象山陸氏亦以爲先天圖非聖人作易本指獨朱子與蔡氏闡發表章而邵學始顯明於世五百年來雖復有爲異論者而不能奪也顧朱子之意以爲孔子之後諸儒不能傳受而使方外得之故其流爲丹竈小術至康節然後返之於易道今以參同契諸書觀之其六卦月候蓋卽納甲之法其十二辟卦主歲蓋卽卦氣之流所爲始於震復者與先天偶同乾似未足爲先天傳受之據惟揚雄作太玄其法始於三方重於九州又重於二十七部又重於八十一家則與先天極儀象卦加倍之法相似也流行之序始於中美從中於吏辟廓終於減流成則與先天始復終乾始姤終坤之序相似也首用九九策用六六則與先天卦用八八策用七七之數相似也意者康節讀揚雄之書而心悟作易之本與然非揚雄之時易傳未混則雄亦無自而依倣之故康節深服太玄以爲見天地之心蓋其學所啓發得力處也然自邵書旣出則太玄爲僭經爲汨陰陽之敘與邵書過乎如蓍素之不相倖矣觀明道程子之意蓋以爲康節能自得師故於希夷之傳揚雄之書皆有取焉而其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則非揚陳之所能及也故曰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又曰穆李皆得之希夷者而其言與行事槩可見矣堯夫特因其門戶而入者闡程子之言至當後之學者欲考先天之傳不可以不知

文王八卦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

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案邵子言乾坤交而爲泰者。釋先天變爲後天之指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今變爲乾北坤南。故曰交。然邵子言乾生於子。坤生於午。今按圖攷之。則乾在西北。乃亥而非子。坤在西南。乃未而非午。其故何也。曰陽自靜以之動。故氣肇於子。然自亥月而已朕兆胚胎。故古人以亥爲陽月。言天道於是始也。陰自動以之靜。故功著於午。然至未而後育養蕃庶。故古人以未爲中央。言土德於是王也。亥字從草爲亥。從木爲核。皆朕兆胚胎之意。未從日爲昧。言日於是始向昧谷。而萬物將西成也。樂律黃鐘子爲天統。然自應鐘亥而陽氣已應於內。故曰應鐘。林鐘未爲地統。故班固引西南得朋釋之。下至納甲星命淺術。亦以亥爲天門。未爲坤始。疑皆本於後天以爲說也。若乃火雖始於東而盛於南。水雖始於西而盛於北。雷霆之氣雖動於寅而發聲於卯。膏澤之潤雖暢於巳而收功於西。風在西南則涼風也。成萬物者也。故春秋傳曰風落山。在東南則和風也。生萬物者也。故薰風之操曰可以阜吾民之財。艮在西北則動極而靜者也。故大傳曰艮以止之。在東北則靜極復動者也。故大傳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凡此皆先天後天相爲發明之妙。要之無非造化之所以流行而發育者。先儒有乾坤不用之說。致以孔子之言則坤曰致役。致養其爲用莫大於是。至於乾曰戰。則又所以著剛健之體。有以克勝羣陰而主宰天命。八卦之用皆其用也。夫豈不用者哉。此聖人精意。不可不表而出之者。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嘗考此圖而更爲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傳。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

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集說 邵子曰。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案邵子之言。可蔽圖之全義。周易坤蹇解諸卦彖辭。皆出於此也。大抵先天則以東南為陽方。西北為陰方。故自陽儀而生之卦。皆居東南。自陰儀而生之卦。皆居西北也。後天則以北東為陽方。南西為陰方。故凡屬陽之卦。皆居東北。屬陰之卦。皆居西南也。然先天陽卦雖起於東。而其重之以敘卦氣。則所謂復見天地心者。仍以北方為始。後天陽卦雖起於北。而其播之以合歲序。則所謂帝出乎震者。仍以東方為先。蓋兩義原不可以偏廢。必也參而互之。則造化之妙。易理之精。可得而識矣。歲始於東。終於北。而西南在其間。後天圖意。主乎陽以統陰。故自震而坎而艮者。以陽終始歲功也。自巽而離而兌者。以陰佐陽於中也。震陽生。故直春生之令。始為始也。乾則以終為始。而莫得其端。乃傳所謂大始者也。所謂不可為首者也。兌陰成。故畢西成之事。陰成之終也。坤則致役以終事。而不居其成。乃傳所謂作成者也。所謂无成而代有終者也。是故陽居終始。而陰在中

間。乃天地萬物之至理。如草木之種實陽也。華葉陰也。人類之父子陽也。妻妾陰也。始於植種。終於成實。而其間華葉盛焉。始於有父。終於有子。而其間嫡媵繁焉。實生於華。子生於母。此陰佐陽之驗。然而實成則為來歲之種矣。子生則為他日之父矣。此又所謂以終為始者。而元陽之生生不已。其首尾端倪。真不可得而窺矣。謝氏良佐論一起於震。發生也。又曰一起於乾。探本也。其有得於後天之精意者與。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說之象。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遠取諸物之象。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近取諸身之象。

集說 朱子語類云。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郭子和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鄭東卿專取象。如以鼎為鼎。革為爐。小過為飛鳥。亦有義理。但盡欲如此牽合傳會。便疎脫。學者須先理會得正當道理。然後於此等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無補。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

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案邵子既以天地定位一章為先天之易。因以帝出乎震以下為後天之易。先義後文。其序既可信。而先天圖易簡渾涵。得畫卦自然之妙。後天圖精深切至。於周易義例。合者為多。其理尤可信也。然後天所以改置先天

之意。朱子之説所畧，其見於答袁樞書者，可以得先賢慎重之盛心矣。諸家以五行為説者，亦有條理，然今即八卦之象求之，則惟坎水離火巽木坤土合於本象耳。金者乾之一象，而不足以盡乾也。蒼篔竹者震之一象，而不足以盡震也。艮山之為土，猶可假借，兌則絶無為金之義也。況易之為書，不言五行，而説卦解釋圖體，亦與五行生克逆不相涉，則疑文王之意不出乎此也。質以孔子之言，蓋不離乎八卦之德象而得之。何則？以德言之，則震者動也，陽氣動則出，而萬物亦於是乎出也。巽者入也，制也，陽動則陰亦動矣，陰氣凝滯，陽能入而散之，則陰與陽齊，而萬物亦於是乎齊也。離者明也，故曰相見，帝與物相見，而萬物亦於是乎相見也。坤者順也，故曰致役，又曰致養。自帝言之，坤則以順而效其勞；自萬物言之，坤則以順而厚其生也。兌者説也，帝之生意於是乎充，萬物之生意亦於是乎足也。乾者健也，故曰戰。陰功已成，則當斂其機而化其迹，惟天德之剛，故能制伏羣陰，使之退聽，而不已之命於是乎流行矣。坎有習險之義，故為勤勞之卦。習久則熟矣，故又為休勞之卦。帝生物之勤既成而休，萬物之生亦既成而息也。艮者止也，不止則不行，不息則不生，故不惟成終，而且成始也。以象言之，動陽氣而出之者莫如雷，撓陰氣而散之者莫如風，揚之以發其光燄者莫如火，滋之以足其精液者莫如澤。澤既足其精液矣，而至於枯落之後，則有源之水復潤其根。水既潤其本根矣，而至於生息之交，則艮德之厚又固其氣。凡此者皆統於乾而具於坤。乾坤以德言之，則健也順也，可與八卦並列；以象言之，則天也地也，不可與六子分職也。是故以形體言謂之天，天地定位是也；以性情言謂之乾，乾君坤藏是也；以主宰言謂之帝，帝出乎震是也；以妙用言謂之神，神妙萬物是也。其實一天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其實一太極也。以乾為主，而流行為八卦之功用，此先天後天所以相為經緯，異而同，二而一者也。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為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無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為五十矣。

案洪範曰：卜五，占用二，衍忒。衍者推衍也，忒者過差也。卜筮所以推衍人事之過差，故揲蓍之法謂之大衍。大音太，如大卜太筮之比，乃尊之之稱，非如先儒小衍大衍之説也。五十之數，説者不一，惟推本於圖書者得之。河圖之數則贏五，數之體也；洛書之數則虛五，數之用也。大衍者，其酌河洛之數之中，而兼體用之理之備者與。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集説 崔氏憬曰：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則法長陽七七之數。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陰陽之別也。捨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邵子曰：蓍之用數，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為四十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是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九者陽之極數，六者陰之極數，數極則反，故為卦之變也。○又曰：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閒。揲者。以大指食指閒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閒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閒。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閒。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閒。以象再閏。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案河圖之中宮。太極也。洛書之中宮。人極也。故大衍之數。其虛一者。既以象太極之無為。其掛一者。又以象人極之參贊。虛一之後。繼以分二者。明乎分陰分陽。造化之事之本也。掛一之後。繼以揲四歸奇者。明乎定時成歲。人之體具矣。揲四歸奇。則一掛二揲四歸奇。則天地設位而三才之用行矣。大衍之數所以為酌河洛之屯。而兼體用之備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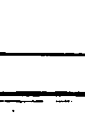
扐掛扐掛扐掛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五除掛一即四。以四約之為一。故為奇。即兩儀之陽數也。

得九者一。所謂耦也。九除掛一即八。以四約之為二。故為耦。即兩儀之陰數也。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扐掛扐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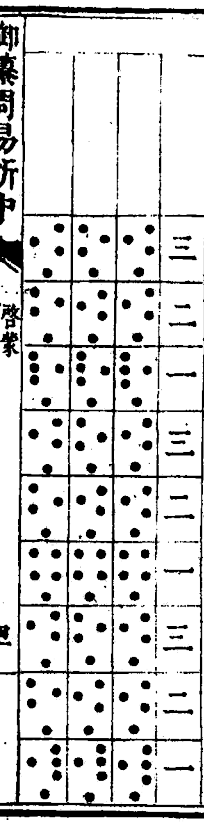


得四者二。所謂奇也。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得八者二。所謂耦也。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



右三奇為老陽者。凡十有二。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為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三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數則為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掛扐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徑一而圍三也。即四象太陽居一含九之數也。

右兩奇一耦。以耦爲主。爲少陰者凡二十有八。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爲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掛扐除一。四其四也。自一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八之母也。過揲之數。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即四象少陰居二舍八之數也。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右兩耦一奇。以奇爲主。爲少陽者凡二十。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三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爲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扐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即四象少陽居三舍七之數也。

三 二 一

右三耦爲老陰者四。掛扐之數二十有五。除初掛之一。爲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爲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掛扐除一。六之母也。過揲之數。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兩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圓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陰居四舍六之數也。

集說　蔡氏元定曰。蓍之奇數。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爲陽。老陽十二。少陽二十。三十二爲陰。老陰四。少陰二十八。其十六則老陽老陰也。老陽十二。老陰四。其四十八則少陽少陰也。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老陽老陰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陽少陰六子之象也。六八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一行畢中和顧象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蓋已誤矣。

集說　胡氏方平曰。案王輔嗣注云。分而爲二。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孔穎達疏云。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爲掛扐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扐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原於一行禪師。一行唐開元時所作大衍曆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蓋其衍法皆以再扐而後掛也。畢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掛。正合四營之義。朱子亦謂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顧象之說未詳。禹錫又自言揲法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近世儒者若郭雍所著蓍卦辨疑。專以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其載橫渠先生之言曰。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且謂橫渠之言。所以明注疏之失。朱子辨之曰。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也。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策。分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爲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爲扐而當不閏之歲。則與大傳所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以第二第三變爲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其載伊川先生之說曰。再以左右手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朱子辨之曰。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云本無文字。則其傳授之際。不無差舛。宜矣。郭氏又云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朱子辨之曰。所以不可不掛者。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耦數。屬陽者爲陽三而陰一。皆圍三徑一之術。屬陰者爲陰二而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三變之後。其可爲老陽者十二。可爲老陰者四。可爲少陰者二十八。可爲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耳。而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爲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爲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不辯。愚嘗考之。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并特爲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掛則所謂八者。左手餘四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右手餘四。不掛則左手餘四。右手亦餘四。此八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數皆參差不齊。無復自然之法象矣。

且用舊法。則三變之中。又以前一變爲奇。後二變爲耦。奇故其餘五九。耦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蔡元定曰。案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爲奇者三。爲耦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陰陽以老爲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歸於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陰陽以少爲靜。而陽性本動。故以

四歸於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而少陰之數所以二十八也。陽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六變。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蓋一奇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耦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

集說 蘇氏軾曰。唐一行之學。以爲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揲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揲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揲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揲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揲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是而在乎三變之閒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朱子文集曰初一變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後二變得四者二得八者二故曰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三變之後爲老陽者十有二老陰四故曰陽饒而陰乏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故曰陽少而陰多沈氏筆談云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耦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謂之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諸家揲蓍說惟筆談簡而當孔穎達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然其於大數亦不差也畢中和視疏義爲詭柳子厚誕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分指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並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說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蔡氏所謂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者蓋謂虛一四止用四十八分掛揲之餘爲奇耦各二老陽老陰變數各八少陰少陽變數各二十四合爲六十四八卦各得八爲然此乃奇耦對待加倍而得爲體數也若天三地二衍而爲五十者用數也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饒而陰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陰陽同科老少一例是體數非用數也

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爲圍三徑一之義。而無復奇耦之分。三變之後。爲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

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爲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二約之。爲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爲奇。兩其四者爲耦。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爲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爲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

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陽老陽居一而舍九故其掛扐十二爲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爲最多少陰居二而舍八故其掛扐十六爲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爲次多少陽居三而舍七故其掛扐二十爲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爲稍少老陰居四而舍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爲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爲極少蓋陽奇而陰耦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爲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爲貴者也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爲二物而迭爲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爲一物而迭爲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爲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繁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

朱氏震歸氏有光曰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二耦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三耦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奇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矣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何氏楷曰案繫言揲四以象四時歸奇以象閏時正也閏餘也下文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皆以七八九六起數明乎不用正數而用餘數矣案歸氏朱子何氏之說亦可與參酌

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爲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

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
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
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爲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也若爲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
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
合之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

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
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
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
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
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
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
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
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
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
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
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

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
不越乎此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
相交也祐神者言有以祐助神化之功也○卷內蔡氏
說爲奇者三爲耦者二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
皆爲奇餘四爲耦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爲耦故曰
奇三而耦二也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
爲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
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
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
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
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
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
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
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歐陽子曰乾坤
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
七八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
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

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愚案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爲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卦。如一行說。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彖辭爲卦下之辭。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集說胡氏一桂曰。啟蒙謂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其下引畢萬所筮。以今觀之。未當不取之。且不特論一爻。兼取貞悔卦體。似可爲占者法也。穆陳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尤可見矣。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集說胡氏一桂曰。案陳搏爲宋太祖占。亦有及諸爻與卦體。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集說胡氏一桂曰。案啟蒙但云占本卦之卦彖辭。然以晉侯屯豫之占。則并占卦體可見。○熊氏朋來曰。七八皆不變。又何以罕言七而專言八。曰七七蓍數也。八八卦數也。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經傳亦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斷。則非也。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然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凡言初終上下者。據圖而言。言第幾卦前後者。從本卦起。

乾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恆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坤

姤

乾 遯 訟 巽 鼎 大過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否 漸 旅 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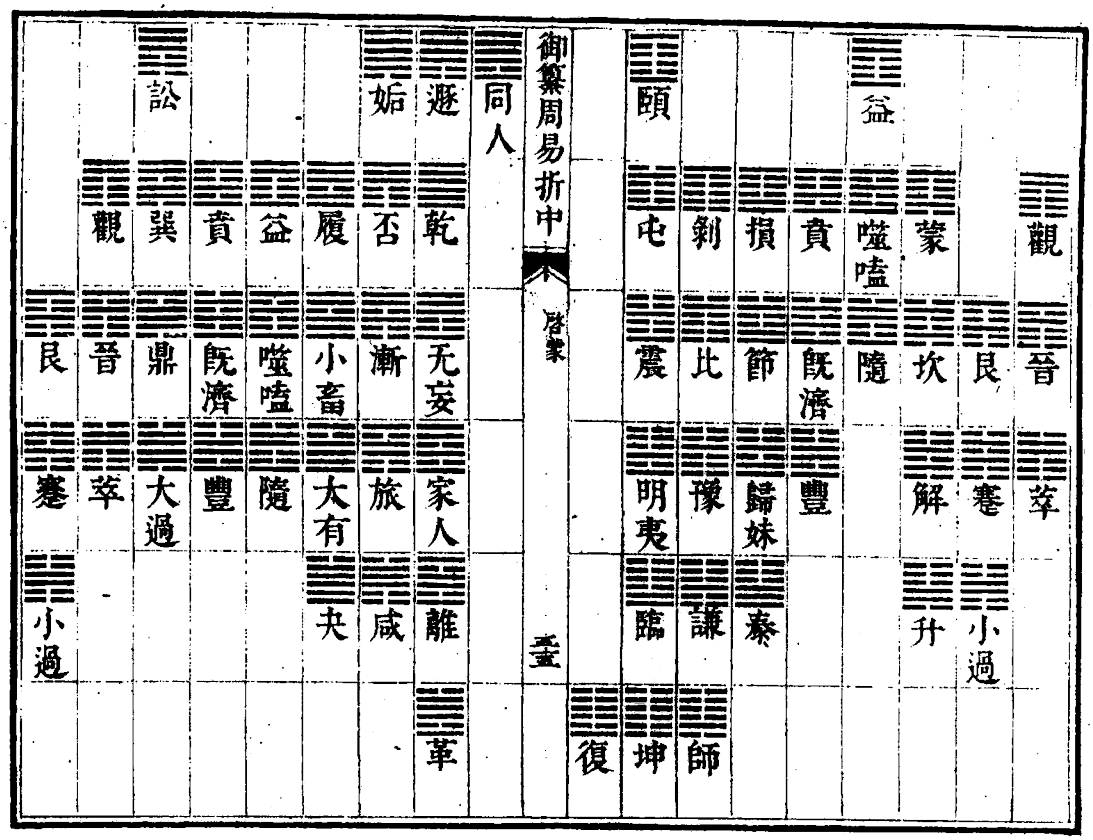
渙 未濟 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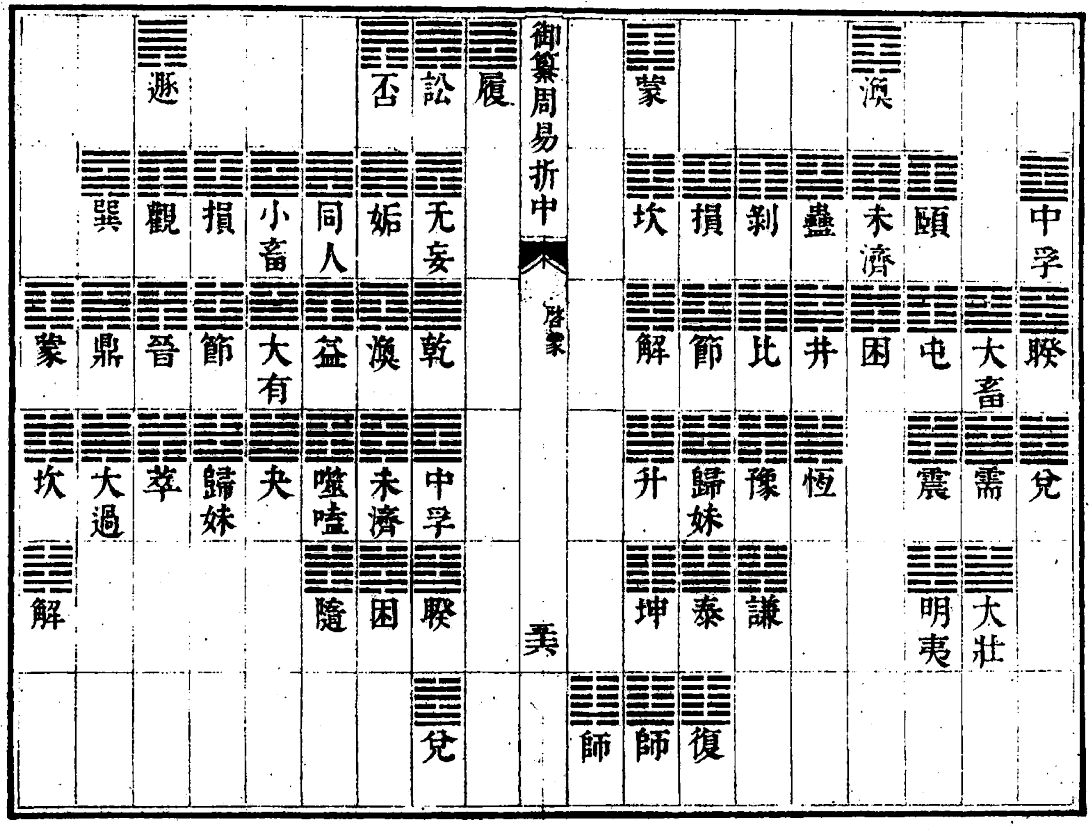
蠱 井 恆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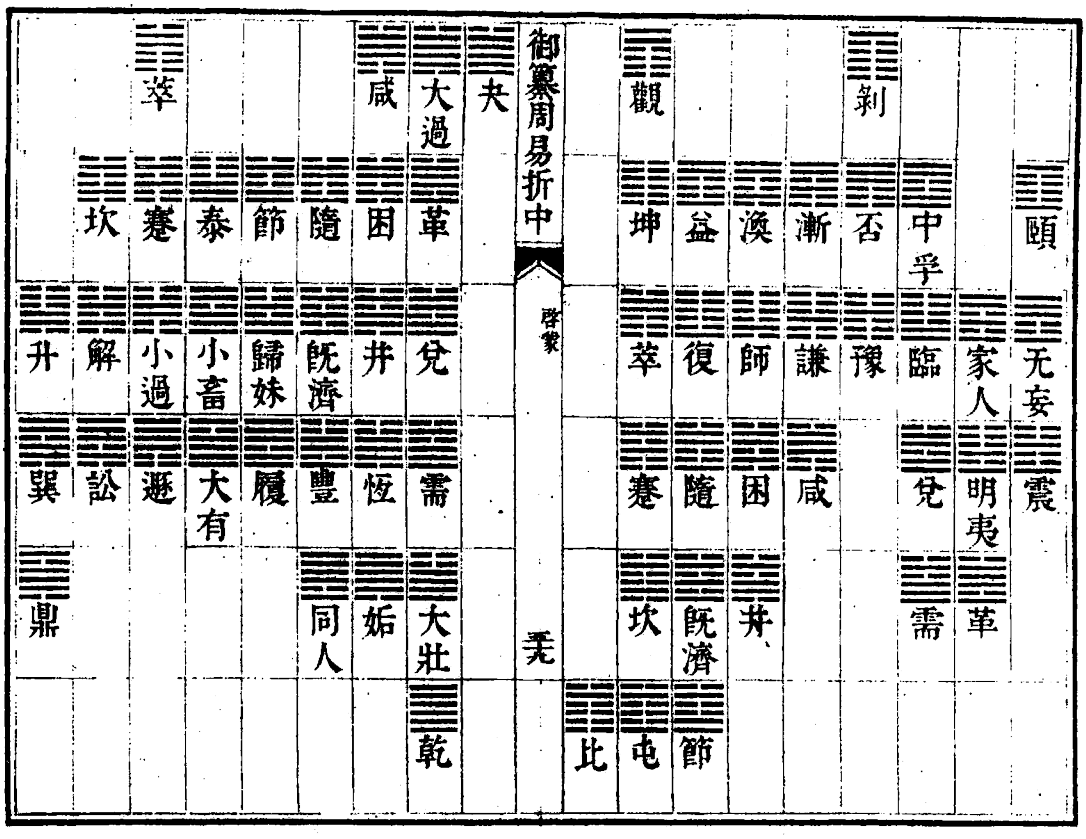
大畜 需 大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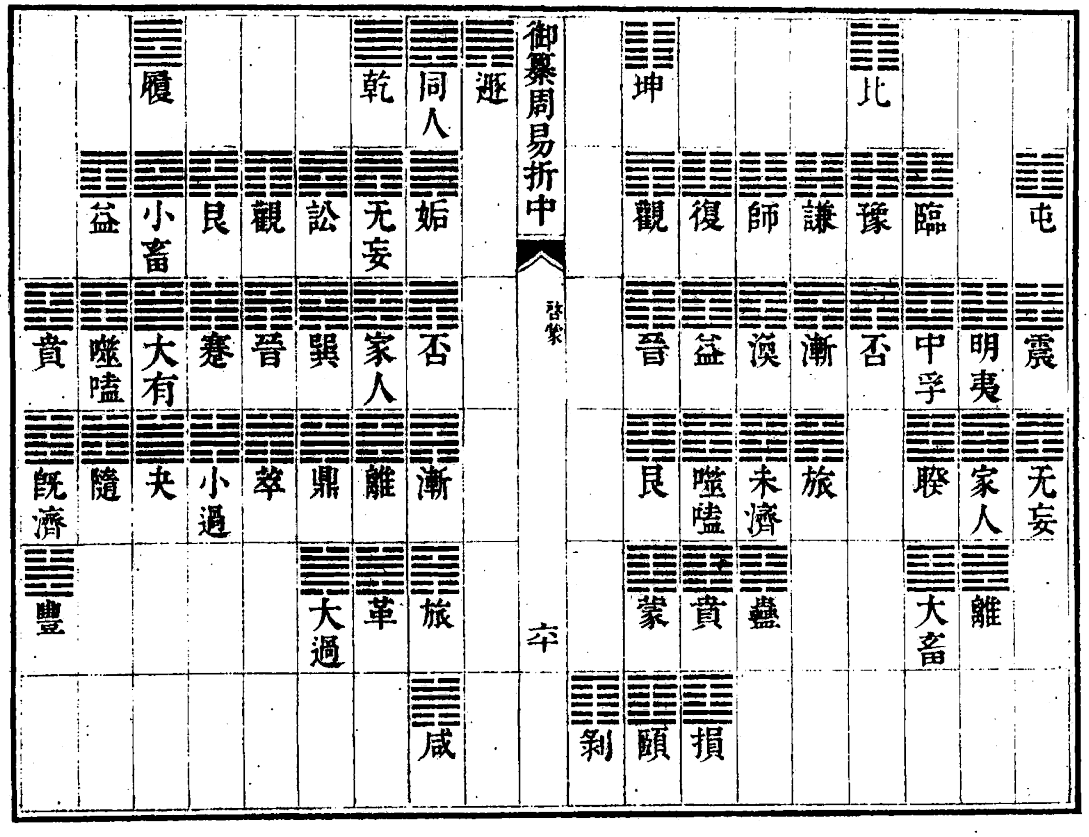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剝 比 豫 謙 師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坤 復
御纂周易折中 卷 啓蒙
同人
遯 乾 无妄 家人 離 革
姤 否 漸 旅 咸
履 小畜 大有 夬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訟 巽 鼎 大過
觀 晉 萃
蹇 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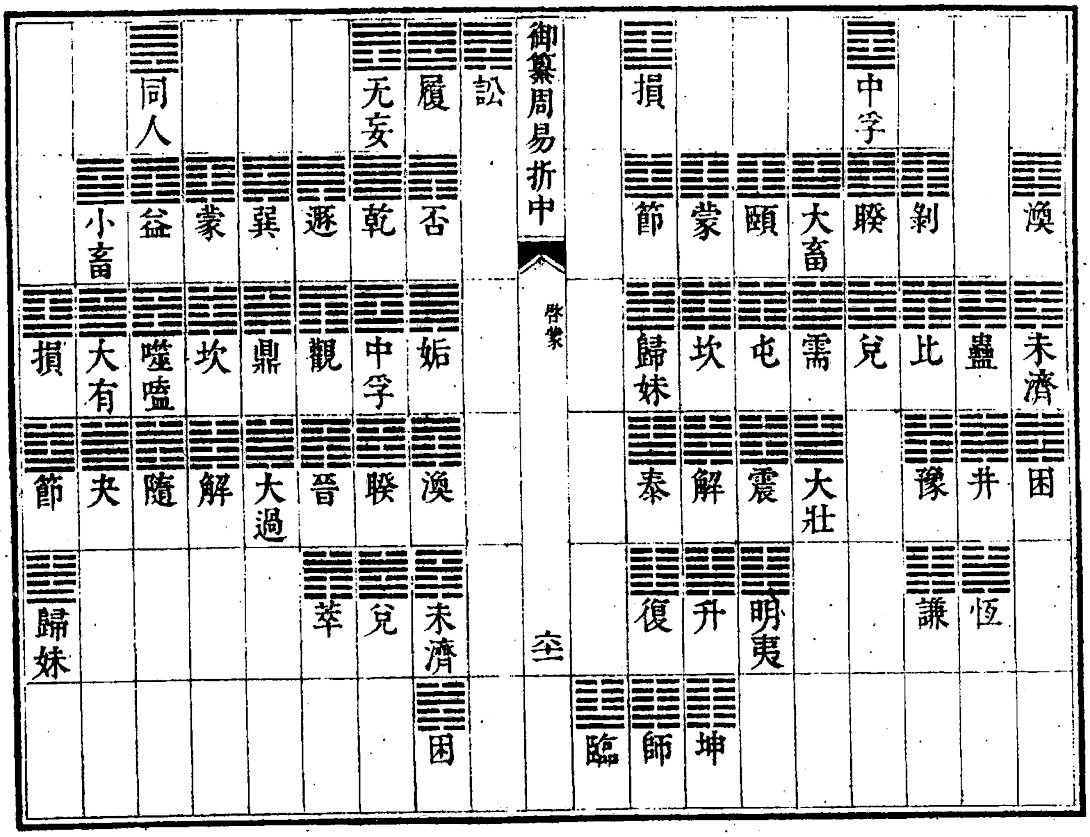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頤 屯 震 明夷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恆
剝 比 豫 謙
損 節 歸妹 泰 復
蒙 坎 解 升 坤 師
師
御纂周易折中 卷 啓蒙
履
訟 无妄 乾 中孚 睽 兌
否 姤 渙 未濟 困
同人 益 噬嗑 隨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遯 觀 晉 萃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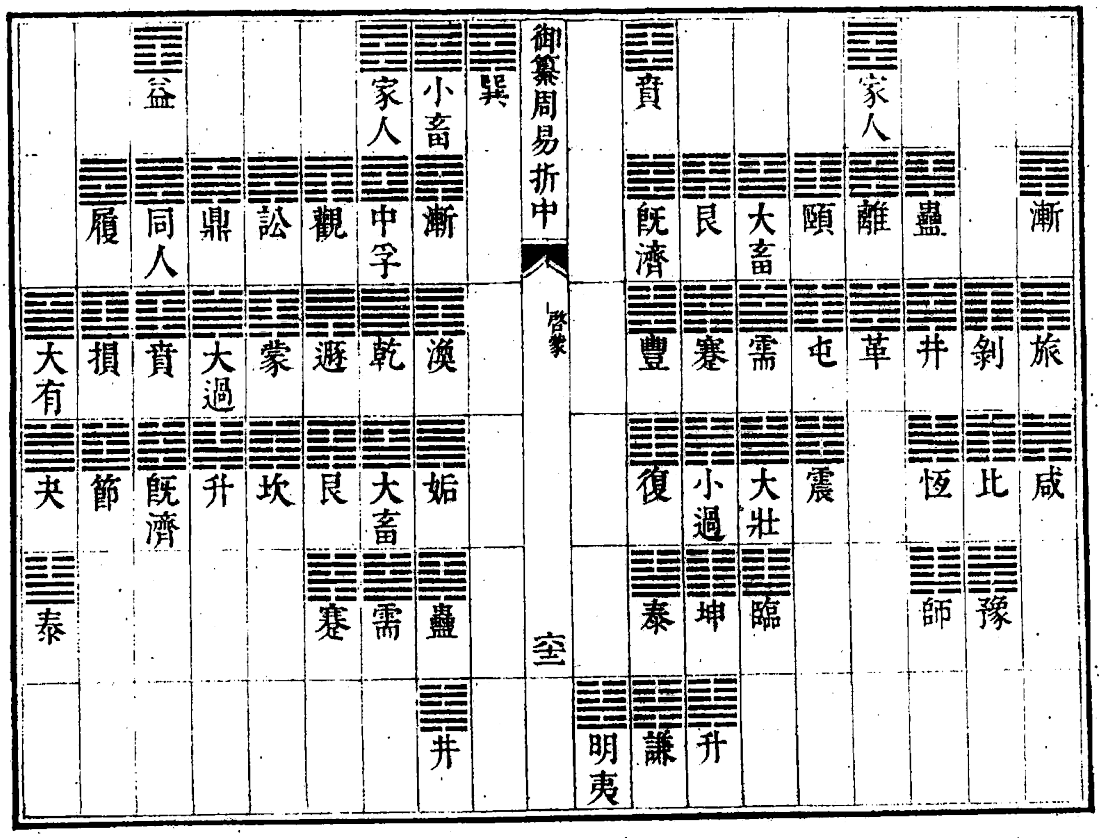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大畜 需 大壯 臨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蠱 井 恆 師
賁 既濟 豐 復 泰
艮 蹇 小過 坤 升 明夷 謙
小畜 巽 家人 中孚 乾 大畜 需
漸 渙 姤 蠱 井
益 同人 賁 既濟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觀 遯 艮 蹇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否 剝 比 大壯
睽 兌 臨
旅 咸 謙
未濟 困 師 恆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晉 萃 坤 小過 解 震 豫
大有 鼎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旅 未濟 蠱 姤 恆
噬嗑 賁 同人 豐
損 履 歸妹
晉 艮 遯 小過
小畜 泰 夬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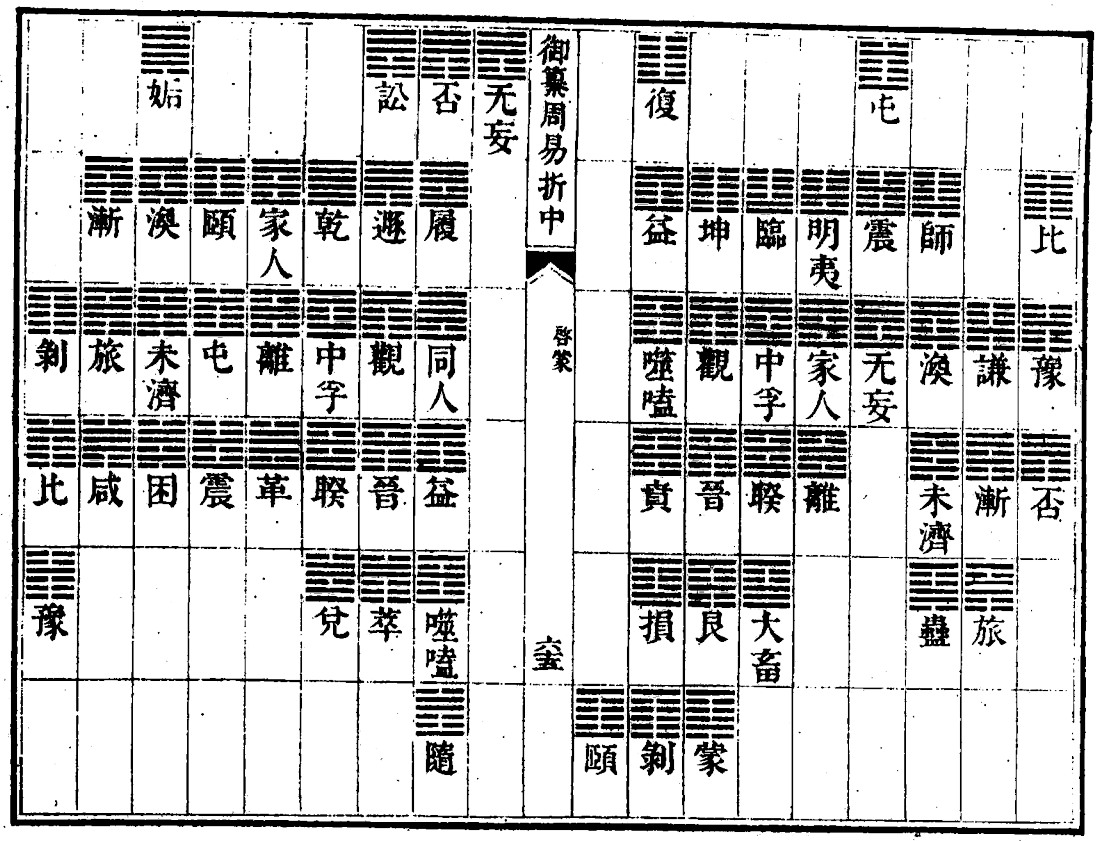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中孚
臨
兌
需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渙
師
困
井
觀
坤
萃
益
復
隨
既濟
節
比
夬
大過
革
兌
需
大壯
乾
咸
困
井
恆
姤
隨
既濟
豐
同人
萃
蹇
坎
解
訟
鼎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蹇
小過
遯
御纂周易折中
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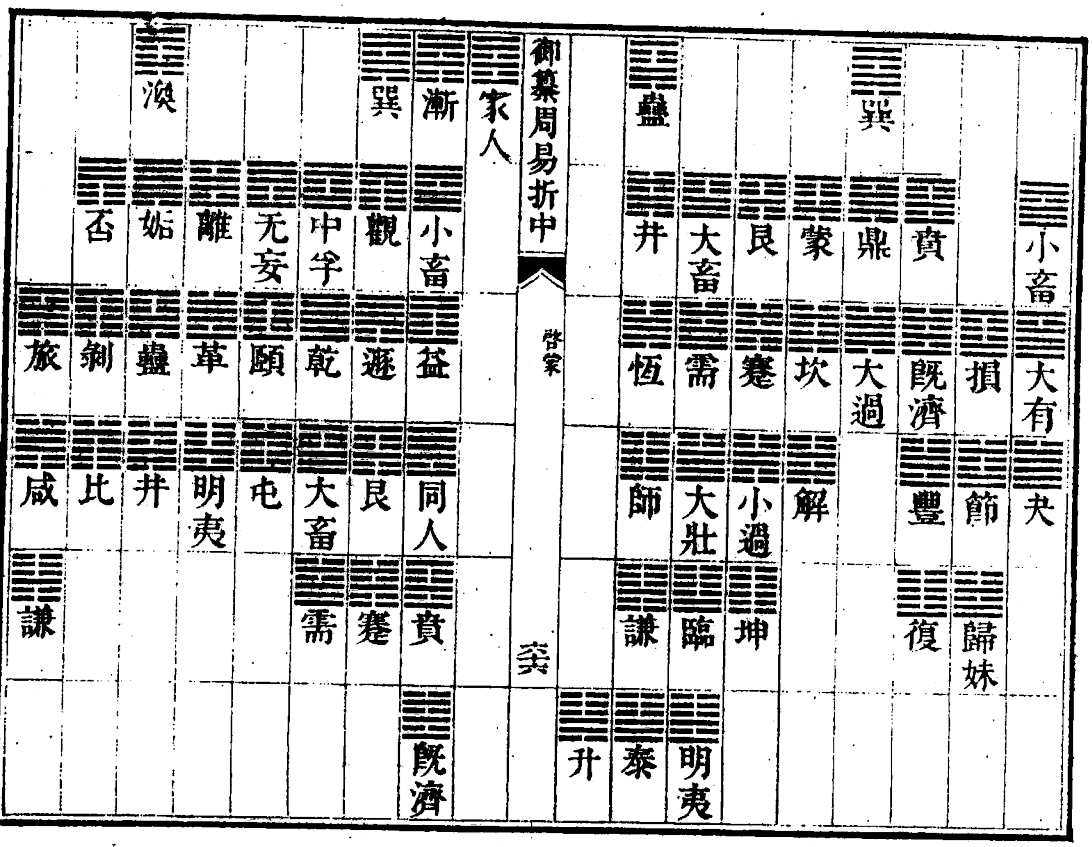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雜
臨
中孚
睽
大畜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渙
師
未濟
蠱
坤
觀
晉
復
益
噬嗑
賁
艮
蒙
損
剝
頤
同人
姤
否
漸
旅
咸
乾
无妄
家人
雜
革
訟
睽
鼎
大過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履
小畜
大有
夬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遯
御纂周易折中
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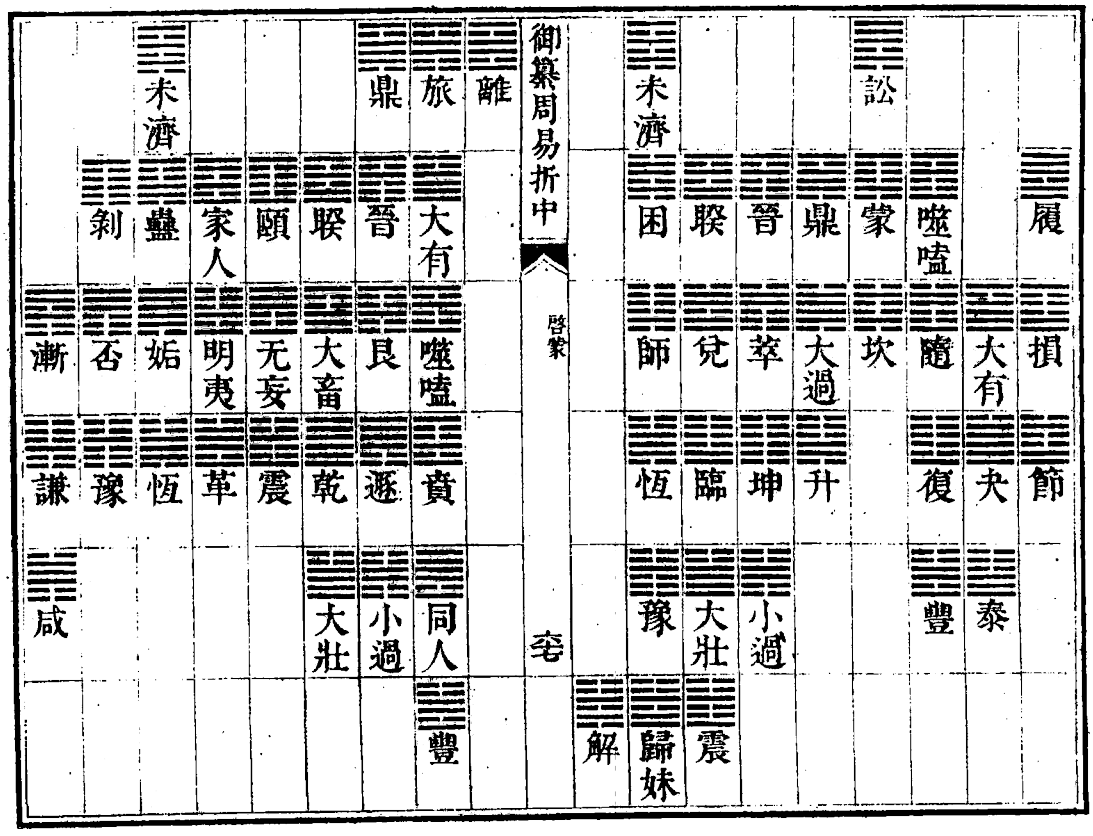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空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恆
剝 比 豫 謙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頤 屯 震 明夷
損 節 歸妹 泰 解 升 坤 師 臨
蒙 坎
訟
履 否 姤 渙 未濟 困
无妄 乾 中孚 睽 兌
遯 觀 晉 萃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同人 益 噬嗑 隨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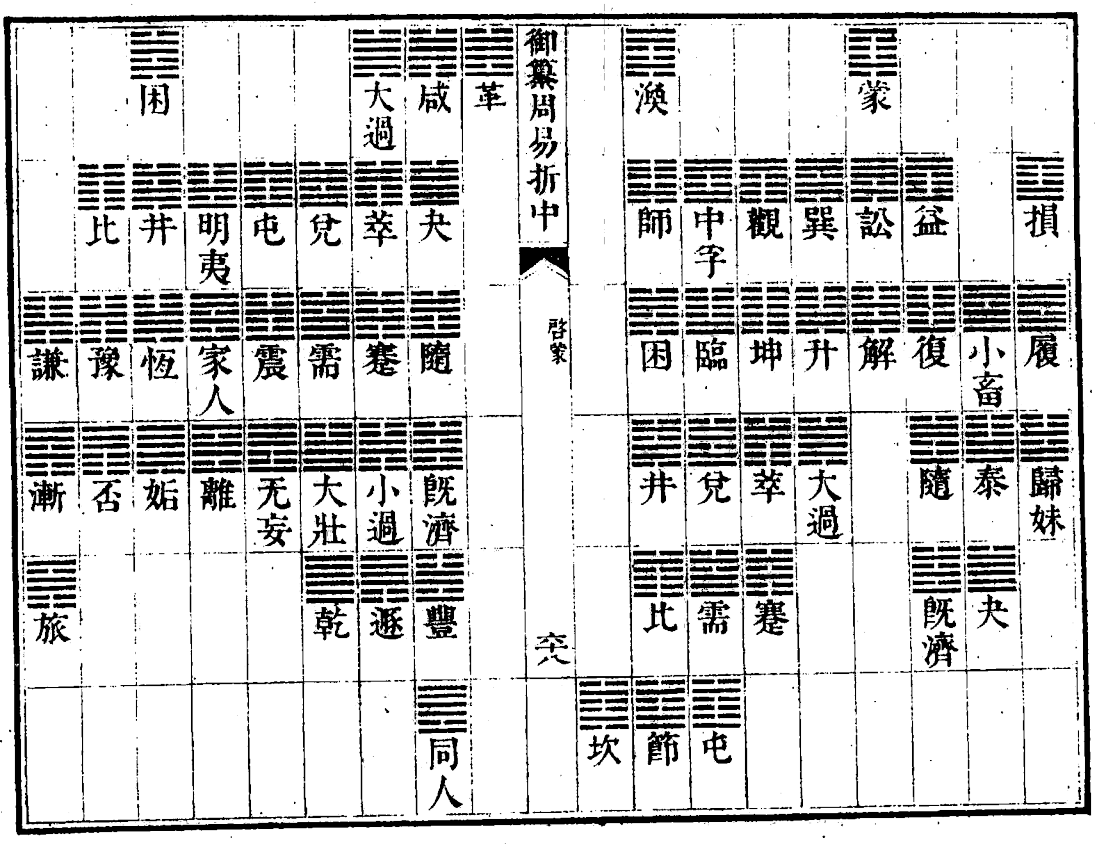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空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蠱 井 恆 師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大畜 需 大壯 臨
艮 蹇 小過 坤 升
賁 既濟 豐 復 泰 謙 明夷
巽
小畜 漸 渙 姤 蠱 井
家人 中孚 乾 大畜 需
遯 觀 艮 蹇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益 同人 賁 既濟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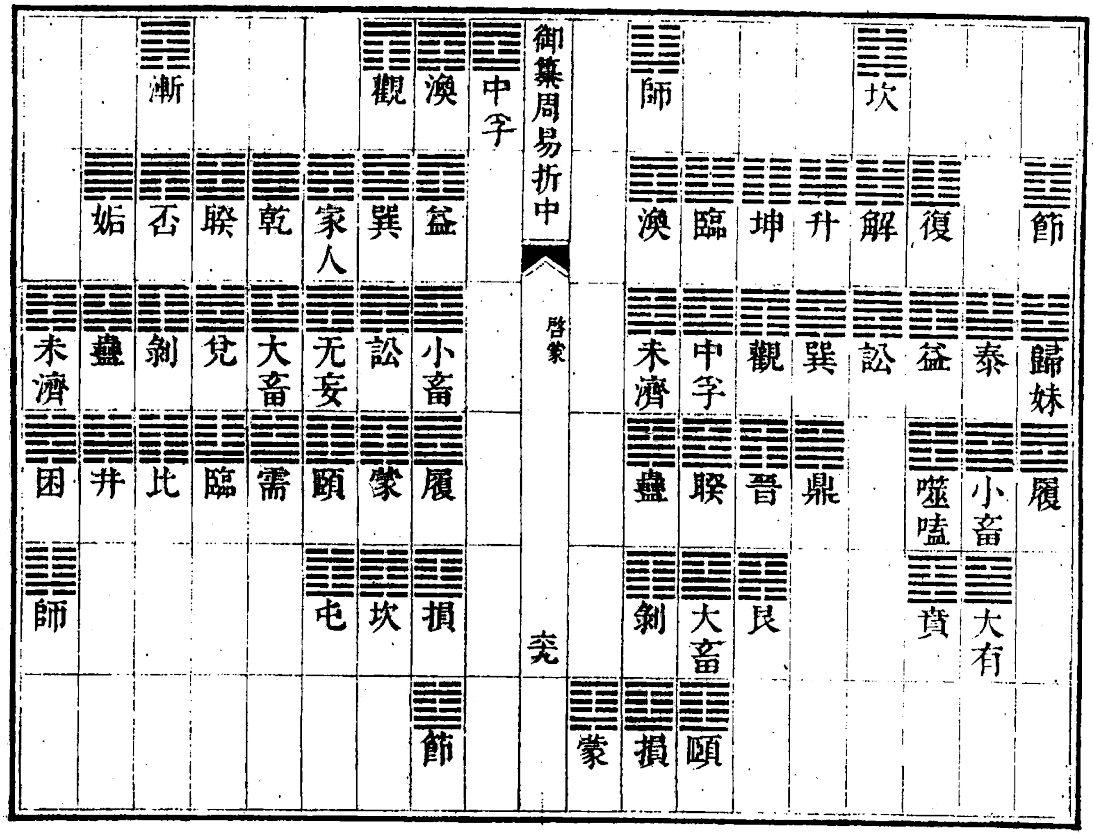
否 剝 比 豫
漸 謙 咸
旅 咸 謙
无妄 頤 震
未濟 困 師 井
頤 屯 恆
離 革 明夷
睽 兌 臨 需
晉 萃 坤 觀 坤 萃 蹇 坎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小過 解 既濟 節 比
大有 旅 未濟 蠱 姤 恆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晉 艮 遯 小過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噬嗑 賁 同人 豐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夫
鼎 大過 大有 咸 困 井 恆 姤
革 兌 需 大壯 乾
萃 蹇 小過 遯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既濟 豐 同人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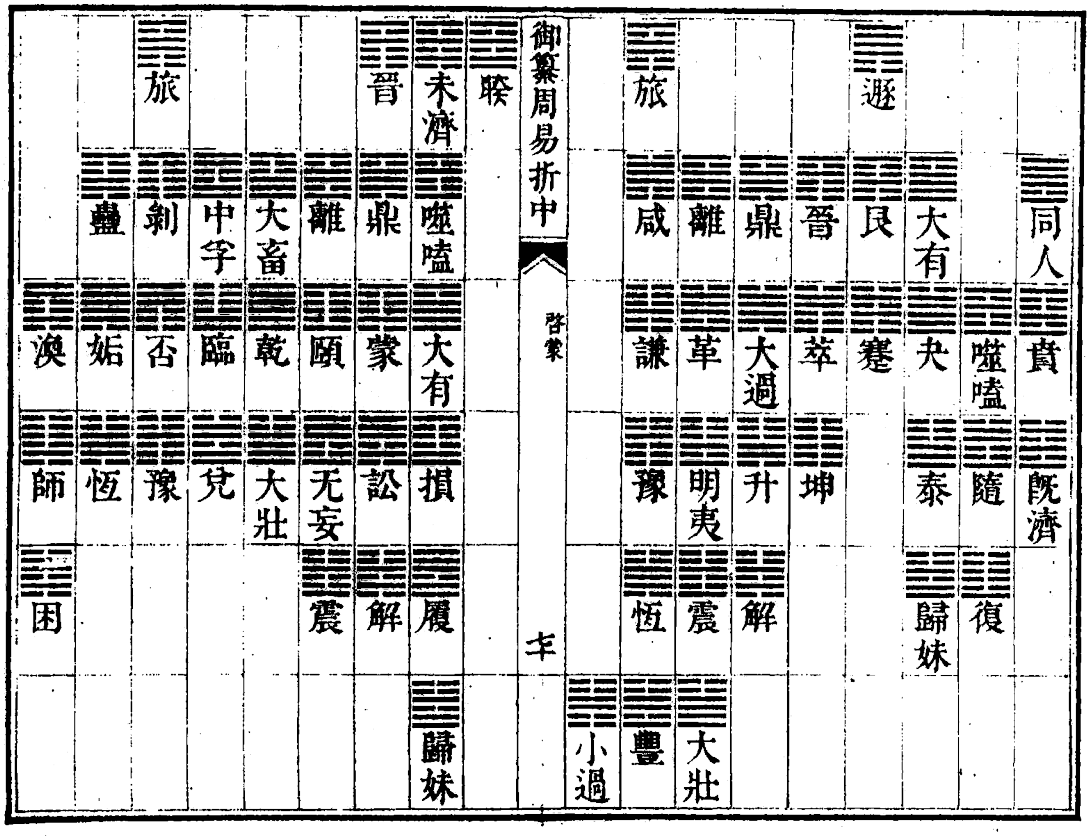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師 渙 未濟 蠱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復 益 噬嗑 賁
坤 觀 晉 睽 大畜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損 良 蒙
无妄 啓蒙 蠱
否 履 同人 益 噬嗑 隨
訟 遯 觀 晉 萃
乾 中孚 睽 兌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姤 渙 未濟 困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御纂周易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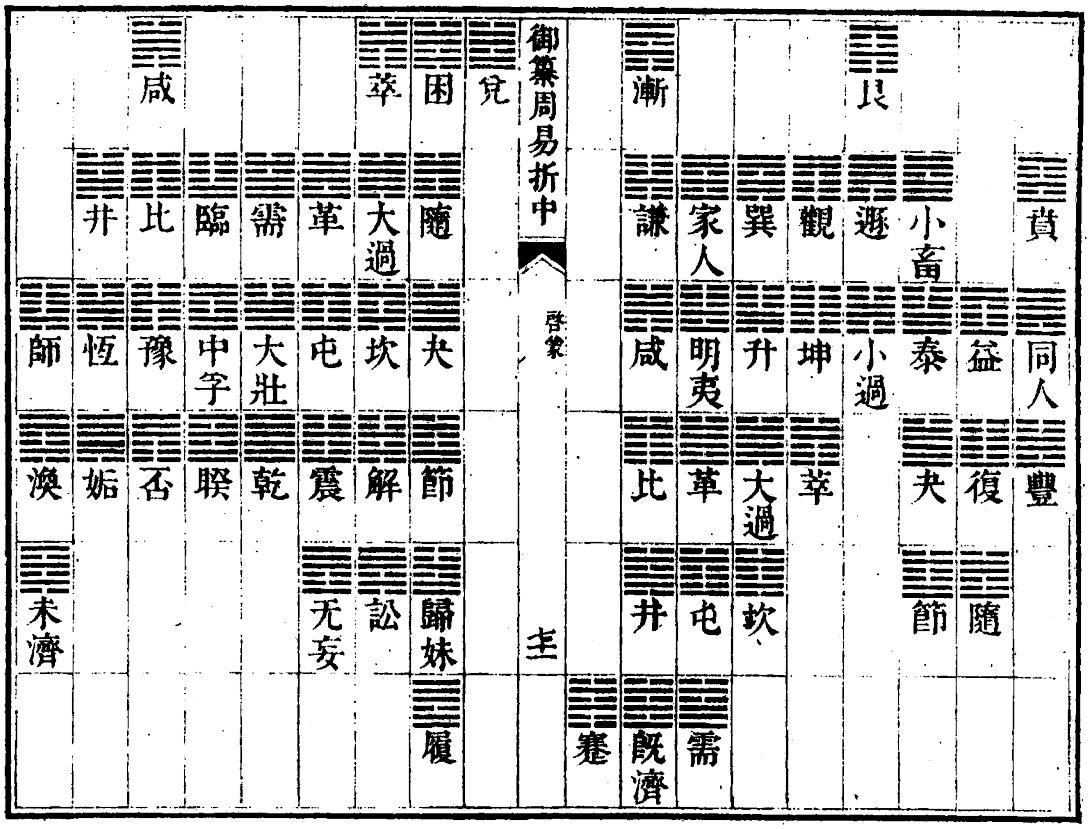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賁 既濟 豐 復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艮 蹇 小過 坤
大畜 需 大壯 臨 明夷
蠱 井 恆 師 謙 泰
升
漸 小畜 益 同人 賁 既濟
巽 觀 遯 艮 蹇
中孚 乾 大畜 需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渙 姤 蠱 井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家人
御纂周易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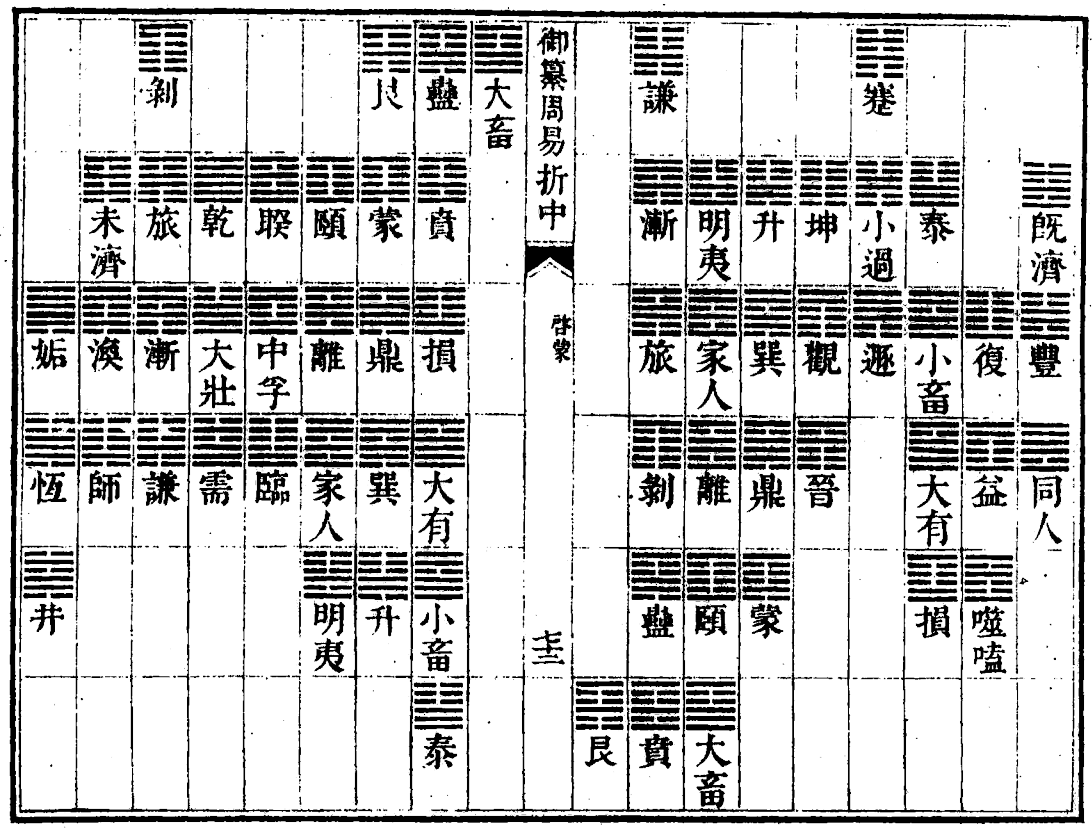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訟
蒙
坎
噬嗑
隨
復
豐
鼎
大過
升
晉
萃
坤
小過
睽
兌
臨
大壯
震
未濟
困
師
恆
豫
歸妹
解
離
旅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豐
鼎
晉
艮
遯
小過
睽
大畜
乾
大壯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未濟
蠱
姤
恆
豫
否
剝
漸
謙
咸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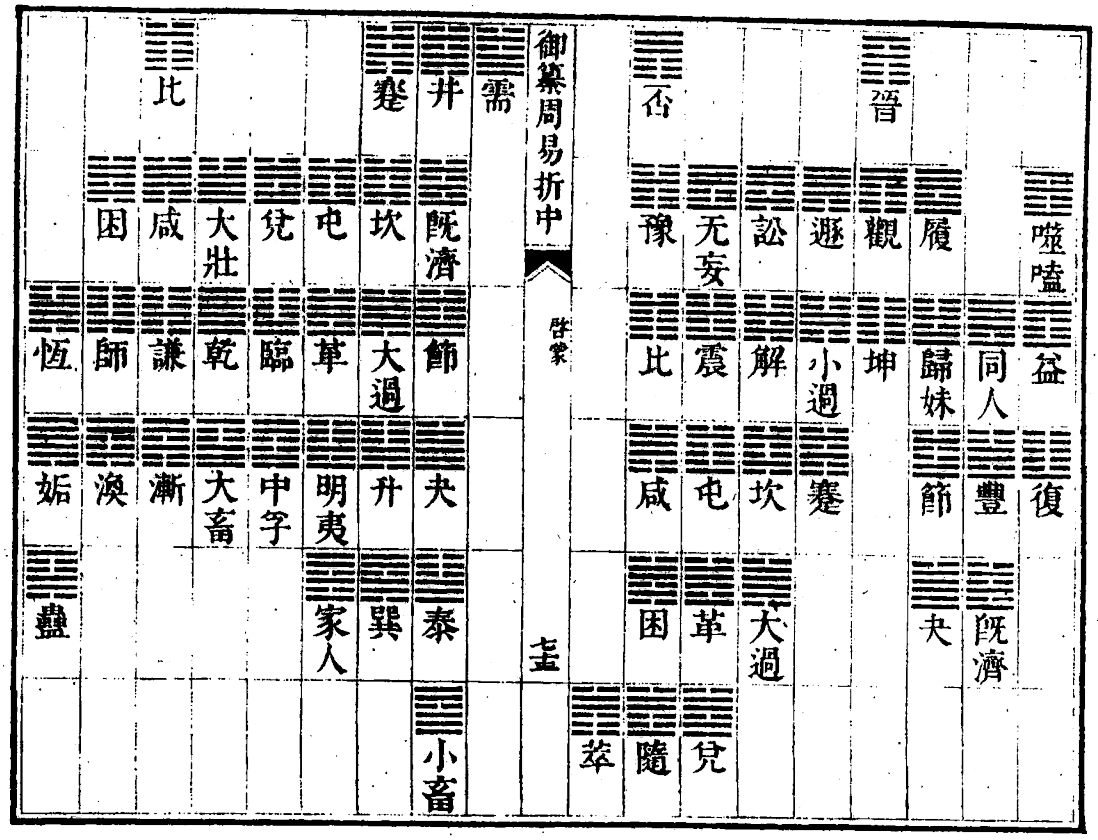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中孚
臨
兌
需
屯
渙
師
困
井
比
節
坎
革
咸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大過
萃
蹇
小過
遯
兌
需
大壯
乾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困
井
恆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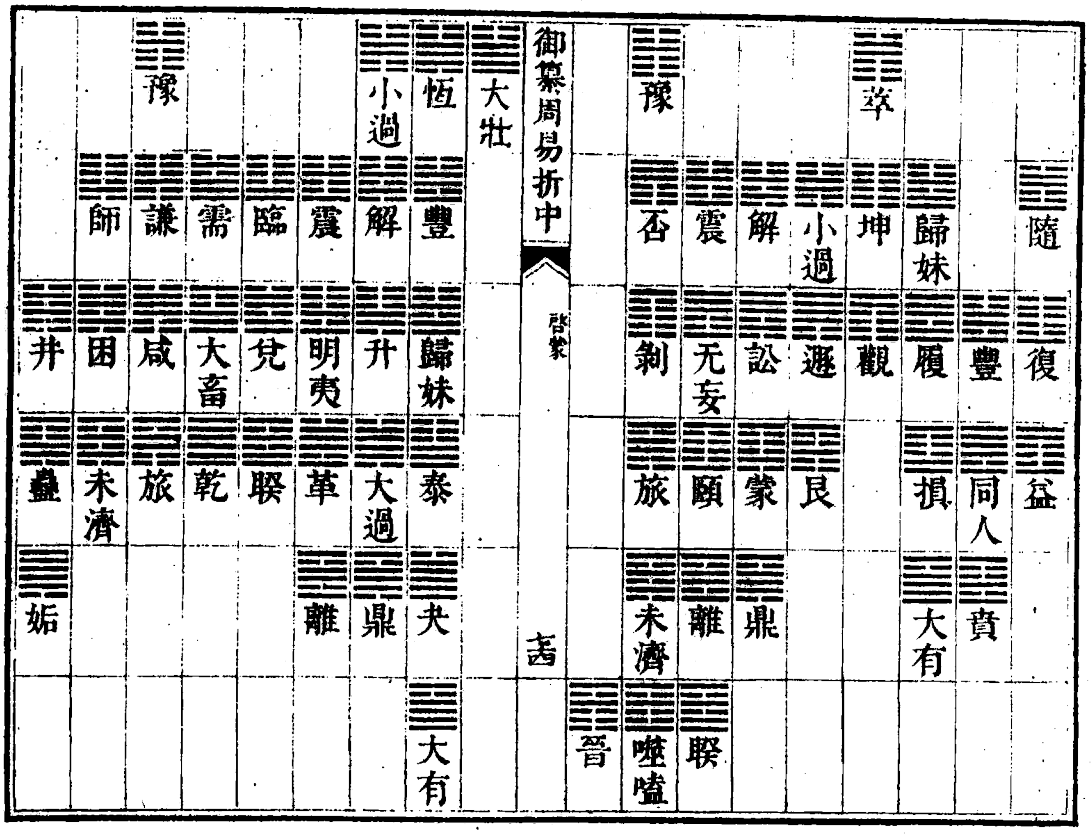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復 益 噬嗑 賁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坤 觀 晉 艮
師 渙 未濟 蠱 剝 損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蒙
御纂周易折中 卷 啓蒙
中孚
渙 益 小畜 履 損 節
觀 巽 訟 蒙 坎
家人 无妄 頤 屯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井
未濟 困 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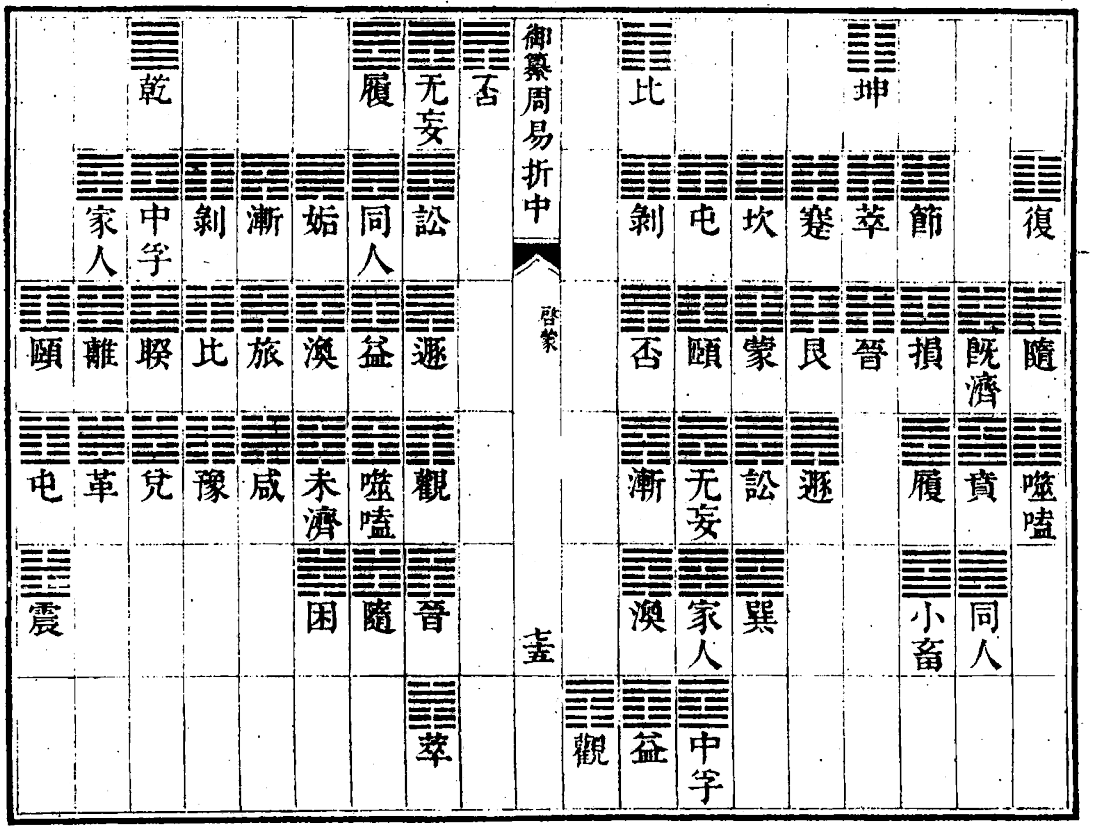

同人 賁 既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鼎 大過 升 解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旅 咸 謙 豫 恆 豐
小過
御纂周易折中 卷 啓蒙
睽
未濟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晉 鼎 蒙 訟 解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旅 剝 否 豫
蠱 姤 恆
渙 師 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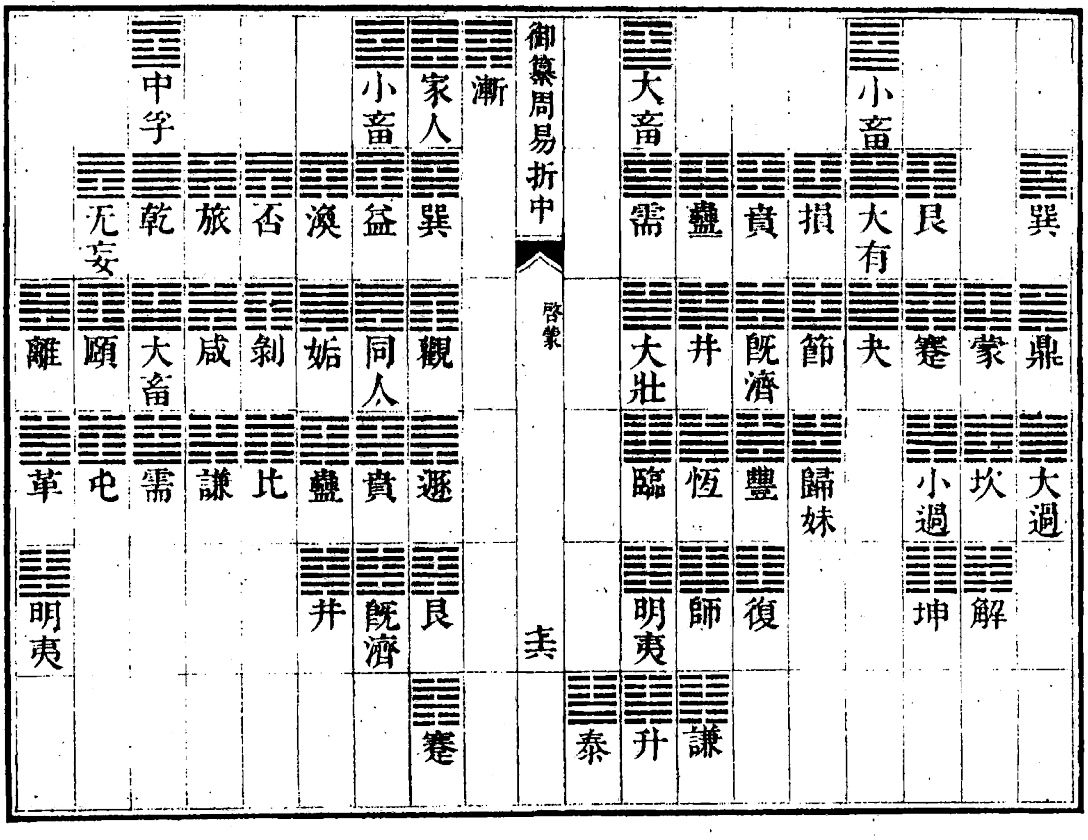

賁 同人 豐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艮 遯 小過
觀 坤 萃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漸 謙 咸 比 井 既濟
巽 升 大過 坎
御纂周易折中 卷三
蹇
兌
困 隨 夬 節 歸妹 履
萃 大過 坎 解 訟
革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乾
臨 中孚 睽
咸 比 豫 否
井 恆 姤
師 渙 未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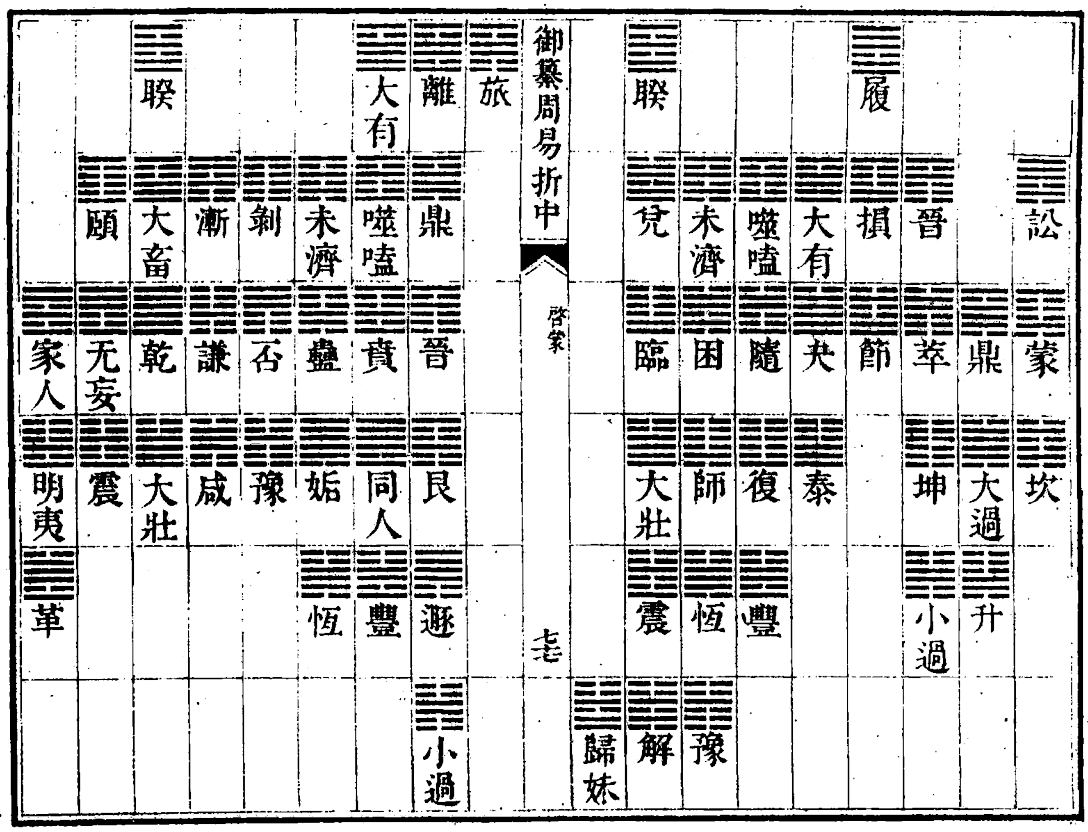

既濟 豐 同人
復 益 噬嗑
泰 小畜 大有 損
蹇 小過 遯
坤 觀 晉
升 巽 鼎 蒙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謙 漸 旅 剝 蠱 賁
艮
御纂周易折中 卷三
大畜
蠱 賁 損 大有 小畜 泰
艮 蒙 鼎 巽 升
頤 離 家人 明夷
睽 中孚 臨
乾 大壯 需
剝 旅 漸 謙
未濟 渙 師
姤 恆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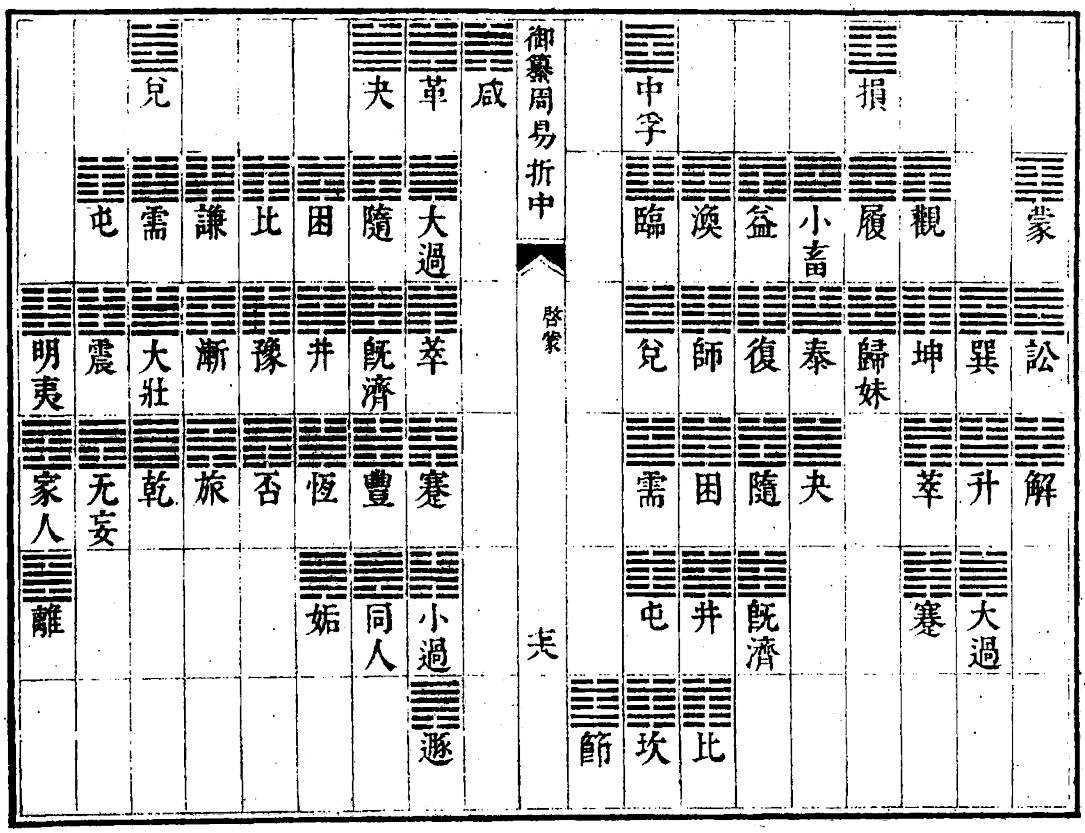

噬嗑
益
復
同人
豐
既濟
履
歸妹
節
夬
晉
觀
坤
遯
小過
蹇
訟
解
坎
大過
无妄
震
屯
革
兌
否
豫
比
咸
困
隨
萃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壬
需
井
既濟
節
夬
泰
小畜
蹇
坎
大過
升
巽
屯
革
明夷
家人
兌
臨
中孚
大壯
乾
大畜
比
咸
謙
漸
困
師
渙
恆
姤
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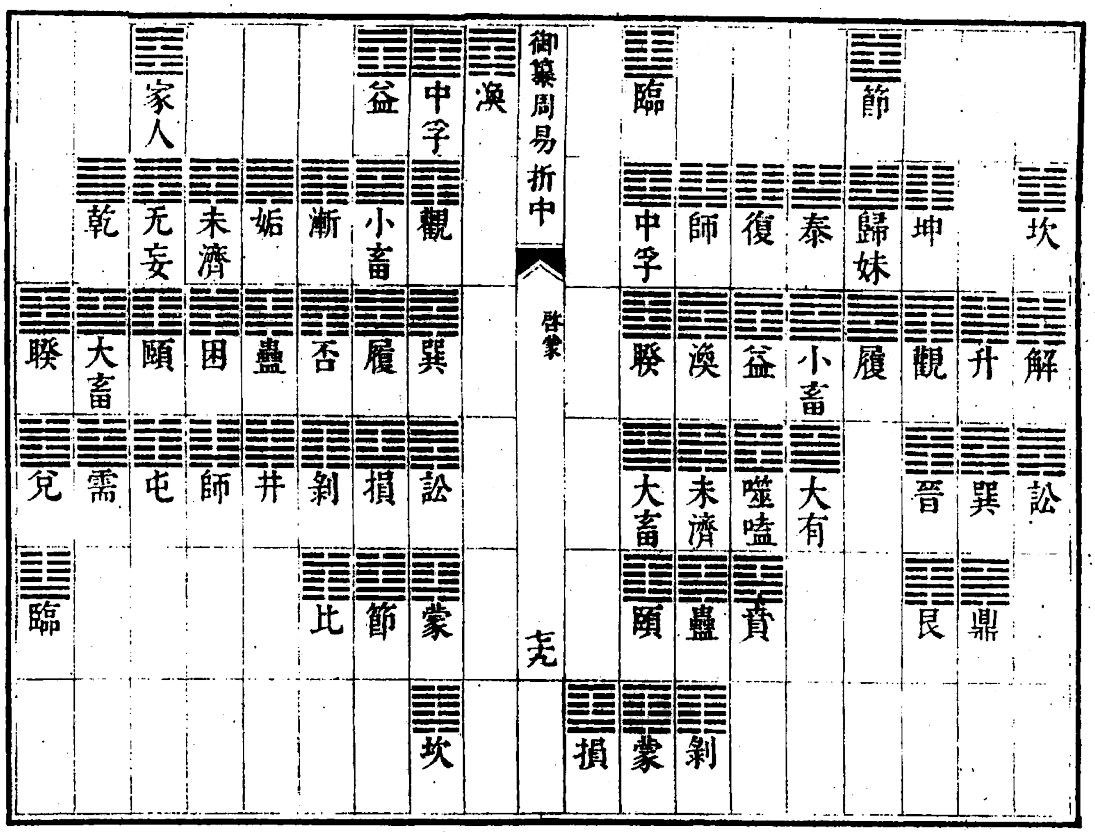

隨
復
益
豐
同人
賁
萃
坤
觀
歸妹
履
損
小過
遯
艮
解
訟
蒙
震
无妄
頤
豫
否
剝
旅
鼎
離
睽
未濟
噬嗑
晉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癸
大壯
恆
豐
歸妹
泰
大有
小過
解
升
大過
鼎
震
明夷
革
離
豫
臨
兌
睽
謙
需
大畜
乾
師
困
咸
旅
井
未濟
蠱
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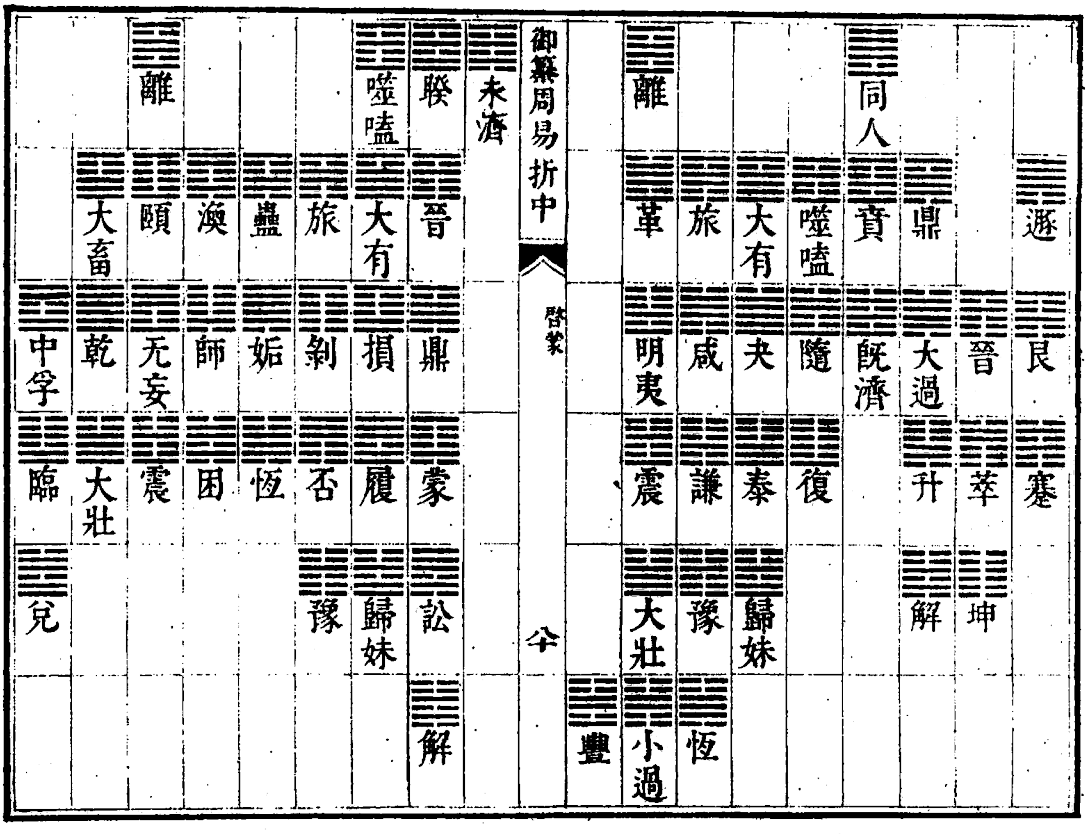

復
隨
噬嗑
既濟
賁
同人
節
損
履
小畜
坤
萃
晉
蹇
艮
遯
坎
蒙
訟
巽
屯
頤
无妄
家人
中孚
比
剝
否
漸
渙
益
觀
否
无妄
訟
遯
觀
晉
萃
履
同人
益
噬嗑
隨
姤
渙
未濟
困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乾
中孚
睽
兌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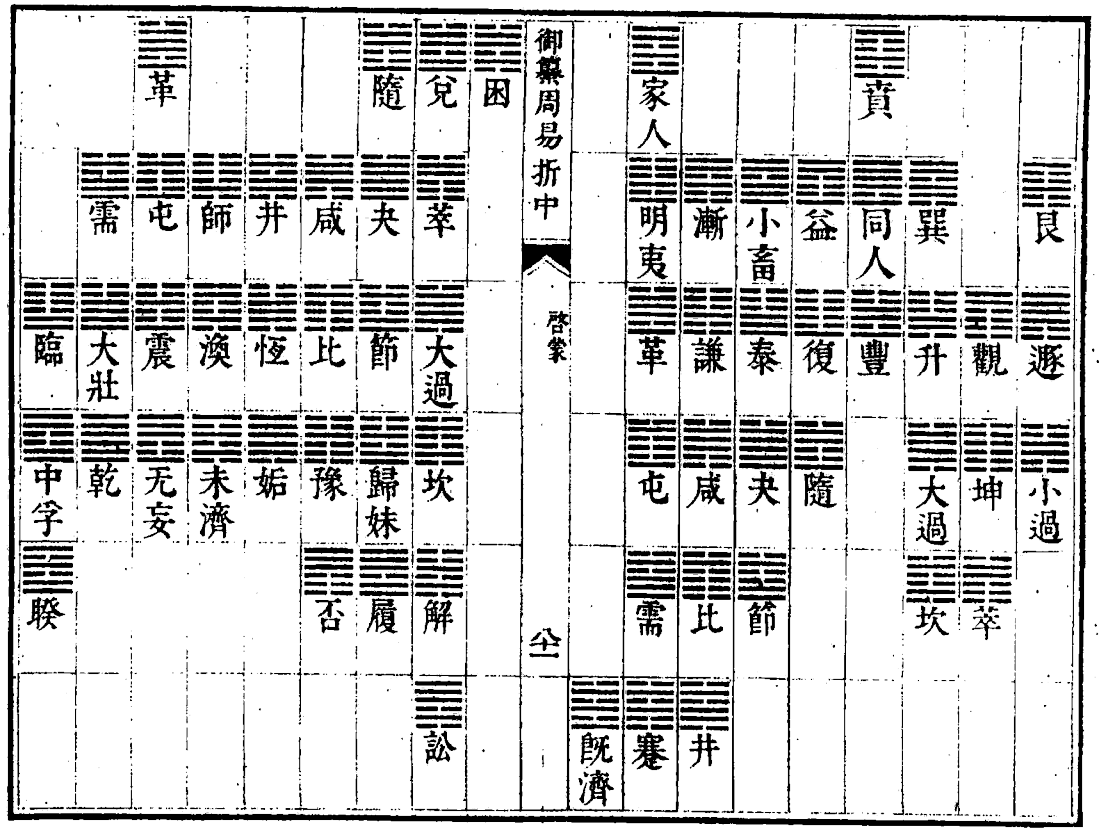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艮
蹇
小過
坤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賁
既濟
豐
復
蠱
井
恆
師
謙
大畜
需
大壯
臨
明夷
升
泰
漸
家人
巽
觀
遯
艮
蹇
小畜
益
同人
賁
既濟
渙
姤
蠱
井
否
剝
比
中孚
乾
大畜
需
旅
咸
謙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
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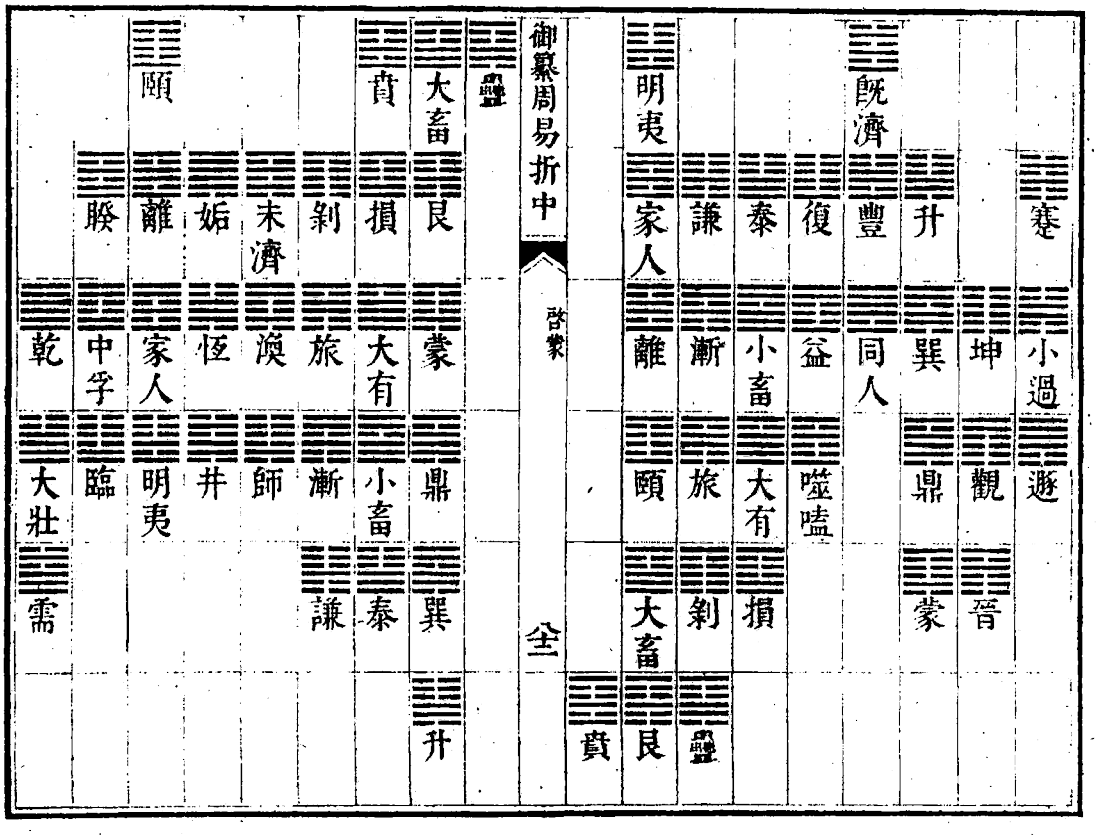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晉 萃 坤 小過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噬嗑 隨 復 豐
睽 兌 臨 大壯 震 解 歸妹
未濟 困 師 恆 豫
睽 大畜 乾 大壯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旅 離 鼎 晉 艮 遯 小過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豐
未濟 蠱 姤 恆
剝 否 豫 咸
漸 謙 咸
御纂周易折中 卷七 啓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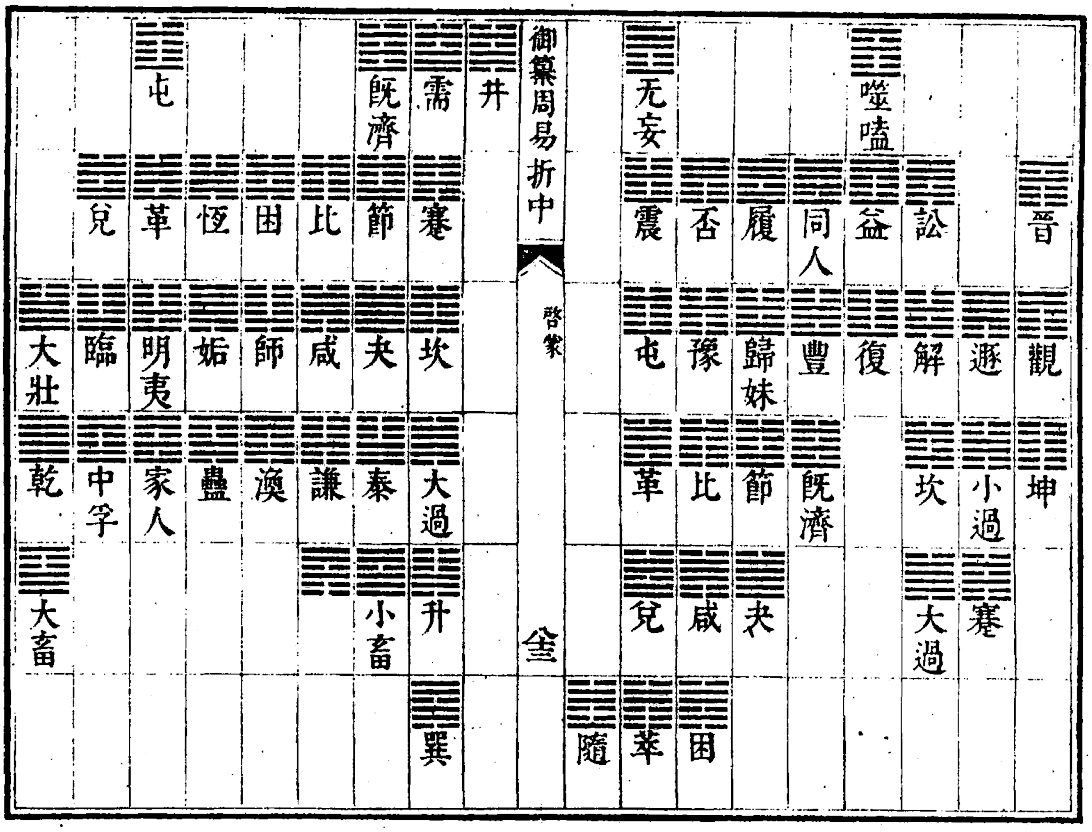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中孚 臨 兌 需 屯 坎 節
渙 師 困 井 比
咸 革 大過 萃 蹇 小過 遯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困 井 恆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兌 需 大壯 乾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御纂周易折中 卷七 啓蒙


坎 解 訟
節 歸妹 履
坤 升 巽 鼎
泰 小畜 大有
復 益 噬嗑 賁
師 渙 未濟 蠱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蒙
損 剝
渙
中孚 觀 巽 訟 蒙 坎
益 小畜 履 損 節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井
未濟 困 師
家人 无妄 頤 屯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御纂周易折中 卷 啓蒙


遯 艮 蹇
同人 賁 既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離 革 旅 咸 謙 豫 恆
明夷 震 大壯 小過
豐
鼎 大過 升 解
晉 萃 坤
未濟
睽 晉 鼎 蒙 訟 解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旅 剝 否 豫
姤 蠱 恆
渙 師 困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御纂周易折中 卷 啓蒙


艮 遯 小過
觀 坤 萃
巽 升 大過 坎
賁
同人 豐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漸 謙 咸 比 井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蹇
既濟
困
兌 萃 大過 坎 解 訟
隨 夬 節 歸妹 履
咸 比 豫 否
井 恆 姤
師 渙 未濟
革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乾
臨 中孚 睽
御纂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蹇 小過 遯
坤 觀 晉
升 巽 鼎 蒙
既濟 豐 同人
復 益 噬嗑
泰 小畜 大有 損
謙 漸 旅 剝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艮
賁
大畜 艮 蒙 鼎 巽 升
賁 損 大有 小畜 泰
剝 旅 漸 謙
未濟 渙 師
姤 恆 井
頤 離 家人 明夷
睽 中孚 臨
乾 大壯 需
御纂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晉 觀 坤 噬嗑 益 復 訟 解 坎 遯 小過 蹇
无妄 震 屯 履 歸妹 節 夾 同人 豐 既濟 否 豫 比 咸 困 隨 萃 兌
既濟 節 夾 需 蹇 坎 大過 升 巽 井 恆 大壯 小過 解 升 大過 鼎
屯 革 明夷 家人 蹇 困 師 渙 比 咸 謙 豐 歸妹 泰 夬 大有 豫 謙 咸 旅
兌 臨 中孚 恆 井 蠱 明夷 革 離 睽 井 蠱 姤 未濟 困 師 渙
大壯 乾 大畜 需 臨 兌 睽 大畜 乾

			復				屯	
坤		坎	隨	既濟	節	比	頤	
萃	蹇	蒙	噬嗑	賁	損	剝	无妄	
晉	艮	訟		同人	履	否	家人	
	遯	巽			小畜	漸	中孚	
						渙	觀	益

以上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

集說 胡氏一桂曰焦延壽卦變法以一卦變爲六十四卦通變四千九十六卦而卦變之次本之文王序卦且如以乾爲本卦其變首坤次屯蒙以至未濟又如以末一卦未濟爲本卦其變亦首乾次坤屯以至既濟每一卦變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紫陽夫子以爻變多寡順而列之以定一卦所變之序又以乾卦所變之次引而伸之爲六十四卦所變相承之序然後次第秩然各得其所雖出於焦而比焦尤密

案朱子三十二圖其次第最爲詳密而後學之疑義有二一曰筮法用九六不用七八今四爻五爻變者用之卦之不變爻占則是兼用七八也二曰周公未繫爻之先則彖辭之用有所不周也三代筮法既不盡傳今惟以經傳爲據而推之則用九用六經文甚明而用七八者諸書皆無明文惟杜預以爲夏商用之先儒已摘其非矣攷之春秋內外傳蓋無論變與不變及變之多寡皆論卦之體象與其彖辭即一爻變者雖占爻辭而亦必先以卦之體象與其彖辭爲主則知古人占法未有爻辭之先即彖辭而已周於用既有爻辭之後則但以專動者占而初亦不離乎彖辭以爲斷也惟其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則兩卦相參而可以盡事物之理故卦之有變者意主於生卦不主於成爻爻之有變者專動則有占雜動則無占如是則傳記之文皆合而學者之疑可釋矣至內外傳言得八者三一曰泰之八則不變者也一曰貞屯悔豫皆八則三爻變者也一曰艮之八爲艮之隨則五爻變者也諸儒以八爲不動之爻攷之文意似未符協蓋三占者雖變數不同然皆無專動之爻則其爲用卦一也卦以八成故以八識卦猶之爻以九六成則以九六識爻云爾觀朱子之圖者更須以左傳國語諸書互相參考

御纂周易折中

啓蒙附論

朱子之作啓蒙。蓋因以象數言易者。多穿穴而不根。支離而無據。然易之爲書。實以象數而作。又不可略焉而不講也。且在當日言圖書卦畫蓍數者。皆創爲異論以毀成法。師其獨智而嘗先賢。故朱子述此篇以授學者。以爲欲知易之所以作者。於此可得其門戶矣。今據圖書卦畫蓍數之所包蘊。其錯綜變化之妙。足以發朱子未盡之意者凡數端。各爲圖表而繫之以說。蓋所以見圖書爲天地之文章。立卦生蓍爲聖神之制作。萬理於是乎根本。萬法於是乎權輿。斷非人力私智之所能參。而世之紛紛撰擬。屑屑疑辨。皆可以熄矣。

河圖陽動陰靜圖

三 四
二 五十 七六
九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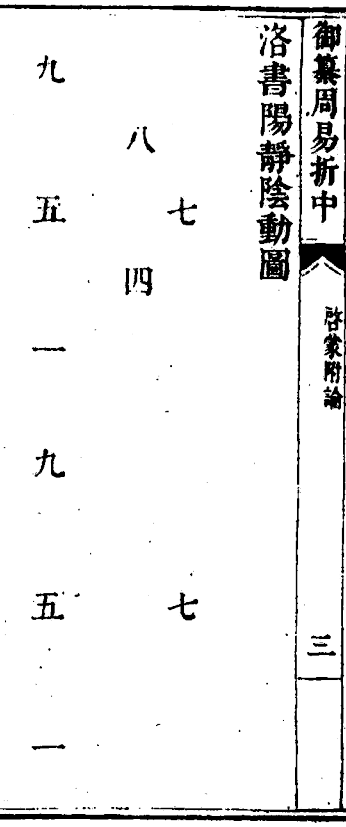
九 四
七二 五十 一六
八

河圖陽靜陰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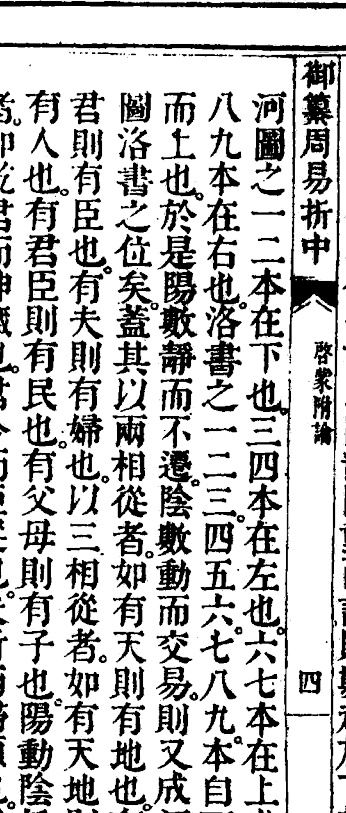
九 八
七六 五十 一二 三 四

九 四
七二 五十 一六 三 八

洛書陽動陰靜圖



洛書陽靜陰動圖



大傳言河圖曰一二曰三四曰五六曰七八曰九十則是以兩相從也大戴禮言洛書曰二九四曰七五三曰六一八則是以三相從也是故原河圖之初則有一便有二有三便有四至五而居中有六便有七有八便有九至十而又居中順而布之以成五位者也原洛書之初則有一二三便有四五六有四五六便有七八九層而列之以成四方者也若以陽動陰靜而論則數起於上故河圖之一二本在上也三四本在右也六七本在下也八九本在左也洛書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上而下也於是陽數動而交易陰數靜而不遷則成河圖洛書之位矣如以陽靜陰動而論則數起於下故

河圖之一二本在下也三四本在左也六七本在上也八九本在右也洛書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下而上也於是陽數靜而不遷陰數動而交易則又成河圖洛書之位矣蓋其以兩相從者如有天則有地也有君則有臣也有夫則有婦也以三相從者如有天地則有人也有君臣則有民也有父母則有子也陽動陰靜者如乾君而坤藏也君令而臣從也夫行而婦順也自上而下以用而言者也陽靜陰動者如乾主而坤役也君逸而臣勞也父安居而妻子勤職也自內而外以體而言者也同本相從以成合一之功動靜相資以播生成之化造化人事之妙窮於此矣先後天圖象之精蘊

莫不於此乎出也。

自洛書以三三積數。爲數之原。而自四以下。皆以爲法焉。何則。三者天數也。故其象圓。如前圖。居四方與居四隅者。或動或靜。居中者一。而各成縱橫皆十五之數矣。四者地數也。故其象方。如後圖。居中居四隅與居四方者。或動或靜。亦各成縱橫皆三十四之數矣。自五五以下。皆以三三圖爲根。自六六以下。皆以四四圖爲根。而四四圖。又實以三三圖爲根。故洛書爲數之原。不易之論也。今附四四圖如左。以相證明。其餘具數學中。不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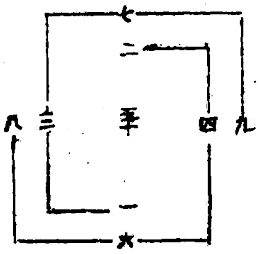
四八十二十六　四九五十六　十三八十一
三七十一十五　十四七十二二　三十六十五
二六十十四　十五六十三　二十一七十四
一五九十三　一十八十三　十六五九四

此以十六數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列之。第一圖其居中與居四隅者不易。而居四方者交易。則成縱橫皆三十四之數。第二圖若居四方者不易。而居中與居四隅者交易。亦成縱橫皆三十四之數。第三圖

十三九五一　十三八十一　四九五十六
十四十六二　三十六十五　十四七十二二
十五十七三　二十一七十四　十五六十三
十六十八四　十五九四　一十八十三

此以十六數自右而左自下而上列之。第一圖用前法變爲兩圖。第二圖第三圖並得縱橫皆三十四之數。但其不易者。即前之交易者。而其交易者。即前之不易者。此第二圖同前第三圖。此第三圖同前第二圖。蓋亦陰陽互爲動靜之理云。

河圖加減之原



一用中兩率三七相加爲十。以一減之得九。以九減之三得一。

三若用一九相加亦爲十。以三減之得七。以七減之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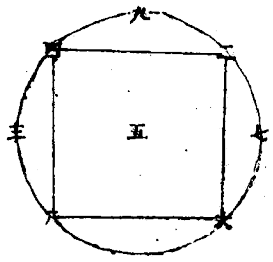
九

二用中兩率四六相加爲十。以二減之得八。以八減之四得二。

四若用一八相加亦爲十。以四減之得六。以六減之得四。

八

洛書乘除之原



一 用中兩率三九相乘爲二十七。以一除之得二十七。

三 以二十七除之得一。若用一與二十七相乘。以三除之得九。以九除之得三。

九

七

二 用中兩率四八相乘爲三十二。以二除之得十六。以十六除之得二。

四 若用二與十六相乘。以四除之得八。以八除之得四。

八

六

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皆自少而多。多而復還於少。此加減之原也。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數以三行。地數以二行。此乘除之原也。是故河圖以一二爲數之體之始。洛書以三二爲數之用之始。然洛書之用。始於參兩者。以參兩爲根也。實則諸數循環。互爲其根。莫不寓乘除之法焉。而又皆以加減之法爲之本。今推得洛書加減之法四。乘除之法十六。積方之法五。句股之法四。各爲圖表以明之如左。

洛書加減四法

一用奇數左旋相加。得相連之耦數。

一加三爲四。三加九爲十二。九加七爲十六。七加一爲八。

若用奇數減左旋相連之耦數。得右旋相連之奇數。

三減四爲一。九減十二爲三。七減十六爲九。一減八爲七。

一用耦數左旋相加。得相連之耦數。

二加六爲八。六加八爲十四。八加四爲十二。四加二爲六。

若用耦數減左旋相連之耦數。得右旋相連之耦數。

六減八爲二。八減十四爲六。四減十二爲八。二減六爲四。

一用奇數右旋加耦數。得相連之奇數。

一加六爲七。七加二爲九。九加四爲十三。三加八爲十一。

若用奇數減相連之奇數。得相連之耦數。

一減七爲六。七減九爲二。九減十三爲四。三減十一爲八。

一用耦數右旋加奇數。得相對之奇數。

二加九爲十一。四加三爲七。六加七爲十三。八加一爲九。

若用奇數減相對之奇數。得相連之耦數。

九減十一爲二。三減七爲四。七減十三爲六。一減九爲八。

洛書乘除十六法

一用三左旋乘奇數。得相連之奇數

三三如九。三九二十七。三七二十一。三一如三。

一用八左旋乘耦數。得相連之耦數

八八六十四。八四三十二。八二一十六。八六四十八。

一用三左旋乘耦數。得相連之耦數

三四一十二。三二如六。三六一十八。三八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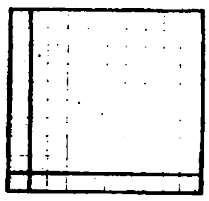
一用八左旋乘奇數得相連之耦數
八三二十四。八九七十二。八七五十六。八一如八。
一用二右旋乘耦數得相連之耦數
二二如四。二四如八。二八一十六。二六一十二。
一用七右旋乘奇數得相連之奇數
七七四十九。七九六十三。七三二十一。七一如七。
一用二右旋乘奇數得隔二位之耦數。
二九一十八。二三如六。二七一十四。
一用七右旋乘耦數得相連之耦數
七二一十四。七四二十八。七八五十六。七六四十二。
一用一乘奇數得本位之奇數。

一用六乘耦數得本位之耦數。
六六三十六。六八四十八。六四二十四。六二一十二。
一用一乘耦數得本位之耦數。
一二如二。一四如四。一八如八。一六如六。
一用六乘奇數得相連之耦數。
六七四十二。六九五十四。六一如六。
一用四乘耦數得相對之耦數。
四四一十六。四六二十四。四八三十二。四二如八。
一用九乘奇數得相對之奇數。
九九八十一。九一如九。九八三二十七。九七六十三。
一用四乘奇數得隔二位之耦數。
四九三十六。四七二十八。四三一十二。
一用九乘耦數得相對之耦數。
九二一十八。九四三十六。九六五十四。
凡除法除其所得之數得其所乘之數。
洛書乘除十六法可約爲八法何則五者河洛之中數。自此以上由五以生五加一爲六六減五爲一是六與一同根也五加二爲七七減五爲二是七與二同根也三八四九其理如之今用三與八左旋乘奇耦而皆得相連之奇耦可以知八卽三矣用二與七右旋乘奇耦而皆得相連之奇耦可以知七卽二矣內惟二乘奇數得隔二位之耦數者其所得卽相連奇位同根之數猶之乎相連也如二九一十八八猶之得相連之三也餘放此用一與六乘而皆得本位之奇耦可以知六卽一矣內惟六乘奇數得相連之耦數者其所得卽本位同根之數猶之乎本位也如六七四十二七與二同根得二猶之得本位之七也餘放此用四與九乘而皆得對位之奇耦可以知九卽四矣內惟四乘奇數得隔二位之耦數者其所得卽對位同根之數猶之乎對位也如四九三十六六與一同根得六猶之得對位之一也餘放此其但得同根之數者何凡奇乘耦耦乘耦所得皆耦數而同如三四一十二八四亦三十二奇乘奇其得數爲奇若耦乘奇不能得奇數而同故但得其同根之耦數也如三三爲九八三二十四九與四同根得四猶之得九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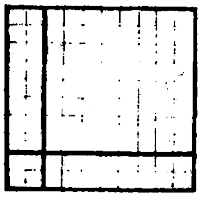
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在河圖則四方之相配在洛書則正隅之相連以其數之生於中五而同根也

數有合數有對數合數生於五對數成於十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此合數也皆相減而爲五者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此對數也皆相併而爲十者也在河圖則合數同方而對數相連在洛書則合數相連而對數相對相合之相從者六從一也七從二也八從三也九從四也相對之相從者九從一也八從二也七從三也六從四也（如後積方五法）凡以合數共乘一數所得之數必同（乘冪既同數乘奇則同根）若各自乘焉則又必合矣（如三三得九八八六十四）以對數共乘一數所得之數必對（如三三得九七三二十一）若各自乘焉則又必同矣（如一一得一九九亦八十一二二得四八八亦六十四）是以自乘之數相合之相從者此得自數則彼亦得自數也（如一得一六六得一）此得對數則彼亦得對數也（如四得一六九得一六）此得連數則彼亦得連數也（如二得四七亦得九八亦得四）相對之相從者此得自數則彼得對數也（如一得一九亦得一六亦得六）此得連數則彼亦得連數也（如三得九八亦得四七亦得九二得四八亦得四）要皆會於一六四九而齊焉故開平方之自乘數止於一六四九而洛書之位一六四九居上下以爲經二七三八居左右以爲緯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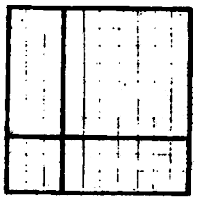
洛書對位成十互乘成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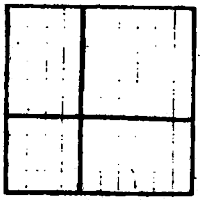
一與九對成十（十自乘其積一百與十自乘積同）九自乘八十一一自乘一一乘九九乘一俱爲九共十八合之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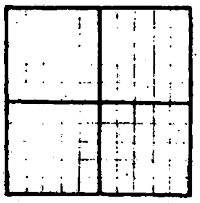
二與八對成十八自乘六十四二自乘四二乘八八乘二俱十六共三十二合之一百



三與七對成十七自乘四十九三自乘九三乘七七乘三俱二十一共四十二合之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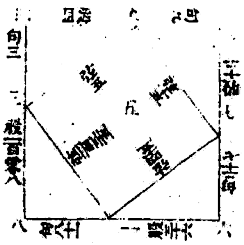


四與六對成十六自乘三十六四自乘十六四乘六六乘四俱二十四共四十八合之一百



中五舍五成十。五自乘二十五。又五自乘二十五。又五互乘各二十五。共五十。合之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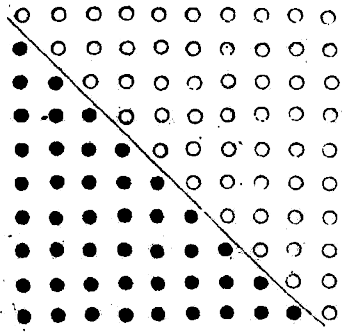
洛書句股圖



句三。股四。弦五。
句九。股十二。弦十五。
句二十七。股三十六。弦四十五。
句八十一。股一百零八。弦一百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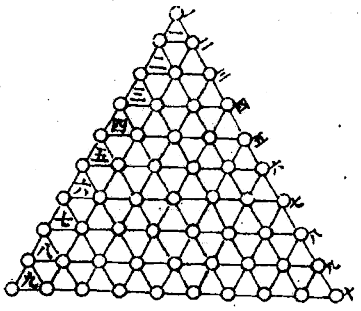
此洛書四隅合中方。而寓四句股之法者。推之至於無窮。法皆視此。

河洛未分未變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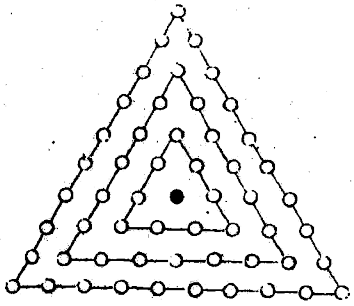
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合爲一百。此天地之全數也。以一百之全數爲斜界而中分之。則自一至十者積數五十有五。自一至九者積數四十有五。二者相交而成河洛數之兩三角形矣。凡積數自少而多。必以三角而破百數之全方。以爲三角。其形不離乎此二者。下諸圖之根實出於此。

河洛未分未變三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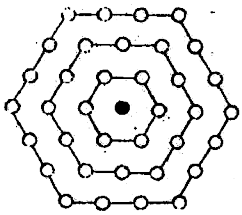


河圖之數。自一至十。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象之已分者也。圖則生數居內。成數居外。書則奇數居正。耦數居偏。位之已變者也。如前圖破全方之百數。以爲河洛二數。又就點數十位。中涵羃形之九層。以爲河洛合一之數。則雖其象未分。其位未變。而陰陽相包之理。三極互根之道。已粲然默寓於其中矣。故爲分析以明之。如後論。

點數應河圖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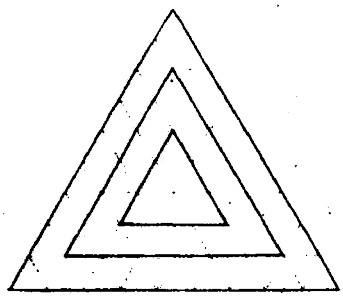


周圍三角。分三重。中一重九次內一重二九一十八外一重三九二十七。除中心。凡五十四。○若自上而下作三層。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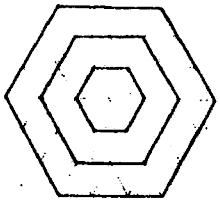


中舍六角。亦分三重。中一重六次內一重二六一十二外一重三六一十八。除中心。凡三十六。○若自上而下作三層。亦如之。

纂形應洛書九位



周圖三角。分三重。中一重九炎。內一重三九二十七。外一重五九四十五。凡八十一。○若自上而下作三層。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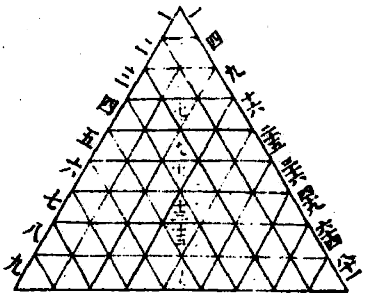
中舍六角。亦分三重。中一重六炎。內一重三六一十八。外一重五六三十。凡五十四。○若自上而下作三層。亦如之。

以上諸圖。本同一根。雖積數若異。而其爲九六之變則一也。九六可分爲內外中之三重。亦可分爲上下中之三層。就每重每層論之。則九爲天而包地。六爲地而涵於天。心爲人而主乎天地。統三重而論之。則外爲天。內爲地。而中爲人也。統三層而論之。則上爲天。下爲地。而中爲人也。又合而論之。則九六者。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陰陽剛柔之會。而其心則天地人之極也。以上下分者。其心有三。所謂三極之道。三才各具一太極也。以內外分者。其心惟一。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三才統體一太極也。此圖之中。渾具理象數之妙者如此。故分而爲圖。則應乎陰陽剛柔之義。根於極而迭運不窮。

聖人則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陽九陰六。命爻衍策者。此也。分而爲書。則應乎三才之義。主於人而成位其中。聖人則之。皇極既建。彝倫攸敘。參天貳地。垂範作疇者。此也。或曰。河圖洛書。出於兩時。分爲兩象。今以一圖括之可乎。曰。十中涵九。故數終於十。而位止於九。此天地自然之紀。而圖書所以相經緯而未嘗相離也。非有十者以爲之經。則九之體無以立。非有九者以爲之緯。則十之用無以行。不知圖書之本爲一者。則亦不知其所以二矣。或曰。河圖洛書。有定位矣。今以爲有未變者何與。曰。易大傳之言河圖也。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順而數之。此其未變者也。又

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分而置之此其定位者也如易卦一每生二以至六十有四則其未變者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則其定位者也不知未變之根則亦不足以識定位之妙矣

冪形爲算法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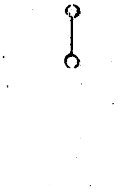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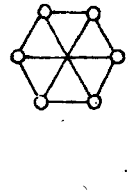
此圖左方注者本數也自一至九而用數全矣中列注者加數也一加二爲三二加三爲五至於八加九而爲十七皆以本數遞加而每層之冪積如之右方注者乘數也一自乘一其冪積一二自乘四其冪積合一三兩層而爲四至於九自乘八十一則其冪積亦合自一至十七九層之數而爲八十一皆以本數自乘而每形之冪積如之得加乘之法則減除在其中矣自此而衍之至於無窮其數無不合焉推之九章之術其理無不貫焉今考洛書縱橫逆順無往不得加減乘除之法開方句股之算乃自其未變之先而諸法渾具至洛書而始盡其參伍錯綜之致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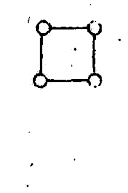
圖形合洛書爲象法之原

天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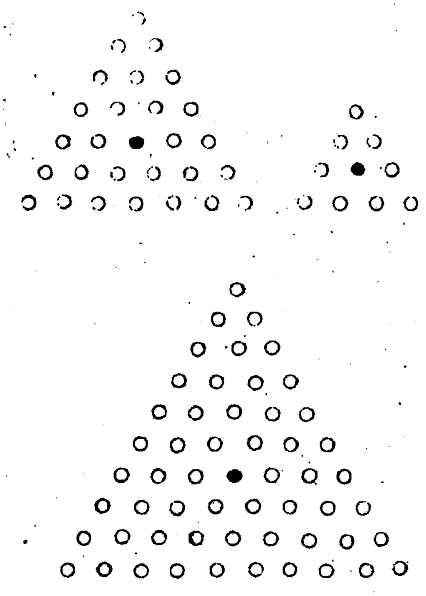
地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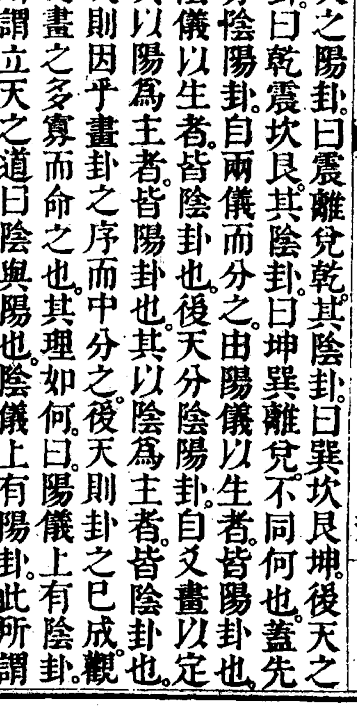


人爲天地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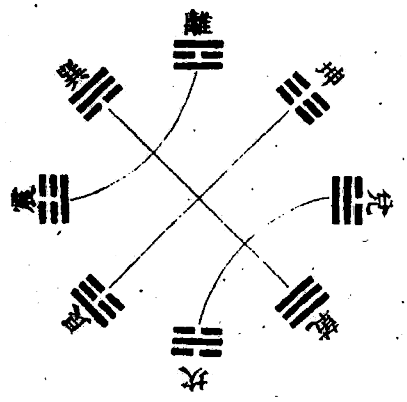
凡有數則有象。象不離乎數也。萬象起於方圓。而測方圓者以三角。此句股所以爲算之宗也。圓者天象。方者地象。三角形者人象。何則。天之道如環無端。故其象圓也。地之道奠定有常。故其象方也。人受性於天。受形於地。俯三角之形。其心則圓之心。其邊則方之邊也。今就九數而三分之。則一者圓之根也。而十數之內。惟六角八角爲有法之圓形。其自十以後。角愈多以至於無角者。視此矣。此一六八所以爲圓象之數也。二者方之根也。而十數之內。惟四與九可以積成方面。其自十以後。積愈多而皆可成方者。視此矣。此二四九所以爲方形之數也。以十數裁爲三角。自一至四。則三其心也。自一至七。則五其心也。自一至十。則七其心也。所謂三角求心之法者如是。其自十以後。數愈多而皆可以求心者。視此矣。此三五七所以爲三角形之數也。洛書之位。一六八居下。爲天道之下濟。二四九居上。爲地道之上行。三五七居中。爲人道之中處。其數其象。亦於圖形乎有合矣。

先後天陰陽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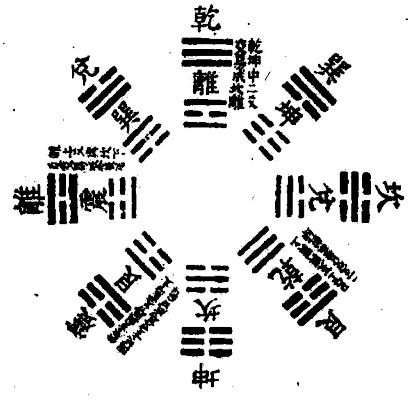
先天之陽卦曰震離兌乾其陰卦曰巽坎艮坤後天之陽卦曰乾震坎艮其陰卦曰坤巽離兌不同何也蓋先天分陰陽卦自兩儀而分之由陽儀以生者皆陽卦也由陰儀以生者皆陰卦也後天分陰陽卦自又畫以定之其以陽爲主者皆陽卦也其以陰爲主者皆陰卦也先天則因乎畫卦之序而中分之後天則卦之已成觀其又畫之多寡而命之也其理如何曰陽儀上有陰卦此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陰儀上有陽卦此所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也其法象之自然者如何曰火之炎熱光明其爲陽也明矣澤者水之積濕爲陽氣所驅以滋潤萬物者也是亦陽也水之幽暗寒肅其爲陰也明矣山者土之隆起與地爲一體者也是亦陰也是故先天之卦陰陽之象之正也其變而後天則火與澤從風而俱爲陰水與山從雷而俱爲陽蓋有由矣凡陰陽之氣未有不合而成者也然有感應先後之別焉先有陽而遇陰者屬陽先有陰而遇陽者屬陰有陽氣在下將發而遇陰壓之則奮而爲雷矣有陽氣在中將散而遇陰包之則鬱而爲雨矣有陽氣直騰而上而遇陰承之則止而爲山矣此皆主於陽而遇陰所以皆爲陽卦也有陰在內陽氣必入而散之觀之陰雖盡而後風息可見也有陰在中陽氣必附而散之觀之薪芻盡而後火滅可見也有陰在外陽氣必斂而散之觀之濕潤盡而後澤竭可見也此皆主於陰而遇陽所以皆爲陰卦也總而論之惟乾純陽坤純陰不可變也雷陽動之始風陰生之始亦不可變也火溫煖澤發散故以用言之則陽然火根於陰之燥澤根於陰之濕故以體言之則陰水寒凉山凝固故以用言之則陰然水根於陽之虛而流山根於陽之蠱而起故以體言之則陽先天之象蓍其用也後天之象探其根也正如仁之發生爲陽而其柔和亦可以爲陰義之收斂爲陰而其剛決亦可以爲陽陰陽本一氣而互根故其理竝行而不悖也

後天卦以天地水火爲體用圖



造化所以爲造化者。天地水火而已矣。易卦離有八而實惟四。何則。風卽天氣之吹噓而下交於地者也。山卽地形之隆起而上交於天者也。雷卽火之鬱於地中而搏擊奮發者也。澤卽水之聚於地上而布散滋潤者也。道家言天地日月。釋氏言地水火風。西人言水火土氣。可見造化之不離乎四物也。故先天以南北爲經。而天地居之。體也。以東西爲緯。而水火居之。用也。後天則以天地爲體。而居四維。以水火爲用。而居四正。雷者火之方發。故動於春。及火播其氣。則王於夏矣。澤者水之未收。故散於秋。及水歸其根。則王於冬矣。水火爲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司時令也。天氣联兆於西北至東南而下交於地。易所謂天下有風垢也。故乾巽相對而爲天綱。地功致役於西南至東北而上交於天。易所謂天在山中大畜也。故坤艮相對而爲地紀。天地爲水火之體。故居四維以運樞軸也。天地水火體用互根以生成萬物。此先後天之妙也。若以卦畫論之。則震卽離也。一陰閉之於上則爲震。兌卽坎也。一陽敷之於下則爲兌。巽卽乾也。一陰行於下則爲巽。艮卽坤也。一陽亘於上則爲艮。是以六十四卦始乾坤。中坎離。而終於旣未濟。則知造化之道。天地水火盡之矣。

先天卦變後天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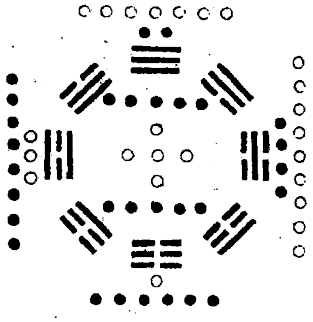


此圖先天凡四變而爲後天也。蓋火之體陰也。其用則陽。而天用之。故乾中畫與坤交而變爲離。水之體陽也。其用則陰。而地用之。故坤中畫與乾交而變爲坎。火在地中。陰氣自上壓之而奮出。則雷之動也。故離上畫與坎交而變爲震。水聚地上。陽氣自下敷之而滋潤。則澤之說也。故坎下畫與離交而變爲兌。陽感於陰則山出雲。是山者。雷與澤之上下相感者也。故震以上下畫與兌交而變爲艮。陰感於陽而水生風。是風者。澤與雷之上下相感者也。故兌以上下畫與震交而變爲巽。風本天氣也。因與山交而入其下。則下與地接。故巽以上二爻與艮下二爻交而變爲坤。山本地質也。因與風交而

出其上。則上與天接。故艮以下二爻與巽上二爻交而變爲乾。或曰。此於經書有徵乎。曰。在易天與火同人。是天以火爲用也。水與地比。是地以水爲用也。離爲火。亦爲電。易曰。雷電合而章。又曰雷電皆至。是雷與火一氣也。澤有水則爲節。澤无水則爲困。是澤與水一物也。周禮云。日西則多陰。蓋西方積山。故多雲雷。今之近嶂者皆然也。又云。日東則多風。蓋東方積澤。故多風颶。今之濱海者皆然也。莊周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風與地氣相接也。禮登山以祭。升中於天。是山與天氣相接也。夫天地水火者。一陰一陽而已。其情則交易而相通。其體則變易而無定。故先天交變以成後天。莫不各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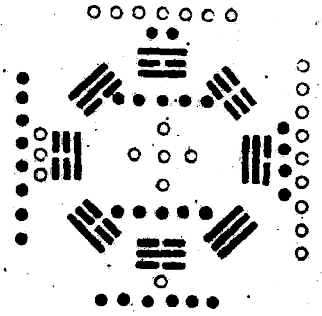
位而妙其化。各從其類而歸其根也。豈偶然哉。

先天卦配河圖之象圖



圖之左方。陽內陰外。卽先天之震離兌乾。陽長而陰消也。其右方。陰內陽外。卽先天之巽坎艮坤。陰長而陽消也。蓋所以象二氣之交運也。

後天卦配河圖之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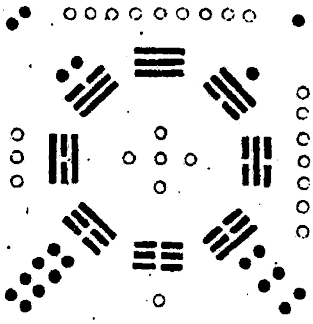


圖之一六爲水居北。卽後天之坎位也。三八爲木居東。卽後天震巽之位也。二七爲火居南。卽後天之離位也。四九爲金居西。卽後天兌乾之位也。五十爲土居中。卽後天之坤艮周流四季。而偏旺於丑未之交也。蓋所以象五行之順布也。

先天卦配洛書之數圖

九八七六 五四三二一

乾震坎艮 巽離兌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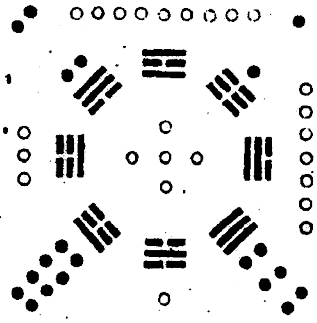


直列洛書九數而虛其中五以配八卦。○陽上陰下。故九數爲乾。一數爲坤。因自九而逆數之。震八坎七艮六。乾生三陽也。又自一而順數之。巽二離三兌四。坤生三陰也。以八數與八卦相配。而先天之位合矣。

後天卦配洛書之數圖

九八七六 四三二一

離艮兌乾 坎坤震巽



火上水下。故九數爲離。一數爲坎。火生燥土。故八次九而爲艮。燥土生金。故七六次八而爲兌爲乾。水生濕土。故二次一而爲坤。濕土生木。故三四次二而爲震爲巽。以八數與八卦相配。而後天之位合矣。

洛書之左邊。本一二三四也。其右邊本九八七六也。然陰陽之道。丑未之位必交。洛書之二與八。正東北西南之維。丑未之位。此其所以互易也。以此類之。則先天圖之左方。坤巽離兌。其右方。乾震坎艮。以震巽互而成先天也。後天圖之左方。坎坤震巽。其右方。離艮兌乾。以艮坤互而成後天也。

據先儒說。圖書出有先後。又或謂並出於伏羲之世。然皆不必深辨。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況天地之理。雖更萬年。豈不合契哉。洛書晚出。而其理不妨已具於河圖之中。是故以易象推配。亦無往而不合也。

先後天卦生序卦雜卦圖說

先天圖者。序卦之根也。

序卦之法。以兩卦相對為義。有相對而翻覆不可變者。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是也。有相對而翻覆可變者。屯蒙以後既未濟以前。五十六卦皆是也。就五十六卦之中。則翻覆而二體不易者十二卦。需訟師比泰否同人大有晉明夷既未濟也。翻覆而二體皆易者十二卦。隨蠱咸恆損益震艮漸歸妹巽兌也。其翻覆而止於一體易者三十二卦。則自屯蒙至渙節皆是也。蓋翻覆而不可變者法八卦之乾坤坎離也。翻覆而可變者法八卦之震艮巽兌也。就翻覆可變之中。其二體不易者。又皆乾坤坎離相交者也。其一體不易者。亦皆交於乾坤坎離者也。惟震艮巽兌相交之卦。則二體皆易焉。頤中孚大過小過雖為震艮巽兌相交之卦。而翻覆不可變者。頤中孚具離之象。大過小過具坎之象也。故序卦以之附於坎離既未濟為其具離坎之象焉爾。

先天圖八卦。兩兩相對。序卦之根也。乾與坤對。坎與離對。震與巽對。艮與兌對。相對而不相變。所以定序卦之體也。然既相對則必相交。四正之卦相交。則雖翻覆而其體不易。四維之卦相交。則翻覆而其體遂易矣。若四正之卦。與四維之卦雜交。則易者半。不易者半。所以極序卦之用也。是故天地定位。上經所以始於乾坤。中於否泰也。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下經所以始於咸恆。中於損益也。水火不相射。上下經所以終於坎離既未濟也。

艮 ☶ 下去一陰。上生一陰。則爲坎。

坎 ☵ 下去一陰。上生一陰。則爲震。

震 ☳ 下去一陽。上生一陽。復爲艮。

乾 ☰ 下去一陽。上生一陽。仍爲乾。

兌 ☱ 下去一陽。上生一畫。則爲離。

離 ☲ 下去一陽。上生一陽。則爲巽。

巽 ☴ 下去一陰。上生一陰。復爲兌。

坤 ☷ 下去一陰。上生一陰。仍爲坤。

艮 ☶ 下去一陰。上生一陽。爲巽。

坎 ☵ 下去一陽。上生一陰。爲離。

震 ☳ 下去一陽。上生一陰。爲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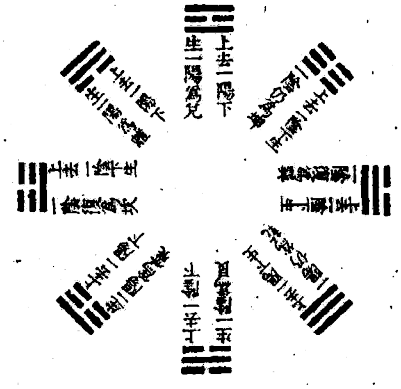
乾 ☰ 下去一陽。上生一陰。爲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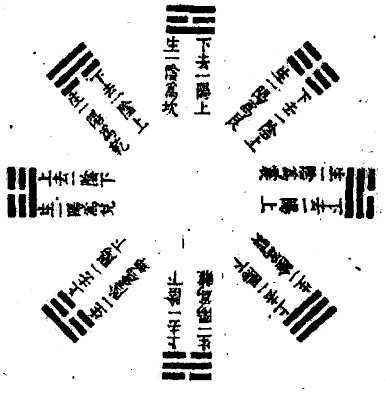
兌 ☱ 上去一陰。下生一陽。爲乾。

離 ☲ 上去一陰。下生一陽。爲坎。

巽 ☴ 上去一陽。下生一陰。爲艮。

坤 ☷ 上去一陽。下生一陰。爲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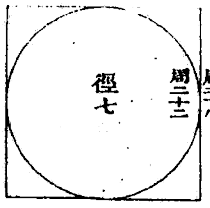
後天圖者雜卦之根也
雜卦即互卦也互卦之法或上去一畫而下生一畫或下去一畫而上生一畫則其體遂變矣互體所成凡十六卦其陽卦從陽卦陰卦從陰卦者八乾坤頤大過蹇解家人睽也其陽卦交陰卦陰卦交陽卦者亦八剝復夬姤漸歸妹既未濟也以交互之法求之乾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陽或下去一陽上生一陽仍是乾矣坤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陰或下去一陰上生一陰仍是坤矣惟震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陰則變爲坎下去一陽上生一陽則變爲艮巽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陽則變爲離下去一陰上生一陰則變爲兌坎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陰則變爲艮下去一陽上生一陽則變爲震離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陽則變爲巽艮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陽則變爲坎兌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陰則變爲巽下去一陽上生一陽則變爲離此八變者皆陽得陽卦陰得陰卦故乾之變則乾也坤之變則坤也震之變則雷水解也山雷頤也巽之變則風火家人也澤風大過也坎之變則水山蹇也雷水解也離之變則火澤睽也風火家人也艮之變則山雷頤也水山蹇也兌之變則澤風大過也火澤睽也皆因其能相變故能相合也又乾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則變爲巽下去一陽上生一陰則變爲兌坤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變爲震下去一陰上生一陽則變爲艮震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變爲坤巽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則變爲乾坎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變爲離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或下去一陽上生一陰皆變爲坎艮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則變爲坤下去一陰上生一陽則變爲巽兌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變爲乾下去一陽上生一陰則變爲震此八變者皆陽得陰卦陰得陽卦故乾之變則天風姤也澤天夬也坤之變則地雷復也山地剝也震之變則雷澤歸妹也地雷復也巽之變則風山漸也天風姤也坎之變則既濟也未濟也離之變則未濟也既濟也艮之變則山地剝也風山漸也兌之變則澤天夬也雷澤歸妹也亦皆因其能相變故能相合也易互卦之法盡於此此其卦所以止於十六也

後天圖八卦陰陽上下畫互變雜卦之根也何則後天之卦有各從其類以相變者焉有各得其對以相變者焉乾居西北而三陽從之坤居西南而三陰從之此各從其類者也乾與巽對坎與離對艮與坤對震與兌對此各得其對者也相從者除乾坤純陽純陰不變外坎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陰則爲艮艮而上去一陽下生一

陽則爲震震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陰則復爲坎此三陽相次之序也巽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陽則爲離離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陽則爲兌兌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陰則復爲巽此三陰相次之序也相對者乾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則爲巽坎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爲離艮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則爲坤震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爲兌此四陽卦變爲對位四陰卦之序也巽而下去一陰上生一陽則爲乾離而下去一陽上生一陰則爲坎坤而下去一陰上生一陽則爲艮兌而下去一陽上生一陰則爲震此四陰卦變爲對位四陽卦之序也然尋其對位相變之根則又自父母男女長少而來蓋四陰卦兌爲最少離爲中巽爲長坤爲老四陽卦艮爲最少坎爲中震爲長乾爲老凡變者自少而老故兌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變爲乾矣離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則變爲坎矣巽而上去一陽下生一陰則變爲艮矣坤而上去一陰下生一陽則變爲震矣四陽卦之變自陰而來故又變而爲對位之四陰也艮而下去一陰上生一陽則變爲巽矣坎而下去一陰上生一陽則變爲離矣震而下去一陽上生一陰則變爲坤矣乾而下去一陽上生一陰則變爲兌矣四陰卦之變自陽而來故又變而爲對位之四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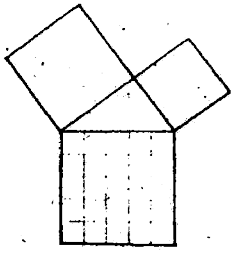
合而觀之凡陽卦相變者震變坎艮也坎變震艮也艮又變震坎也凡陰卦相變者巽變離兌也離變巽兌也兌又變巽離也凡陽卦變陰卦者乾變巽兌也震變坤兌也坎變離也艮變坤巽也凡陰卦變陽卦者坤變震艮也巽變乾艮也離變坎也兌變乾震也易中所謂互卦者止於此而其錯綜次序皆具於後天也

大衍圓方之原



凡方圓可爲比例。惟徑七者。方周二十八。圓周二十二。即兩積相比例之率也。用其半。故若十四與十一。合二十八與二十二。共五十。是大衍之數函方圓同徑兩周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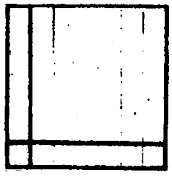
大衍句股之原



句三其積九
股四其積十六
弦五其積二十五
合之五十。是大衍之數。函句股弦三面積。

蓍策之數。必以七爲用者。蓋方圓之形。惟以徑七爲率。則能得周圍之整數。句股之形。亦惟以三四爲率。則能得斜弦之整數。徑七固七也。句三股四之合亦七也。是故論方圓周圍之合數則五十。論句股弦之合積亦五十。此大衍之體也。因而開方。則不盡一數。而止於四十九。此大衍之用也。開方而不盡一數。則蓍策之虛一者是已。方面之中。函八句股。而又不盡一數。則蓍策之掛一者是已。惟老陽老陰之數。與此密合。故作圖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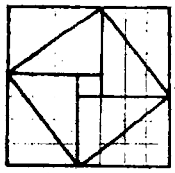
老陽數合方法



全方四十九。
中含大方六六三十六。爲過揲之數。
小角一一如一。一六互乘爲十二。并成十三。爲掛扐之數。

此與前洛書以自乘互乘爲積方之法同。但洛書用對數。如一與九之類是也。大衍用合數。則一與六是也。

老陰數合句股法



全方四十九
句三股四其積六四因之
得二十四爲週揲之數
弦五其積二十五爲掛扐
之數弦實亦函四句股
積而多句股較一

十數之中除一一不變自二二至十十皆可成方然惟三三則五數居其中七七則二十五數居其中此二者爲能得天地之中數餘則不能也蓋三三者洛書之數也七七者蓍策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居其中矣而其四方則又成四句股之數而以中五爲弦之法焉蓍策之數二十五居其中矣而其四方則又具四句股之積而即以二十五爲弦之實焉是故卦數之八合乎河圖之四也爲其虛五十者同一根也蓍數之七合乎洛書之三也爲其用中五者同一根也聖人因心之作與天地自然之文其相爲經緯者如此

大衍迎日推策法

史稱黃帝迎日推策所謂策者蓋即神蓍也推衍策數以候日月故曰迎日推策考之後代譚卦畫者多以曆法推配然孔子未嘗言也惟於大衍之數則曰象四時象閏又曰當期之日則蓍策之與曆法相表裏也可見矣顧有以理言之而肖似者有以數推之而密合者以理言而肖似者孔子大傳所陳是也蓋四十九算排列成方以句股之數求之則零一者歸於中而爲心以開方之法求之則零一者歸於隅而爲角以其歸於中也故分二以象天地而掛一者象人之爲天地心也以其歸於隅也故分二以象二氣而掛一者象閏之爲一歲

餘也大傳所謂掛一以象三者此零一之策也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亦此零一之策也然當分二之初此一之掛者徒以象氣盈耳至於每揲之後又得餘策而扐之然後以此掛一者歸之而并以象閏則合氣盈朔虛而爲一者也此以理言之而大槩相似是孔子之說也至於以數推之者自黃帝之法不傳至唐僧一行始以大衍命曆以策數起歲分閏餘之算然按唐書曆志考之其法蓋未密合也故今以孔子之言爲宗而參以一行之數康節之理據顓頊周髀之制以約畧千載坐致之術爲法表以明之如左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每日百分 凡三萬

六千五百二十五分。以天數二十五除之。得一千四百六十一分。爲日數。又以地數三十除日數。得四十八零七分。爲月數。是爲大衍用數。

大傳言蓍數。而以河圖之數首之。故一年全數。以二十五除之。得日數者。日有曉午昏夜凡四限。四分期日。爲一千四百六十一也。以三十除之。得月數者。月有朔望上下弦凡四限。四分歲月。每月三十日幕。爲四十八零七分也。與大衍用數相應。

揲策合左右共四十八。應四十八弦。每弦七日半。爲期日歲月之經數。三百六十。掛策一。應氣盈之餘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初變爲主。

扐策合陰陽共十二。得多則八爲陰。應十二朔。每朔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爲一歲之實數。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八。掛策一。應朔虛之餘數。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亦以初變爲主。

以初變之揲策扐策計之。揲策四十八。以應四十八弦之整數。其掛一者。以應氣盈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扐策十二。以應十二朔之實數。其掛一者。以應朔虛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也。據四分曆法。每日九百四十分。故一歲之氣盈。有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一歲之朔虛。有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每弦七日四百七十分。如日法十分弦之七。則爲五日二百三十五分矣。每朔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如月法十九分朔之七。則爲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矣。月每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以十九爲法。日月之法不同。而其餘分皆七。故漢儒卦氣。每卦直六日。尚餘七分。每卦直六日七分者。日以八十分爲法也。蓋歲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乘而三除之。爲四百八十。八十七者。歲策也。每卦直六日。六八四十八。得四百八十分。又餘七分。歲策之根也。積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餘分之積。其四百二十分。日之一。以日法除之。爲五日四分日之一。古今曆法。一章之內。有七閏月者。法由茲起也。其在蓍數。則何以見掛一之策。爲餘七之算乎。蓋亦以生蓍之法而知之爾。卦數八。八者體數也。蓍數七。七者用數也。蓍以七爲用。而掛一者用中之用。故其分數亦止於七也。此皆以一行之曆。康節之說。參而用之者。然一行以弦爲實弦。而不足七日有半。以掛一爲實閏。而其數又餘於一弦之外。故今以弦爲七日半之經弦。以掛一爲五日四分日之一之盈分。必待扐餘之後。然後其歸奇之掛一。乃得應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之數。而爲一歲之實閏也。似於大傳之先後次序。更爲囧合。

過揲爲正策。乾策三十六。合六又二百一十有六。坤策二十四。合六又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一期之日數。

掛扐爲餘策。乾策十三。合六又七十八。坤策二十五。合六又百五十。凡二百二十有八。當一章之月數。六十。餘策以十九爲進退之法。故其合皆正策以三十爲進退之法。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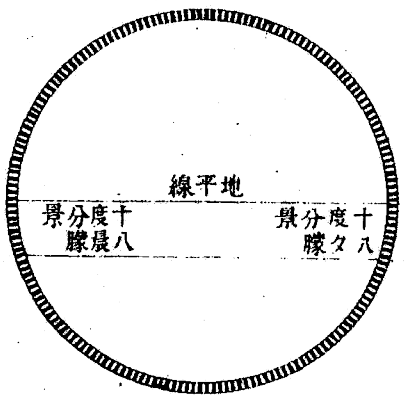
合皆三十八三十者日法也十九者朔法也二篇之策爲全策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零八○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閏終之總數

此因大傳之說而推備之者歲者正數也太陽主之閏者餘數也太陰主之故堯典始而殷正四時則曰日中曰永曰短此以太陽爲主者也終則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以太陰爲主者也蓍策之正數三百有六十當一期之日蓋日周天而爲一期故爲太陽所主也其餘數二百二十有八當一章之月蓋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故爲太陰所主也其全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閏終之總數蓋三十二月而閏一月其辰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三十二年而閏一年其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則日月正餘會終蓍卦齊同之數也

歷代之曆歲分消長不同故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者亦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者然舉其中者以該其變者則四分爲常法故顓頊曆周髀經皆用之而司馬遷曆書述焉蓋古法也

乾策坤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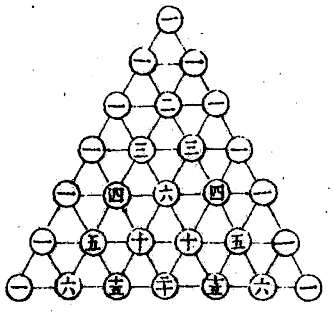


以地平線分周天之度爲二各一百八十度日出入曚景昏旦各十八度共三十六度以加晝景一百八十度合二百一十有六則乾之策之數也以減夜漏一百八十度餘一百四十有四則坤之策之數也

大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故各一百八十者寒暑晝夜並行之體數也然陽生而陰殺陽明而陰暗故陽饒而陰乏陽盈而陰虛今以晝夜平分推之其自然之數如此若一歲寒暑之候則若邵子之說開物於寅末是亦先十八日也閉物於戌初是亦後十八日也以故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其從陽者六千九百一十二其從陰者四千六百八生氣常盛則

為豐年。善類常多。則為治世。其消息盈虛之理。亦若是而已矣。

加倍變法圖



此圖用加一倍法。如第二層兩一。生第三層中位之二。併左右兩一。成四。是倍二為四也。第三層一二。各生第四層中位之三。併左右兩一。成八。是倍四為八也。下放此。出於數學中。謂之開方求廉率。其法以左一為方。右一為隅。而中間之數。則其廉法也。第三層為平方。第四層為立方。第五層六層七層。為三乘四乘五乘方。於成卦之理。亦相肖合。何則。陽大陰小。陽如方。陰如隅。分居兩端。陰陽合則生中間之兩象。如平方之方隅合而生兩廉。其長如方。其廣如隅也。又乘則生中間之六卦。如立方之方隅合而生六廉。三平廉根於方。而其厚如隅。三長廉根於隅。而其長如方也。故開方之法。雖相乘至於無窮。莫不依方隅以立算。成卦之法。雖相加至於無窮。莫不根陰陽以定體。成卦之始。一陰一陽。每每相

加而已。及卦成而分析觀之。則自一畫至六畫。惟純陰純陽者常不動。其餘則方其爲四象也。中間一陰一陽者二。方其爲八卦也。中間一陰二陽者三。一陽二陰者三。方其爲四畫也。中間一陰三陽者四。一陽三陰者四。二陰二陽者六。方其爲五畫也。中間一陰四陽者五。一陽四陰者五。二陰三陽者十。二陽三陰者十。及其六畫之既成也。中間一陰五陽者六。一陽五陰者六。二陰四陽者十五。二陽四陰者十五。三陰三陽者二十。朱子卦變之圖。以此而定也。蓋其倍法同於畫卦。而其多寡錯綜之數。則卦變用之。

御纂周易折中

序卦雜卦明義

卦之序也雜也。皆出於文王也。其所以序之雜之必有深意。亦必有略例。至夫子爲之傳。乃因其次第而發明陰陽相生相對之義。以見易道之無窮。蓋文王之立法至精。而夫子之見理至大。二者皆不可以不知也。韓孔諸儒疑卦序若如夫子所言。則不應卦皆反對。故程傳於卦下既述夫子之意。又爲上下篇義以釋其未盡之指。至歐陽脩諸人直斥序卦爲非孔子之書者。妄也。若雜卦則乾坤之後繼以比師。其次敘又與序卦無一同者。是豈無義存焉。而諸儒皆莫之及。惟元儒胡氏於篇終微發其端。未竟其緒也。今因程胡之說。而詳推二篇之所以類序錯綜者。曰曰明義以附焉。

序卦 程子有上下篇義今祖其意而詳推之

上篇陽也天道也故凡天道之正陽卦陽爻之盛及陰陽長少先後有序者皆上篇之卦也下篇陰也人事也故凡人事之交陰卦陰爻之盛及陰陽交感雜亂長少先後無序者皆下篇之卦也故以八卦而論乾坤陰陽之純也坎離陰陽之中也皆正中之正故爲陽震巽陰陽始交也艮兌交之極也皆正中之交故爲陰以八卦之交而論惟否泰天地之交交中之正也故爲陽咸恆損益既未濟六子之交交中之交也故爲陰又乾交陽卦凡六需訟无妄大畜皆爲陽盛惟以爻畫參之則大壯爲陽過中遯爲陰浸長故雖陽卦而居陰也坤交陰

卦凡六晉明夷萃升皆爲陰盛惟臨則陽浸長觀則陰過中故雖陰卦而居陽也又乾交陰卦凡六小畜履同人大有皆五陽而一陰陽之盛也惟以爻畫參之則夬爲陽已亢姤爲陰始生故不得爲陽而爲陰也坤交陽卦凡六師比謙豫剝復皆五陰而一陽凡陽有主陰之義陰雖多不爲盛而爲役陽雖少不爲衰而爲主故皆不爲陰而爲陽也又陽卦相交凡六屯蒙頤長少先後以序者也故爲陽蹇解小過失序者也故爲陰又陰卦相交凡六獨大過爲頤之對又得其序故亦爲陽家人睽革鼎中孚皆陰也革鼎得序故猶爲陰中之陽也又陰陽相交之卦凡十有二其得序者六蠱蠱噬嗑賁爲陽中之陰井困爲陰中之陽其失序者六漸歸妹豐旅渙節陰中之陰也二篇之分既定其逐節逐卦次第先後則以陰陽盛衰消長之義次之如後論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

右陽卦第一節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

右陽卦第二節

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

右陽卦第三節

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

右陽卦第四節

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

右陰卦第一節

損益夬姤萃升

右陰卦第二節

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

右陰卦第三節

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右陰卦第四節

陽卦第一節

乾坤者衆卦之宗故居篇首先儒謂周易首乾則此是文王所定不可易也乾坤之外三男爲尊屯蒙者三男

之卦也而皆長少先後不失其序得陽道之正故次乾坤焉需訟上下皆陽卦二五皆陽爻陽之盛也故次屯蒙焉師比皆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居二五中位亦陽之盛也故次需訟焉小畜履五陽一陰陽既極多而二陰又退居三四之偏位皆陽盛之卦也故次師比焉

陽卦第二節

泰否者乾坤之合體義同乾坤者也然以其乾坤之交故亞於乾坤同人大有義反師比然以其陽多極盛故同小畜履而亞於師比謙豫義反小畜履然陽爲卦主故同師比而亞於小畜履此六者並爲陽盛之次也

陽卦第三節

以上二節除屯蒙爲三男純卦餘則皆有乾坤爲主未嘗有男女之交也故曰陽盛至隨蠱噬嗑賁然後有男女之交是陰始生也然而長少先後皆不失序故猶爲陽中之陰隨蠱之後繼以臨觀噬嗑賁之後繼以剝復則陽又盛矣

陽卦第四節

无妄大畜乾與陽卦合體義同需訟然二五不皆陽爻故亞於需訟頤大過男女類分長少先後義同屯蒙然二卦不皆陽卦故亞於屯蒙坎離得天地之中氣義同乾坤然六子之卦也故又亞於乾坤此六卦者顚倒與篇首六卦相對並爲陽復盛之卦也

陰卦第一節

下篇主人事之交故以夫婦之道始男女之合少則情專老則誼篤故咸爲首恆次之遯大壯陰長陽遁陰之盛也故次咸恆晉明夷上下皆陰卦二五皆陰爻義反陽之需訟家人睽三陰之卦也而又長少失序陰道也義反陽之屯蒙故四卦次遯大壯蹇解本三陽之卦而亦長少失序義反屯蒙故從家人睽焉

陰卦第二節

損益二少二長之交義同咸恆夫婦陽極陰生義同遯大壯萃升坤與陰卦交義同晉明夷故六卦相繼陰盛之次也

陰卦第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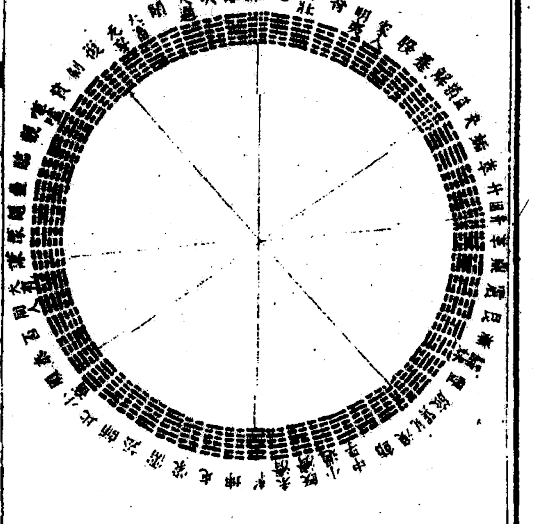
困井男女交而以序義同陽之隨蠱噬嗑賁陰中之陽也革鼎三陰之卦同家人睽然長少以序故從困井猶大過之從頤也震艮雖下經之主然本陽卦也故此六卦並爲陰中之陽漸歸妹豐旅男女交而失序與困井革鼎反巽兌陰卦與震艮反此六卦則又自陽而向乎陰矣

陰卦第四節

漸歸妹豐旅渙節六卦男女交而失序相類也然漸歸妹兩卦長男長女皆在焉豐旅有長男在焉渙節惟長女在焉則渙節者變之窮陰道之極也中孚小過與上

篇頤大過相對大過雖陰卦以得其序而從頤故小過雖陽卦以失其序而從中孚其義與蹇解之從家人睽者同並爲陰復盛之卦也既濟未濟終篇所重在未濟蓋三陽失位男之窮也陰盛之極也然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序卦圓圖



孔子繫辭傳敘上下篇九卦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先儒以其卦推配上下經皆相對蓋乾與咸恆對履與損益對謙與困井對復與巽兌對每以下篇兩卦對上篇一卦凡十二卦而二篇之數適齊矣然十二卦之中又止取九卦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略其終始而取其中間之卦以著陰陽消息盛衰之漸故止於九○前所推上下篇各四節陰陽消息盛衰之次與此圖密合

雜卦先儒有以雜卦爲互卦者今用其說而詳推之

四象相交爲十六事圖

互成乾 ䷀ 太陽交太陽
互成夫 ䷒ 太陽交少陰
互成睽 ䷥ 太陽交少陽
互成歸妹 ䷵ 太陽交太陰
互成家人 ䷤ 少陰交太陽
互成既濟 ䷾ 少陰交少陰
互成頤 ䷚ 少陰交少陽
互成復 ䷗ 少陰交太陰
互成姤 ䷫ 少陽交太陽
互成大過 ䷛ 少陽交少陰
互成未濟 ䷿ 少陽交少陽
互成解 ䷧ 少陽交太陰
互成漸 ䷴ 太陰交太陽
互成蹇 ䷦ 太陰交少陰
互成剝 ䷖ 太陰交少陽
互成坤 ䷁ 太陰交太陰

此互卦之根也惟其方成四畫時所互有此十六卦故六十四卦成後以中爻互之只此十六卦即以六爻循環互之亦只此十六卦四畫互成十六卦又以其中二畫觀之則互乾坤剝復大過頤姤夫者皆中二爻爲太陽太陰者也互漸歸妹解蹇睽家人既未濟者皆中二爻爲少陽少陰者也故十六事歸於四象而已

六十四卦中四爻互卦圖

乾 ䷀ 坤 ䷁ 剝 ䷖ 復 ䷗ 大過 ䷛ 頤 ䷚ 姤 ䷫ 夫 ䷒

以上八卦皆互乾坤

解 ䷧ 蹇 ䷦ 睽 ䷥ 家人 ䷤ 漸 ䷴ 歸妹 ䷵ 既濟 ䷾ 未濟 ䷿

以上八卦皆互既未濟

比 ䷇ 師 ䷆ 臨 ䷒ 觀 ䷓ 屯 ䷂ 萃 ䷬ 損 ䷨ 益 ䷩

以上八卦皆互剝復

咸 ䷞ 恒 ䷟ 大壯 ䷡ 遯 ䷠ 大有 ䷍ 同人 ䷌ 革 ䷰ 鼎 ䷱

以上八卦皆互姤夫

大畜 无妄 萃 升 蹇 艱 晉 否 泰

以上八卦皆互漸歸妹

漸 節 小過 中孚 豐 旅 離 坎

以上八卦皆互大過頤

震 艮 謙 豫 噬嗑 賁 明夷

以上八卦皆互解蹇

兌 巽 井 困 小畜 履 需 訟

以上八卦皆互睽家人

十六卦互成四卦圖

乾 仍互乾

坤 仍互坤

剝 互坤

復 互坤

大過 互乾

頤 互坤

姤 互乾

夬 互乾

漸 互未濟

歸妹 互既濟

解 互既濟

蹇 互未濟

睽 互既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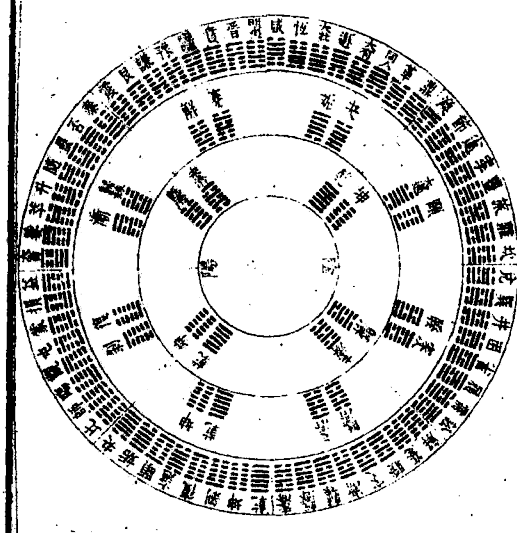
家人 互未濟

既濟 互未濟

未濟 互既濟

互乾坤既未濟之十六卦。卽諸卦之所互而成者也。故十六卦又只成乾坤既未濟四卦。猶十六事之歸於四象也。蓋四象卽乾坤既未濟之具體。故以太陽三疊之卽乾。以太陰三疊之卽坤。以少陰三疊之卽既濟。以少陽三疊之卽未濟。乾坤既未濟統乎易之道矣。故序卦雜卦皆以是終始焉。

互卦圓圖



乾坤體也既未濟用也故以乾坤始之既未濟終之中間則左方六卦剝復漸歸妹解蹇爲陽卦皆以震艮爲主而統於乾坤右方六卦姤夬大過頤睽家人爲陰卦皆以巽兌爲主而統於既未濟故圖之外一層者六十四卦也次內一層者所互之十六卦也又次內一層者十六卦所互之四卦也以其象限觀之則皆互乾坤者居前互既未濟者居後以其左右觀之則左方者皆統於乾坤右方者皆統於既未濟也

爲互卦之主不在互卦之內者十四卦

乾互之得乾坤互之得坤既濟互之得未濟未濟互之得既濟此四卦者不可變故不在互卦之內也陽卦六。

剝復者震艮交於坤者也漸歸妹者震艮交於巽兌者也解蹇者震艮交於坎者也故震艮爲互陽卦之主陰卦六姤夬者巽兌交於乾者也大過頤者巽兌交於震艮者也睽家人者巽兌交於離者也故巽兌爲互陰卦之主以三畫言之艮陽極而震陽生也以六畫言之剝陽極而復陽生也故剝復象艮震而爲陽卦之首以三畫言之兌陰極而巽陰生也以六畫言之夬陰極而姤陰生也故夬姤象兌巽而爲陰卦之首乾坤之用在否泰猶坎離之用在既未濟也故否泰乾坤之交而爲既未濟之宗此十卦亦不在互卦之內雜卦中遇此數卦皆從本卦取義不用互體其餘自比師以後需訟以前悉以互體相次

互卦陰陽次第

自乾坤至晉明夷二十八卦爲陽卦皆互剝復漸歸妹解蹇。凡上經之卦十八而雜下經十卦於其中

自井困至需訟二十八卦爲陰卦皆互姤夬大過頤睽家人。凡下經之卦十八而雜上經十卦於其中

自乾坤至噬嗑賁爲陽卦之正首剝復次歸妹次解蹇。

自兌巽至晉明夷爲陽卦之變首漸歸妹次解蹇。剝復次姤

自井困至否泰爲陰卦之變首睽家人次大過頤夬次姤

自大壯遯至需訟爲陰卦之正首姤夬次大過頤次睽家人

乾坤首諸卦

乾剛坤柔。周易首乾坤故序雜卦皆不易焉以互卦論之惟乾坤既未濟四卦互之仍得乾坤既未濟不與他卦相變然既濟猶變爲未濟未濟猶變爲既濟惟乾仍得乾坤仍得坤其體一定而不可變者也易之道主於變易交易序卦者時之相生變易者也雜卦者事之相對交易者也然非有不易者以爲之體則所謂乾坤毀无以見易者而變化何自生哉是故先之以乾坤然後別互卦之陰陽以次之。

陽正卦首剝復

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此八卦皆互

體爲剝復而雜震艮二卦於其中蓋震艮陽卦之主而剝復之具體也自比師臨觀屯蒙皆上經之卦而損益獨爲下經之卦震艮亦下經之卦也故次於損益之前

上經之卦六比師一陽臨觀屯蒙二陽

次漸歸妹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此四卦皆互體爲漸歸妹陽卦以上經居前下經居後故先大畜无妄後萃升

次解蹇

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此四卦皆互體爲解蹇

謙豫一陽噬嗑賁三陽

以上爲陽卦之正

陽變卦首漸歸妹

兌見而巽伏也。震艮交於兌巽而成漸歸妹下文將敘漸歸妹故以兌巽先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此兩卦互體爲漸歸妹上首剝復者天行也此首漸歸妹者人事也

次剝復

剝爛也復反也。此兩卦不用互體但取剝復之義此言剝以歸於復篇終言姤以終於夬皆扶陽之意

次解蹇

晉晝也明夷誅也。此兩卦互體爲解蹇

以上爲陽卦之變。除篇終八卦自立義例外餘皆入陰陽正卦其變者惟各舉兩卦以見義而已。自乾坤至此爲陽卦者二十八

陰變卦首睽家人

井通而困相遇也。此兩卦互體爲睽家人陽卦之變首於漸歸妹者震艮交於巽兌陽中之陰也陰卦之變始於睽家人者巽兌交於離陰中之陰也陽主正自天道而人事陰主變自人事而天道

次姤夬

咸速也恆久也。此兩卦互體爲姤夬

次大過頤

渙離也節止也。此兩卦互體爲頤。六十四卦中有兩卦只互得一卦者如剝復只互得坤夬姤只互得乾渙節只互得頤豐旅只互得大過

既未濟統陰卦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解蹇睽家人皆互體爲既未濟故次於陰變卦之後否泰不在互卦之內而爲既未濟之根者也故次於既未濟之後蓋凡陽卦皆統於乾坤而尤以正卦爲主故比師之前首以乾坤也凡陰卦皆統於既未濟而尤以變卦爲主故渙節之後系以解蹇睽家人否泰也

以上爲陰卦之變

陰正卦首姤夬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此六卦皆互體爲姤夬陰之大壯遯如陽之臨觀陰之大有同人如陽之比師前陽卦中先比師次臨觀此則先大壯遯次大有同人者陰卦先下經後上經也陰之革鼎如陽之屯蒙

次大過頤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　此六卦皆互體爲大過頤小過中孚豐旅在下經居先離坎在上經居後

次睽家人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此四卦皆互體爲睽家人小畜履一陰訟二陰

以上爲陰卦之正　自井困至此爲陰卦者亦二十八

循環互卦圖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以上五十六卦皆以兩相對如序卦之例獨此八卦錯綜而不反對者以見卦之有互不獨中四爻可互六爻循環皆可互也卦卦皆然獨舉大過一卦者中四爻以陽居之惟大過一卦且自初爻起而正卦左旋互卦右轉恰始於姤終於夬而乾得易道用陰而尊陽之意也故案圖觀之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自二至五爲乾然夫子傳文無乾者乾在篇首夬盡則爲純乾首尾相生之義也既未濟不在互卦之內故以義附於此自陰陽相遇之後如漸之得禮如頤之養正則爲既濟而定矣如歸妹之越禮失正則爲未濟而窮矣故必決陰邪以伸陽道然後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既未濟統六十

四卦之義故雜卦以是終篇與序卦同

御纂周易折中目錄

姓氏……一
綱領……六
義例……二〇
上經一……二七
上經二……九七
下經一……一八七
下經二……二六八
繫辭上傳……三四六
說卦傳……四〇一
啟蒙……四二三
啟蒙附論……四六六
序卦明義……四九一